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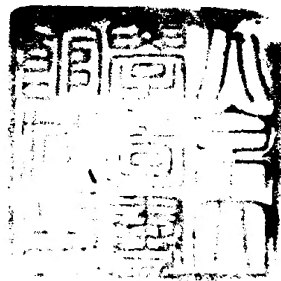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CC06/1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六三冊目次

## 經部·四書類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十卷(二)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四書說叢十七卷

〔明〕沈守正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三五〇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

十卷(二)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正學

淵源十卷》提要

東坡同文  
書院大學  
圖書印

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四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生輯梓

論語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

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

之度也

論語卷之四

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

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

蓋如此謂有德足以爲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

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

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

者居之楚尙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

不必以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

者是也

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雥曰形莫若



形固不待物凡此皆太簡之意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許氏曰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聖人乃獨於簡許之許氏曰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許可也之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其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此集如可以死可簡者不煩之謂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國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二

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

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

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許氏曰居敬以修身言集註自處以敬則中有

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自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疎亦兼內外此行簡

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已上簡家語記伯子

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金氏曰

冠舉行集註亦

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

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許氏曰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語正相發明以相無私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明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與彼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四書正學淵源

三

不遷怒不貶色不幸而令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

遷移也疏復也怒於甲者不轉於乙過於前者不

復於後顏子克已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許氏曰不遷怒貶色是克己之功克己之功是克己之功是克己之功

則情之發而無私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

說此章骨子已周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益人有

此身便與物對人事把皮膚包定這些血氣便是

也但欲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為事欲事已

失亦以為無緊要若改却屈已以從物與若勝

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  
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  
我也但顏子之已甚輕非如衆人之已然略有私  
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又曰克己是修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短  
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古又言未  
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之難得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  
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語也曾子年最在諸  
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  
○程子曰顏子  
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也  
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  
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  
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  
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  
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幾知之便  
更不萌張子曰作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  
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  
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理  
入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  
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  
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言得五  
行之以理爲性本只是本體真言性靜是未發形  
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  
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  
則喪其真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  
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  
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爲先故下文曰必先明諸  
心知所往下面力行踐是也然必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金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條兼取伯叔子本字指五  
行之理其指五性謂指未  
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  
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  
也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論最爲密備四不遷怒一句則推約其情因不  
貳過一句則指說四勿合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  
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金氏曰  
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  
下二節却兼敘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  
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

曰與之虞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金氏曰二事前後

境外之交遠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事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問於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用亦足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子之道無非時中然冉子也與乘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爲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解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六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

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

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金氏曰原思爲之宰

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朝舊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下

爲宰也夫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原思之此原思之素猶也以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爲無用故夫子又教之以用財之義學者觀於此章有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子蓋以禮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禮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黃氏所謂非徒見夫子之用財而已也許氏曰此章夫子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中道緣冉子過於厚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七

子華之過也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冉有之過也

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

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

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

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

鄉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

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金氏曰子謂仲弓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程子欲去日字然以四字爲句則是論牛子云爾曰字似無嫌

犂維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譬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八

美則可謂孝矣許氏曰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修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含有德必見用於世也宰牛之子騂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修德以掩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入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許氏曰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

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猶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又曰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程子曰三月入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九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金氏曰仁者心之德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建仁者心無私欲而能有其德爾但張子之意欲始學者分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深淺分明故特內外賓主以譬之而或問有仁在內在外之說於是諸老之說始離矣大抵既是譬喻只取分明固難得義理恰好處也今且以張子之喻言之仁譬則屋也心譬則人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人不違屋常在屋內縱三月外有時少違即復歸來必也是主日月至焉者是入每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然終是客既知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於不違循循而莫或違之至於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許氏曰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

如人居屋內為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三勉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知人在屋外而為客暫時屋中隨即去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十

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上

金氏曰費季氏私邑今費縣汶水出秦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涉汶上今縣名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

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

子賤為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為中都宰蓋是時三家分魯諸邑雖為三家所有然尚云貢於公室則其名尚諱公室也獨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德行之科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此必少年始仕之時觀其焉知賢才之問與夫子稱可使南面之時小大迥不同安知後日所聞得之歟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

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十一

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

金氏曰淮南子精神篇曰子夏失明伯牛為癩即癩也戰國策曰豫讓漆身為厲謂漆身為癩也又

曰癩雖癰腫膿血南牖也金氏曰牖字誤當作端疾則字當作癰南牖也蓋室中北牖而南牖

角有小圓窗名牖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禮

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





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許氏曰為學之道先立志

頭欲將去曉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道理一道理

一邊力行卻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

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

明行未力耳常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

到頭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胡氏曰夫子稱顏

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

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盡力以求之何患

力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

以局於藝也

○子游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金氏曰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

人儒則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

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

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金氏曰王文憲曰程

子夏細密謹嚴病於其切謝氏以此警之後世託儒

為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履祥按語錄

朱子亦嘗疑此說為初學之時至於言博學篤志

切問近思之後則不待為此言矣又曰聖人為萬

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觀此二條則文公固自疑

謝氏之說為過矣然女為二字專於子夏言當如

文憲之說况文公亦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

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問亦言其太緊小如此

則此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為言其言君子

如大人君子其言小人如野人小人若其與小人

之類蓋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小大之分耳非言

善否之殊也至為學者切已省

察則集註之言自在所深省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

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金氏曰春秋杜氏註武城在魯山南

又曰為爾乎三語助辭氣似繁按字義如是為爾

其詳氣必有所指謂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爾其

可與進於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金氏曰按史此

弟子專字子羽

四子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五

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其後南游至江從弟子

三百人漢書亦云夫子之設弟子散居四方各明

夫子之道而澹臺滅明居楚則滅明徑路之小

固高弟也他書載滅明事亦多奇偉

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許氏曰飲射讀法周

教民而賓與賢能故有鄉飲射之禮此行於鄉學

者也又黨正四索鬼神而後祭以禮屬民而飲

酒于學以正齒位此行于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

禮會民射於州序讀法之禮五物詢要庶州長春秋以

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攻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

之正歲則讀法以糾戒之春秋祭崇亦如之正歲

日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

月吉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

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此則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

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金氏曰薦拔人才此是長

民者第一事所以爲國興賢所以作興民習也朱子謂古者以士爲吏或得人講論亦爲政之助

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臣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六

邪媚之惑金氏曰正大因二事而可見爾所存甚久所該甚廣許氏曰正大總言二事無

苟邪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

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子平日無之之意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

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

戰敗而還以後爲功金氏曰兵家所謂斷後也反奔而殿故以

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金氏曰十一年齊國書仲

臣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七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之難乎免於今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臣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七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之難乎免於今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其失而勉之以正也又曰道只是人需行處大勝  
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  
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而由之當  
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為道與人相去本不  
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為喻切須就何處由三  
字上詳味肯意此聖人來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洪氏曰人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  
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金氏曰魯今俗云村人史掌文書金氏曰

古人張文謂謂今之所謂儒者務多聞習事而誠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大

或不足也許氏曰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類

飾之非盡當時之本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

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

然而然矣金氏曰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此緊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

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

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耶

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  
爾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  
爾爾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達天自絕不可生於人  
世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

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許氏曰知有兩等一等

等會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

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

者集註知有此道也知道理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

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事知物上知其至理之

所在亦可下兩節○張敬夫曰曾之五穀知者知

皆作此兩意推

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

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

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

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

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

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



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大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

妄意驟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

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周近思而

漸達於高遠也金氏曰所以使之云云此補文意

以漸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

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

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

而告之許氏曰黃文肅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為

絕於彼此語也二皆全又曰集註知者言事仁

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此

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

難為金氏曰知者必知幽明之故仁者先辨善惡

神則當敬而遠之有則必敬幽則必遠也仁人者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當先難而

後獲先獲非仁者之心可以為仁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

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

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靜而有常故壽許氏曰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

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明物理無少礙滯不留

渣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為物流行不滯而無漸流

汰治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

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

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其

心言則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

體靜其效自然壽蓋受命於天其壽天固有一定

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

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牆之下與在○程子曰非

格而死則是我天矣非正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

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

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齊王氏曰政制國爲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註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魯則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魯則脩率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金氏曰稜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觚指其器下觚諸其制器既不爲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數失其舊者不止於觚也夫子因一物而與數其所感者深矣○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金氏曰有仁謂以赴井救人爲仁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文可逝不可陷見之

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金氏曰我此問雖語錄亦疑之然此不足怪今人愛道學之陷害者亦如此曰學道者雖告之曰不夫不婦則爲誠不飲不食則爲廉坐禪入定則爲敬絕世廢事則爲高乎如此則忘身絕世而已矣則將應之曰何爲其然也學者行人倫之當然耳非可絕人倫以爲誠也取令合於義而已非可吸風飲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三

以爲清也存心遇事主一無適而已非可以坐禪入定爲敬也日用當行而已非以絕世廢事爲高也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約要也薛氏曰約是收束向畔背也君子學欲其身意思集註約要也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

則可以不背於道矣金氏曰何文定曰貴文肅舉

親切處以為例尤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

思無邪是約禮也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件件要

講究此博文也至於行時則一言以蔽之曰無不

若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於文考究

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

若博學不約之以禮安知不背畔於道徒知要約

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

不畔於道也齊氏曰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

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為脩行之

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

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為自己之行大可進德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

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

許氏曰天者聖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雷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圭

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聖人道大德全無可

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

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金氏曰聖人道

於善而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願見之心而在我本

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啓其將來未可知

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則又

難以其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他則不可

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

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則不可者亦論其心

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

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

天以為質微學者知反此心也許氏曰子路惡惡

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

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為法見惡不可不遠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金氏曰此章中

少異朱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為德二字

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聖言為德二字而

下文有能字其責下文能字即為德二字也中庸

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

體此中庸指德而言故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訓義止言無過不及之用故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此德今已久矣許氏曰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不

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

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

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久才好奇欲則便

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

是此為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也中庸曰民鮮○程

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

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由病諸

博施也音氏曰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

天之所習地之所載舍商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

以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

心有所未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

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是求

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

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金氏曰此二

此是此二句體是體段之體猶云意象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

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怨

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見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

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氏曰學者只是欲學為

仁之體段故以此為問然所問地未太廣遠此是

為仁則終身不可至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此

之本體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法○程子曰醫

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

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

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

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

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

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

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

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

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

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許氏曰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蓋土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為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之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呂氏如意此病博施之類病濟衆集註言之甚明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述而第七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天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

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天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望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

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然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問義不能從不善不能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天

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義能從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許氏曰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修義之所在而從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為之則只作知行看從義改不善是修德之目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  
怠情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情  
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  
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  
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  
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  
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  
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  
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  
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  
之惑矣薛氏曰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  
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又曰集註知此  
而心必之焉爲道主于行所以待著知字在上知  
岐不待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差誤處謂志  
之專見之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  
到交達九遠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  
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薛氏曰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肯蓋據德  
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有得即守不忘遇再應如  
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  
則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  
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行矣薛氏曰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  
違仁吾于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

仁即顏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  
據德上至依仁只是存養爾據德是執守之意是  
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  
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于道一句上志于道不是  
道在彼我心上却在此專思之欲至之謂既謂之  
道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于日用常行處行  
其道故既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  
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走作此依則比顏子不  
違稍用力爾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于仁勸辭也  
又曰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  
多積之既久則百行皆善而德備德既備則是私  
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仁字說下無終  
食之違方是說依字存養是正說依字意志道據  
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常並行  
依仁則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  
息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許氏曰禮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釋其文射御書數既學者之即能惟常玩習之故曰法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許氏曰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作得效矣處應務有餘在志道兼德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八之為學只是要全一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大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是求知少者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際欲心不不可全然截斷作兩股看也○此章言人

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三

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許氏曰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說上四字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游藝重之倫說下四字前三者重藝為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亦游藝意多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

浸漬漸磨之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挺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

其至薄者許氏曰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類如

此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

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

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三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許氏曰既憤悱而啓發之則教之出于勉強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充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為學不是聖人各于教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又必待



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

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

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孟

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

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薛氏曰用舍以身言

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其所藏之道于外

人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于身惟孔顏有此

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便自

見集註取尹氏行藏安于所遇雖有不可行有可藏之

朱子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

意則以此意看行藏安于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

皆謂集註難讀初把幾近意思來看固若無差及

後來看得較深會註意亦令又久而看得較愈深

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唯聖人之言廣大淵

深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金氏曰行

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  
子聖之時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仕止久速無  
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必于行伯夷聖  
之清未免必于藏爾至于所以行藏之具蓋不在  
言者下此則可言仕隱不可言行藏矣子路見夫  
子許顏子謂惟我與爾有此行藏之具故自許以  
有將帥之具而以行三軍誰與爲問若上文但是  
用舍無固必則下文所問不相類矣惟兼看朱子  
八字要玩味  
之說則相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

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孟

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馮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

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

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

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

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

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

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

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

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

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說金氏曰此章止增入而明白使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其如不可求何豈若從吾所好吾錄引伊川之說謂君子祇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子之所慎齊戰疾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美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

於神明也許氏曰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于外致齋三日齋于內散齋不御不樂不弔致齋則居于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飲酒不接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禮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呂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金氏曰聖人無所不謹俱從容中道人不覺其謹爾然于是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

斯也

史記卷之四味蓋心一於是而不

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

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金氏曰儀禮通解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擊壺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履祥按視精行端之說亦見漢書註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漢志曰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美

齊陳舜之後韶樂有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朱子謂此亦無據何文定謂齊大國有此事力故能備此履祥按齊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以之賜太公耶故魯亦有韶簡然孔子不于魯聞之蓋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適聞之也其後晚年歸而正魯樂登韶之遺音齊人識之不失其舊耶又曰三月自作一句點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遂其世子蒯瞶公

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

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

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金氏曰）中去聲一音

三子故二子既逃國人遂立其中子中子不知其

名其慕漢靈帝光和元年淪于海問二子之遜使

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

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

遂餓而死怨猶悔也（金氏曰）朱子云怨出于激發

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

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

衛君可知矣（許氏曰）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

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足矣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

乎而末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

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

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于逃國餓死二

事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

怨也故集註不得不入此段而後惟以逃國事論

此章之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

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

內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美

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飲鴆爾何怨

之有（許氏曰）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

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廣

矣及答之曰賢人則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

于辭氣之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

註謂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

問在伯夷則兄弟繫于已而父命繫于公權之則

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

繫于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

天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入子之分

言之則又不同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

而惟恐國家累及于已無一毫不得已而必當逃

意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而無怨

者也金氏曰子貢善問莫精在怨乎一問蓋伯夷

亦齊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心言事可勉而

心不可勉夫賢夷齊則不爲衛君已可知矣然使

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特以兄在不得

不逃卽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衛輒唯恐

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

夷以不違父命爲安叔齊以不踐天倫爲正脫然

唯恐有國之爲累曾無幾微不得已之心此其所

以爲賢而孟子則以聖之清許之緬想此心而下

視衛輒之心與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爲輒

內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美

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

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食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

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許氏曰此聖人就所居地

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其視不義

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許氏

曰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

是就此地位中平居之容也故程子止曰非樂疏

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可開放一句過曲肱

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言貧而

此句或指賤而言也又曰聖人但言不義富而

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為泰○程

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金氏曰此句設辭但此章

顏子不以貧賤改其樂耳此章則以貧賤與不義

富貴對言之大抵道義所在雖疏食飲水樂亦在

其中若不義而富且貴則大為身心之累矣故寧

以疏食飲水為樂而視不義富貴漠然不與已相

干也此在聖人不足言但此篇雖疏食飲水不能

改其樂也金氏曰王文憲曰或問既以不改其樂

不改釋在中宜思之履祥謹按程子之說在圈外

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注視貼文意者不同然

此言亦自有間前章顏子不改其樂乃是不移于

外物此程子言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是不移于

不能移也外物不能移故雖疏食不義之富貴視

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也矣

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許氏曰孔

顏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于上是單瓢

陋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

肱之下是孔子之樂食水曲肱之中也顏子不改

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蓋顏子惟知自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早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聖

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無所在而  
非樂也譬之然火顏子如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  
風來不覺動得宅光明孔子如然燭而在空中任  
風自來隨風都有許多光焰此顏子其體而微顏  
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  
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  
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

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

似而誤分也金氏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

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

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

同自宋民開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

他論今書皆以監本為定更不參考然此五十字

其來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

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許氏曰消長之幾吉

者人事也存亡則進退得夫之機也夫陽長陰消

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雖吉失位或凶陰

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裡各自有吉凶之理君子

學易隨各卦之時事立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

以爲身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吉

凶消長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進退存亡入行之

道故曰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

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金氏曰易象與春秋藏于魯大史孔子魯人少而好學固無所不學但其教人惟以詩書禮記為重而尤重于禮其觀周禮之祀之宋皆為說禮計晚年反魯知道不行始為述作垂世計以天地陰陽之道備于易故讀易以善惡賞罰之事備于春秋故又修春秋史謂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謂尤加精審爾非至此始學易也朱子曰此章人言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五上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

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許氏曰集註理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于言而有文成音者為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

因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聖

詩之人也情發而為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却用此以理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于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金氏曰葉在樊

聖之問本姬姓所封之國楚城之以為縣楚自熊通以來僭稱王故為其縣尹者亦僭稱公沈諸梁本沈國之後已姓以國為氏至諸梁為楚葉縣尹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異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為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

因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聖

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聖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金氏曰蓋

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又世為司馬魋欲害孔子故又以司馬為氏司馬牛其弟也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

曉之與猶示也金氏曰此章要玩味隱字及行字

聖人以行示學者蓋未嘗隱地是丘也謂我無一動之間不示二三子以義理者此乃丘之所以無

隱于二三子也許氏曰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

俟言以為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

而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如觀行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

日用工夫論觀而學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集註雖不明說二三子待夫子言教之意○程子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聖

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

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

幾於忘乎此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許氏曰

觀文義說自是正意問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

就聖人全體大用上學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

顏子之歎高堅前後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

節上指出教人聖人之道猶天然言全體俯而就

之言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高氣邁

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

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金氏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  
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之固將  
以行之也故進之于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  
心之未實則知或務于誇博而行或出于矯為安  
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  
而為之則忠發于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謂發已自  
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于  
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于信  
則事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  
居家之序而此章以文為先何也曰首篇言弟子  
行二章論先後則夫子設教之序也朱子嘗論知  
先此章是也行為重首篇之言是也然首篇雖以  
學文為後乃所以審其行而進于實也或又疑四  
行章材言夫固各有攸當也許氏曰學文則窮物  
理知古今以為自修之基故以文為先既學文則  
當反之于身而修其行故行次之修其行當以忠信為  
主忠是發于心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  
次之此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  
又為學文修行之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

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曰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為有謂本無一長  
而為有之狀虛而為盈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此  
皆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張敬夫曰聖人  
約而為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  
言質實但學者  
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愚謂有恒者之與聖  
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有恒而能至於聖  
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  
謂深切而著明矣許氏曰此章得張宣公聖人看  
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善人而見得見斯可  
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止則可  
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于善人也不踐迹亦不  
入于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下生定非積累  
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恒者能學亦可至  
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  
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  
情狀却正是教人學有恒之方欲為君子先須有  
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為有恒矣  
此三者于學問事為處家皆包得盡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

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

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

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



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

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金氏

文憲先生曰集註無所不知在我無是也之中多聞多見者作兩下說恐非夫子意細玩集註當自見文憲之意欲以多聞擇其善者從之作一微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自作一微許氏曰世蓋有不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哭

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于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寡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為于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于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記于此以備參考雖未足為知之明是亦知之次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故可擇而從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後言人語之言也按金氏許氏兩說分明與見然于集註似有明白

○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五鄉鄉名金氏曰家字從州合鄉故城古其人

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感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嗟字上下宜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哭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

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

巫馬雄期申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匪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

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許氏曰古者

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于上如春秋所書仲子

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仲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

齊姓伯仲孟姜初之仲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

齊女也同姓為婚姻與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

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祖太伯文王之

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

禮昭公建禮取之却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

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父曰古者有姓有

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

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季

四人又如堯賜太皞之姓焉姜之類是也賜姓之

外則為氏氏又各曰族或為祖父之字如春秋公

子展之後為展氏子國之後為國氏之類或以祖

父之謚如文王之東齊齊文氏魯叔孫宜伯之後

為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

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

鄭夾深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者為姓何

者為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于古帝王

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

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

魯衛鄭邢茅蔣昨諸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

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推之須要

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多

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

賜姓李都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數世後不

辨其偽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

尤難

理會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

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

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

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金氏曰顯言則

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

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

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季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

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

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

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

詳味之金氏曰論語前章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則

歌後篇取瑟而歌歌之一字凡數見于書所歌何

辭所和何曲初學者亦不可不知悉古人為學無

日不在禮樂之中無故不微琴瑟戎服常讀樂章

兩雅徒歌曰謠蓋古人不能歌必合琴瑟而謂之

歌口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并歌而琴

瑟八音從之也子與人歌而善蓋其人或傳古調

或得新操辭理俱善必使反復唱奏而後從而和

之和之者述其音節而歌之也孔子少時學樂于

莫弘學琴于師襄習能于齊大憲可想此章則聖人不忽小物不掩人善之至也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門人亦可謂善于記聖人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

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

得子已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于外者故曰

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

全未而足以見言之難易緩急微人之勉其實

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

西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聖

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

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

以此教人也

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

也聖則行仁至于極無一非仁妙而不測之

謂也化之即聖人之地也心德之全人道之備即

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

謂以此教人是合說仁山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

及物聖人言爲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

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看覺易見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

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

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

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

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

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

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文憲曰學不厭誨不倦前章方言何有于我此章

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當思之朱子曰不居仁聖

已爲謙矣以不厭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蓋聖

人但見義理無窮而已有未盡是以其言每下而

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

求禱也其作誅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證之之辭同

是力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典史書之誤集註

偶未之考爾其稱禱曰必自有一書若周禮大祝

所掌六祝六祈六辭之類是也子路引之以證其

有禱之禮夫子心行與天地神明合久矣豈待

有禱之禮夫子心行與天地神明合久矣豈待

日之禱哉故又借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

其禱字以曉之 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

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

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

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

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

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集注之四

善

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

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

廣體胖金氏曰循理所以坦平也君子固有憂時

未嘗不蕩蕩小人亦有樂時然縱欲耳縱欲

則役于物所以患失行險未嘗不戚戚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

不偏許氏曰常人之容溫和則少嚴厲嚴厲則少

狂奸禱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 于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 惟聖人全體渾

然陰陽合德許氏曰集註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

本皆全善為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眾人謂人性

其見于容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體渾然

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反氣質有偏句全體渾

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嘗少為氣

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停當和平略無

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氣象矣此是就聖人所

稟言氣質改著合德字此德 故其中和之氣見於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集注之四

善

容貌之間者如此許氏曰中和之氣是開渾然合

于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者是三等中和之

氣蓋視炎人者始見然而溫者有威可畏而

又一一恭詳而審之則溫中有嚴不令不令而

威又不太猛使人懼恭恭皆出于自然絕無勉強

合而觀之豈非中和之氣出于渾然合德者邪又

曰望之儼然仰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

之向略此章察 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

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

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

心也許氏曰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

截為陰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

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

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也

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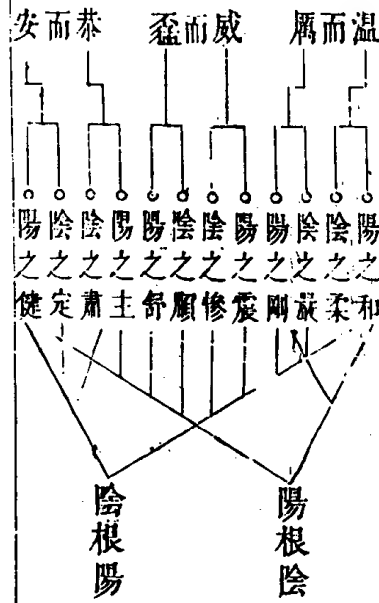
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

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

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

者陰之修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和且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 陰陽合德圖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美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固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

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

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

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

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

為何如哉金氏曰泰伯採桑荆蠻而人心翕然歸

國使其裝周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哉

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

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

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美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

意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

弊金氏曰節則限制可守文則儀度可觀恭謹者

然非講學則亦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

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

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

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美

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金氏曰曾子何子問爲學之要子何子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問敬之工夫何子曰黃先生謂畏之一字最切自古聖賢只是一敬畏之心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又說出一節是以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一節是以此然許氏曰此章作兩節看啓予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誠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惓惓于此未嘗少解臨深履薄言○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恐懼戒謹之狀也

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

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

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簡氏曰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粗厲當文雅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美

不放肆當於莊正顏色便當近于信不可色厲而內莊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理者工夫全在遠近

邊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

者也簡氏曰集註程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驗則工夫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程子之旨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

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下學亦有入頭處久而至于程子地位若夫遵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金氏曰朱子曰疑孟敬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為本履祥考之禮弓則孟敬子本直情徑行之人其後必因曾子將死丁寧之言而後改爾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後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其任情并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諄諄有鄙信之也蓋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百乘之器有司俱備但暴慢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禮之人爾其後敬子卒謚爲敬其因曾子之言者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許氏曰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金氏曰程子上重道字君子所貴乎道者惟有道則動正出之間斯能如此朱子下該邊豆二句謂本末精粗道固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在此三者蓋脩身乃道之本而遵豆則其末耳末則有司在焉朱子初從程子以三者爲脩身之驗後收作修身之要則前後工夫極爲詳密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蓋無平時涵養之功而但爲臨事着力之計固是不可然如程子之言則惟聖賢故能如此恐非所以望敬子者而況以望學者乎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况容貌言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故

此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而暴慢信鄙倍皆皆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斷字矣字又爲快當朱子論此三句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却在勿字上則此章工夫全在遠近字上也自孟敬子以下學者多少病痛在正當察其孰爲暴慢爲慢孰信孰信孰鄙孰倍而印遠之近之若夫周旋中禮正尹氏曰素於中則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也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金氏曰馬氏馬融注也顏曾之

在孔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許氏曰能不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又曰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又曰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于人能與多固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爲己益但就他人一長顏子之心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許氏曰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間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也二句該盡一章之意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已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許氏曰此章兩節皆就己接人上說



上節主于問下節主于不校集註以唯知義理無窮一句明上節而王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非幾于無我者不能中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託幼君攝國政金氏曰寄百里之命謂遺命託國也才節如此豈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止言寄百里之命古者封建故此但指一國而言天下亦自一國而推爾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謝氏曰人

七尺成人也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為二事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已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之時如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簡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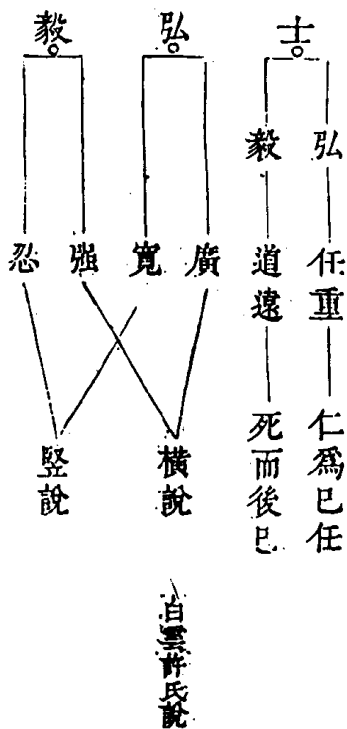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

而無以居之金氏曰黃文肅曰此三字說得寬是耐弘是包得寬濶毅是守得堅固弘字似橫看毅字似直看履按程伯子此條凡兩出其一止云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工夫互相資不可偏無規矩三字恐止是無骨肋三字之意落中方言如此曾子本意止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為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為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言止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又曰弘大

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許氏曰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

然蓋心之聲爲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爲情而見于外者言詩發揚已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被之絃歌頒之邦國朝廷頒則用之宗廟今集註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頒則用之宗廟今集註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據毛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旣知義理則凡見善卽取爲法見惡卽取爲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其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其爲言旣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爲法戒也

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詩氏曰抑揚反覆正言吟詠抑揚是吟詠之聲反覆言吟詠之不已學者于書固須口誦心惟况詩有音節可

四書正學端源

論語卷之四

畜

以吟哦詠歎則感發其心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矣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

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許氏曰恭見于

貌敬主于心辭者不受其人遜者讓已所有恭敬律于已辭遜接于人行禮以四者爲本節文度數則禮之事也品節是其大綱文章是其小目度者制度數者隆殺多寡之數此四事皆以上四者行之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許氏曰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來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

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播奪者必於此而得之。許氏曰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節不爲其播撼奪其心志矣。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

薛氏曰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于宮律始  
于黃鍾宮卽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  
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  
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  
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  
聲備矣黃鍾之琯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  
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  
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太呂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奎

射下生仲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宮至南呂爲  
 羽五節是從官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  
 鍾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  
 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  
 可爲官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  
 和去金氏曰歌樂章之貴調作樂則以人聲爲貴  
 也舞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爲舞節以象其形容也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鍾編鍾石玉特  
 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  
 鼓鼗鼙也木祝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  
 聲而押詩歌以入八音之器而爲樂也可以養人  
 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許氏曰養人  
之性情言養  
 于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查滓  
 者氣質之偏與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  
 未能爭盡者又因樂以蕩滌  
 消融之而全入于中和也  
 故學者之終所以至

於義精仁熟（荀氏曰：義精是明善，至子極而自然。）

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

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

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

難易先後淺深也。（金氏曰：朱子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

之本末都在此。按典詩是感發，禮是持守，成于樂則是融化矣。）程子曰：天下之

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

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

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李

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

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

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育所

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

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

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

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荀氏曰：民也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

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

一也。（許氏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

謂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

時可為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乎？非其時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宅

而勢不能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

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則亂及于

也。已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許氏曰：智能技藝智其所

又是能中，小節目用此四。）驕矜夸吝鄙吝也。（許氏

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驕矜夸吝鄙吝也。（許氏

才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

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註于

德字補之。）○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

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

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矣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薛氏曰既篤信之又須好學若不學則不如義理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守死須是善道不然則有不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用執一不合于義亦徒死而已篤信須是就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善于道不足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又曰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于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又曰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

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行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耻之甚也○吳氏曰有學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矣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法有道則見出富貴無道則隱處貧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薛氏曰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事不得理光祿告是

○子曰師摯之始闢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闢雅

之亂以為風始

許氏曰魯詩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

那為首其解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章曰韓成也凡作篇章義成朝

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而終乃更變章亂辭故謂之亂按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

篇義既成故謂之亂要為亂是以自言也謂之亂

節是以音言也國馬父所制自古在昔則語正那

詩之終蓋樂章亂節之亂也蓋樂章左右之

竊窺淑女鍾鼓樂之者正其煩也洋洋美盛意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

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怙怙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怙怙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

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許氏曰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為不精詳侗

謂無知以理言怙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侗

計較小節則為事必質直而一則無知者則不

敢妄為故怨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者有是

病而無是德雖○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

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

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許氏曰為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

不再既生為人全不見得些个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為學不分毫放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則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主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

樂也許氏曰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

參天地贊化育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為事一如與已不相關一般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

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

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許氏曰堯

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

是不可形容也人所見得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  
爾然此乃祖述其妙用入神處皆不可見惟聖人  
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如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  
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

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

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許氏曰巍巍

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言

堯之成功可見者唯禮樂法度耳爾外却是成

功與文章對說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圭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

民是以不饑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爲士

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

鱉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者不爲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

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

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

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金氏曰按諸注疏皆作治亂曰亂夫能治亂即謂  
之亂則能去惡即謂之惡能去害即謂之害乎此  
甚不通之說而諸書解亂字云然其失久矣今按  
古文尙書德惟亂石德爾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  
從爪從亂從乚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爾  
字加乚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爲亂字書家以  
爲訓治其加乚者爲煩亂與古文不通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

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

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圭

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

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許氏曰此章語脈須仔細

一句在上面孔子是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注

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與周時人

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于此時爲盛爾夏

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

之中又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

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

以可說盛乎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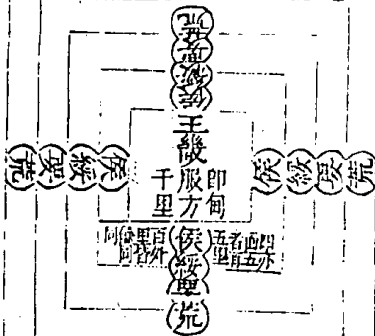
功德尤彰者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

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  
 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  
 及文王之德且與秦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  
 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為一  
 章詩氏曰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  
 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荆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  
 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充居冀東南青居冀東  
 南故三州尚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言之

禹貢五服之圖



白雲許氏曰禹貢五服甸侯綏要  
 荒至畿千里謂土中地方千里為  
 王者所居即甸服也四面各相去  
 五百里為侯服又五百里為綏服  
 又五百里為要服又五百里為荒  
 服一面二千五百里謂共方五  
 千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  
 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所  
 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  
 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表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  
 然矣

間罅隙也謂指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  
 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韋為之冕  
 冠也皆祭服也金氏曰致美黻冕恐是五服五章  
 服也詩亦蔽會同可見先鬼神  
 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溝洫田間水庭以  
 正疆界備旱潦者也金氏曰不私其已而致重乎  
 鬼神賢德民利此有天下而  
 已不與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  
 焉者

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  
 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  
 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許氏曰致孝鬼神是祭宗  
 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  
 諸侯盡其禮盡力溝  
 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  
 皆夫子所罕言也金氏曰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  
 者義之利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  
 子皆罕言者防其放之弊耳夫子若常言利學者



或流為功利之說夫子常言命則學者或流為莊氏之說夫子常言仁學者或流為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不可殫等而教若氣數之命常言之亦略學者廢人事故前輩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許氏曰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為不暇計較利已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有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理精微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尚惟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為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孔門問仁者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夫

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

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

舉已承之以謙也金氏曰達巷黨人智不足以知

人之心則真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妙射必如羿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一藝以成名則取其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焉最殿者為之可也

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許氏曰冕冠總名冕之名有五衮朝祭用之衮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為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因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于祭服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以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鷩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玉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綴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二等則君服之八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麻冕禮也集註作緇布冠亦總名也鷩必減反希陟里反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夫

不亦用絲之省約金氏曰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

尺則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即造營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為縷二寸是寸為今百服冕其細密難成可見金氏曰禮記曰太古冠布言人不輕于縷縷以布為重但以縷細色素為吉以縷飾數為等素八十縷為一升

升者成也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以三十升布爲之吉服之用絲者自中古始然亦每以布爲尚故始冠亦縞布冠三十升布則爲第一千二百目細密難成不若今世用絲之省力故孔子從之雖非古人所用然孔子服周冕之意正以冠爲物小而衆體之上雖華不費故此則從衆也此章全文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許氏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聘饌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席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子者雖爲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于堂上皆拜于堂下若君辭之則命卽升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天

堂下拜記君辭之卽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乃再拜則不言升成拜又觀禮諸侯觀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升成拜及賜車服侯氏降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則他從可知也然行禮又各有節次多有臣拜于下不辭升者蓋各有宜也然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全氏曰聖人之心擴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欲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不說集註推物欲牽引之故欲學者省察禁止戒其相因滋長爾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指變固是私意之執著我私意之結聚都○程子曰此毋字結契到已私上來又生他意去

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許氏曰集註四者相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堯

看張子四者有一是分開看合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我自在說如無適無莫止久速是無固如佛拈拂授之名欲往而復不往墮三都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魯者不去魯必別有區處是無必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記者不須立言四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爲學者說又曰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因私意牽引來開看則有私意所成必亦私也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說而熟識之不足以記此○全氏曰上三聖人于言語之表此絕四章乃是

子畏於匡

聖人之心術之微故楊氏曰云云

畏者有戒心之謂金氏曰猶云戒嚴也匡地名史記云陽虎

曾暴於匡夫子貌似楊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

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

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今

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

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金氏曰史記曰弟子

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為一

不待自決于言為此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或問

文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

先王之禮文聖人于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

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

失而不可收何文定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

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

已崩壞而後文章亦皆蕩然無存夫子收于散亡

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歸來

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責天豈斯人夫豈其數其

關于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

知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已也天生

德于予桓魋其知予何亦同此意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

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

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問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今

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

能以曉之許氏曰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

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太宰

知我下文言君子不貴多能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

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

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

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難於至愚不敢不盡耳金氏曰集註不訓以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

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許氏曰集註始於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求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如夫子言典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章之類本末是總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答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修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既告以仁之類又告以求仁之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蓋答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

讀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全

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許氏曰語上遺下不及切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于用或問舜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

馬負圖伏羲時出金氏曰伏羲時龍馬出河背有

馬負圖伏羲時出金氏曰伏羲時龍馬出河背有

是爲河圖伏羲因之以畫卦其後劉氏拘隱其易

圖書蓋本陰陽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

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

讀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全

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

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

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

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

恍惚不可爲象許氏曰恍惚不可爲象聖人之道

只是難捉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

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循序也○侯氏曰博我以

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許氏曰致知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已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

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

論語卷之四

金

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

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

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

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

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

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

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

嘆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

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

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

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等所聞行所

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

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

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卓立

之地也許氏曰不怠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蓋

是只思地住了是言當時所至爾所

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抑斯歎也其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金

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金氏曰先師

曰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

關之喻將此一章作三關節看蓋顏子始初銳于

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躍而到故

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人則升一

級子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

處人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見

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勇猛趕上則聖人

之道又却在後而我又過之終是難得到恰好無

過不及處正所謂中庸不可得者故橫渠有云高

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淵之

歎也此正是解高堅前後四句文公以為說得好

如此是顏子用力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

約禮工夫循序以進博文者致知格物也約禮者

而勤皆有則顏子事斯語當下致領於斯二者日  
倍其功交進五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  
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  
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  
不各各有一箇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停停當當恰  
好的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正謂此  
也此固顏子擇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  
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容求達者自  
悟眾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有得此又是  
顏子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子擇乎中庸則至矣  
盡矣成矣然此之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所謂未  
達一間者也蓋聖人之于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異于聖人  
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特從容  
假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  
第三關節按顏子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  
其萬世學者成法此程天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  
有所依據蓋謂此也惜乎天不與年中道而隕夫  
子所以借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  
未至于化而成聖也履祥按程叔子于此章言嘗  
以中爲言夫子亦深是其言且云聖人只是一箇  
中底道理其曰瞻之在前忽然而後只是中庸不  
可思議其言一語及中字蓋聖人之道自是中  
不可言顏子初問求之未得故但見其不可及不  
可入使德不可爲象是見得未真也其後博文約  
禮工夫至到方見其有所立卓爾是見其真也集  
註取首尾之言相應故云爾詳氏曰即瞻忽篤  
信力求未得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爾  
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體而微者也從之末由  
待時而化也此章仁山金  
先生說之詳盡須仔細看

希聖之學

博文  
約禮

卓爾 從之末由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  
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

病間金氏曰病間集註如字讀作安閒  
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全

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

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許氏曰

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

舉是實敬愛其師便決于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

有違理便是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

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金氏曰集註無寧寧也

但下有乎字則上有無字猶云莫寧死于二二子之以利害之○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實則不必爲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兌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

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

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薛氏曰朱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

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爲之更定便復其本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兌

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金氏

子語錄曰語有二處如此皆不可曉舊有三說

一以如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

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其今缺之又曰此

等處必因人言而發履祥按朱子則字及不敢字

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

不敢當因曰出但是事公卿入但是事父兄于喪事

不敢不勉以企及不爲酒困如此而已此外何能

有於我哉一以自謙二以見道之難盡三以見近

事之不可忽于文意似通然此四句在國在家處

凶處樂皆已備盡不可謂近事而可忽也薛氏曰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

有此說爲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然而議

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大過必有人稱頌聖

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

禮於我事不取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為其  
所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  
以此數者答之觀兩則字與不致  
字可見愚按此言甚精可備一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金氏曰集註

其音更作去聲朱子楚詞注音尸夜反辨證曰洪註  
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功舍皆此義論語不合  
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履祥按辨  
證朱子晚年絕筆定說蓋釋文誤則集註未及改耳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

本然也金氏曰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

之川曰外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  
形之體而物乃為道之質與道為體猶云與道做  
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意向孤不  
合晝夜意思方可見蓋大德之敦化如此也

功書正學淵源

卷之四

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許氏曰先看川字為主

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  
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子指與學者  
之辭謂萬物與道為一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于  
川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

曰不合晝夜然後義理沛然又曰如今非如似之  
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  
指流而

不息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

毫髮之間斷也許氏曰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

更問○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

來寒往則暑不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  
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

息許氏曰集註三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

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有易見者莫如川流  
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即指川流

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  
下遂歷叙五端云皆是與道為形體者此第三簡

漸着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體工  
夫能謹獨又在于自強爾又曰一道體就氣化流

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不說到物上二道體是  
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是物為道之體

質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  
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

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金氏曰朱

說道體此句本謂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  
因此言可以闡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爾朱子

仍舊置之正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

德矣然民鮮能之許氏曰德者人心本得于天惟

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  
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

意只是勉人○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金氏曰此章總以自平地爲山設喻或爲山將成尚虧一簣而止者或尚是平地方覆一簣而進者其進其皆進止之意履祥謂至終皆此意吾未如何不可奪志皆吾止吾進之意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全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許氏曰集註心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無凝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惰此是形容顏子不惰非衆人不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顏子之進亦所以厲學者之情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

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許氏曰年富者未來之日當少壯則未來之日尚富也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全

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許氏曰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會子曰五十

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金氏曰出會子單離居篇

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其少不

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

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金氏曰：異言者，入二陽之下，蓋釋尋其緒也。法言者，人所敬憚，故必

入二陽之下，蓋釋尋其緒也。法言者，人所敬憚，故必

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

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注也。○楊氏曰：

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

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

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其說矣，

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

何哉？許氏曰：集註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而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衛 而不從，說其或喻焉，是能從說者。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

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許氏曰：匹

漢王馳入韓信壁，即臥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

公子無忌，惟殺晉鄙，奪其軍之類。匹夫之言，一夫

謂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

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

孰能移之哉？可

奪則非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

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許

曰：敝記緼為袍，註緼謂績及舊絮，績新綿也。蓋以

舊絮而加新綿為之。臬，著也。壯，麻也。以臬，徒細以

當綿，貧者之服。著，字或作藉，以綿裝衣也。此謂以

絮著在袍中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許氏曰：

衣之貴言其直爾。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

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許氏曰：進於道，謂漸造

自此進于故夫子稱之。許氏曰：求微緼袍而不恥，

彼之謂此是舉一端以見子路之

心不為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于此也。其由

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未

足與議此。此言微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士

及人為耻，此止言微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士

志於道，章有自厭其食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

外物來樂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耻于路所

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貧，樂已之

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于心。唯見道

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

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于物

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

之可見于路氣象之全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害也。金氏曰：伎之或反忌害之意，俗或

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

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

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

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

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

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

羈者必使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

子復言此以警之許氏曰二臧字似有不同不枝不求中說惟不枝不求何足爲善下臧字就不枝不求外說

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

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

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亥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許氏曰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

聖人取松栢者蓋松栢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

萌芽如君子有剛斷者然又曰松栢不彫于冬而

彫但言後彫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

此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

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

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許氏曰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

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

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

志固執而不變也許氏曰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篤守不變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于義精仁

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矣集註知所以求之知格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壬

物致知之力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必權

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權

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金氏曰輕如衡之平尋常物事

不重不輕則衡未常不平如遇太重太輕之物則

衡不得其平矣須將稱錘推來推去方取平也

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許氏曰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

可學而不可不學又如學以爲己然後可與之共

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

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于道之中矣行之

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

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就無事言之立則行之

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

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

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

必以錘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楊氏曰

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什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許氏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通達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可常久所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子之不肖而又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位諸侯臣服常也

朱氏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至于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愚按先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許氏曰權是稱權于秤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今以權字用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即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禮義爲典禮雖備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郁李也

金氏曰爾雅唐棣移舍人曰唐棣一名郁李也名移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曰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偏晉書作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許氏曰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不思則難思之

復彼皆欲合于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而禪讓其義則在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干戈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干戈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干戈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濡子入井止有憫隱之心見兄之妻特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此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作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可勝言矣

則易難易在  
思不思耳

###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日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四

一

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

金氏曰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懼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

無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平聲莊子恂註作去聲只從平聲亦可似

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

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

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

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許氏曰〕前注容貌指恂恂辭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處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言貌指恂恂與謹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

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

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

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四

一

○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金氏曰摯以手揖賓而引之行及就位也

禮作摯者謂摯相之人也勃變色貌躩躩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摯者也摯用命數之半

〔許氏曰〕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旂焚香之就車之乘介

摯之人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皆隨其命

多少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許氏曰〕周上公之禮介九人摯五人或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

人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三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

許氏曰行門則

過位色勃如也足躐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

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氏金

曰諸侯門內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于門屏之間謂之宁而卿大夫士各列于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

敬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揖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揖握也齊衣下縫也

許氏曰揖握也握即掌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

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許氏曰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高

為二級故上堂恐蹶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

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蹴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

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

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蹴踏敬之餘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跼蹐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許氏曰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

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

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

如不勝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跼蹐舉足促狹也

金氏曰謂舉足前而踵則曳地不敢高步也

享禮有容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重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許氏曰享禮享

第二次見其君也聘用圭璧有庭實此圭璧又

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

者也庭實者以物實于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禮小行

人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錦琥以璚以玉

琬其王事與三牲魚膳豆之薦束帛加璧龜金

月漆絲纈竹箭其物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

以見庭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註曰六幣所以享

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琬其大各如其

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圭七寸則璧亦

七寸皆是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璋

疏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共諸侯自

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琬琬二王後上

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璚侯伯璚璚而諸侯相

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侯伯則六寸

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

已上公桓圭九寸侯伯圭七寸伯卿圭七寸子男圭五寸男蒲璧五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左右刻各寸半璧圓徑五寸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

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

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

使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緇飾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夏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絳色三年

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薛氏曰古註孔氏曰

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者爲領

三年練以爲飾疏曰紺玄色按考工記三入爲纁五

取此以爲說疏曰紺玄色按考工記三入爲纁五

入爲纁七入爲纁九爲纁纁爲纁纁爲纁纁爲纁

以黑則爲纁纁今禮俗文作纁言如爵頭色也又

復再染以黑則成纁矣鄭司農謂纁爲日一染謂

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凡玄色者在纁纁

之間其六入者與孔氏云一入曰纁未出何書

又云纁者三年練以爲飾衣則似纁纁爲纁纁

練練衣黃裏纁緣今按諸書言纁色一入曰纁再

入曰纁三入曰纁四入曰纁五入曰纁六入曰纁

玄衣已明纁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則齊

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纁矣纁音纁纁

七緒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

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衫綈絺必表而出之

綈之等也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綈絺而出

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薛氏曰疏凡祭服先著明

則加袍繭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

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加綈衣綈上加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夏

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朝

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衫綈

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詩所謂蒙彼綈絺

是也薛氏曰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綈絺謂以展衣

綈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詩以展衣爲纁纁

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綈絺而其裏在蒙字詩疏謂

綈綈者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

褻裘欲其相稱薛氏曰裘以皮爲衣冬服也凡服

象之謂之褻此所謂衣褻衣也褻之色必與裘之

色類褻上加麕裘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也



經 163—55

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彘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體而偶魚饌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不食不時不食

饪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魚爛曰餽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

禮記正義

禮記正義

軍

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

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毋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

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

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

藥同意

不撤盞食

盞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許氏曰古註齊禁葷物

就顯長忽矣出畫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畫矣古註雖自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

禮記正義

禮記正義

軍

安知不是齊一類錯簡在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

神惠也家人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

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

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

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許氏曰飲食或勤

述寢則無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

室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

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

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

西晉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聖

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

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

而不服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

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

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許氏曰周禮及官

做相可畏憚之貌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

執戈揚盾帥與率同百練而時難與離同以索室

殿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註曰卻凶邪也

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謂

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內

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

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為之又仲秋天子乃難

以遠秋氣註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

大矣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

司有司大難旁築註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

之次大難下及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

記孔子居鄉之事

居鄉之事

杖出斯出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

當客禮也謂比且刀然生中尊者祭之饌見否  
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祭今行

金十君不敢當客  
禮故君祭則先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  
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  
君之禮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庚

事君之禮

以賜食言	正席先嘗	所以重君賜
以賜腥言	熟而薦之	所以榮君賜
以賜生言	必畜之	不敢斃君賜
以侍食言	君祭先飯	不敢當客賜
以視疾言	朝服拖紳	不敢失臣禮
以召命言	不俟駕行	不敢稽君命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

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

友之義

朋友以義合

以死言

無所歸於我殯  
非祭肉不拜

所以盡義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五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

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

泰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詩氏曰古者車  
皆立乘馬驅車

一載伏之而立或過有所敬則當躬身故高三尺又積一木在軾下謂之軾有敬則負版持邦國圖籍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

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典衣服冠而坐

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祭于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祭于國士庶人當自祭于身恐懼修省何可○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容貌之變

以髮不口言	不致情
以居不容言	亦非情
以必變必式言	哀有喪
以見者以貌言	尊有爵
以尊者以貌言	於不成人
以百數者必式言	重民數
以盛饌必變言	敬主禮
以雷風必變言	敬天怒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視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

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數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

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

必有闕文矣

日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于路共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于路不

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金氏曰邢氏此疏說也此諸說平順故集註以為

正說但既曰雌雉時哉當作字育之時後二說存

疑晁氏曰不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

作臭古同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

其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

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四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論語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直稱閔子疑閔

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仁山金氏曰先進後進漢書尚有此名但彼謂

同時前後輩此似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

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

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

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金氏曰所以知野人君子爲今人之言者蓋下

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超則知上文爲今時之言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

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

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八而并目其所長分爲

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

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附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金氏曰

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游夏滅明之

勇亞于子路子羔之孝次于閔子樊遲之才亞于

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

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

顏子升伯而以曾子補十哲足矣曾子升伯而遂

伯萬世公論于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

皙伯魚並在下則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

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

祭先室而後堂事而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

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於陳享先聖而南

面于室以顏曾思孟伯魚繼用燕禮邊豆盥簋莫先

聖而東而于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拾

食如賂移之例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

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者子夏之起予則疑而有所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許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

而美之

許氏曰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義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而言蓋父母昆弟主于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于衆人皆言之而無間則信能盡孝矣金氏曰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

以父母兄弟親——孝友稱於家——

閔子騫。

以人不問其言觀——孝友信於人——

可見其實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

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

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三復白圭

南容。有道不廢

深有意於謹言

○宜其可妻

無道免刑戮

因事見其謹行

○季康子問弟何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四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夫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

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金氏曰孔子嘗痛

子也而此曰各言其子蓋所以發顏路非禮之請

也然于鯉也死不驚命車以爲之梓子同也亦然

其視之猶子見矣是以門人厚葬孔○胡氏曰孔

子惜之以爲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也

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鵲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

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梓鵲可以脫而復求大夫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

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謂顏淵有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

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性情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

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

二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許氏曰顏淵

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

厚葬第四蓋門人難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

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

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

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

不叩臚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

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

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理 陽生

生者屬陽死者屬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理 陽明人 陰幽鬼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陽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七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

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許氏曰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

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而巳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

食故為孔悝死爾其死固義也其過却在不當仕

衛故太子居戚前而後十四年矣子路久知之明今

既仕于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

謂由也不得其死然所以警子路者蓋矣而子路

不悟夫子之言將不死其難乎曰子路之死固是

傷勇然其失不在子死難而在子仕衛夫輒與刺

噴有父子之爭孔悝與刺噴有兄弟之戚而孔悝

主輒內必有母子之變子路仕焉不得其死宜矣

抑此猶以事勢言也以理而言則正名之說莫詳

焉而子路不思此固取死之道也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金氏曰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藏貨財曰府為蓋

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

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陽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八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

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

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金氏曰辨樂解篇子路

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

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

動不在于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殺未以未

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不動不存

于體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

勃焉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皆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八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慈借以證夫子之言薛氏曰人心善惡邪正皆于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擊磬而知聖人有志于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琴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為我之門謂與已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則見意思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九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金氏曰禮記仲尼燕居也子曰其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集註入此段于後意方足爾許氏曰集註言二子處指學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廣好為苛難規模狹隘是其效也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許氏曰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猶上道以中庸為至說下則中庸本文而不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此章集註以道以中庸為至一句非為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于夏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于中屢提○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也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金氏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一句由禮記史記皆云易曰今易無此語崔駰史記註謂易緯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十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

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許氏曰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下文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家語記其足不履影起釐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寶可以見其爲人矣

### 參也魯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十一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

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

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許氏

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即就魯上用功誠篤淳厚期于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魯鈍化爲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發其質或者爲終身之偏歟

###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

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許氏曰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億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于屢空而不顧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十一

也

易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

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

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

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

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

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

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循途守

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

聖人之室也許氏曰人雖有善志而學於可人雖自不爲惡但未免有善人之地○張子曰

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

四書章句  
論語卷之五

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許氏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張子之

言本此言有諸已則善之著者意雖自亦由不學

不蹈于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爲君子者乎

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觀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

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

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

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

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

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

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遂巡畏縮金氏曰遂巡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之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四書章句  
論語卷之五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許氏曰夫

有不必要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冉有

義當行者不能勇爲爾蓋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

必行然後稟命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

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即在聞斯行諸

之中集註約之于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

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

死焉許氏曰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喪三年亦事之如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  
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子  
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顏子以此自  
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止恐顏子不知夫子  
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為死矣之言蓋夫子周  
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  
必不能相續連行巨人之圖顏子必相失在後不  
在國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  
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  
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何術為而  
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十五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

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

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

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

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去也知其

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然季氏已有無

君之心故自多其得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十六

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許氏曰前章集註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

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

足其意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

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

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金氏曰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憂民庸繆者誤

民身不足以率民而徒恃刑政以齊民者則又必

有不教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而適以亂之

其終歸于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

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也金氏曰即事皆學而不專在于讀書此說謂之非則不可然未學而使之以仕爲學此則子路

之夫而乃借此說以禦夫子之責故○范氏曰古

夫子但惡其佞而不謂此說之非也

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

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

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

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

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曾會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

之盡言以觀其志

金氏曰夫子何以之問本欲言其所能爲不達其所欲爲夫子恐其志苟于此故

下文言彼亦各言其志所以集註于毋吾以下日

誘之盡言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

何以爲用也許氏曰夫子之于弟子于其平日言

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待乎此也

人亦所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足非獨觀

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

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許氏曰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

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入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

法言可謂大國矣而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

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後漸漸吞併至

湯時三十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

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

尤甚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

千乘之國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

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

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也金氏曰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達泉冬暖夏冷地志據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冬而言故曰溫泉云

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許氏曰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祭名春秋

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雩以五人帝諸侯則雩配百辟卿士有

益于民者以新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熒必道反怒合穀紐自格相叶音叶光紀五人帝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卿士古句龍后稷會點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許氏曰三子才用會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日前日用行事上說便自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三

為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註自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于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又曰會點見處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金氏曰此而其言志則又作釋其故隱含瑟作對異撰處

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金氏曰此節釋而其智大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

詩氏曰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必可至者爾會點乃無所志于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于只今便得為者言之于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歲五無拘于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

地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遠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于詠而歸則以其習中所繼發于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為春人我無間氣象蔚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之末爾與會點高下自不同之也金氏曰此節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曾點言外之氣象

其氣象不俾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金氏曰三子為而無非實用下文及平日夫子亦皆以是許之而于此乃獨與點似若鄙實用而尚清高者但三子各言其所能而不知勉其所不能其後子路死子貢冉有為季氏聚斂公西華雖不與其處然不免累于肥馬輕裘之間乃知夫子之與點蓋有深意所以徵激三子也大抵學者先觀其器量識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三

會點所言不過即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然幾行乎貧賤耳而玩其辭象趣其識則于本原所見者自有安行天理與物偕春之意故雖言用而會點不言用然三子止此而會點不止此矣使其用之而行則會點可以用三子以其有不得其所之氣象也由求不能兼會點以其規規于事為之末也各得其所則堯舜氣象亦不過此規規事為則失身聚斂其弊有所必至矣

三子者出會曾後曾皆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金氏曰會點以夫子與已而又三子之言亦其好學切問自公曰終是有些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

小孰能爲之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

大言無能出

西晉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三

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靡

佚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

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

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

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

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薛氏曰程子謂

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指蓋然但謂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子路等所見者

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

却便是這氣象也薛氏曰子路若達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蓋禮是天然自

之韓文達禮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帶一毫私意于其間則氣象非堯

舜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

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

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

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

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金氏曰觀此章

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

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點也聖人陶冶之妙

意故終死于孔惺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

飲于季氏曾皙又不知禮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

志雖高而行有不掩所以終于凡此皆學者所

當戒也許氏曰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三條當

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撰以上揚之特

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

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

是揚

曾點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金氏曰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

然而仁爲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

分明仁字從人從二古篆凡重字則于本字之下  
 從二仁字從人從二古篆凡重字則于本字之下  
 爲人之一也又科斗古文仁從人二心或作于心謂仁  
 即爲仁一也又科斗古文仁從人二心或作于心謂仁  
 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  
 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  
 爲四端之說然自韓子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  
 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爲仁無正訓言愛言  
 以爲仁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元猶  
 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正訓  
 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  
 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爲心者始明仁曰仁程  
 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  
 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言專言之也愛之理者又  
 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  
 凡集註言仁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  
 心處與爲學處又分別曰心之全德曰心之德愛之理  
 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曰心之全德曰心之德愛之理  
 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禮說孟子  
 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  
 聖賢切于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又各  
 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義又各  
 著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智無非  
 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杏  
 杏仁之喻此尤爲親切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杏  
 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仁心之仁故梅杏  
 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仁名  
 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仁長而花成收  
 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性已具此生長收藏之  
 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生長收藏之  
 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

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  
 今又觀其杏之仁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  
 爲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  
 藏此生意在內即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  
 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  
 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無此仁  
 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  
 有仁仁者至朱子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  
 謂明備今推明會釋其說以俟學者克勝也已謂  
 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  
 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  
 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  
 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聖人性之者則皆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  
 爾故學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  
 地生物理爲之主一人之身心爲之主人心本全  
 具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心爲事物  
 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  
 常相消長理明一分則天理漸明一分欲長一分則  
 天理消一分學明一分則天理漸明一分欲長一分則  
 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即是全體之仁  
 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  
 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金氏曰本程子曰  
 天下稱其仁焉又按呂氏克己銘曰及既克之皇  
 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執曰天下不歸吾仁  
 痒病疾痛舉切吾身游氏謝氏之意類此朱子以  
 爲不然謂如此則是存想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  
 坐想月日便自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已二  
 有物表之已私欲之已呂氏只說得物我之已

游氏亦只以克已復禮為想象如此三說與下說  
非禮勿視聽言動自是屬行諸公都從知上說不  
從行上說又曰一日其能克已復禮則事皆足  
天下之人聞之見之安得不與其為仁也朱子之  
言如此則克已復禮皆是實說又言為仁由已而非他  
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說又言為仁由已而非他  
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  
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  
矣金氏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二程子曰非禮處  
語結定在此則段中言語皆緊程子曰非禮處  
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  
歸於禮方始是仁金氏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  
合正理即妄也乃邪心也此段  
意亦如此理欲大界分學者尚可辨  
惟理欲之間毫釐之差折當分辦耳又曰克已復  
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金氏曰上條謝氏  
體此條用謝氏  
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金氏曰謝氏曰  
下克已要法王  
文憲曰此學者頂門下針也論語與叔克已銘朱  
子曰克已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  
曰私耳呂氏克已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已說不立  
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  
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  
之意與下文克已之日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  
事未說着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又曰初無  
吝嗇作我貪賊只說克已一邊却不道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

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許  
氏  
曰克已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  
視聽言動非勿兩字實愚之極機然須先下格物  
工夫知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  
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問夫子之言便一力承  
當又曰克已復禮是非禮者已之私也金氏曰非  
禮者已之私也  
固是已私若說視聽言動固在已而非禮者則在物何  
以皆曰已私若以其可以悅目悅耳此即已私也  
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  
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  
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  
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  
任而不疑也許氏曰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  
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  
文言非二物也身之接于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  
無一毫私偽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為全體  
之仁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許氏曰  
視聽言動  
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  
色雖是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于外則  
養其中四者皆同又曰四箴序制于外養其中蓋  
仁主于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  
功主于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于動處事是當  
則是養子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  
行于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  
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于三月不違

養之熟則化矣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固箴以自警許氏曰固箴序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觀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之接物處皆是心為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體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于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爾如此者本自無虧全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體勿二字看蓋聖人本自全此說則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括四全句此說則則田中應外一語為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說理則即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肉是親之謂言有不可不具其親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敵交於前其中則還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許氏曰制是于天理人欲之界之色不得以接于吾目克已即制之于外復禮即以其安其內又曰親戚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箴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金氏曰知誘物化本樂記人有血氣心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也人化物也者滅天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許氏曰固箴早觀之若視切而聽緩止言其中聽箴乃曰迷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知覺有遷猶可挽回天理若亡

一則不足以為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于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為學得之于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于事物之來應之或差倘可改也至于學問之差為心術之害遂至于亡其往則不可救藥矣其言箴曰人心之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金氏曰王文憲盡言之病箴內皆此意履祥謂上四句收入矧是養其中以下又發出制外者警戒最詳切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名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許氏曰觀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于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于外而動于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金氏曰王文憲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朱子晚年以四箴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危微精一之傳戊申科事及題和奏札皆連舉以告君而損益四代禮樂節繼子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育之使以自考也許氏曰經以持已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無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金氏曰先言邦後言家邦神無怨易家親無怨難此所以先後言之以驗其工夫之密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

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許氏曰集註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

四書章句

論語卷之五

三

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或問出

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

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

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

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

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

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

無已之可克矣金氏曰乾道剛健中正純粹顯子

轉粹明矣之性似之坤道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伸弓主敬行恕之工似之方外伸矩之意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有也

初忍也雖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

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驟

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

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初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

初乎

四書章句

論語卷之五

三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

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萌事不萌故其言自有

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

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

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

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

以為仁之大集語之則以彼之舉必不能深思以

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

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

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許氏曰三章問二而所答不同三人才有高下故也類子見理已明故告以全體其言直捷

簡要冉子未及類子故教之教恕若熟亦便是仁

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初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理然只是教類子非體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三

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

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金氏曰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此二句

又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朱子曰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

來許氏曰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

不疚而自○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

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許氏曰

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世爲宋司馬故爲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向氏向氏爲宋

次子順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順等兄弟之大左

傳哀公十四年初宋景公使向魋後魋之寵害于

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事公以日中爲期東備

盡願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謂皇野名

右師果與之誓而共伐之遂攻桓氏子順告魋欲

入攻公于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

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幸于魯

郭門之外阮氏牛無兄弟之言蓋

魋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論語卷之五

三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

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

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

愛敬之如兄弟矣許氏曰內敬外恭固是善德敬之謂才間斷不是主一恭須是道禮恭而不近

禮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

之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

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

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

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曉其言爾金氏曰向

馬牛常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

直以無兄弟為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

滯夫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未止巢而不止牛

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

耶以家語解其為性躁好言語此亦牛之向有疾

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謂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也已矣浸潤之謂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謂毀人之

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膚

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

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

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

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

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

寧之意云金氏曰子張之失輕信易發故夫子告

殊不知當先以此常人又有因此而以疑執為明者

非但以不行為明遠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五

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

浸潤之謂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粟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

離叛也許氏曰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

而為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為重蓋兵食有國

者必不可無而民不難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

孰重孰輕故以為國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

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

死不可去又曰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

薄賦歛使以時則食足此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

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

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于民則民無不信

于上矣民之信本于上之先信也故集註以然後

教化行五字補于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

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為三非強析之也固在聖

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

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

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五

經 163-78



三

人上下等差皆無所辨也夫廢禮文而至于君

臣上下貴賤等差之無辨其為失言豈不大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

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

一故謂之徹許氏曰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

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于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

无

西晉正學淵源 論衡卷之五

聖

為庶幾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也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將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千十分中取一分納于公家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于私田之中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

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

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

深念也許氏曰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

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

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使于二者處之當

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當時三

稅而公室貧故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

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

矣制既定則量入為出一舉先王之制行之安有

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無過于此矣公

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為言故○楊氏曰仁政必自

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

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羣憂

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

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

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

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許氏曰釣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而命豈能欲之是同惑矣釣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曾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于彼哉豈不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聖

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綱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許氏曰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

完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生穉無生滑潛生須無是爲陳文子文子生無字是爲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字生乞是爲偃子乞事景公齊施于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爲亂荼出奔齊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陳完專政卒子恒代立是爲威子其後悼公遇害立其子王爲簡公陳恒復爲亂執簡公而立平公景公恒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篡齊國釐卽降字

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聖

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賦子是必存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具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存當其諾也記言

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邦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諸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聖

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

則表裏如一。（許氏曰：居之行，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焉，大夫而為政之事，為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焉之職。身任其事，則常常存諸心，詳思密慮，周備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政行。此無倦當看則章意明白。）○程子曰：子

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許氏曰：誘謂引之于前，掖謂扶之于側，獎者勉之也，勸者勉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

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聖

中葉政由大夫。（金氏曰：魯自文公薨，東門襄仲殺赤及觀而立宣公，季文子始恃其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各一，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

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各一，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

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各一，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

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各一，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

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各一，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

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各一，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

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各一，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

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各一，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

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

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

奪嫡事見春秋傳金氏曰按孺子之子生康子攝主俟其長而退禮也而即請退

此或所以殺之也此所以有奪嫡之罪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

作尚加也偃什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

論語卷之五

聖

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

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

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胡氏曰

一步做裏邊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

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務張夸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斯行合宜許氏曰達者德乎于人而

不得德乎于人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實直

二字忠實也信直也金氏曰集註內主忠信二字張

四書學淵源

聖

於接物而卑以自牧金氏曰察人之言觀人之色

否自牧下人固是謙下于人然以慮字冠其行之當

常思量惟恐有忽略之意所以自牧字體得好如

牧牛然常是牽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

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許氏曰質

實貞信向前去若不合宜則又不改故須用好義

方能進德好字當看又曰達者德乎于人而行無

不得足就接人上說所以于人之言則當察之而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

而實德則病矣許氏曰取仁反實直行遠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

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

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

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聖

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

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

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

已之惡無所匿矣許氏曰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况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地

逐無時得已于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于薄攻其

惡則收斂務內棲道隱微而不善不能根著流滯

此心日以開明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

而終歸于辱許氏曰辨惑聖

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許氏曰辨惑聖

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樊遲雖鄰近

學者各自辨察已之惑者而務去之許氏曰

利故告之以此皆所以救其失也利雖就忿忘身

上言鄭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又口上兩

節皆救之以崇之修之之方下一節止語其所惑

而不言辨之以崇之修之之方下一節止語其所惑

為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即辨之之方也范

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

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

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

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

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入人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

二者之相悖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詩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四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

金氏曰遠如字

上解絕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許氏曰

遠之遠蓋此下惟身之德最優舜禹總師而禹終受帝位此下惟身之德最優舜禹總師而禹之所受帝位此下惟身之德最優舜禹總師而禹協于中時乃功又曰曰方風動惟乃之休于此正見得不仁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者遠意

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

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

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

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

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

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

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五

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

曰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

誠心以告而所言未達于理則反有害于仁乃欲

朋友之從是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

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日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訕

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金氏曰先當作去聲謂率先之也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許氏曰勇字分與事是問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季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金氏曰先有司先

任有司爲之字前也二章相連而二字不同子路以爲仲弓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

子路委故勉其使人先爲之則先當作平聲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

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

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許氏曰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黃文肅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程子曰入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金氏曰

文憲曰一蔽于小其害或至于此而不難故程子極言之以警學者○范氏曰不先

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季

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

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轍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

反乎衛金氏曰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昭

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

自楚反陳非反衛也按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

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

在陳曰盍歸乎來盍思魯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

乃過衛耳而轍致公養之禮遂有待于爲政之意

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

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以久而去也故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堯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

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

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

其道故刑罰不中

金氏曰名不正言不順即綱常

明尤為明盡名不正則言不順如輒以祖為禰使國人戴已而為君使國人拒父而謂之冠何以號

令于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不可說者必不

可行則事何可成事有條理則有禮樂事得其序

為禮事得其和則為樂事既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繆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忿戾乖繆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刑罰不中理則民難于遵就推衛國之類言之則逆父者無罪循分者自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為衛發而所該甚廣下文君子名之決是可言言之決是可行君子發言豈可為苟且之論苟且之論一行即名不正言不順而萬事不成矣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

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

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堯

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毋得

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

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

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

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

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

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

非義也

金氏曰按必也正名乎是名輒之拒父爭

常居于衛受其餼廩之供矣其留于衛何也夫子

未嘗絕人于善彼其知尊夫子是猶有人心也安

知其不可正乎使輒而果則孔子必先知之  
倫化導之可則行不可則去耳夫子之留于衛亦  
是見此一事大害名義或可借是正之亦轉務世  
道之一機也而卒不果惜哉胡氏之論蓋伊尹之  
事夫子在衛想又從容正此文公謂聖人行權亦  
有非常人所以可測度者公之立于鄆語之于車下  
鄆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君命祗辱則是謂靈公常與卿大夫命之手朝即  
名正言順亂源塞矣此亦夫子正名之說也而靈  
公不悟卒無明命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此又鄆  
之見幾也鄆立于夫人之手即制于南子而事皆  
不可為矣况正犯刺賊之所必爭乎吁此鄆之所  
以為賢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  
如老圃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五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  
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負縷為之以約小

兒於背者金氏曰所貴學于聖人者以大學明德  
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

學稼圃為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  
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  
明○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  
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  
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  
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  
其既出則懼其終不能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  
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  
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五

對雖多亦奚以為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  
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  
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詩氏曰交與國令下民莫難  
于辭令有命出于國中則可  
集眾長較是非修飾而成如鄭國為命草創潤色  
之類至于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  
係焉故曰專對必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  
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  
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

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許氏曰魯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則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

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

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驅者之心生公子荆皆曰

陋書王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孝

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金氏曰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里則畫井授田一夫

百畝以出穀粟而養其口制里則在田在邑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凡市

廛之制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紀綱布也有成

治功成也許氏曰暮月而可謂與衰極亂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

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

為惡也去殺為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

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

陋書王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孝

金氏曰高祖自漢王即位共十二年孝惠七年

年呂氏專政八年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黎

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金氏曰諸君皆天質朴厚中問

呂氏雖專政史亦稱其不出房閨而天下晏然雖

未免有祿產之變孝景又有七國之禍其黎民醇

厚幾致刑措及在孝文之世孝景遺業耳故但曰

庶乎近之然本文善人已是儘可而文景之證又

曰庶乎則善人功效已不如聖人之神速而文景

之事又未可皆為善人若惠帝文帝可謂善人而

在位皆不久六七十年之間駁難處多也○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

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

亦不止此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季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

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季

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若曰

嚮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金氏曰興與不在此一言而在其言

此一言如何爾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其言

要與喪同多端本原雖在若心所以○謝氏曰知  
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語意周密○  
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  
謏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  
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彼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  
來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奎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  
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  
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  
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而未仁子夏  
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

直躬直身而容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  
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  
其中○謝氏曰理勝為直父子相證○謝氏曰順理  
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替喪殺  
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  
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奎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  
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奎氏曰居處易肆而容常  
人接物而心無不實其內外一致如此縱之夷狄  
亦不可棄則平時平居可知此何縱上三事無時  
無處不如此則人欲無所○程子曰此是徹上徹  
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晬而盎背推而達  
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  
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許氏曰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為上之道然行已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註志有所不為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爾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富

可以為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于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

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哉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許氏曰集註狂者志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奎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太過則合于中道矣金氏曰註內二句最備激厲其不及裁抑其太過即進于中道矣朱子曰立志有守狂狷之長行不掩知未及狂狷之病兼其長去其病可至中行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收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嚻嚻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  
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  
而善之金氏曰周禮司巫中士醫部上士故雖賤  
役蓋執技以事上者此章南人之言重在  
巫醫夫子引之重在學  
者集註發明夫子之意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  
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李

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

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

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

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及  
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  
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

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李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  
也金氏曰伯子曰此資質之近仁耳楊氏曰剛毅  
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

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

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

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金氏

路勇果氣象行行于切切偲偲怡怡皆所不足故  
夫子以此告之又分言其用凡重言皆形容氣象

胡氏之說體貼深  
密學者所宜體認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  
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釋

子曰七年云者聖人慶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

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

爲如何乃有益金氏曰王文憲曰有聖人作用有

天資上做出無學以  
充之所以久遠不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矣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

其民也金氏曰使其心志習于孝弟忠信親上死

手足習于弓矢于戈坐作馳驅之節即此  
一章觀之黃氏謂言兵之最者莫如聖人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爲邦無道不能

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許氏曰邦有道居位

祿爲可恥邦無道食祿苟  
位不能明若保身亦可恥  
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

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

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

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金氏曰章首無起語

時並記 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

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許氏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矣

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

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

行則病根尚在于心未除久則病根未免發見故

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

私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有之

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

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

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

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

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

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胃中也豈



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主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金氏曰俱不得其死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也  
于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于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文定王文

憲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尚德之意

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

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

曰夏禹崩子啟立啟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

君也羿窮國之君也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羿皆名羿解帝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

河北居于河南太康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十二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

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浞及殘虐卽羿之故地而爲政后相和

十八歲浞使澆獄王卽后相遂滅夏相之后妃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主

名籍逃歸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殘浞仕

角反澆五弟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反殘音醫

金氏曰禹曰暨稷播種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艱食澆畋澆此皆躬稼事

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

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

未免為不仁也（許氏曰）君子固志于仁然仁以合禮言存于心無一毫之私應于義則非全體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

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

則其為忠也大矣（許氏曰）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

上如愛子弟則使供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

謂之愛如忠于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蓋

○子曰為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四書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圭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禪讓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

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金氏曰）古

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子太叔（語世字與）

世叔如太子亦稱世子也（子羽）究也論講議也行

人掌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

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金氏曰）按

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氏所記

為子產擇能者得之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

出子產昔者取印璽父于秦太叔為令今不獲也

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

長雖有三子無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

而成辭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

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金氏曰）夫子言鄭國之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必則一以愛人為主故

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金氏曰）夫子稱

四惠居其一平論其始終之事而又特以惠為言

蓋舉其重而言之也孟子又謂其惠而不知為政

此又特舉一事而言以示後人為政之規大抵孟

子太山巖巖之氣象自非主佐之才皆孟子所不

足如論仲

仲亦然

子西曰彼哉彼哉

四書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圭

子西楚公子申能遠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

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弊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

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金氏曰）哀十

太子楚遇讒在鄭適晉而襲鄭鄭人殺之其子勝

在吳于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欲召之其子勝

不可于西召之使為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

人伐鄭楚救之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惠王于

西以挾掩面而死葉公與圍人攻白公圍寧此事

在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

引其終以證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也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驪邑地名齒年也  
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  
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  
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  
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聞  
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

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

金氏曰本篇兩見此記曰孔趙魏晉

卿之家老家臣之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

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

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

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

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

不知人也言此則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

金氏曰臧孫氏文仲之孫宜叔

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而過御叔御

叔曰焉用聖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

三年臧紇奔齊仲尼口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魯卞邑大夫

金氏曰新序事見第八卷或問已引

多過卞又史記陳軫傳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

止之曰兩虎方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

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言兼此

舉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管與言兼此

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

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

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毫髮之雜之蔽而其

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者蓋就子路

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

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德，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金氏曰：皆卽子路平日所接，以示之臧武仲接聞既

近公綽魯孟氏之賢子，路卞人，莊子其鄉大夫，冉求其同門之友，皆近其可學以兼之。然要又在文之以禮樂，故集註特表程伯子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如非正見上註。

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可以稱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金氏曰：此段語意明是子路之說，朱子以夫子無再教之辭，故以胡氏之說為第二說，語錄前後皆從胡氏之說，且謂子路退而自辭也。今當從胡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

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許氏曰：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與人為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來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

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許氏曰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庶子

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武欲立為後訪于臧孫

紇遂立為後是為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

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弼其御豐點好辯

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弼請豐點好

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讐而成

其事孟孫卒公鉏立弼為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

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臧孫聞之孟氏將弗借人

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已而觀孟孫又

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

從已但臧氏後武仲先祀取不辟邑乃立其兄

武仲為直意又曰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

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為立後則必據邑

以叛是○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

要君也

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

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

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

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

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

皆不正許氏曰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

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

處多而此文公不同

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許氏曰此其文公則伐衛

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許氏曰晉獻公

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之子名奚齊其嫡生

卓子驪姬謂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

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

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為

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耳是為文公金氏曰初

晉文公之為公子出亡也過衛不禮焉及齊桓公

妻之及曹曹亦不禮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

十乘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送諸秦秦之二十四

年秦伯納之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飯楚

即親晉楚令尹子玉伐宋圍緡緡代齊取濮申侯

皮之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

假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

弗許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衛侯出晉師入曹宋人

如晉師告急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

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許復曹衛之田

以報楚楚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辟之

狐毛設旆而退之樂披使與柴而偽造楚師

釋宋圍一戰而退之樂披與柴而偽造楚師

甚好雖太巧飾節看來都是博議曰楚與宋皆有

德于文公者兼施則當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

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國

也扶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為吾計者固當

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楚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

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

矣然遂加兵于楚則背惠食言其誰與我于是

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驅外無

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于楚待其

先而後德之難破楚而無背惠之名為謀可謂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末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末

諷矣此猶非其滿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于勝楚時天下之疆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可以事伯于天下楚子固倦于兵其恨吞而好戰者獨子玉耳不深教子玉之心則深知道而通雖雄而不決矣于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微其怒而趣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為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于勝楚而不在于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滿之尤甚于此乎至于退舍則其滿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合以避之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母乃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于度內明知子玉內懷為賢之誦急于立功以別恥見吾之退必謂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兄三舍乎文公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

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金氏曰桓公殺公子糾事在左傳莊公九年集註節入語極簡要王文憲謂有前賢未發之論履祥按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蒯聶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書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而及奔魯也若

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齊桓公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方圖再入既而桓公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而管名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糾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其罪已白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難桓乎文定何子謂猶今之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于路于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況其事辭曲盡見于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之辭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入于齊係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糾齊也書取弱魯也謂桓公殺之為已甚矣此則程子呂成公亦嘗言其略矣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仁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仁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仁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仁之失問也

仁子則夫子答之又必有異矣陳牧軒曰以私言之言仲若負子糾以公義言之管仲則不當無仲又兼義理正大而左驗明白蓋備一說

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

威力也金氏曰此數梁氏之說所由起然則齊桓

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曾用之大戰也故國語曰諸侯甲不解帶兵不解

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未嘗與大眾出侵伐其

論語卷之五

全

後惟名陵之師責以大義而楚自服兵師雖衆桓公制之以律而不暴楚人請盟桓公接之以禮而

不驕此之謂也史氏曰按金氏說如其仁言誰如其

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

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許氏曰桓公子糾皆

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仲召忽

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為

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

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牙與管仲為友遂脫其囚薦于桓公而為相

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

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為人

雖未得為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

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金氏曰禮記所謂

與仁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陽夷然

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卷之五

全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許氏曰或問

為諒指名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

為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既而果

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公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

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死哉子貢之問元

不及名忽而匹婦又豈可見矣後漢書引此文莫

忽而名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

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

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

責其死而稱其功許氏曰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

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為

兄而出于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爲弟而出于齊知  
獄君之後無弑弒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讐而畏  
死非奔已爲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  
正君位子糾反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  
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爲非義齊君叔管  
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爲讐故  
夫子但稱其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  
功而美之  
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  
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  
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建魏徵不  
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  
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  
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職而引之使與已並有  
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  
才可用靈公用之各當其才○（筆氏曰仲叔圉卽孔  
文子祝鮀侯而免于  
世王孫賈專衛權卽問與甯者三人本非賢者而  
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  
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  
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  
用人當以此爲法○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  
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變者能  
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  
踐其言豈不難哉○（金氏曰東漢書引此  
句作則其爲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  
十四年○（金氏曰按左氏所  
載當以論語爲正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  
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孔隣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

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

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

之邪

論語卷之五

全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弔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

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

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

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

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

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許氏

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數暢辭明而欲君必行已說

則言失之太過是爲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爲而

論語卷之五

論語卷之五

全

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于三說皆當存心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

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

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

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

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

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

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

國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十一

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矣故夫子

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許氏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只一年則德又進而化于理心既能化于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爲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

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

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

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

皆得其職也許氏曰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舉其大者

爾究其極當如勉齊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

國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十九

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

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

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

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

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

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許氏曰集

註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意皆欲反而自修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佞蓋有齒德

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矣足謂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李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許氏曰表記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金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已身欲荷息禍患之人也金氏曰觀此章之答則知表記以為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或因事而發其言各有所當歟故朱子亦取其寬身之說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

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齊氏曰）  
小如君父之仇怨也兄弟交遊之仇亦怨也怨有大有  
不善及于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  
也于仇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朱子答  
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仁或與其  
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應之不可提起前日之  
怨而置輕重于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  
小皆盡且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  
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  
品得失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  
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于其間所謂直  
報之也又曰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  
之心正故不有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  
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  
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  
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于彼則失于此得  
于此則失于彼心而有二得為君子乎故夫子不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奎

許○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  
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  
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  
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  
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  
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而士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  
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  
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  
見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齊氏曰）  
也夫意之謂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  
辭也當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  
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  
非謂人既不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  
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金氏  
曰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天字似不同上文方言  
于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豈前是  
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化之天後是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奎

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  
歟及細玩集註中却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  
見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  
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于事上見得理透便是  
上達天理與我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  
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  
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蓋几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  
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感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金氏曰孟獻子之後別爲子服氏歷惠伯昭伯以至景伯夫子指季孫言其有

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

胡氏曰雖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

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左

○子曰賢者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

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

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地名金氏曰趙善舉地與云晨門掌晨啟門

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

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

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左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

擊磬乎

磬樂器金氏曰磬編磬荷蕢也蕢草器也此荷蕢

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

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旣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

淺則揭

硯硯石聲亦專確之意金氏曰此時夫子擊磬必

心之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

猶有言其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修  
遠深之宜許氏曰可屬則屬可揭則揭各隨事  
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  
為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于忘世哉又  
言人若但欲決然  
去世亦無難矣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  
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

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

此則亦無所難矣金氏曰此章語錄憂樂之說云  
是一大題目而未嘗說破履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亥

謂聖人之心體用全備未嘗忘天下以為樂亦未  
嘗出已位以為憂但自荷蕢者觀之則以為有心  
爾聖人之心如明鑑物自畢照荷蕢之心如反鑑  
不復照物惟其不復照物故反以照物之鑑為有  
心爾集註聖人心同  
天地一段最宜玩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  
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廂南  
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  
寢苦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廂而加以附棺  
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  
猶如屋相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

家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家宰大宰

也百官聽於家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

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

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

言力聽於家宰則禍亂非所憂矣金氏曰此章當

云云云孔子曰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  
三年家宰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于冢宰  
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  
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五

亥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

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

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無他道也人者

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

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

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薛氏曰敬字是微上微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脩已而巳至于臨事亦發于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堯舜猶病諸者謂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實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尚言如斯而已有不見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勝者字亦在○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金氏曰夫子懲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大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于恭敬則充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篇所謂知皆由之也此當參考禮運上文又曰聰明聖智皆由之也又非塊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誠則私欲不作心體自明所以事處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饗帝其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薛氏曰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于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于天下平程子此段是

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其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一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

異之也

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五終

東華大學圖書館印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六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素銓輯梓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仁山金氏曰按孔子凡三月去衛將適陳適匡爲匡人所圍得去適蒲月餘後反衛又去衛適曹適宋遭伐宋之禍十五年自鄆適陳哀公二年反于衛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年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謫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發矢與從者共食孔子曰吾嘗自問故集註卽以此章爲去衛適陳之時然或問又依史記至知德者鮮爲絕糧以後一時之言則又稍說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二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許氏曰四篇言

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謝氏曰聖人之道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

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

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

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

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

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三

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

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

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

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

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許氏曰聖人之盛德

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爲夫子獨稱舜者蓋

舜即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即位之後無所事爲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爲然恭己之

容惟聖人  
爲能盡爾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

于祿問達之意也許氏曰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

然可行言君子之權機謹此二者修己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佈目又曰子張請問者三學于祿問達問行皆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修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四

全不是了學亦必不能成若但一面何以爲善爲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

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許氏曰古人之帶有二韋帶以皮爲之用以懸佩在裳上衣內衣上

加以大帶用緇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書之欲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其不忘也許氏曰子張恐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替於大帶以體參前倚衡之意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許氏曰集註鞭辟

音開闢也鞭開猶前驅者以鞭攔約人使開而一

已傳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

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五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

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

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

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

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

也〔許氏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謂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窮殖謀放弑伯玉行○〔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從近闢出其合於禮乎君子之道若遵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

西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六

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

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陷

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

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

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許氏曰〕賢以事言是大夫有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

言是士隨道積德而自修者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

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金氏曰〕此古曆也

也沈括曰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天開以冬爲亥子丑春爲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

西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七

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

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

〔許氏曰〕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

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

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

專以北斗之柄爲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

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爲

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然時以作事則歲

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

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商路木路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  
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  
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  
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  
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許氏曰周  
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  
制衣服而天子冕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  
三山四龍五華蟲六藻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  
粉米四繡五藻六繡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

四書正義附錄

論語卷之六

永

於旒上天子之衮冕則十二旒十二玉藻則惟九章  
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藻六繡於衣藻一粉米  
二繡三華蟲四繡於裳藻則九旒旒亦三於裳蟲七  
七章以華蟲爲首而繡四於衣藻三於裳蟲七  
旒旒亦三於裳蟲七章以華蟲爲首而繡四於衣  
繡二於裳蟲七章以華蟲爲首而繡四於衣藻三  
以粉米爲首繡一於衣藻二於裳蟲七章以華蟲  
十二玉藻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  
玄黑色纁淡黃色其諸侯之五冕大裘在麻冕章  
又曰龍畫爲三龍二青一白升上青降下玄冕章  
龍也山畫爲二山形華蟲雉也亦名爲雉形六其  
火龍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也亦名爲雉形六其  
一畫虎其一畫龍今於不畫虎與龍名一虎  
雖皆毛物蟲即毛也藻爲水藻形粉米如粟米堆  
積之狀粉白色也繡白與黑色也白與黑色同  
成斧形黼青與黑二色爲兩已相背亞其義則龍  
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鎮重華  
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

虎雖者虎取其義雖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  
而兩歧天兩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歧塞鼻孔  
取其知今畫於衣只是取其宗廟之孝藻取  
其深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微取其向背惡  
名衣冕爲起於龍也驚冕始於雉也雉見始於  
物之虎雖也希冕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繡  
多故曰希玄冕爲止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  
有一章與玄同也上故雖準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  
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四書正義附錄

論語卷之六

九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樂皆淫邪亡國之音  
也今夫子獨言放鄭聲者絕其尤甚者也文公詩  
傳於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  
四十有一言淫奔之詩七之五則侯人卑諂辨給  
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獨絕之侯人卑諂辨給  
之人○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  
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  
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  
發此以爲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許氏  
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  
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惟此四句而已提其大  
綱則他事皆可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  
佞度隨時合宜

侯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榮可大鄭聲侯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十

矣金氏曰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大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蘇氏之言本此集註引此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止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許氏曰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在即在頃刻間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

曰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

妻曰無乃濫乎君子有二三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

有道而無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

柳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

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非我油油然與之處仕

於下位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

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

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

屈梁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

黜終不敬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問哉乃下

世兮庶幾退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電神惟

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

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日金氏

止傳文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

二公

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

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一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  
一 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  
一 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餘而行之必有節文出  
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節氏）

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丁行時却把節文行去又  
欲以退順之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  
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為  
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十一

又在○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  
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

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金氏曰此章本註進步）

君子義以為質（制事）禮以行之（必有）  
之信以成之（誠實）乃君子之道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  
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  
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亦不病人之不已知

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  
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  
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  
者之意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十二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  
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  
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  
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  
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

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西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古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金氏曰漢書文景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謂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於此章舊得其意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證其說然勉齋黃公觀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貫又為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批別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尹氏曰孔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

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說其所以譽之者

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倫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西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十五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許氏曰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為即為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沉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

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其而不學者特垂語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十六

教人爾

許氏曰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知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已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

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許氏曰君子所謀者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况貧富貴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

謀食也况貧富貴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

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許氏曰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間下文莊子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又曰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却在知上說開

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此章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子動禮皆牛之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如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十七

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

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

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象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

則資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愛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六

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貞正而固也諛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稟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不當復論其類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六

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金氏曰僕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

詒之

師冕出于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

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誓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

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

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

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曰聖人不侮寡寡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二十

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

矣

###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金氏曰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此篇

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金氏曰顓臾風姓太皞之後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顓臾故

城袁字記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故漢顓臾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顓臾縣正觀元年省入費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

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

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

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東蒙山名

金氏曰袁字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

蒙山之東故曰東蒙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主

魯地七百里之中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

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

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

叔孫各有其一許氏曰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實侯國

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為政作三軍與叔孫穆子約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

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子弟之半復以子弟之半歸公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卑公

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各有一軍家屬皆盡征一無所入於公而責于公註隨時獻公

而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

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

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金氏曰此馬融之說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又家語晉人視宋章子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主

曰云云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又左傳昭三年仲尼曰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子屢援其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格言則周任之賢可知矣金氏曰說文云相省視也地之可觀莫如之相也木然其義不通按替者憑人視以為目憑人扶以為杖故相字從木目言二子不欲則當諫因此凡扶翼人者亦皆名相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楨墮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責

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主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

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金氏曰遠人泛言他國

則顓臾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謂顓臾爲遠人爾分崩離析謂四分八裂

家臣嬖倖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

于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金氏曰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主南

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櫺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疎可以通望內外如漢眾恩之類是也蕭牆之言不均不和內變將

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

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

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

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

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

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征伐陪臣家臣也逆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論語卷之六

三五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金氏曰宣十八年襄仲之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公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子成公立十八年子襄

公立三十一年子昭公立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

遂于齊三十一年薨于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

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金氏曰按宣公之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已得國政但其忠故稱爲賢大夫至襄五年季文子卒其子季孫宿

繼是為武子十一年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謀於臧武仲立紇後為悼子悼子卒意如立是為平子昭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宿盡征之十二年昭公欲伐季氏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孫丁齊又如晉欲去季孫不克斃于乾侯定五年季平子卒季孫斯立是為桓子陽虎囚桓子殺之逐季氏之臣七年陽虎御桓子將陷之季氏人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孟氏以免陽虎劫公與武叔攻孟氏弗克出奔許氏曰孔子時不但公室衰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強矣

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弱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魯隱公室五世圖

魯隱公 春秋之時諸侯尚有王 桓公 諸侯漸不  
 莊公 齊桓公始霸 閔公 齊桓公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 文公 晉襄公  
 宣公 魯文公卒公子遂殺子及  
 成公 晉楚

西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三六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復霸相強楚諸侯之大夫漸主盟會三家分晉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 哀公 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武子

昭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紇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季桓子

桓為陽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三六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

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許氏曰醫書以血爲

陰而行乎脉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爲陽而行乎脉之外爲衛謂衛護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然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師故知養其性則能制金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

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未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慙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子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回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早死故夫子云然○齊景公有馬于駟死之曰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常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常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主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

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

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此於男子故夫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三

亦比小男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

一君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

貨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因季桓子逐仲

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僂門之內逐公文文伯

秦遄六年又盟公及三桓於周欲令孔子來見已

社盟國人於毫社八年遂作亂

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故闕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

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

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

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非

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

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

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

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

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

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誦也楊氏曰楊雄謂孔

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誦身以信道非知孔子

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

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三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薛氏曰）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為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為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理理皆是善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其相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爾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於好學則為小人即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於學亦為小人○（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子思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棄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

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金氏曰）當從此說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

（金氏曰）武城在今沂州以禮樂

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薛氏曰）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謠絃歌以

琴瑟和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子思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

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

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

禮樂

（薛氏曰）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

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

一、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

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

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

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時名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金氏曰

援卽公山不狝也字子洩定五年爲費宰其後據

費以畔季氏其各孔子當在此時十二年仲由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堯

季氏宰將墮三節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狝叔孫輒

率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國人

追之二子奔齊後又奔吳哀公八年吳爲郛故將

伐魯公山不狝曰君子不以所惡廢鄉吳子問之

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吳公魯

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弗擾始末如此又按定五

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瑣瑣飲仲梁懷弗與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狝不狝曰彼爲君也桓子行東

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

懷懷弗傲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以前後觀之

不狝蓋陽虎之徒孔子不見陽虎而欲從不狝之

名但不狝前後猶有善意必其資亦尚可與語若

陽虎則剛惡之人無一善意宜不狝之意足以感

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公山不狝以費

畔季氏佛於以中牟叛

趙氏皆家臣叛大夫也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

也

子曰夫名我者而豈從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

豈從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許

之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

之意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遷之爲善亦有可往

之理聖人道大德弘雖入亂邦必不爲惡人所染

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

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

時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與周道

於東○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亦

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

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

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

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金氏曰王文憲曰心

事之理不失兼於天下言無適慝不然猶所謂謙

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口蓋因子張所不足而

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許氏曰恭者不侮

之寬廣則能容衆故衆亦向之信實則不爲人所

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堯

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為仁○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堯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磨不磷涅不緇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瓜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名而操縱久連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之必自有道使何足以及之豈足以拘之哉此皆聖人有為○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堯

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遷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為聖人○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罔可罔之類蕩謂寔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繼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罕

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蓋之讀

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聖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

之事許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於南

於南廣使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樂乃采文王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

其得之國中者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為

雍州之地於地為西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荆等州皆在雅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修身齊

家之事故為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

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聖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許氏曰厲是偽也荏是真也內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此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已有是自棄其德也許氏曰本註已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逃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許氏曰圖外王氏引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乃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聖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金氏曰許昌賴昌府長入大學同舍有賴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

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彊識致日明胡氏寅文定子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故得聞裁之此言而引之

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

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金氏曰王

文憲曰古是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習俗之變則惡矣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

俗之蓋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

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

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四

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氏

曰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爲疾也肆廉直疾之未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爲惡矣○范氏

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

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

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

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

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

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

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聖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

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

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

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

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

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

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

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哭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收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本也收火存取榆柳之

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

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

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

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既葬疏食水飲受以

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

食稻衣錦之理金氏曰五穀惟稻以木種比諸穀為其軟程子曰錦即今之綾也

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

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金氏曰宰我子貢皆在言饒宰我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始學之時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

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詩氏曰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哭

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

苦枕塊不脫經帶朝夕哭無時三月而葬疏食

水飲不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祭後方飲

醴酒食乾肉復寢禮酒薄酒也乾肉滋味薄者也

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為

居喪與平常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

十年亦於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

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

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

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

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

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

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斷而統之非以三年

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許氏曰孝子之於親其情

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悅而親之則不肖者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哭

與非有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所謂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跋而及之耳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金氏曰說文烏曹作博鳥曹者夏后氏

得鴉呼盧者是奕圍棋也金氏曰路史云丹朱為

嫪淫帝悲之制奕以困其情也按字書云堯造圍

圍棋以易之使之心有所繫而不為惡然堯之明

有無窮之變沈括謂書萬字五十三方得

其局數一萬字是萬策一萬字已是萬萬已止也

幸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

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

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

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

時間答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哭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

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

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

惡訐以為直者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金氏曰漢書遊

也邊亦謂微謂伺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



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金氏曰莊慈二字文意之閒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辛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許氏曰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至於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修如何治人於此時正當從政治人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蘓氏曰此亦有為而言只是教人及時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其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

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

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金氏曰按書微子篇微子所以自處者不過曰吾家耄

遜于荒謂微子遜于荒野也箕子所以自處者不過曰

諸王出遊于荒野我乃類隣所以欲其遜出

而巳而孔安國乃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

子背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左

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啓而紂亡之說何微子

說是尤傳之訛者也夫武王伐紂耳非討微子也

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街壁亦非其事也且如孔

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

而縛請降矣武王豈不問微子之賢縱其時事勢

無復可為廢皆立明之節然實武王不亦失人

即以處微子而微子亦見却可蓋之甚乎故文憲王

而微子不亦見却可蓋之甚乎故文憲王

而微子不亦見却可蓋之甚乎故文憲王

而微子不亦見却可蓋之甚乎故文憲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至

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其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已而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十餘年誣罔聖賢之論故集註不取奔周之說則意可知矣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許氏曰殷紂無道自取亡之徵

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忠遂絕其宗

祀且始者其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為紂所

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箕子曰我舊云紂子於

是適于荒野意謂既不致其君有殺見之惡若不

幸而殺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于為少師以謂

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

之德盡乎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

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

邦

士師獄官金氏曰古者民朴少學而習文史有才

之其長則為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為士師魯齊王  
氏曰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  
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  
故士師之下有士師士師士方士士皆掌獄  
者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

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

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

曰此必有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

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

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

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

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

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

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憚歸女樂以沮之金氏曰

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

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

十年一且起而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焉  
 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  
 桓子之用捨也何哉魯公三家分公室而季氏  
 欲其子季氏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  
 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季氏哉自公之五年季平  
 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之辱之於  
 晉陷之於齊齊師且盟且誼八年又將享桓子而  
 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  
 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為止亂與衰  
 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斜  
 齊而歸之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桓夫三桓者三  
 家之疆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季氏之  
 亂未久也三桓之有公山弗擾費而季氏之  
 之為三桓至是亦非三家之實矣故仲孫氏如墮  
 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欲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  
 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  
 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桓已墮其二則  
 成之不墮固亦未嘗夫于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  
 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則一夫使孔子上下  
 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夫使孔子上下  
 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及魯之用  
 孔子寧不幾於見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  
 臣也桓子捨已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為  
 公室其中豈無介者願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  
 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善既治矣桓子豈甘終於  
 自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心必有以不為之  
 故其信任之意必已將衰矣桓子豈甘終於  
 子願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  
 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非正有國者  
 固不可陷也為鄰國所規也使桓子而猶惟其子  
 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  
 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為  
 磨向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為女樂墮孔子之

行決於此而特繫於臠肉稱孟子曰孔子為魯  
 寇不用從而祭臠肉不至不說見而夫子謂之不  
 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夫郊之必致  
 膳於大夫變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  
 有日矣夫使其政歸諸臠肉也而不致是顯然疎  
 却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侯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  
 事情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  
 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  
 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金氏曰與莊子一本又作與  
 謚曰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  
 之不應與其妻共隱又列女傳曰楚接輿躬耕以  
 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  
 王願請先生使從市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  
 與語而去妻從市南接輿曰先生少而為義將老而  
 遇之哉門外車迹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  
 肯也欲使我治淮南遺使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  
 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吾聞夫子非禮不為不為食  
 惡我許之矣妻曰日吾聞夫子非禮不為不為食  
 操不為賤而動其妻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  
 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  
 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  
 之夫負釜戴笠從經緯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  
 其歌鳳兮甚多然出於詩會此篇則當以論語所

載為正蓋知尊聖人而嘆其衰如愛聖人而憂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

夫子時將

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

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

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

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美

二人隱者

金氏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蓧晨門荷

蓧丈人皆以其物與其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真也

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

氏而名又皆從水夫予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

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

偶耕於田其一長而沮其一桀然高大而塗

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昔嘗

疑三代之末隱者甚衆二人偶遇夫子而知之其

不聞於世者不知其幾矣何文定曰二人亦非常

人為其氣魄大故自有與聖人相感名處王文憲

曰飽齋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

人便知老先生得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

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

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

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

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

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美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

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譏子路

擾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

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

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

之耳許氏曰而誰以之以猶與也丘不與之與作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

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簪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菰麥爾貴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堯

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太之以波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已若

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

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

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

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

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泐身以亂倫亦非

忘義以徇祿也許氏曰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

於義今不仕則爲無君臣之義荷

荷使二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

廢也君臣之義何可廢之此兩句最工也字之字

相應蓋人倫君臣爲大長幼在下既知其大倫可

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子

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道不

可行我已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

義也二義字一般重又曰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

也道指天下衆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不能使

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義爾

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此章舊點似細章若將

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讀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辭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

便覺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

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

荆蠻者

金氏曰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

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乃犇荆蠻為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左

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吳國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史又曰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

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蓋周章弟字仲始封於虞故

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夷逸朱張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李

不見經傳

金氏曰按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為虞仲隱逸於夷故曰夷仲夷逸然當自是

一人或不知其姓名以夷逸號之耳朱張那疏云王弼謂字子弓即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履伴恐

即周章武王求之而不反故亦謂少連東夷人之逸民今亦不敢為一定之說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許氏曰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

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為非諫之不

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

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

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其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

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

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許氏曰此六人之德

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

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李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

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

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

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金氏曰降志辱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少

連不自失焉居夷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

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  
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  
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  
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  
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  
子斷之

大師擊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綰適蔡四飯缺適秦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奎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許氏曰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  
魯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有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干綰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  
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  
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  
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  
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  
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途  
河蹈海以去亂金氏曰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吳  
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尚能如  
此况識先王之正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  
決不肯舞八佾於季氏歌雍於聖人俄頃之助功  
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奎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  
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

金氏曰施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福本同○魯

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  
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  
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  
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弱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盡一母四乳而生  
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  
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  
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  
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歡蓋亦如  
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  
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  
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齋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

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

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金氏曰）

夏雖詳而記子張之言在篇首故以名篇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盲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  
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

可矣（許氏曰此爲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體）  
子言行已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  
已矣似乎大狹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  
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王文憲曰死生得志  
是名檢上大節居喪  
奉祭是人倫上大節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金氏曰德孤出易坤  
孤謂敬義並立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  
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齋

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  
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

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

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

察（許氏曰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學者

察可以爲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

成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  
變何所不容大寬學  
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金氏曰農如許行爲神農流諸書圖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脈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一二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而不能相通金氏曰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能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

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

其中矣金氏曰集註前篇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以此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

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其中蓋謂從事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也中庸力行爲仁

力行近乎仁而孔門問仁者夫子皆於行上告之如答顏冉樊遲可知○程子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

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

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

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蘓氏曰

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

功許氏曰爲學篤志切問近思是問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爲泛濫問已

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爲志又須近思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宅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

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而心不專

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

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

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

以重其過

○子貢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聞之也

也屬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

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

曰此非有意於變益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

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

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突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

入金氏曰謂如以木闕遮防人出入也律言人能

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金氏曰

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

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為輕事則不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金氏

掃凡曲禮所載糞之禮與少儀弟子職所載洒掃

布席之節皆是應對凡曲禮所載名稱辭令及儀

禮少儀所載禮辭皆是應假借去聲進退儀禮

無有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

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金氏曰區字从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突

皆是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

其本為後而倦教金氏曰古書於怠惰等字皆從

而字也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則倦

字指怠於教人而言所以集註正作倦說集註先

後指本末之深淺而言程子但學者所至自有淺

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

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

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終始本末一

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金氏

曰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

事上教故善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

至臨事時竟微不去小學酒掃應對事也大學正心修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學問有淺深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下學之事而不教大學之事子夏氣質為實其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亦如草木之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下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有見識舉把大學事教他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小大事微頭微尾無不由盡惟聖人能之又曰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開前本末字又曰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酒掃之末不即舉大學之本以教之非而子夏亦未嘗序子游未嘗識子夏教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

處於理之全備有虧矣故君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文憲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云自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金氏曰程子賢閭與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許氏曰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慎獨則將應事之際有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修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金氏曰此章先言仕蓋本為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子弟未學而

仕者亦有學未成爲貧而仕者如所謂抱關委吏之類優謂盡其事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交發集註下文資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

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圭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王憲曰兩輔字釋並字

○范氏曰子

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

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

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

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

金氏曰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於人一等大學傳所引孟子所引其賢可知集註指獻子賢德二句而後不改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者可以爲孝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圭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金氏

者得獄之情快已之察也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謝氏曰民之散也以

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許氏曰

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食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

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

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問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

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飢寒之迫則無所  
不爲矣故君子爲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爲能  
而自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  
之質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  
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處  
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  
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  
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  
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  
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  
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士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  
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  
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晉氏曰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著故曰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美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

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王文憲曰立之道之綏之

立斯行斯來斯和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

此天下應之之速

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金氏

曰夫子之不可及也一節言聖德之體高妙也夫子之得邦家至不可及也一節言聖德之用神速也天下國家而用之也惜乎夫子未嘗得邦家而用之而神化之功不見於斯世然雖虛謝氏曰而在此而一用處亦可以窺見矣

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於高遠也夫

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

有不可知者存焉為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

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許氏曰堯伊祁氏帝

唐虞年十六歲天子之位居位七十載欲遜位于

有總於是四嶽舉舜命之為百揆此時洪水九年

舜年七十歲

堯乃使舜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載

堯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嶽薦之於堯

為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

年之喪至六十三歲即天子位命禹為百揆三十二

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天子事命之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

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易流於

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為

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

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歲而咨嗟嘆聲金氏

崩與居攝共七十八年一百一十歲咨嗟嘆聲金氏

古文尚書並作資蓋資用資命之意如所謂咨十

有二牧曰則咨非嗟也所以集註總作咨命之辭

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  
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金氏曰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唯此無過不及之準爾然此卓不見於書王文憲謂此尚書之脫簡當在舜堯一德弗嗣  
下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詩氏曰禹姓姁氏舉之於堯平水土為司空三十二而為百揆又三十二年而崩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加詳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堯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恭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也

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予善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堯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國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許氏

絕世謂國雖存而君亡為之立君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悉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示之次皆此意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食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金氏曰子張問古論語分此  
詩氏曰國君之利如鼎一箇通曰子張問古論語分此  
耕種之時使之衣食足思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  
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莫不盡心至於貪財貪  
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於貪財貪  
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眾寡小大不  
敢慢但循理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其驕正衣  
冠尊瞻視不色莊人自然畏之但不畏眾而弱寡不  
近如此不至於猛金氏曰君子不畏眾而弱寡不  
重而輕小視之如一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  
子臨民以莊蓋以嚴敬待已非以此加人也故威

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金氏曰有司掌財之官收支俟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為人上之  
體也遲疑新各致候非小此段  
說政令刑賞此一句是說賞  
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  
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許氏曰上人能教之不至於  
法却刑之則是殃民凡飲賦及起役之類當先出  
號令限定幾時則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期  
却更逼迫則害其民三者皆是急迫之惡  
出納吝是悠緩之惡上三惡重下一惡輕  
○尹氏  
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  
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

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

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

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金氏曰論語二

至此篇言帝王相傳與爲政之略而又以此三言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六

全

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德可謂詳矣而末章復  
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  
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愚謂篇  
首君子是盡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  
在我聽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  
之守人而知不得命分則無以爲君子矣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六

孟子序說

東坡文選

傳曰孟軻趙氏曰仁山金氏履祥曰趙氏後  
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之察非常人密問之岐

以實告遂以俱歸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金氏曰

藏復壁中註孟子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金氏曰

庶子慶父字共仲莊公弟也莊公薨哀姜欲立之

慶父弑閔公奔莒成季立僖公以賂求共仲於莒

歸及密乃殺僖公成季不絕其後立仲孫氏古者

嫡長稱伯庶長稱孟共仲於莊公則爲仲於叔牙

季友則爲孟孟子曰孟孫氏孟氏子孫其後多賢如傳

稱仲而稱孟子莊子敬子皆賢漢書云字子車一說

子談子獻子莊子敬子皆賢漢書云字子車一說

大夫而孟子乃孟子後人孟子車孔叢子作子居

字子與金氏曰軻車軸也子與但說者以會子字

字子與金氏曰軻車軸也子與但說者以會子字

子與故不以稱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邦國也

詳見論語三省章

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

伯以人爲信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

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

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

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

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

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

者哉（金氏曰東漢以明經設科趙氏習游事齊宣見故有通五經尤長詩書之說）

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

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

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

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

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

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

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

四書正義

孟子序說

二

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

也（金氏曰按史記年表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乃齊宣王七年明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燕之七年乃湣王之十年但書魯子之皆死而並不言齊伐燕齊世家亦不言及伐燕事史記年表世家兩無明文而孟子為最詳其大詳見戰國策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為齊使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遣代百金聽其使人遂說燕王以國讓子之老不聽政顧乃臣三年國內大亂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不克諸子謂齊宣王因而什之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燕王增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

年土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文公語錄按通鑑移十年考異無他據按通鑑

考異於此時之年大抵以竹書為正而不盡及年表竹書魏惠王之三十六年卒明前代事雖多訛

年又十六年卒呂成公謂竹書記前代事雖多訛然其書戰國時事必可信也况是魏之史其

書魏國之年必實於史記年表矣年表於魏之史誤則其於齊年安得盡無所誤齊宣王伐燕孟子

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

之辭乎故履祥以為伐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為祭酒宜王伐燕即荀卿為宣

王諱過後見湣王之不善故以伐燕歸之湣王宣公嘗謂孟子為子之為孟子諱故以伐燕歸之湣王

王愚亦謂荀卿為宣王諱故以伐燕歸之湣王當是之時秦用商鞅（金氏曰決衛之諸庶公子也少好刑名之學）顯王八年西入秦因

四書正義

孟子序說

三

變人以見考公定變法之令廢井田尚詐力嚴刑罰秦國大治強於天下封之商於號商君三十一

年為秦惠楚魏用吳起（金氏曰吳起衛人善用兵將軍擊秦拔五城安王十六年武侯疑之奔楚悼王以為相平百越并陳蔡却三晉伐秦諸侯患楚之強安王二十一年為楚宗齊用孫子田忌

室大臣所殺世有吳子兵法齊用孫子田忌（金氏曰孫子名武齊人有孫子十三篇用於吳死後百餘歲有孫臏生阿鄆之間亦孫武之後學兵法亦稱孫子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周顯王十六年齊威王用田忌為將孫子為師救趙破魏後又救韓破魏孫臏以名顯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

下世傳其兵法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韓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

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

記近是

韓子曰

金氏曰韓子名愈字退之鄆州人望比昌黎唐吏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諡文公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

金氏曰荀子名况字卿趙人仕齊三爲祭酒仕楚老終後或作孫况

四書正義

孟子序說

四

者避漢宣帝諱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作法言又曰擇如擇善之擇不精則辨不到恰好處不失之

後則失之差詳如詳明之詳謂說得不透徹也惟其擇之不精明故其言之不詳明朱子曰孟子見

道理十分極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至十分透徹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金氏曰昔嘗問於何文定曰原道篇未有

春秋其法則其刑政止斯吾所謂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

而程子云必有所見不知所傳者何事則是所傳又在上文諸事之外文意恐不然恐是程子擡舉

倡黎太深文定曰只上文諸事須是區處恰好處是可傳朱子說道理多說恰好處聖做符凡事

到恰好處到得後聖又見得此恰好處若合符節雖相去五百年到得恰好處則一般便是以是傳

之曰王文意曰恰好○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

處是堯舜所謂中金氏曰又曰語見韓文讀荀子

與揚大醇而小疵金氏曰又曰語見韓文讀荀子

崇正道與其它諸子不同耳程子曰韓子論孟子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

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

博門弟子不能獨觀而盡識也金氏曰大是言其

其節曰之評編觀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金氏曰分處諸侯之國如子夏居魏子貢居齊澹臺滅明居楚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四書正義

孟子序說

五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

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

皆其學也○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

者尚知宗孔子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

法金氏曰大經大法謂禮經及五經之類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  
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  
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  
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  
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  
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  
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  
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

四書正釋淵源

孟子序說

六

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  
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  
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  
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  
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  
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  
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  
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  
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  
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  
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  
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厚  
謂誤矣金氏曰性非所先見六一文集答李商隱性  
論第二書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聖人之  
所罕言也云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四書正釋淵源

孟子序說

七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七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生輯梓

孟子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仁山金氏曰周顯王二十九年秦以魏都安邑至此與魏軍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魏都安邑至此與秦界河迫不可都故徙人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地

是併稱王諡曰惠名魯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一

子當立其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魯之三十七年魯與齊威王會于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為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魯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後齊敗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今按顯王三十五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他日論集諸書之時追書爾當從大事記為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徐思將反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早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者謂孟子每云不見諸侯而其書首云見梁惠王此固矧侮之辭亦是不曾看史記史記云惠王數敗於秦於早禮厚幣以招賢者鄉衍淳于免孟軻皆至梁鄉衍微說此北見之遂又謂孟子至梁鄉衍淳于免鄉微說此北見之遂又謂

孟子又云梁惠王郊迎鄉衍尊禮如此豈孟軻於齊梁間哉則梁惠之尊信孟子反不如於此孟子道所以不行於梁也又傳雖稱客有見於梁惠王者然不云孟子見之也集註別史記是補孟子書之缺以知孟子之見梁惠王應其禮幣之聘爾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金氏曰叟字當作麥北山何文定謂孟子古人尚年以麥老為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

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金氏曰心之德是專言之仁愛之理是偏言之仁此是兼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二

體用說訓詁見論語集註第一篇第二章下但此章從全體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從孝弟上說故首曰愛之理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金氏曰註立言精密類此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亦兼體用說朱子說義理體用渾圓之制事之宜亦兼體用說朱子說義理體用渾圓橫豎該備學者所當細玩王文憲曰孟子本是分義利對言然必曰仁者非仁者不得義出也白雲許氏曰仁者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尊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心之德心之利是體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體愛之理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篇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陽動而仁此二句乃一章之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三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

四書正義

孟子卷之七

三

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百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六十里有時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告意弑下殺上也履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許氏曰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廢固是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而諸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國危矣言王如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唯取

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攘奪填亂而國隨以亡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必至然亦告君之語也萬乘之國至不奪不廢又言好利之弊成弑奪之禍皆下取乎上文侯斯與韓趙分晉即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為君而好利禍害之烈可畏如此一言君好利必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篡其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四書正義

孟子卷之七

四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私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金氏曰自周衰以至戰國之世子欲獨亂世而反之正首須掃去此一字方可說其他事理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即此類也但所以行仁義之事惟樂惠不○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能再問下諸章詳之

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  
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  
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  
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  
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金氏曰拔本塞源語出左氏傳昭  
公七年孟子首格君心掃去利之  
一字如拔木之根使不復生塞木之源使不復流  
則禍亂息矣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

四書正義

孟子卷之七

五

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爲攻人利己之心絕  
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  
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  
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  
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許氏曰聖賢告人非法語之言則  
與與之言也後多放此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  
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  
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  
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

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

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

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

中有沼也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  
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

四書正義

孟子卷之七

六

觀爾蓋非所謂七十里之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  
供四時之祭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  
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  
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繼體卽  
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鄆又三年  
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  
卽薨矣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  
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也

鹿攸伏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

濯白貌許氏曰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潤者禽名  
在澤潤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章字音

學於歎美辭勿滿也孟子言文王雖川民力而民

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

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咸助處物且如此於人可知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四書正義

孟子卷之七

七

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亡乃其效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金氏曰魏地在西河之東故分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折而東流故溫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中府是此獨以魏地言也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許氏曰集註兵以鼓

之如左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周禮大司馬辨鼓鈞鈔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鼓乃陳車徒如陣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其吏作旌車

四書正義

孟子卷之七

八

行三鼓振鐸聲吏振鐸而進鳴鈔而退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鈔而退坐又三鼓振鐸作也振鐸者搖鐸也振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聲鹿鹿然也是鐸兼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爾獨鈔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鼓亦主進也鈔如鈴無舌有表執而鳴之以止擊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鈔直猶角反鈔女交反又曰棄甲曳兵謂戰而負者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畧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金氏曰喪平聲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言多也數密也畧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畧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

四書王義

孟子卷之七

九

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擇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金氏

四書王義

孟子卷之七

十

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許氏曰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周之制異大抵年高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

許氏曰五畝之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

地中地下地以類田里上地夫一畝田百畝萊五

十畝餘夫亦如之也中地夫一畝田百畝萊二畝餘

夫亦如之也下地夫一畝田百畝萊一畝餘夫亦

如之注謂戶計一夫一畝而賦之田其一百畝有數

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應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

疏謂餘夫皆有田廬是備後離居之法至此則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

為倫（孟子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

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

（金氏曰）古者道路之制輕任并重在分頒白者不

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

分代老者之任風俗敦樸老如此則尊君親上可知

矣凡此諸節皆孟子勸梁惠王以行仁義之實事

也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

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

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

素言齒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

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

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餒殍而不知發人死則

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

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亨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

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

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

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

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

刃者之殺人也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

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孟子曰）後

兩凶字塗有餒殍不知發應前移粟由此而知所

移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

東之民矣現有餓殍不發猶是客已之財狗彘食

人食則必無餓殍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

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

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

者悅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下○程子曰孟

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

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

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

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金氏曰）王文憲曰

合諸諸侯為王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金氏曰）王文憲曰此章

喜天下之民至焉一句故發承教之言孟子亦因以終其說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噍

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聖王學錄

卷之七

幸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

謂之芻蕘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

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許氏曰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言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開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

大不可不謹孟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

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

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

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

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為民父母行政

殺人以挺與刃○無以異此謂均作俑無後此  
殺人以刃與政○無以異此謂均作俑無後此  
應有肉而馬肥○不檢恤此謂以民飢死而何  
民有飢而餓殍○政使人飢死而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

聖王學錄

卷之七

十

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

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

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金氏曰成王封弟叔虞於唐至釐父遷晉水之地因名晉其後曲沃齊宗至文公以來世為盟主末年六卿分晉自相兼并魏斯趙籍韓度三分晉地為諸侯謂之三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

雪其恥也

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

雪其恥也

雪其恥也

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

耘也許氏曰易猶淺也此金先生說蓋耕深則土

根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

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

西書正學

孟子卷之七

五

而樂於效死也許氏曰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語意正同

不是等待大段閒暇了然後去修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

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溺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

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無

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金氏曰王文憲曰孟子非

不用兵必如是而後可爾許氏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答晉國天下莫強一語王如施仁政一節是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

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

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

之蓋孟子之本意金氏曰救民乃可王之本則報

而征之此為天下之公報怨能禦之舍是不為

意曰此死者洗之其道不遇如此當時謂之迂闊

不知乃洗死之良方惟周太王以來能用此方耳

史記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闊而達於

事情蓋惠王不用孟子之言未幾而用張儀之說

以合從又用公孫衍之說而敗約又用張儀之說

而割地事秦史記又曰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

伐為賢而孟軻所如者不合此說為責錄云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金氏曰周慎觀王二年魏惠王

四年魏惠王卒襄王立西晉元康中汲冢盜不準

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書始知惠王有後元年至十

六年襄王立說者惠史記以襄王前立遂謂

汲冢為襄王蓋襄王二字皆從衣故誤也襄王在

位二十四年襄王後為昭王安釐王

景王晉王無哀王也詳見序說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

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

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

兇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

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

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

四書正學原

孟子卷之七

六

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金氏曰此後齊也本姓

田遂為氏自田桓簡公專齊國至田和遷前齊

康公於海上盡有齊國周安王十六年初命田文

為諸侯是為齊太公傳子桓威王常周顯王聚

學士於稷下乃梁惠王後十一年也至周慎親王

五年梁襄王之三年齊宣王之二十七年孟子為卿於齊許氏曰古人名辟疆者非一作開辟封疆

說則上音闕下音闕作辟除疆諸侯僭稱王也齊

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許氏曰文武之道幽厲

替五霸迭興不備王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

講自是惟知霸業可尚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宜王

心說其事而欲效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

故舉以為問其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

子言之而又恐

四書正學原

孟子卷之七

九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金氏曰孟子西

仲舒也以其醇儒度越諸子故以子稱仲舒為江

都相易王問對曰與大夫泄庸種彥謀或以為

其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先許力而後仁義故不足稱

其所以為之也許氏曰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之言

文為之也其言其人以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之言

之意曰王問其王者之道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

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仁愛也

曰君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斨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斨鐘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斨鐘與曰何  
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斨齊臣也斨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斨

郊也斨鐘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斨之語而問王

不知果有此事否許氏曰德何如則可王宜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三

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  
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通別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

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斨鐘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

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許氏曰王天下

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却道只此心便可  
王故雖指出不忍二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

忍其斨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客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  
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

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

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三

言也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

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

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

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

之衆人不能知也此推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

遠卽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  
蓋殺牛旣所不忍斨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

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許氏曰術字要看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費鐘之禮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仁心行不微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也此卽是權行仁者當微此意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王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許氏曰孟子與王問答三反隱而終不悟前德何如以下雖有三善言至此竟昏罔推行不去但重疊解說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這正是行仁巧處主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爲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言而說既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

何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啓迪其學故也又曰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而巳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戚戚時又一發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計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王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王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許氏曰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老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措之於彼罔不異是易也上老老恤孤而民即興孝不倍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己之老幼皆同故即效之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仁今王此心及於此物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

耳許氏曰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爲大於其良心既啓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既難而及於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施以易於愛物者人既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已之所好惡者及之而已况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盡不忍之心而已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折枝之類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三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金氏曰泰山東岳在今冀府北海之去中國甚遠但以小海爲北海故漢於今青淄之間置北海郡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

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

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逕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

本而再問之王文憲曰前以愛物之心推上仁民來此以親親之心推下仁民去又明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三

示以推之之法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一句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金氏曰權尚能知輕重度理全具豈不能自付思量其長短輕重處許氏曰權度度物而心爲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欲以義理來度此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

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

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鯨之牛者故指以問

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許氏曰抑王與甲兵至快相接此蓋從齊王本意問霸處說來而使齊王度民心之所不願而推愛心以及之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王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

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

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

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

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

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

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

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

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王

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

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鄰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

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

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許氏曰地方百里而可

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反本以德則勝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勝勢矣

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金氏曰此篇至此方提此一句所以行此政施此仁而使天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之皆歸者也

近者說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七

三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七

三

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

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

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

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

如此而被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金氏曰王

子與齊宣王問答凡十四章惟首章開闢變化精

神越而元氣不動非門人所能傳此是傳不得

處又曰此章孟子於齊宣王指其真心而勉其推

因其不能推而令其審勉其審是欲重論其欲是

功利重又曉之以功利之害誘之以王道之效教

之以王道之本其開發其元古端造化之妙如此

齊宣王有欲無志有欲者桓公之事與兵構怨關

之自任不力言及王道孟子卷之七

章末更無領略之辭矣此不反

老老及此小不可以敵大此不反明君制民之產仰

人之幼及此寡不可以敵衆其本而足以事父母樂終

人之幼及此寡不可以敵衆其本而足以事父母樂終

人之幼及此寡不可以敵衆其本而足以事父母樂終

人之幼及此寡不可以敵衆其本而足以事父母樂終

人之幼及此寡不可以敵衆其本而足以事父母樂終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許氏曰王語

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

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孟子之

與之言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三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許氏曰王變色是愧而

直言之

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  
首蹙頽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  
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頽而相告  
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滿也蹙聚也

頽頽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也

旌以爲羽旄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三

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  
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  
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章只是欲與民同樂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

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

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

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

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

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

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

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三

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頽則雖奏以咸英

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

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

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

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

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金氏曰文王靈囿在今鄆縣澠水之西其

時三分天下已有二不聞有七十里之說也孟子稱於傳有之必有所自疑文王於終南諸處爲之屬禁以爲田獵及細民樵牧之地使以時入爾未必如後世之固也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誘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辛酉

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

金氏曰小事大大字小春秋左氏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爲字者本古語也然仁人之心

既忘已之禍大人之小弱雖曰字之共智若明義交際往來無事大亦無異故俱作事

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焉事見魯篇

金氏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亳東爲文王事見詩大雅大雅王事見後章所謂狄

之耕人即獯鬻也金氏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云云句踐越王名事

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壬子

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諱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詳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  
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  
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  
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罷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  
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國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孟子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薛氏集註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罷後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謂天助佑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罷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罷愛也志已之志也朱子隨孟子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用須重非如今以紙刷印易辦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今且依此解之罷之四方罷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

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  
衡行謂作亂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  
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

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薛氏曰此章能仁智朱子以懲忿總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隣孟子所答樂天畏天

國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孟子

是交之之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張敬夫曰小勇  
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  
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  
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  
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  
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  
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

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儗遵海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美

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儗皆山名也

金氏曰轉附山名未詳朝

儗或云海旁之山割至如舞顧野王輿地志云

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

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

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

爲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

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

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

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

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

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昭胥

說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

憂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美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

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昭昭則目貌胥相也

說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怨謗也

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糗糒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

造爲謗謗而民因而作爲怨惡矣此上下方逆也

軍民之怨也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

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逆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戰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中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帝何尤焉君者好君也

戒告辭也出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庫也太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罕

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舞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前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前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人不得而非此見下不樂民之樂此見樂其土者非也安分非理民樂其樂以天下為民上而不此上不恤發民之發此見發與同樂非也下皆非理民憂其憂以天下

未有不王

巡狩進職此以先王一遊一豫此見莫省耕省斂之法者言為諸侯度非王事流下流上此以今時流連荒亡此見廢從職樂酒之樂者言為諸侯憂時失事

惟君所行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

處金氏曰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

各三門門旁夾商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放明堂之制而為堂故有明堂漢時遺址尚在入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

止乎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罕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許氏曰則禮考

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十步半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室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三以益廣本上為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以益廣本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三其廣益之以三三為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四角室各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為六丈東西二室四角各加四三又三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而各二四旁兩夾窗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窗為八窗





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金氏曰出澤謂諸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孀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七

聖

詩小雅正月之篇哥可也樊困悖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撮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金氏曰乃當作子賜及穀堆也於王之王去聲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金氏曰公劉后稷之曾孫本史記世表然考之路史則公劉乃

后稷之後世孫爾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七

聖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戒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太王也亶父太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

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  
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  
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  
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  
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  
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謂不能以髮而其是非  
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  
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存天理其法似疏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聖六

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  
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  
矣

耕者九一此  
仕者世祿此  
關市不稅此  
澤梁無禁此  
罪人不孥此  
不虞無告此  
此齊人  
此齊人  
此齊人  
此齊人  
此齊人  
此齊人  
此公劉  
此公劉  
此公劉  
此公劉  
此公劉  
此公劉  
此言齊王  
此言齊王  
此言齊王  
此言齊王  
此言齊王  
此言齊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  
之楚遊者止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  
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  
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  
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  
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  
職乃安其身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聖七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  
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  
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  
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  
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  
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西書正學淵源

季卷之七

哭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西書正學淵源

季卷之七

聖

此言聖人左右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未可也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勿聽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前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辛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許氏曰蓋鑑謂之玉之價直萬鎰之

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許氏曰兩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上言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言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求賢治國之本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辛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以伐燕爲宜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

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聖

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取燕

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有可取之證以武王之伐燕食壺漿以迎王師避水火也此言燕亂亡則民皆悅於從齊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

許氏曰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註云兩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聖

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

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  
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  
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  
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  
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

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

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孟子

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

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

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

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闕聲也穆公鄒君也金氏曰集註恐人誤以爲

威烈王十七年卽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薨而共

公奮立歷康公也景公區以後方與孟子同時則

下穆公乃鄒穆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  
公而非魯也  
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

而之四方者幾千人也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

莫以告是上侵而殘下也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饑饉輒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過也范氏曰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民今而後得

死長之孟子曰君之政如暴虎馮河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孟子

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

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

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

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

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

歸罪於民豈不誤哉金氏曰按賈誼傳書述詔

言而自反者與新書春秋篇曰謹其四時孟子之

必以稅母故以粟食無稅末易於民二石粟得一

百姓神振動若登春爲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  
大會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烏有食  
之批不害鄉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

何謂民聞之皆知其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楚王欲淫邪君乃盡之故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皆卑以妾死事之孤正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莠無淫解之事每舉國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鄰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鄉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動移公死鄰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鄉者上民嚮方而道哭諸家不售酒屠者罷列牧畜不歌春菜不相杵婦女不道丈夫釋快車悉無音林年而後復一出皆守同此復辟按孟子所言行之必效以鄰睦之小國而敬信服行其言以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聽納其說此真世道之不幸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今曰姬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名滕城尚在又門問於齊楚是時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孟子

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野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

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

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

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金氏曰小事大孟子嘗以爲智而今乃云然是

謀非吾所能及及人解不以爲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非迂也蓋迫於二大國之間兼事則力不給偏

事則一必怒又况事齊則必爲齊所并齊豈徒爲齊而拒楚事楚亦必爲楚所并楚豈徒爲滕而却

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民固國與之死守則是可爲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文公不滅於齊楚而卒滅於宋則事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爲得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

舊城也是時已爲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齊地封靖郭君矣

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

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孟子

邠地名金氏曰邠本陶唐元宗以其字似幽改從邠在今邠州言大王非以

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

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

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

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

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

如之何則但強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倖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五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金氏曰程泰之雍錄曰邠在岐山北二十五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歸于岐下也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源南五十里有周城歸市人衆而爭先也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四方地近戎狄特問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公始告之以效死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五

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焉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  
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諸應辭也金氏曰魯自哀公

康景文公至周慎親王五年平公旅立凡二十年  
而薨時周赧王十八年也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  
年至梁時已稱嬰慎親王五年孟子仕於齊凡三  
年當赧王元年致為臣而歸明年孟子又之宋陳  
不知魯平公欲見孟子當是  
何時計是喪母歸葬之後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卒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  
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  
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許氏曰前以士後以

禮有士喪禮篇大  
夫喪禮亡不可考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許氏

曰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士之祭  
也特用黍稷鼎三禾右臂膊肺三脊橫脊長

有短短者九體府三離肺一割肺三為一鼎魚十  
有五為一鼎脂者獸之乾者也用毛為一鼎少牢

皆屬肺格正脊脰脊橫脊短脊正脊正脊代脊十  
二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

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九實于一鼎

魚用鮓十有五而鼎肺川麋一純而鼎肩臂肺者  
肱骨也膊股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脰脊次正脊  
橫脊在後者肩脊骨肉也離肺者離肺之肉也  
少許肺者切肺也舉肺者尸食所先舉也祭  
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  
割肺也凡牲用右肺肺則合升左右肺故曰肺一  
純純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  
夫用索牛士用少牢屬奴到及脫肺皆音純肺音  
格割七木反脰音挺斷  
音附推苦圭反脰音挺斷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  
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哉金氏曰沮慈昌反音與  
序同俗音慈昌反音與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七

卒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

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

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

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

言聖賢之出處關轉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

人力之可及

金華四先生誦書正學淵源卷之七終

孟子 朱子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

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金氏曰管仲管氏名夷吾字敬仲相齊桓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公霸諸侯晏子名嬰萊之夷維人索隱云字仲許論平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

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

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

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蹇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

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許氏曰公

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

言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公為五霸首尤天

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又曰曾西敬畏

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僅

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

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

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

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

之事金氏曰楊氏之說未盡此章之意夫曾西言

如彼其事行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此正以

作用優劣言也以作用之優劣言則管仲功業遠

不可望子路何者管仲之所霸不過富國強兵而

已夫子之許子路也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而

子路自許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勇

且知方也夫治千乘之賦夫子以為由所優為則

其富國強兵乎何有且知方也則加於富強一等矣使子路而得千里全齊之地為之何待三年何止有勇其視管仲乘全齊之力專國四十年之久而體備乃綱真不足道矣大抵聖賢作用自是殊絕決非常情所可測度世衰道微不幸聖賢而不獲用天下世人但見霸者君臣小小功業即以為大競慕效之至論孔門諸子則固但以爲循良自守者而已此真世道之不幸也許氏曰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我馳驅真不可獲禽也如是則王道真爲無用矣蓋範馳驅者王良御車之人也不獲禽者發矢不能射也欲使射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也發矢不獲時君也倘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雖小國鄰大國而頻於危亡亦必三年而存足民知方之效子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爲之君爾管仲則惟欲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較也但楊氏此段未爲知子路者不得會西之意也金先生言之甚詳

四書正學淵源

三

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許氏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爲也

子此語猶有未推重會西意謂會西尚且不足於管仲乃爲我願望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

爲與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反手言易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

皆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時也

四書正學淵源

四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

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

許氏曰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太戊太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殷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故

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

今時則易然也

鉶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敗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

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

都以及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詳氏曰雞鳴狗吠

達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地不改辟矣民不敗聚

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改辟矣民不敗聚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五

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讀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

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

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郵也郵驛也漢西域傳曰置步過曰驛

今驛馬也黃霸傳曰亭師古曰書所以傳命也孟

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

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

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

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本

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詳氏曰孟子平日所言

時霸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

又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固知孟子能用齊

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

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

是未深信孟子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感而動其

心乎詳氏曰集註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感而

之動相因爲位富貴有以淫其心也恐懼是氣不

盛疑惑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其心也恐懼是氣不

言則恐懼爲重故先恐懼文曰恐懼即動心處

集註知言有所恐懼誠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

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

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

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金氏曰史記范雎傳及淮南子註皆云衛人文選註引史記賁齊人歸秦武王說范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震動天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賁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為難也許氏曰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賁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而不自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為答然則孟賁以

將窮探力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者以釋其疑亂其心也蓋公孫丑本問為齊卿相若居卿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逐已乎四十強任君子由是觀之則不動心須者如此說

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許氏曰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故有懼乃動其心下文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於心未嘗無懼強制其心所以不動孟子知言故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愛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又曰養氣則不惑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養氣而立道明雖因知然既得道則行固在其中謂之德立則行雖有得於心而德已成立此是行道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註皆貫穿一章之意又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

力為主而不動心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許氏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

人北宮黝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

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膚也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

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

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許氏曰一毫挫於人

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

報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

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會自言其戰雖

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應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

而畏三軍矣許氏曰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

有可勝之理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

心者也金氏曰王意曰勦之養勇是不疑舍之

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貴比孟子故孟子亦以

至勇士之類言之又曰北宮孟舍之勇皆是養而成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勦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

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勦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

已許氏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蓋勦專

是無懼其事專在我故與求諸故二子之與曾子

已者同意所以勦不如舍賢

子夏雖非等倫許氏曰等是等敘以高下言然論

其氣象則各有所似意爾便以二子直比曾子子

夏則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勦爲得其要也許氏曰以

子子夏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

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此是虛比下却把二人較其

是實比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

縮直也金氏曰勇即下文浩然之氣縮即下文直

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與此正相表裏

自反即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愛

不懼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

二衡三備恐懼之也許氏曰恐懼之是往往而敵

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

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

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許氏曰此章當作

至曾子之守約也爲第一節孟子答子問謂我不

動心丑乃舉勇士爲此是全未竟處所以不動

者及問告子先我不動之言左知不動之由有不

同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動固多端

非唯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屢舉不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能通曉條達所事則當含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但只告其心不動若論君子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十二

致力於內專在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許氏曰氣次焉大字不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金氏曰無暴其氣暴字集註不訓而以致其氣即下文以直養而無害之意也王文憲曰此節論告子及論志氣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孟子是

活底不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

然不動之大略也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其心上

許氏曰公孫丑至是已曉得主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學者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之失工夫之差處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只是一箇心是內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學常內外交相養告子外不得於言則內不通明則外不用力以內不養外也內於心有未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學是外不養內也兩端皆是心不通理上句是事做不去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肯去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內是本外是末末之蔽因本之蔽也言不通達是心不通若若未去明其心則言終不達矣故曰不可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務其末猶得輕重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十二

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說心與氣上分輕重而謂不求諸末則以為可其實工夫內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遺其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卒之意然孟子破有兩意上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必求於內孟子謂必所求其內然後外可達告子本意只指內孟子亦專教明於內下句告子謂不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則使內外兼致也告子亦未嘗不知為學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則固知言之不達當用心明理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為急他欲不動其心故兩頭截斷他發心正以廢學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

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蹶蹶

也趨走也許氏曰蹶蹶即跌孟子言志之所向專

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

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

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

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門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三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

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

許氏曰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上因告子

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故言氣雖次於心亦當用

功是隨其言救其失至孟子自言但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

與養之之節度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

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

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集義所以養之集之知

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者自不同知

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

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金氏曰知言是

知道而曰知言蓋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

失而反之也盡心知性集義是自知言之本說來

則凡天下之言其見識是非毫釐疑似之間無不

有以照之而天下之事無可疑者矣許氏曰盡心

知性無不知也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

謂盡心知至之言舉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皆

則於天下之言舉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皆

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

知言正如此上言凡天下之言也曰是非謂所言之

事日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之言也所以然言其本也如

下文談淫邪遁乃非常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四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

自浩然失養故假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

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許氏曰孟子之學

即知道知道道心爲內養氣屬事爲外格物致知

者心也即志帥之說至於集義所以知其義而集之

氣自生雖有內外之殊及其至也只要心無愧作則

又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

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

動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

覺惺然不顧而已爾金氏曰王文憲曰孟子是自

疑不懼許氏曰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

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

也孟子之浩然氣仁義之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

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

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

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許氏曰孟子亦自有此文

出雖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平周霄乃先問三

月無君後及載質者正與此同朱子謂承上文方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五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

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許氏曰此氣本得

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

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

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

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

咸若而人倫日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

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

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爲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

其爲氣也氣之用許氏曰自反而縮隔上文無作

爲害之闕下文縮即直無作爲是無害直養程子

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

其小也許氏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此

理皆是公爲有私已便不合公道便卑小然孟子

所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

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是言一

吾身本小爲而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則大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

然是無虧欠時許氏曰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

之庶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

然便在此則人無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

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

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路無所

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

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

有爲矣許氏曰上其爲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爲氣

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氣剛大而能

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其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

則盛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許氏曰）

養無害是

養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功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義氣只說集義道是總言萬事之體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即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之微細處莫不皆然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

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

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

得之也（許氏曰）集義之集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

作而氣自生集義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

田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七

字自反直無愧是慊也慊則氣盛不慊則餒又曰

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起

義未精或無力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

行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尋常人漫然應事無

心偶然相合也這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

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

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

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

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人有聞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

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掘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

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

有事於顧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

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

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

田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六

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

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許氏曰）

有事是專以集義為事勿正謂不可因集義便期

必氣之浩然勿忘謂未能充大則惟不解於有事

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為欲充此氣用私意便

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氣之節度

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金氏曰）助長

是虛張其氣非惟不久消歇而狂妄自大之病自

此生為悶憂也掘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入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掘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掘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

無所害矣齊氏曰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做工夫直養無害一語是養之方  
直字則其得於曾子之本原下文有事勿忘即養  
字正及助長則皆之矣惟私意妄行害義為甚故  
發振前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義之大極苗  
一節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知言不有事非  
徒無益而又害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  
之言助長之害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  
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波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四書章句  
孟子卷之八

九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波偏陂也淫放蕩  
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  
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  
則心之失也金氏曰其言既有所偏則必就其中發明對說而說始放說既放則背理愈盛故邪邪不兩正而又不能自充故必逃人之  
道其說愈逃遁則愈偏矣又展轉相因也  
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  
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  
矣齊氏曰誠淫邪道言之病也既謂知言而專舉不善者言之者蓋明理然後於天下之言了然  
知其邪正言無四者之病則為善言矣曰非禮勿  
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者皆禮矣如曰思無邪

曰毋不敬曰毋自欺聖賢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  
教人其立言大抵如此  
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

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金氏

言即是物格知至之效細想孟子格致之初亦是  
從言氣用工本自聖賢之言格來以知其原又自  
天下之言格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以指其端蓋  
粗淺者同易見也然天下之言不問淺深亦不出  
此數端此章雖不及所以知言之方然知其所以  
病即知言之方也蓋以此理之正辨其於此理之  
差其於是非毫釐之間如匠石鑄鼻端之鑿不容  
絲髮淺深也大抵人於心中見得有差決是害事  
蓋其心術識見議論一向如此為害不細小差則  
小害大差則大害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人見  
聖賢之闢異端則曰衛道爾言語之末爾殊不知  
其為救世之大功如老子之言其害實則為中韓  
虛則西晉佛氏之言其害淺則為梁為南唐深則  
真是無父無君率獸食人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  
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  
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  
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  
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  
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  
矣齊氏曰右自數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善矣  
為第四節孟子之學盡格物致知之功故能明  
夫道義而於天下之言皆能知其是非邪正而無  
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言而得

四書章句  
孟子卷之八

三

之故知言雖是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朱子以盡心知性為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集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又集義之本也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言蓋此章言却只說知波淫邪道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說應事不動心故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金氏曰林氏名之奇

半少穎三山人官至宗丞號拙齋呂成公之師也

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

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王

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許氏曰善為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又曰善

為說辭此却又就己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之知言異觀此舉孔子之言可見又曰二子善為說辭三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為自有其德行也孔子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舉其輕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人省文處下公孫丑言數子各

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

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

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

而已

金氏曰王文憲曰自此而下文勢抑揚起伏若散漫而無收拾徐而玩之前後相應極為

密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

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嘆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豫當丑之言而引

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

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王

昔者篇問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

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

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

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

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曰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聖者自處也

許氏

曰姑舍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欲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子可見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闕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主

說非言二聖人之凡也兄弟遜國言非民不使進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特未至聖人之化爾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惡得不化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主

曰哉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容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章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

金氏曰會于青陰陽篇曰西方毛蟲

三百有六十麟爲之長南方 垤蟻封也行潦道上

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

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許氏曰石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末爲第五節孟子明言乃所類則學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未爲知言也後而問同異却問得明蓋孟子上言皆言聖人下却言二子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却於何處見得既同者如此異處却如何又曰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盡識故孟子亦不就夫子之德行上言

而惟舉三子形容聖人處言之爾 ○程子曰孟子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金氏曰前聖所未發蓋知言養氣之旨前聖未如此詳明也又自公孫再問夫子既聖一段以後所問較寬孟子隨答皆緊問六子則始舍是而不敢答問尹夷則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則意可見矣夫夷惠君子不由此章併伊尹亦不學而止願孔子蓋孟子氣浩而達權其於伊尹固不待學而能但難到夫子地位爾及論孔子則但舉三子之言誣夫子之所以異蓋聖人妙處亦自難言其實亦自知言養氣之極熱而化爾知言之極養氣是也集義養氣之極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

王文憲曰學至聖人則浩然之氣不足言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王太

宰我。善爲說辭。由知言故。孔子乘之。此言說辭德行。於辭命不能。此孔子欲。子貢。善爲說辭。善爲說辭。皆孔子之所長。此孔子之意。

冉牛。聞子。善言德行。由養氣故。去子聖矣。此由知言養氣。惡是何言也。此孟子不。知以自明。善言德行。見孟子之所長。敢當之意。

孔子。不厭不倦。仁以及物。

子夏。皆有一體。不能俱全。夫聖不居。此言孔子。是何言。此孟子不。子游。皆有一體。不能俱全。夫聖不居。此言孔子。是何言。此孟子不。冉牛。皆有一體。不能俱全。夫聖不居。此言孔子。是何言。此孟子不。

冉牛。聞子。具體而微。猶未廣辟。敢問所安。此言孟子。姑舍是。此言孟子。子孔。學則有聖。可下文觀。

<p>非君不仕 非民不德 治則進 亂則退 此見 得百里地 皆能 德之盛 乃根本 之大者</p>	<p>伯夷 三聖同異 伊尹 何使非君 何使非民 治亦進 亂亦進 此見 行不義 心之正 乃節目 之大者</p>	<p>孔子 可仕則仕 可止則止 可久則久 可速則速 此見 行不義 心之正 乃節目 之大者</p>	<p>子貢所言 見禮知政 聞樂知德 未若夫子 此以百七 則學 於聖學 而自任 之重者 如此</p>	<p>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八</p>	<p>○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 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無是心而借其事 以謂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春 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p>
---	--	--	---	----------------------------------	--

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  
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  
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  
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  
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  
位能者在職國家  
問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  
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  
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  
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  
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



詩幽風鴟鵂之篇周公之所作也金氏曰幽周之舊邑公劉所治

七月篇幽之舊詩周公陳其詩以為陳詩之詩用其篇以為迎寒暑勞農之樂而凡周公所作之詩與為周公而作者編詩者皆係追及也微取

之幽蓋幽岐之地乃周公之采邑云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網繆繆綿補葺也屬戶巢之

適氣出入處也金氏曰巢之通氣出入處今鴟巢逐年隨太歲所向即所謂戶也

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

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金氏曰鴟鵂之篇周公指武庚也言既誘脅又將毀王室也故周公托為鳥言以詆鴟鵂言已創造之艱難周密也

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避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金氏曰古書皆自傳授故字文

或不一然古人方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言多以四聲通讀

貴德而尊土此乃強明其政刑大國必畏矣

仁則榮此理好榮情此

否則辱此常惡辱同

辱辱居不仁此非去榮樂怠敖自求禍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此禍自求禍

此禍自求禍

此禍自求禍

此禍自求禍

此禍自求禍

此禍自求禍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金氏曰井田之

制一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而助耕公田春秋

初稅畝則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田是為十取其二

以孟子之言觀之則是時諸國皆然不獨魯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

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

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許氏曰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

子諸侯之國都皆盡如井而以後一區為市聽民

交易市廛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

貨物之稅也廛無大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禮所

謂上地夫一里田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

不毛者有里布宅即五畝之宅布泉也注泉即錢

也宅而下樹桑麻者罰之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

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

者出士從車輦給繇役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

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是

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後出百畝之稅也

集註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

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詳孟子謂天下之

民願為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

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外多出田布耳與上文

市廛之賦不相闕蓋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

者曰征之孟子固以為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大

繁重乎集註上廛字既釋為市宅於下廛字乃曰

市宅之民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

而為一愚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

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

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廣興存亡惟天所命

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

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

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金氏

曰不忍人三字註無明解但自天地生物之心說來則

不忍人之心乃人稟天地生生之心以為心所以

無傷害人之心此一說也下文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休惕惻隱之心自忍耐不住故爾是所謂不忍

人之心者乃忍不住痛傷人之意此又一說也不

忍見孺子之入井即不忍見人之顛連無告皆是

此又一說文意

為順在人機認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金氏曰因上文怵惕惻隱是動則惻隱作傷痛之深切若以下文三端例之則羞是恥已之不善惡是憎人之不善辭是解使去已讓是推以與人是知其善非知其惡皆是兩性則惻隱是傷痛一面但稍有淺深耳按仁貫四端皆從動處發惻隱之心兼怵惕而言則怵惕爲驚動但舉惻隱而言則爲動隱爲痛惻是然而動隱是隱然而痛則專言仁之端也隱則者痛於中而發於外則專言之仁之端也隱則

事相連而見許氏曰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三者對舉是偏言然只就惻隱上看則惻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自有專言意  
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金氏曰心統性情張子語心者身之神明天所賦之理具於其中爲性自性而發於

外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

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

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而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三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因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

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

不能自己者矣金氏曰王文憲曰日新又新將有

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

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許氏曰擴而充之是日

推廣而充滿之積之久而大充廣之方達其勢自有

之大兩充字是兩意上充字每端○此章所論人

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

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

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

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

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

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

生者四行皆生於土試反諸身腎屬木心

四藏皆食於脾脾屬土無以生四德非

信無以成土即天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

信即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為虛言矣集註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三

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金

乃火王之後生土故又為最王遂為中央土位北

陰陽家者之說然土氣無不在四時之內王文憲

曰此章計信貫四端後章經仁貫四端許氏曰此

章凡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

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循道性善而稱堯舜以

實之也三節言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

節言言義智各有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

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四

節保四海與上治

天下運掌上下相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

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技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

金氏曰周禮函人爲甲本注音舍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

矢入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

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

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

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

金氏曰論語集註作擇里此作

擇所以自處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古語亦然彼以

擇里言冒上文也此以擇自處言引下文也然此

說可兼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

性

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

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

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

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

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

常在其中而不可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

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

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法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

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

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

四書正學淵源孟子卷之八

三

而忌賢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子路人告

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子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

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

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

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

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

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

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許氏曰舜固未嘗有

成人之善爲已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堯

之即取人爲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

天下固皆知之入見已之所爲若是而舜亦若是

是我爲善者善矣安得不勸○此章言聖賢樂善之

爲善乎故曰與人爲善也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

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

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

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

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

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號惠也不隱賢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卑

在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

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

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金氏

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

無乃廣乎君子有三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

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

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

我爲我彼雖裸程安能汙我援而止之而止者言

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

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

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史記作幹俗省文

爾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孤虛唐

書言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舊說孤虛亡也虛空

亡對宮也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

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

子旬則戌亥為孤辰巳為虛餘五甲倣此今按空

亡為虛其對宮為孤蓋本宮空即虛對宮所對

空則孤矣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入卦冬至坎王震

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據言以之屬二字其

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

四書正學淵源

驚方位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

時占斗柄大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

支范義以占歲占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

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

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

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韋甲也

金氏曰皮去毛為韋韋之為甲又謂之韋

水牛也合三粟穀也金氏曰呂氏書說有穀曰粟

皮為合甲粟穀也無穀曰米按粟即所謂穀也

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

緩急兼備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之

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限界也金氏曰封疆古者無國封土為

界爾雅水注川國能鄰曰谷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

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

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

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

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

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

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

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

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

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辭也金氏曰曲禮辭之疾言曰某有

負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也古人辭疾之常語仲子機辭以對又使人要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聖

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

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

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云爾門下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

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  
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  
然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

在外不俟車金氏曰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今

論語在官不俟屨王無諸見曲禮君命召不俟屨見

官謂朝廷治事處今集註諸本多作宮字言孟子

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聖

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

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

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

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金氏曰嫌上聲一字二

快爲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固引

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

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



有此三者曾子之說以爲言之也今齊王但有

爵耳安得以此爲爵乎金氏曰：韓世長民謂上足以輔相世代下

足以君長人民韓氏曰：彼當吾仁彼當吾義仁者

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爲善者事慶事

宜進退有制故不妄使之爵當只在彼爵何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

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

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

尊大也爲是故耳金氏曰：耳者作解事則不敢

人雖相與以有爲也

後之於伊尹學焉而後用其術者王桓公之

後賢神學焉而後臣之故不爲也

免後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雖醜德齊其能相尚無善好臣其爵祿而不

好臣其所受敬

醜類也尚遇也金氏曰：韓文公引此語作

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敬謂已之所從學者

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

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

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

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

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

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銖而受於薛餽五十銖而受前日之不受是

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

百百銖也許氏曰：禮記及趙岐皆曰銖二十兩

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銖則二十兩者爲有義按儀

禮喪服篇朝一銖益亂氏註二十兩曰銖是依算

法言之甚明趙氏注爲等字章及此章皆云二十

兩則於前章引鄭注却云二十四兩而謂趙註爲

誤失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聖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

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

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

金氏曰平陸今平原郡

大夫邑宰也戟有枝

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太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聖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金氏曰朱子謂古者皆為都處

便有有廟如岐有大王之廟豐有文王之廟曲沃有桓叔以至武公之廟按如此則以都名也當不

多故朱子又曰都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鄙按如此則都是大邑此說為是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

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蠻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

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蜺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蜺龍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吳

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

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

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

行王驪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

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

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不與驪言

齊卿之位此以位言似反之此疑既此謂可不必不爲小矣可尊而與言未嘗謂其治之言以見孟子齊滕之路此以地言似舉言不足予何之待小人不爲近矣當親而有言何也與言言哉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廟充虞請曰前日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五

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

請也木若以美然

金氏曰使虞敦匠事王充虞作句以註曰董治作棺之事者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廐齊南邑充虞孟子

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

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

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達於庶人句連

文下

度厚薄尺寸也

金氏曰古者謂夏商以上未有厚薄之等蓋民淳朴盛但亦以厚爲

尚 中古周公制禮時也金氏曰中古棺七寸恐亦

以七寸為度古又一是今折又八寸是七寸者  
今五寸六分也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  
之椁則因時之宜 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  
使人皆可為爾

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

為有財也金氏曰得之謂禮制所得為也夫禮制

少之數立封之度此或曰為當作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奎

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使乎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使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

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

物而薄於吾親也

喪葬古禮 盡於人心 不可 不得不可為悅 不可 過為得之何可

非為親美 不為 無財不可為悅 不可 有財不為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  
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失士也亦無王命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

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

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奎

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

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

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

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

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金氏

曰語見燕世家史記蓋為戰國楊氏曰燕固可

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

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聖

監其國

金氏曰武王勝商止監其國此補本文之未可知然孟子書論及古事者多不辨其事之意則無但即此以明聖賢之心與其處事之宜爾然謂之殺紂而立其子則亦未審蓋武王入殷而紂已自焚死故武王封其子示不絕也殺父立子於事

情不然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

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

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

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

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

周公詎忍逆揆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

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

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

一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聖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

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

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

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

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

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

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

賈卽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

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  
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過若  
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  
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金氏曰孟子致為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賈解懸之峻似為此後去齊之辭綱目大事記齊伐燕孟子去齊齊宣王薨並在位上元年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肯得侍同朝甚喜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聖

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金氏曰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民下

此處孟子言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齊王之萬意以為孟子止可為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為政萬

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金氏曰四升為一斗四豆為一升

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

正猶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

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

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

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

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義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

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

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

金氏曰季孫即魯季孫氏叔疑不知何人當在春秋後述世有立孟子廟者以門人從享而子叔疑

可謂謬誤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

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

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

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

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  
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許氏曰

謂用私意而藉爲龍斷是商市中地高處就立  
而左右顧望衆人所聚多處而以物趨彼欲售之  
其利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

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至

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

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

受許氏曰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三十

七年改爲後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  
有見襄王語蓋當年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

四年也在魏前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  
齊孟子即去齊是年宣  
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孟子此道不

致爲行故去  
臣歸之本心  
養以萬鍾

此孟子使已爲政不用則亦此不得於此又  
不苟去已矣又使子爲卿則亦不得於此小人  
之仁心如使子欲富辭十畝此不得於此則  
此齊王而受萬是子欲富乎不求於彼之君  
欲利誘必求龍斷而登之此既得於此又  
之私心左右望而罔市利求於彼之賤夫

○孟子去齊宿於書

畫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思常使人候伺道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至

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金氏曰魯繆公  
史並作穆魯元

公之子名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立爲諸侯柳  
尊事孔假以公儀休爲相以泄柳申詳爲臣泄柳

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金氏曰泄柳後篇作子柳  
言子柳事未知是否雜記篇作世柳世柳古語四  
聲之說也註云魯穆公時賢人申詳名見檀弓

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

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

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

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乎

此客舊穆公無人乎子思

此君恐臣

孟子去齊有為君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不察其意

子為長者慮見君

此可

為王留行對愛賢泄柳申詳無人乎穆

此臣恐君

而不及于思愛賢

之意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不察其意

之心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

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

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

因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五

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

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遇王庶幾改之王如

改諸則必反于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是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

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

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

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謂為大言

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

因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六

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悻

悻之餘意李氏曰金氏曰李氏昭武人名和字光

炳舉進士官至福建帥機於此見君子愛則違之

之情而荷責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

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

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金氏曰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

稱之君子指孔子此章

前段憂世後段樂天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空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

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微箕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

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

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

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

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

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空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

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

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金氏曰）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里（金氏曰）滕縣有古滕城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於齊而歸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按孟子致為臣於齊歸而即如宋與宋勾踐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適宋三百五十餘里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對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金氏曰）性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空

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為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為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憚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

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早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空

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金氏曰）初註二句開祖問以為上句周公之言公明儀舉之而曰周公豈欺我哉朱子因之遂改集註周公於文王為親父子親承文王而學之文王雖大聖而事皆可學而為之不必別師古聖則此言客或有之若如初說則文王聖人事我皆可學周公聖人言我皆可信信受奉行非我欺也亦通又曰自公明宣學於曾子而公明儀皆見稱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教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

惡而為善也金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為學即見之行事務文公是有國之人故

孟子即令其就為國上致力又曰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皆可為聖賢學者固當以聖賢自勉然非

可以安生而進也亦須有刻苦之實功去切身之實病方可與讓聖賢之道爾又曰不能自克四字

切衆常人之病人性本善可以為聖賢其不能為者蓋苟且以卑近為安不能自克至若不能為

之人亦豈能昧其本心之善亦以一向放縱不能自克以至此爾又曰以世子之天性非不能為善

以滕國之地位亦自可以為善但人之患在於不立志故舉三子之言於前人之患在於不去病故

又舉商書之說於後人能立廣大之志以充吾本善之量又必能致刻苦之工以去吾本善之病則

所謂堯舜人皆可○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

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塋之以禮祭之以禮可

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共之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窮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

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以三年也齊衣下緇也不緇曰斬衰緇之曰齊衰

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窮

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

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金氏曰宗法諸侯之

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不敢以君爲宗而

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蓋使諸庶

弟以一適弟爲宗天子亦然武王爲天子則諸弟

不敢以武王爲宗而以周公爲宗故凡文王之子

有國者皆蔡卿霍卿衛卿毛卿即雍然謂二國不行

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

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

四書正學淵源孟子卷之八 奎

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

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

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然友復之劬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弔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

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

也歐飲也深墨甚黑色也金氏曰禮居喪垢面磨

墨而勝矣太子死乎蓋憂戚則色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

墨而居喪不肉食是以深墨也卽就也尙加也

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

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羣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四書正學淵源孟子卷之八 奎

諸侯五月而羣未羣居倚廬於中門之外金氏曰

倚廬而苦蓋以爲廬也天子居喪不言故未有命

堂側則加梁楯謂之梁闇

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謂謂世子之

知禮也○廬氏曰孟子之時喪禮已廢然三年之

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

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

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

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

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

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實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金氏曰六

事記在周赧王之三年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陶亟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究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陶紱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貢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金氏曰下徹字讀作徹經書凡以本

字解本字者上字是古書下字是當時俗語然又有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辛

集而解謂借民力以終就則借字又本音子亦反入聲以從人從昔諸聲也今俗讀作去聲誤爾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總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

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

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

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

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

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微通也均也藉借也金氏

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為計而古所謂畝者又與今尖斜折方不

同古者六尺為步百為畝所謂畝者謂一畝長百步古人重黍稷穀其所謂畝即今種豆麥者

作田畝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畛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足平田但止以田

為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上大夫無不躬稼猶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畝

周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主

此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畝此周一井則十二

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畝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之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

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畝

其廬舍則耕田之外又其極若千畝三代可以例推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

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

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

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

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金氏曰不知其世數但曰古賢人云

傳於世也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

也金氏曰盼從目從分者氣出視蓋目有恨氣也俗誤作普覽反者非蓋盼字不從分而從分謂

目墨白分明也說文亦作辨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

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雅

幼子也金氏曰貢法之弊亦要之末造聖人視時

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上下而取諸民必不至此龍子之言乃當

夫世祿勝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

周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主

政之本也今世祿勝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

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

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

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

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

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  
曰鄉射禮行於鄉序蓋以射名其學為序射者升  
序之堂立於堂之序謂當禮也向外而射序射  
為聲故曰序者射也古者射以習容正志直體觀  
德故教法以射為先於族也語說教以人倫之道  
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其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求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禘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  
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望賢至

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為井地可謂能行王政矣孟子不許之以主而以  
王者師許之蓋齊梁之君皆萬乘之國行王道而  
王也易勝文公五十里之國則難行王道而其王  
也難但示王道之行為王者之法可耳此聖賢至  
公之心亦審時勢之論也自此後又二十六年周  
赧王之二十八年而榮宋滅滕齊魏楚又滅宋矣  
文公之賢可以為王者師賴孟子書而傳爾又滕  
文公之時所憂者在齊楚則榮宋滅滕非文公之  
也世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  
以新予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

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

未踰年之稱也

金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節字亦

至公劉避桀遷邠至古公又遷岐至文王而三分

天下有其二故曰其命維新孟子雖引文王之詩

而止曰亦以新予之國以勝之禍小僅可自新其

國而已又井田乃周室舊制而此云新予之國蓋

井法積弊已非一日至此始復其舊乃所以新之

也詩氏曰勝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義其民有

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

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斯也一節養之事也設為

庠序至小民親於下一節教之事也有王者起至

新予之國一節總言教養之事也答文公者止此

下答平戰却只是言分田

蓋平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

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

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至為井地  
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  
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

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  
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  
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  
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勝壤地穠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勝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

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

也金氏曰上文今勝絕長繩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圭

分君子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  
餘夫似爲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  
一里者百則是百井必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爲方  
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百五十夫矣方二百里者  
爲方一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夫矣亦自不  
患於不給也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國若能修復  
井田不爲閭閻宮室汚池以廢地能行仁政以聚  
民則田野不至於不治也人衆地大不患於不可  
以行王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

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

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

使什而自賦其一恭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

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  
什一矣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

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

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

圭

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

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

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

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取法也公田以爲  
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  
君子野人之分也金氏曰先公後私即詩云雨公  
及私之意春秋傳曰公田不善  
則非民私田不善則非吏也民惟貴先公  
而吏則當恤民之私也反是則公議非之不言君  
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  
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六

主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  
王之意也金氏曰潤澤就中活法制宜使行之便  
游順便不使有難進難行之患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

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

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書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有治皆苟而

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

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

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耳乃言曰縱

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

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

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

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

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樂當禮法廢壞之後制

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

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

命世亞聖之才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六

主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

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

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氏曰太史公六家  
張異無農家至班固

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註未及改又

按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託之神

農劉向去疑李惺商君所說班固曰農家者流蓋

出於農稷之官摛百穀勤耕耨以足衣食及郁者  
爲之以爲無所事事至欲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  
使君臣並耕惟上下之序  
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庶民所居也

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拯之欲其塵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金氏曰：黃帝使大撓作甲子始建日推歲，故陰陽家者說時曰：吉凶多推黃帝醫家亦推本黃帝岐伯故爲問答之辭，傳述古語藉以附會。然北之諸家號爲精。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招所以起土來其柄也。

四書正學辨疑

辛卷之八

先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入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治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似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四書正學辨疑

辛卷之八

今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冶爲飯者，治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

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  
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  
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餓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  
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  
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  
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全

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  
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  
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

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金氏曰五穀稻黍稷麥菽此用周禮九穀之數而五之也舊說黍稷稻粱秫夫四穀皆有其安得獨出一條然古人重黍次亦重粱梁金粟也其種亦多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

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金氏曰益即伯翳也青冀間以入為去則曰翳秦隴間以去為入則曰益史記引翳孟子作益而秦紀又出伯翳者

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金曰胡  
蘓曰簡曰滌曰鈞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

二水名金氏曰濟字當作洧出王屋山麓下伏流地中至孟州潁縣湧出二源是謂洧源入

河復南出為滎澤自為一源以東北入潁至王莽  
未不復南出而諸儒攷之謂伏流地中隱見不常  
今清河行其故道潁史記禹鑿二渠以殺河流一  
謂洧一謂潁也古河北行至今開歸府潁受河流  
入海西漢河徙併行潁川夾排皆去其壅塞也汝  
其後又徙而潁亦洧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全

漢淮泗亦皆水名也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  
漢中利路之間西縣嶧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  
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  
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將  
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  
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金氏曰當  
是疏九河濬濟排淮江兩注之海  
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此謂四水皆入  
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  
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  
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

教化薛氏曰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多先命舜禹平水土次命后稷教稼穡

然後使災為司後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從次序必如是

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

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

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金

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序有典勅我五

典五致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

因以為堯號也金氏曰放上聲則作傲謂傲是道而為功非有所作為也亦有作去

聲者則訓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至訓大

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

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

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

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

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

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

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金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金氏曰論語集註曰則猶準也惟天為大而堯之功德與之相準據此註見堯法天

之大當以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

高大之貌不與猶曰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

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

死而倍遂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彈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

西書正學淵源

卷之八

金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桓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金氏曰暴說文從日暴從出從收從米聃也然說文作滿報反蓋古字四聲通方音而讀或去或入今以去聲者爲暴烈以

入聲者爲暴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子道德明

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金氏曰江漢以

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潔火陽暴之乾皜皜潔

白人不可加尙已又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

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尙已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

美曾子之辭也詩氏曰以爲孟子贊美曾子則曰

漢之濯秋陽之暴而孔

子皜皜者終不可尙已

今也南蠻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

之亦異於曾子矣

駭博勞也金氏曰博勞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

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

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

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倍公之頌而孟子以

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勿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麤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孟子卷之八

全

相近者相遠也實相遠者相邇也  
正欲精粗異價不以大小同價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倍一倍也從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許氏曰許行謂不論屨材精粗但大小同賈是實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賈則賈者必不肯為大者是比說將大小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此精粗兩字意不同

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

物以相欺耳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

耳一節闕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一節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一節陳相之遺辭故又闕其市賈不貳之說

許行之言而失其義理者市賈不貳此為神農君臣並耕此陳相道許行之言欲陰壞君南蠻貊舌行之學無是師

為未耜此避先王禹平水土此見堯舜憂民

神農以教民孟子之道而欲種稼穡猶之大者非惟不行仁政者莫為司徒此孟子問許行

陳相之言而自勞心者治人之事此孟子問許行

孟子之言而自勞力治於人之事此孟子問許行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于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

子稱疾疑亦托辭以視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

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

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前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

趙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子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焉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允

本故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隣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

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額有泚脫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卒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噉糞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脫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若至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

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

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

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

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吾固願見此其心之墨之此墨儒者之道此夷子本心以一本可仁不誠而托辭治喪學之今吾倘病以觀其意者以薄所貴若保赤子儒而入於墓不言於一本

昭世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全

墨者與之此蓋來學孟子仁人此乃孟子申憮然為閒此見夷子自求見孟子而下已者掩其有通明一本之說曰命之矣覺二本之非

今則可見此見其心之夷子此學愛無差等此夷子所學以二愛無差已誠欲盡其葬其舉而之故故欲推親始可我且直之以正其失者親厚與貴施由始親墨而附於儒不言見二本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

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

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

以皮冠金氏曰周禮析羽曰旌古者無紙札文字招大夫以旌之繁但以前所持之物為信漢初尚稱禮

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悔停棄

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

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金氏曰古者田獵所

昭世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全

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見皮冠則失符驗之實從大夫之旌則為犯分軍中有令而不至則不恭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之也虞人豈不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既自守法亦以正君故夫子以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取之此事孟子書亦兩出又見左氏傳及家語然二書記孔子取之之言則曰守道不如守官然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為正大抵聖人之言非夫虞人之招智足以知聖人解有傳之不差者

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

而自往見之邪金氏曰朱子曰答陳代曰不待招而往何哉此以宜可為而答景

丑及答萬章曰天子不召師此以上告之以不可

往見之意



臣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

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金氏曰利之一字門不可啟漸不可長一以利而枉小其弊必至於以利而枉大孟子此語亦是技

源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

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奎

盟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

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

金氏曰王良善御馬

者趙簡子之御也左傳作郵良一名無恤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

善御故自謂王良嬖奚簡子伴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

再乘也盟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

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

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

遇而後中也

金氏曰古之善御者御驅逆之中則挾轡使射者中禽之左脅以達右遇

是為上殺以供祭祀所謂逐禽左也嬖奚小人但欲苟中不以禽左為上殺故用逐左之範而不中

詭隨而遇禽則中此小人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心術不正苟且求中者也

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

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差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于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

者也

奎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金氏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斷在此句上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

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

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

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

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郵其去就而可以行道

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金氏曰公孫衍即犀首也魏

魏之交而相親也義渠以伐秦佩五國相印為約

長代張儀相魏魏死又入秦秦王愛行且相之為

其茂所因後魏死張儀魏人相秦伐魏魏先辱秦而

復子之以因魏魏事秦又出相魏令魏先辱秦而

諸侯效之魏不聽陰使秦伐魏魏乃倍從約而謂

或於秦反復相秦秦欲伐齊又使儀說楚絕齊欲

商於六百里楚絕齊而秦又因新衛以求解於楚鄭

儀又說楚秦去而遂之韓說之事秦歸報封武

信其使東說齊又說魏北之燕使事秦所謂衡人

也及秦武王立不說儀諸侯皆破衡而儀又說武

王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割皆問於儀儀

儀儀之所任必與師伐之於是之策而齊東伐魏

使秦以其間伐魏後又陰使大解齊之兵而卒相

死魏以四書正學淵源孟子卷之八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

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

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

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

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

丈夫之事也金氏曰儀衍押闔生事而孟子獨謂

其主之權而導之從衡凡不能以

道義正其君者皆妾婦之道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金氏曰惟是心無

廣即仁也無邪則所立正即禮也故所行自無私

邪曲曲所以為大道即義也然亦惟集義而後力

到此地此三句是大丈夫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

夫之德此三句乃其效也

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濫蕩其心也移

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金氏曰何叔京名

見愛程氏學於東平馬公仲而叔京又從朱子曰

學官至潭州善化令未上而卒朱子銘其墓曰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

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

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八

老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

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

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

夫人副褊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

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以特

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金氏曰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藉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子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黍稷也穀以

復為長在者曰盛又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栗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祀君親割夫人親春之詩氏曰蠶字有義詳仁山先生諸者借也下見前篇通義中又曰諸侯上公襄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也又曰紘以組為之屈之而使世婦蠶於公桑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

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褊受之

詩氏曰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褊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袞三者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記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

詩氏曰用此以為祭服謂染終成此色而繡裳或畫於衣者亦

如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八

矣

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

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得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四書正義

孟子卷之八

先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金氏曰梓人爲器用者木工記謂小木匠人爲宮室國邑考工記建國營國乃清通之類今俗所謂大木者周人尙輿夫器而工聚爲者車爲多察車自輪始輪人爲輪專治國曲輿人專治有方而總衆工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

四書正義

孟子卷之八

百

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墮墻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墮墻壁之飾也毀瓦墮墻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許氏曰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爲泰爲泰而子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謂非以傳食爲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爾蓋謂有職業而食則可

也復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子為仁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觀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卒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耨饋食葛伯率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五

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

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

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褒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絡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五

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

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饒同金氏曰

諸聲從亡形從非聲今俗加竹玄黃幣也金氏曰古者上衣下裳

以玄黃結纁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

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

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

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齊人

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

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

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彊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彊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宣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金氏曰按宋有崔生獻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笥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周赧王二十九年齊王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宋王偃奔魏死于溫按大事記則敗齊楚魏之兵在滅滕之前按通鑑則敗齊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蓋事之前後已難詳矣大事記則皆附於稱王之年而通鑑則無附於齊滅宋之年又伐薛之事其時尹氏曰齊雖不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懷其德伐之不早也尙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

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于木魏文侯時人

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給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賦其僕

日段干木布衣耳而君賦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千木不遇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約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貴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軌乎秦欲攻魏司馬鈺曰段干木泄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不可加兵秦君乃止

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二人而二人不肯

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五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

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

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

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大之門也矚

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

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

也

曾子曰齊肩詔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責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齊肩詔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

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

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

慚而面赤之貌由于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

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五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

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耻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

金氏曰載不勝載盈之宋臣疑

各計昔宋王偃欲霸天下之時然以爲氏二人問

之則王偃實不能行王政而羣邪與處遷善不力

可見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

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隣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

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一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

相尋理之常也金氏曰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處得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夏

也氣化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

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

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言堯舜者皆曰

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蓋帝堯治

天下泰和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

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

洪水之機流亦是一亂矣惟帝堯著於制亂故水

之為災也舉而輔治舜舉禹疏濬契而天下平

所以處亂而不害其為治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下者為巢上者為窟堯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

也金氏曰洚水書作降水當以洚而音洪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

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曹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

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沮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

金氏曰亡父桐陽散翁曰洪水滔天多是潦降水生之時而禹

之疏鑿則在泉綿水落之候集註掘去壅塞此為

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兗州手土當河轉之衝

故禹鑿為深源水疏為九河亦為手土當河轉之衝

而使之歸海震澤三江亦為手土當河轉之衝

亦有之其餘亦多是蕙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

開鑿岸岸壅塞爾

夏

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

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

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

行又作園囿汙池汴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

金氏曰太康者禹之孫盪遊無度為羿所距保遷南夏孔甲桀七

世祖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履癸即桀也商武乙者武丁之孫遊官室民居也汴草木之所生也



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金氏曰伐奄乃周公

武庚作亂周公相成王東征三飛廉紂幸臣也金氏曰

年伐淮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金氏曰飛廉紂幸臣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夏

康生惡來惡來多力而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

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造石

梓於北方還無所報爲蜚廉太山而報得石棺死

遂葬龜太山金氏曰按周書載黎在誅紂前逸周書誅紂

實愚按此當以孟子爲正五十國皆紂黨虐民

者也金氏曰按周書載黎在誅紂前逸周書誅紂

方侯來伐難集于陳百弁伐衛陳本伐磨百章伐

皆告厥俘又周公成王踐奄之時發武庚伐淮

夷徐戎餘三十餘年國史傳不載大抵皆紂同惡

之國也又曰按史記紂益收狗馬奇物廣沙丘苑

臺多取野獸蜚鳴其中故武王周公驅而遠之

又韓子曰昔先王列山澤網絕獨刀以除蟲蛇惡

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則不獨是紂所

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快壤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金氏曰按古文尚書有皆作又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金氏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謚文定建安

君子以得程子之旨後以春秋仲尼作春秋以寓

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夏

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

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金氏曰春秋起隱

止哀公十四年庚申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

肆則成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

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金氏曰魯舊自存春秋

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弑逆之變亦多

不覺爲人君者不知此義陷於弑逆之變亦多

而不知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修之使是非褒貶

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金氏曰楊朱老子弟子居其書不傳而列子莊子傳其語蓋楊朱親傳老子之學至於列子又再傳莊子又三傳其時老子之言簡質戰國好文故其言未播列子之書未行莊子之書未著故當時惟楊朱之言盈天下孟子闢楊即闢老莊也又曰楊氏爲我楊子取爲我蓋其初聞老子雖雖肝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章

之戒而一切收斂又慕伯成子高之爲人不以一毫利物必其愛身獨善而不肯役於世若人人如此則人君將誰與治天下乎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金氏曰墨翟史記云宋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素隱曰按別錄亡墨子書有文子問於墨子文子之弟之弟如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者也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又曰墨氏兼愛其書曰若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莫若法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人法之既以天爲法天何欲何惡者天以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以知之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按此即所謂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其口相傳授皆以爲愛無差等又荀子亦譏其大儉約而無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吳惡君臣也夫聖人豈不欲舉天下之人兼

而愛之顧有所不給也故必急於親賢其立爲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者蓋廣而充之所以愛天下也今夫視天下之人猶吾父母親戚奚不可也而於吾父母親戚亦無異於天下之人則不可之大者此所以欲厚待天下之人而不免反薄其親所以卒至於無父也况其爲法生不歆死無服則所以儉其親者從可知矣儉於其親而尚何及人哉此孟子論二氏之害其極至於無父無君而不免陷於禽獸也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

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

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

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金氏曰集註而大亂將起一句方見文意孟子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章

雖充類至義之盡然不考其實則疑於過蓋其時異端邪說並行仁義不著所以爲戰國之亂卒至於亡秦而極生民之類墜滅幾盡甚於率獸食人之禍孟子之言豈不信哉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

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

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金氏曰二子

必因孟子開之而書遂廢然列莊之書多其意也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二篇今存者十三篇然多散

淺或出附會莊子載其非樂佛道二篇之畧今書  
無之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  
如也則二書之功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  
存孟子之功也  
日楊氏出於老子申韓亦出於老子太史公曰申  
子早卑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嚴少恩皆原  
於道德之意孟子闢楊氏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之爲我是斥少恩之原衍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日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  
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君之教而  
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元魏以立  
廟竭天下之財而亡梁以奉佛捨身而亡隋以道  
場唐以迎佛復寺五季奉佛僧皆無補於亡而  
唐以混茫無生之說亡其國生民之禍可謂日積  
爲君臣者或溺於佛而不自知且以取亡爲未盡  
佛之道或置亂亡於外而終以佛爲依歸胡不即  
往事觀之以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  
爲深戒耶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重刊

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  
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  
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  
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  
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  
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  
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  
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  
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八

重刊

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  
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  
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  
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  
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  
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萬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  
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

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

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奸辯之間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天下	此言氣當衰之時	此使禹治之	此禹抑洪水
之生	化盛衰水逆行民	亂然後大得治	而天下平
久矣	人事得無所定	也平土而居	此周公兼夷
夫及覆堯舜既沒	又周公相武	又周公兼夷	又周公兼夷

一治	相尊理暴君代作	一治	誅伐驅戮
一亂	之常也及紂大亂也	一亂	治而百姓寧

孟子卷之八

一百五

世衰道微邪此乃周孔子懼作此言孔子作孔子成春秋  
說暴行又作室東迂春秋春秋春秋以討亂而亂臣賊子  
臣弑君有之之後又天子事也法垂於萬世懼者是也  
子弑父有之一亂也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此乃楊吾爲此懼此孟子雖不我亦欲正人  
放恣處士橫議墨皆道閑先聖之得時然楊墨心息邪說距  
楊墨之道不息之時亦放淫辭邪之君臣父子以承三聖者  
孔子之道不著一亂也說不得作墨亦一治也卽此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

金氏曰此章詳見後篇陳仲子下文齊之世家蓋陳氏自

成子得政於齊田和達行齊國則陳氏在戰國時乃齊之公族世家也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螭螭螭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蠅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

聖卷之八

翼

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蠋土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  
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

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

金氏曰莊子盜蹠篇

曰盜蹠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按莊子所說雖詳而以爲柳下惠之弟又與孔子同時其說遂不可據註亦自疑之又引漢書云秦之大盜當是秦國人之爲盜者爾然盜蹠篇後

人所信 夫言蜎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

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蜎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纊也繼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債其兄生鵠者已頻顧曰惡用是覩覩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鵠也與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八

夏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覩覩賊聲也頻顧而言以

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蜎而後充

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

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

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

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

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蜎然乃爲能滿其

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

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

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

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謂齊之匡章者許之也雖然以下世之也伯

夷盜跖之黨固反問也此非君子之心則仲子之

廉當如是尔匡章對以織屨妻弟易之此則合君

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爲無害而以母兄之室與

食爲不義何哉縱母兄之得此物爲不義而我受

之母兄則爲義矣况既得此物爲不義而後受

未爲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層

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層上看是不能充其

廉之類矣凡此皆是反說而愛親敬兄及君臣之

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反說而明通其所暗則仲子之

罪大匡章之惑解矣又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

廉有分辨不荷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

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此

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八 終

孟子 朱子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金氏曰離婁莊子云離朱之目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秋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按婁朱公輸

古聲雙疊如郝謂之朱婁故離朱謂之離婁

子名班魯之巧人也金氏曰公輸子魯巧人公規

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

樂師知音者也金氏曰師曠晉平六律截竹爲笛

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

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

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

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

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

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

宗廟以麋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

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

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

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

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

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

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

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正重

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金氏曰規矩準繩與物鈞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生平蓋衡運生規所以爲圓四折其圓則取方而生矩矩所以爲方也方則直而生繩繩所以爲直也覆被懸繩以爲準準從衡平爲準所以取平也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明者亦須法度以比下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立法雖盡智慮亦須法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句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首章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克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蹙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澤猶沓沓也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

者尊君之太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

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首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五

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

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

言爲治者富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

又當各任其責也金氏曰此章以仁心法度對言

政者法也仁心仁聞者心也先王之道者法也善

矩也政先王之法也目力耳心思者心也規

矩準繩不怨人之政者法也仁者宜在高位以下則

兼言君臣矣自詩曰以下則又專言臣也泄澤者

臣無仁心也無禮義非先王之道者臣無法度也

恭者尊君之意期望遠大不欺謂凡主此尊君也

敬者謹密之意陳善閉邪每事不苟此敬君也王

文憲曰責難是先立一箇大志下

今有仁心民不被澤此不行先

詩云不怨率由舊章此能遵先

難妻之明

公輸之巧

師曠之聰

堯舜之道

長

不偏

在

四書正學淵源

詩

孟子曰

至極也

猶聖人

欲爲君

矣不以

之所以

法堯舜

此孟子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免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金氏曰謚法殺我無辜曰厲

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

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六

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

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規矩方

規矩

聖人

聖人

盡君道

此謂法

甚則身

此言不

法堯舜

目之至

方員

倫之至

入之

賊其君

此不法

不其身

而不仁

之禍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

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六

答反其敬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

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洽不答是也反求

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

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亦承上章而言

愛人不親此見反其仁此謂其身正此謂此亦承  
治人不治行有反其相反求而天下自求上章而  
禮人不答不得反其敬諸已歸之多福言之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  
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  
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  
本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附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九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  
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  
意蓋如此慕同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  
行之貌溢克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  
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  
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  
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  
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

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  
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  
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  
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  
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方能  
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  
也

巨室 此世臣爲政不此推本巨室慕此見服人故沛然此見德  
以力服難不得正身修一國慕之所推服德教溢教所施  
敬信者罪巨室德之致天下慕人之不患乎四海遠不至  
附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十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  
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  
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  
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

魯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婚而畏其強故涕泣而  
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  
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  
之所爲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  
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耻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士

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

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

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

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

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歷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

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

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

文王之事冠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  
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  
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  
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

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  
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

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  
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

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士

爲弟云爾

金氏曰集註引難爲字以證不可  
爲字謂與仁者爲敵難爲衆力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

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耻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

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

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

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金氏曰楚辭集注曰滄浪卽漢水下流見禹貢按禹貢嶓冢嶺漢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均州漢水中有滄浪洲是其證也滄浪之聲乃是荆楚間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歌今嶓冢又自有滄浪水乃屈原答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又各不同夫子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三

言水之清濁則有濯纓濯足貴賤之異此其自取也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相通要其用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

至理此類可見詩氏曰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意然主於人而言者意反淺主於水而言者意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

存則無以辯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則勿施

於人錯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古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

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

此也

故爲淵設魚者獵也爲叢設爵者鷄也爲湯武設民

者桀與紂也

淵深水也獵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鷄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金氏曰  
民畏湯武故歸湯武之仁是桀紂為湯武敗民以來猶魚畏獺故投于深淵鳥畏鷹故投于叢林是獺為淵敗魚以入鵠為叢敗鳥以來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敗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

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金氏曰非禮義也此字重讀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

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謂之自暴以不信  
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謂之自棄以不為  
可與有為之故謂之自棄以不為  
仁安宅見此章  
曠弗居此章  
舍弗由此章  
自絕之此章  
深戒此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

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謂其仁義

不平者乎

道在爾親與長在永諸遠合親人人親其上倡而下應

事在易親之長在求諸難外求親長其長則天下可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七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吾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

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

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

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金氏曰集註中

同集註為明切中庸人皆謂乃子思所聞於曾子

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

潛心焉金氏曰與大學相表裏者格物致知乃明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太

之齊治則順親信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金氏曰伯夷孤竹君長子孤竹國在

遼海為遼西令支縣中國去北海甚遠但以

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文王既政必先鯨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

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  
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  
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  
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  
不察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目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

如蘓秦張儀之類

辟閭閻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民力以來多粟而增其賦此法商鞅實爲之其後遂開阡陌矣按朱文公阡陌辨曰陌之爲言百也遂澗縱而淫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澗間百夫而淫亦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澗橫而畛道亦橫則此而得遂廣二尺溝間尺澗八尺澗二尋則丈有六尺淫容牛馬路容大車淫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本澗占地不得爲田者先王所以正經界正經爭將者澗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刻鵠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棄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也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大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力之有遺田衰法壞或歸授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又必有陰據自私而利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墾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懇開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末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足稅以殺陰

據自私之弊而于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井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圭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也金氏曰史記淳于髡齊人諷說暴易嬰之為人而承授與也受取也金氏曰授取又意觀色為務又入於脂粉

反受權西反古禮男女不親授受金氏曰禮記曰嫂叔不親授又記內則曰

唯喪與祭得相授受其授之則以禮之以遠別也經也

援救之也權稱夫聲尺也與與同也稱物輕重而

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此乃

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乎欲手援天下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圭

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

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

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

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



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

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

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

傷其父也許氏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爲子者必有是言也孟子所以

責爲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金亦不失其爲教

曰正身擇師君子之所以教子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

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

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君子恐其教必以正以此父責其古者所以相夷本謂之不忍思不行繼之以怒子而有傷易子全恩則惡愛子之不忍不教我以正此子責其亦不責善反成教子親教夫子未出於正交而有傷而教失教則離不祥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特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

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

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

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會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

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會元會

子子也會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

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

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

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

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

不忍傷之也許氏曰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及

準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爾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金氏曰人不足與適來子日二語當急讀適與閒不通當連讀般不可作斷句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方是爲

句王文憲曰此是點讀正反之法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子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適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

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

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

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

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子

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

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

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

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王勉曰金氏曰王勉建陽人集註王氏多分父之說故王勉獨著名學問有餘

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

足而不後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毛

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徒但也餽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

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宋

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

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

曰按此實當作文質之實事親從兄者仁義之實而推之仁民利物忠君弟長則皆仁義之文王文憲曰此實是根本精實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非可以對虛對僞而言

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堯

事親 良心真切 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見之明而守之固

仁義之實從兄 天下之理 應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皆原於此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節之密而樂之深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爲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豫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手

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金氏曰李氏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諡文靖師事羅豫章舜之所

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舜

天下人皆曰舜已死矣天不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不待乎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薛之為重  
盡道而終履底  
天化  
見天下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金氏曰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三

河申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負夏衛地史及雜書云舜販於頓丘就時於負夏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因葬焉今道州九疑是也此云鳴條恐古地有二名爾舜有虞之國在今河中府舜井尚在歷山濰州有雷澤中之境而古今又多傳齊州有歷山濰州有雷澤曹州有陶丘此舜舊隱是云東夷之人又會稽上虞世俗亦云舜所居此或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歟按舜為父母所逐負販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爾或云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吠夷金氏曰周自古公遷

號岐周在今鳳翔府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金氏曰

岐山縣東北十里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金氏曰

文王嘗宅程及伐崇遂作邑于豐在今京兆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王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

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金氏曰

禮樂節門開用符節集註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此即所以符其節則藏於中而執之以為表者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金氏曰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三

章言前聖後聖相去雖遠及其行政化於天下凡事莫不止於至善以此量度之無一毫不同者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漆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二水名也金氏曰

今鄭州朱子云此即泥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泥水開子產以乘與濟人處開人務德以為此

水其下皆沙不可施梁柱淺不可徒涉恐難以此乘與濟然此類不必深考覆待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水源流亦長荷襄裳涉漆洧裳涉洧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與濟之爾觀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徒有與梁字皆以木不過秋冬間作木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枉方橋也徒枉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

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

四書正學淵源

五丁卷之九

三

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

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况國

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

足於川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金氏曰）葛氏本出諸縣後徙琅琊其地自有葛氏故自諸而遷者稱為諸葛以別之至諸葛亮字孔明官至丞相封武鄉侯得孟子之意矣（許氏曰）子諡忠武後人獨稱武侯爲政者徒枉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益恐學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爲皆是故明斥其非以曉人也金先生曰先生之道至春秋戰國皆成廢墜讀此章當知先生之制與爲政之體諸葛武侯治國橋道傳舍無不修治此足爲法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繼

四詩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讀

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金氏曰儀禮喪服篇曰齊衰三月爲君者執謂也仕焉而已名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大夫爲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

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此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夫則君使人導之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  
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也

五十二卷之九

三

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竊也。館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盈也。潘與  
嗣曰。金氏曰。潘與嗣字延之。號清逸。豫章人。嘗從  
康溪遊。會于園。亦在事。見謝溪文集。清逸墓  
誌。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  
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  
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  
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若君子

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  
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使人導之出疆  
先之於其所往  
三年收其田里  
此之謂三有禮  
此見恩義之  
至所以爲服

陳不行言  
不聽膏澤  
有故而去  
則君搏執  
之此之謂  
寇讎寇此  
見寇讎之  
甚安得有  
服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卷之九

藥

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  
時而處宜豈爲是哉金氏曰非禮之禮如就位而與時俗之繁文趨時之謬敬異端之儀制進退拜跪之不典皆是非義之義如陳仲子之廉楊氏之取爲我鄉原之善儀衍之大丈夫遊俠之義氣肅政刑軻之詩人以死皆是集註察理不精乃一章之要旨事不察則蔽察不精則爲所以有非禮之禮義隨事順理則無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樂不中才也樂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

陶俟其自化也謂氏曰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賢謂中

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

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

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謂氏曰中以德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毛

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成事也今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逆者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

未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夫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夫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

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

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

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

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朱

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克之則無所不

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

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

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

此言當敬當愛不過人道之常

養生送死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欲必誠必信實乃人道之變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

方也金氏曰深造如進一步進一步一節進一步一節以道如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後篇不成

章不達意資猶藉也金氏曰資如蓄積之資集註訓作藉則如資助之資資給

之資蓋與取字相應惟資藉左右身之兩旁言至之者深厚故取用之者不竭

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

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堯

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

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

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

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許氏曰此章主於行而

則其進為之方也進為字有力當有蓋學者欲其

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會於心所

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

搖既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

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

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以下效驗

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程子

行者為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國外程子

曰學而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

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

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

以得之也金氏曰前伯子後取叔子意足之此章

三句在其中蓋上一句是程子得其意然止就一句而

淺易輕浮之失無凌躐躐探之病有循序漸進之

功故可以自得之則無安排布置之勞無生疏杌

捩之態有存養久熟之功故居之安則有資

寬裕深長之氣有悠遠博厚之積故資之深有資

藉深遠之豫故有取用不竭之功隨其所值無不

得其至善之所在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

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

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

以徑約也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許

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蓋心之公私小異而

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罕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金氏曰集註兼舉二義皆非定說雖凡例以前說為長然如後說則兩實字當作一本一敘蔽賢者以正為邪以善為惡此言之無實者也言無實者不祥故不祥之實禍亦惟蔽賢者當之慈文字中凡說不祥便是凶禍又當之二字亦可見此意與始作偏者其無後乎同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四書正學

孟子卷之九

聖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

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

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

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澮也可立

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

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繼

等千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

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

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

幾希少也

金氏曰幾微希小也者讀幾句猶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些子耳存是存此些子去即失之文勢多以此二字為反結庶衆語非孟子文意後篇平旦之氣文意亦然

四書正學

孟子卷之九

聖

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

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

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

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

而實無以異於禽獸金氏曰不知此并下知此二知字補所以去所以存之故

本下文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

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金氏曰戰兢惕厲此四字補意尤緊亦從幾希字來

只爭些子才不存之即去去即同于禽獸所以戰兢惕厲唯恐失之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詩氏曰此以舜為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于禽獸幾希者爾以其能存故為舜則衆人能存之豈不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可以至于此乎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金氏

人所以異於形生理賦其初庶民不知而去去之禽獸何異明於庶物行不待生知安禽獸者幾希全則不無少異君子知能存存之之能存由仁義行於禽獸大遠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

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金氏曰戰國策

侯于范臺酒酣請魯若皋觴魯若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之

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事見魏一卷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金氏曰恐與子莫執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金氏曰而讀為如詩中用而字結者皆如字意偏其反而謂華偏翻如也室是遠而謂人之遠也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請詩多如此

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金氏曰狎字訓泄與褻字同然作本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益不以在遠而遺朱子邇者人所易狎而不又曰泄兼有狎侮忽略之意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

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  
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  
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金氏曰通上章言舜因歷敘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似一時之言與末卷末章意同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  
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  
非也聖人亦無不盛金氏曰聖人則一其時其事又各有可見處故孟子名因一事而言禹之好惡湯之中公文武之不泄不忘則學聖人者有可用處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金氏曰當時晉楚之史與春秋並立故左氏春秋傳于晉楚之事最詳以其有可參考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金氏曰齊桓之之時晉文之霸在僖公之世而此云春秋皆桓文之事蓋五霸桓公為盛其後諸霸不過襲其迹而為之晉文之霸子孫繼其事世主夏盟至春秋末始衰故稱王雖不一而其事則皆桓文之事耳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吳

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于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此又承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上章歷敘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

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

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衰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

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

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聖

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

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

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金氏曰君子之澤四句必古語俗諺孟子引之以

言孔子之世未遠流風餘韻多在故我雖未及登

門而尚得竊有所聞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

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君子之澤此言世予未得爲以三十年爲一世則孔子

五世而斬無君子孔子徒也 雖不親受其業而澤尚存

小人之澤小人皆予私淑 以父子相傳爲一世則孔

五世而斬五世絕諸人也 子至其孫子思之時未及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

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

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曰可以無三字爲重不可將可以可以無作兩下

看初見其可而詳察爲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

者爾朱子謂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

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雖看難也須先體認惠

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爲傷集註畧見而自許

是全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中語是釋可以

無意自疑字乃是指上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

見得可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文過猶不及只

是結傷惠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

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曰吳伯豐問取之傷廉不難于擇矣若可與不可

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難擇之不精者與其各盡

寧過予與其偷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

窮理之功庶于取舍生死不難于精擇也朱子曰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惡人過予而輕死也

履祥謂意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

四豪之類是也刺客輕生若韓政之類是也一時

風聲氣習大率如此故孟子爲當時之戒有傷惠

傷勇之說綆如後世客予偷生之習勝則孟子之

戒又須別矣如後篇舍生取義章不難舍生但欲

公義耳

可以取言可以言可以無取言可以無取傷廉過而反害可以與乃累見而可以無與者深察而與傷甚乃是過猶可以死自許之辭可以無死自疑之辭死傷勇不及之意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有窮后羿也

金氏曰有窮國號羿其名左氏后羿遷于窮石或云即窮石山弱水

所出在今甘肅此說不然當是并冀間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蒙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兗

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

金氏曰左氏傳襄四年羿歸自田家眾殺之盡寒浞

行媚于內而娛羿于田使家眾愈猶勝也薄言其殺之逢蒙其人也荀子作逢門

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

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

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

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鏹也扣輪出鏹令不害人乃

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

尹公他而救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羊

賊蒙乃逆嚮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

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荀氏曰此章事

能取友而殺身禍子能擇交而免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

金氏曰西子西施也越地有東施有西施范蠡為越王句踐求西施氏美

女以幣與王夫差遂以亡吳范蠡終自取之泛湖而去蒙猶冒也不潔汚穢

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

所謂天下之故者也金氏曰程子謂此章爲智而

從原頭說來則字非諱助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

狀故天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如言乃若其

情性是已發見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金氏

者即性之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金氏

順便之謂集註訓自然之勢尤妙王文憲曰言事

故或有順有否順者是本所謂自然之勢也

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

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

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金氏曰性是

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

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故之發于逆者則又非性

之本矣求已之故則則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

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

物之故則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皆所然

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

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少

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

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

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

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

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

害也許氏曰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

大以知人順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

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又曰

章內三箇智者字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

是用智

之人

天之高也是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

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金氏曰天之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圓者圓三徑一則徑一

百六十二度少四分度之三圓者圓三徑一則徑一

天中則自地而徑天面六十一度少也星辰之遠

此星指五緯辰指二十八宿之大十二辰也王文

憲曰求其故此一故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

最證得已然之迹分明

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金氏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

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

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廣

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于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在虛周冬至在牽牛宋冬至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謂推已後之日至也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今氏曰漢律曆志云上元至漢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于是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按曆家以十有九歲七閏為一章之數則氣朔分齊積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氣朔日月之運皆齊故元封七年大餘小餘皆無大餘謂日餘分也小餘謂月餘分也蓋一元之數則日月程子曰此章專為智並無餘分曆又再起元首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天下之言性

故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可坐致

此求其已然之迹則故而已何取於鑿

利為本如禹之行水也行於所無事也

此順其自然之勢以利為本何惡於智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有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放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

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金氏曰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職喪上士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

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恤其禁令序其事故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按古者有爵之喪皆職喪泣之故皆合典禮不若後世因異家殊而委巷之禮浮屠之法莫之或正也凡有司之所治則事屬朝廷故謂之朝廷儒漢言縣官俗言官府也歷更涉

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

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

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簡孟子不致

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金氏曰：存心猶言

處心與上文存之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

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子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忠（金氏曰：古書由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

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

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

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或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以仁非仁無

存心無行可謂有禮者敬人之禮必自反也禮不至

君子以禮見君子愛人愛之此見仁橫逆由是此非惡仁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金氏曰：過

也禹娶塗山四日而後往治水其後啟呱呱而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子

事見前篇（金氏曰：洪水未平黎民阻飢亦一亂也

亂世謂周室衰替列國兵爭諸侯大夫皆僭其上

而孔顏不見用也或者不知但言平世則聖賢出

亂世則聖賢隱如此則世亂其誰整之蓋世之治

亂在聖賢之用舍在春秋之時能用孔顏則不為

亂世矣孔顏不見用于世則非惟職不

得行勢皆不可行也尚何救亂之有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已責而救之急也金氏曰由與

同已見上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蓋禹作司空職在治水而天下有溺者是由我有以致其溺也稷為后稷職教稼穡而天下有飢者是由我有以致其飢也責皆在我故急急救之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

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

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圖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子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隣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

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

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

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金氏曰

同室鬪事關一家已之責也鄉隣鬪事在他人非已之責則非惟職不當救勢亦不能救也使其勢可及則亦救之矣但被髮纓冠以急救其勢之所不及則欲爾雖閉戶可也雖字可字當看謂非

心所不欲救蓋所不可行也

禹稷

顏回

同道心二

禹稷當平世猶由已溺推則易地而應救之可也禹稷居於陋巷則修己其意雖亂世亦憂其亂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

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圖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孟子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

恩也

六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

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

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

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

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

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

之絕耳金氏曰章子者國章字也莊子亦謂章子不見父又戰國策云章子之母欲得罪其

父其父殺之埋于馬棧之下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秦曰夫子之疆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无

曰臣非不知更葬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父未教

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

敢此事以見章子不得近父之由而實無違父之

罪今即孟子之意觀之則章子無五不孝之罪但

無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之孝亦無不敬疾怨起

敬孝說則復諫之孝故孟子論其善善賊恩之罪

而於其歸妻屏子終身不養以自責之意文公謂

其爲人必如趙盾之入朝漢卿第其似陳仲子文公

然之履祥按上文通隨皆稱不孝則章子已爲衆

所棄故孟子於其意嘆仲子則爲衆所慕故孟子

謂其非亦微顯

關臨之意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

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

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金氏曰沈猶行魯人蓋書有

沈猶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

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

不與臣同金氏曰曾子嘗雜篇載一事與此相類魯人攻費而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卒

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人之于先生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爲先生守

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費責費之罪者三而

曾子所陳者九費子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婢僕

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

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  
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  
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  
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嘲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金氏曰儲子見後篇又戰國策內云燕亂儲子謂齊王因而外之遂伐燕

嘲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空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嘲良人之所之也蚤  
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  
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  
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  
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金氏曰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

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  
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  
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  
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金氏曰所以二字指其求乞之態與乞墦何異乞墦小乞丐求富貴利達者大乞丐其態度所可羞者一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

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空

哉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天金氏曰詩

毛公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閭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云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愁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愁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奎

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金氏曰愁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何哉此四句卽是愁也蓋長息之意正謂舜往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却不如此然曰我但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忍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爲心舉天下之可樂者不足爲樂而惟以未得于父母之心爲憂此以號泣怨慕也楊子曰事父母自不知不足者其也此段集註意不惟而已矣何哉文意不面前後章當略應明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金氏曰二女妃次女英爲舜夫人所謂舜二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于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鴻臚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金氏曰九男路史曰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傳鑄唐冀隨郁櫟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考又言一年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奎

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足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金氏曰好色上聲下文知好去聲妻帝之二女之妻平聲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

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

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待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

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曰艾一說自也一說半自也如夜未艾謂年方半也戰國策高誘註幼艾義女也

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

萬章問曰

孟子卷之九

奎

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人少則慕父母此見

于其天

性之好而不以常人所好爲樂其有妻子則慕之情

舜往田號泣

太孝終身慕父此見

于父母

性之順父母而不順父母五十年而慕者聖人之性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  
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

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

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言人之常情也

爲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同

善處變事消弭于未然

此等處正好觀聖人

孟子卷之九

奎

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

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謂以君命命之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將餽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拊之象曰謏蓋都君成我續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

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

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

塗廩韓腹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

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匪空旁出舜

既入深營腹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匪空旁出去

卽其事也金氏曰完廩後井集註以史記之說為

字相對捐如捐輸之捐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

而韓腹焚之矣井已出而韓腹從而掩之蓋舜

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完廩後井隨卽捐

出而韓腹不知焚之掩之則無及矣蓋不使父母

有殺子之惡也今河中府有舜井二井相通謂是

匪空旁出者此客有之真宗皇帝名之曰孝感泉

云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

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

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禮

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魯之屬禮圖云今之三

鋒按此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干相類故

云戈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弔弓也珣趙註作彤

琴同畫也音影天子乃名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

之琴歌南風之詩則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

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王

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

四書章句

卷之九

主

官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此言鬱結象言

已思君之甚故來見賢通爾忤泥懸色也臣庶謂

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故舜見其來而喜

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

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

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平免反也金氏曰孟子

言之變以發明聖人處變之心于以示天理人倫

之極不區區辨其事之有無也後篇答桃應之問

亦然王文憲曰人情天理于是為至此語最

精切學者所宜反覆深思不可草率領略過

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日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

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

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

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

四書章句

卷之九

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未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究

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

原缺第七十、七十一葉

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金氏曰此段言尊君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圭

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管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



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早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七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志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金氏曰此段言尊親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

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七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指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

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許氏曰凡祭有祈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苛彥民無天札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幸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腐爛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此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湯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王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定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于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王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感祥按太甲以嫡長孫承繼祖放之于書自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于宗廟也奉嗣王祇見厥祖是見于賓客告卽位也若隔外丙仲王之世而太甲承仲王之喪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但曰祠于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復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金氏曰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幸

湯冢在雒陰亳縣亳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艾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亳城今屬應天府穀熟縣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

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

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金氏曰從嫁媵妾皆謂之媵左氏以媵秦穆姬是也湯娶有莘氏之女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此附會之說所由起也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金氏曰戰國之時去

聖人之世漸遠簡冊之書非國家不能有傳誦者少故一時好進干時之人倡爲伊尹負鼎仲尼主

疽聚之說以掩其枉已辱身之醜而濟其富貴利達之私故誣罔聖賢以自文此古今時俗之通患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全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金氏曰地受今與仁府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

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金氏曰詩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廣歌九歌之類凡諸逸書皆

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于中而欣慕愛樂

之也集註惟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

者其用亦甚實也

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金氏曰幣幣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鬻鬻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金氏曰三去聲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

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

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

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

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孟子曰予天民

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

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

也

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

四書正學淵源

堯舜之九

全

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而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金氏曰林氏所引已爲明白子貢借子之求之問以明夫子之求之者乃盛德之所致蓋異乎人之所求孟子借萬章要湯之說以明伊尹之所要者乃樂堯舜之道所致蓋異乎人之所謂要文公以爲林氏所引雖切然前章不得而子之說意已相類蓋孟子因成丘蒙父不得而子之說乃是烝父不格姦替腹反見化于其子爾則所謂不得而子者異乎此而有寔之說矣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四書正學淵源

堯舜之九

全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蘧廋於齊主侍人癯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癯疽癆醫也侍人奄人也瘖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金氏曰造言生事謂造爲此言以自託且相扇于時皆違

急爲  
功利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瘠瘠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公室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金

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

金氏曰桓

魋事註論

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

語子罕篇

周非恭懷公之弟湣公六年孔子至陳按史記

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

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

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

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親近臣以其所為主親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葛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傭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奚之賢臣

金氏曰百里氏奚名自奚人言適秦于是秦有百里氏

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

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金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

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

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官之奇

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

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

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諫

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諫

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當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齎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薛氏曰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六

智二賢皆反覆明矣之事然各有其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爲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齎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而第五節爲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但見其文之妙而不知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

皮食牛之說與于或者所傳似爲有理然自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五段之大亦秦人以北名之爾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

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

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金氏曰莊周好

尚有不願不入于心之說則百里奚蓋安于貧賤

而不願乎其外者穆公自舉而相之爾至文憲曰

言爵祿無心無如莊周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

言去就有義無如孟子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七

以濟其千祿之私然傳之于世壞人心術汚人行止所關尤非小節故孟子不得不辨

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

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也

伊尹曰何事非若何使非民泊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若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差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全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襦於我則爾焉能免我哉故問柳下惠之風者鄒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適遇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接淅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反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

久遠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

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覺然而行非速也（韓氏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此何亦孟子之言孔子只有遲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

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全

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

九

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平時中也詩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也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聖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九十一

如孔子之智  
子擊鐃鐘  
洞開衆理



如孔子之聖  
擊持磨終其  
衆理皆盡  
條理

射百步圖

三子  
孔子

至至至至

伊尹 孔子 伯夷 柳下惠

並仁山金先生之圖說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朝也嘗聞其略也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奎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

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奎

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士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論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長長不揆貴不揆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論

所賤矣金氏曰詳朱集註有無二字亦挾字之意富貴也亦有獻子之家者是其心不以獻子爲利獻子之有者也獻子固不挾貴而下友五人五人亦不挾獻子之貴而上交獻子使五人者其心一挾獻子之富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矣大抵人情貴與富交強者必恃弱者必吝此論友者之所當深戒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於吾公頗殷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不問別有費邑也而蓋季氏專魯而之吾曾子若亦有費若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

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師所尊也友所敬也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命也金氏曰晉平公能友亥唐亦可謂賢矣然悅賢不能舉所以君子譏其失政范氏曰

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信之于武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帝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堯以女妻舜故謂之舅氏

室副官也堯合舜於閭宮而後饗其食金氏曰上

小國君大夫國君皆有友此又達天子之友以終之

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辭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贈間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矣

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

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

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

閔作咎無凡民二字敵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

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

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殺

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季氏以爲此必有斷  
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  
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  
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  
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  
乎

四書正學淵源

季子卷之九

堯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  
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  
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  
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  
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  
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  
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  
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  
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

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  
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  
也二說未知孰是金氏曰較從趙氏說音角則義亦爲角矣從張氏則去聲二音皆通蓋射獵之時爭逐禽多寡以爲勝負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  
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  
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  
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季子卷之九

二

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  
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  
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  
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金氏曰傳鮮衆給而已蓋公室祭禮則田以薦其係取給而已不必獵禽以薦鮮也祭器如牛豕羊豕豕雞有組天子諸侯之祭儀而取獸者爲乾豆爾此祭器簿籍既正則衆不必獵獸以兆猶卜之兆蓋事祭而獵較之俗不廢而自廢矣兆猶卜之兆蓋事  
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  
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

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

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

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金氏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宣

曰衛孝公出公輒拒父爲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蓋之以掩其非爾孔子久居于陳至衛而輒修地衍主之禮受其公養之餽一年而反魯舊說孔子久居衛者非也史記陳世家可見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

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

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

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

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

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

井日而欲養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

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宣

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

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

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金氏

曰周禮遺人之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師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役則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委吏蓋掌其施惠出入之數故曰會計當而已矣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也金氏曰桑田牧人之官事養牛羊者以苗肥貌

牛為重故曰桑田以牛駕車耕籍田也

金氏曰苗是生育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

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

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

道

高子曰士之不託諸侯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託於諸侯禮也主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聘他國

後重虞餽謂之寄公金氏曰餽禮寄公者稱失位

公盡諸侯為夷狄隣國所滅則奉宗廟之主以

寄于彼國謂之寄公其出奔者亦名寄公云

無爵土不得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壽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教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

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

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

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

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

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

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

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僭自此不

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况

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

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

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笑矣爾亟拜也非養

不可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真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金氏曰賢通大小而言多聞則又以是應學者無窮之求故曰師此章初言不可名中言非其名末言以官名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旆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

三於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五

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

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

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視

之其說乃盡許氏曰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

舜六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夫子之出處證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

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勝之三篇門友而仕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爲貧而及孔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以孔子折衷之而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體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可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盡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

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九

五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書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

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

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

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

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王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難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

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

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九

竟

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

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

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

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

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仕

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九終

東亞大學圖書館印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十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姓輯梓

孟子

朱子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枲條也曰人性爲仁義猶

以杞柳爲枲條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枲條

金氏曰杞柳枲條

注杞柳皮可煮作飲蒲柳可爲箭當以朱子謂蒲柳爲正蓋可捲爲器者枲條屈木所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一

爲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枲條乎將戕賊杞

柳而後以爲枲條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枲條則

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

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黃氏曰人受天之

聰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善非其真也

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因矯揉而爲仁義猶

矯揉杞柳以爲桮棬孟子謂人之于仁義乃其下  
有而所當行者豈矯揉而成若告子謂矯揉而成  
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爲之爾採杞柳爲桮棬是  
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言之行人不知  
者將真以爲戕賊人爲仁義  
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

湍波流滌回之貌也告子固執小變之近於  
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下乎人性之善

四書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二

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  
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  
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  
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違其  
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則無不善本無惡故

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  
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喻孟子  
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  
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  
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  
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  
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

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金氏曰〕佛氏之說妙

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  
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

四書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其生于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繆  
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  
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  
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  
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

而不能對也。許氏曰。孟子以活動知覺爲性。孟子意謂以此爲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

謂之人哉故堯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得  
應定了然後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  
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言犬又言牛者謂非獨  
人物之性異諸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所以深曉  
告子以人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  
之性善也

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

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

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

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

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

四書正學

四

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召  
無善無不善之說變橫謬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

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

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

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孟子以理言性而不言理字出至程子張子始以

此二字分別明白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著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

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

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故曰仁內不知辨別義理之爲性則謂長幼之宜

由乎外  
孟子曰  
子正以情欲  
爲性而以義理爲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

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

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

四書正學淵源

五

馮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  
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

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

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  
不異而長馬長人

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

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

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也

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灸無以異於者 灸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者灸亦有外與

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

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許氏曰告子言仁是奸

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

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

之說孟子就其自字長字明其白不可等長而長

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即義

在其中而長之心豈發于外是則理之不明故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六

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爲性于是借者灸以爲  
喻謂美味雖在灸而嗜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焚  
人之長說物則指灸而言謂豈獨于人爲然物亦  
有如此者以者之之心此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  
在內無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

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

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

不得其正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

故私論之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

敬之則不在外也

金氏曰公都子行吾敬一語已盡而孟子不能思與告子一

爾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

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

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七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

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

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

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炎之意范氏曰三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

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

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下文文武與則民好

善幽厲與則民好暴

此卽湍水之說也

四書王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八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

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

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

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

誤字

金氏曰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已之子也此段言一時一家而善惡相遠如此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

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金氏曰性發而情自然能爲仁義禮智之事者蓋性之所

能爲所謂良能也此才也惟弗思弗求所以不能盡其才者衆也人有是性則有

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

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四書王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九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

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

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

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克以盡其才也前

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

欲其擴而克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

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金氏曰）有物必有則性也故好是懿德乃若其情所謂善也觀孔子引孟子說

陽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十

詩之意則性善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之說蓋本于此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

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金氏曰）孟子指性善之才性之所能爲者人多不能盡惟聖人能盡其才爾程子指氣稟之才則其資質固有昏明強弱多寡之不同矣孟子之望人也切程子之明理也密孟子答性善之辨至此章方明朱子註孟子性善之辨亦至此章方備蓋程子兼說性氣二句斷盡古今異同張子又欲人之善反是教人以變化氣質也

陽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十一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今夫楚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楚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才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

四書王學淵源

卷之十

十一

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四書王學淵源

卷之十

十一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爲惡蓋欲得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貴得願其心則爲善凶年

謂人之性本同當皆極于善所以不善者養之異以飽人當盡養之之道也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爲即衆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衆人當法于聖人以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極分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金氏曰牛山言今屬青州

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金氏曰王文憲云牛山之木雖人之良心句句相對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六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契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人之情也哉金氏曰近也者讀幾希作一句則其則作但其有梏亡之有作又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

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金氏曰好惡情也即上文仁義之發仁發為好義發為惡與人相近即仁義之心人心之所同然者雖嘗放其心氣清之時此心所發尚未與同然者相遠幾希不多也金氏曰幾希自作一句令人格械也警省一線未斷急宜存養

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某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



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金氏氣一段本為心而言夜氣特其經驗存養則其工夫山木日夜之所息喻人之良心未嘗止息然無能致力至若人心則生息之化而不盡在氣化指亡雖由外物而不盡在氣化此則在我自可以致力所以終歸于得善之說夫良心在人其入且晝夜為固有若至夜安靜此良心依然生息平旦之氣即自可證人若能去格亡之害加存養之功無時不用其力則清明氣象無時不然而心境為當如何此章孟子切于救人心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當相對看而養與失養亦對在其間故以得養失養總之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叔子又以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可畏哉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金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

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其精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克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心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金氏曰暴寒喻教之時少聽之不熟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金氏曰誨奔喻教之難一聽之不專程子為講官

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

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

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

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七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金氏曰爾雅熊虎能謂虎之類

也其力在掌味亦甘脆二者不可得兼謂適當間

界之際求生則害義取義則即死此方是不可得

兼之時須決取舍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

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

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

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

不避也金氏曰義之可欲甚于生以其慊快無愧也不義之可惡甚于死以其羞愧之無所

容也不義而生則生可羞故雖可以得生而不苟得也取義而死則死為榮故雖可以避患而有不

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

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

為也

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

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金氏

人心無仁義之性而但有利害之私則所以求生

避死者何所不用何所不為且將無所不至則人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七

由是則生而有不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

也

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金氏曰由是二字作一讀是指本心天理而言而有不不用猶言何用生為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

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亡之惟

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嗟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職爾而與之港入不屑也

豆木器也噉咄噉之貌得道之人路中凡人也噉

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

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

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金氏

一段指人皆有之雖凡人乞丐者皆有是心則羞惡之本心可見矣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樂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補官於我何損萬鍾於我何補官於我何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者得我謂所樂者之樂也若樂我之樂也上言人

皆有羞惡之心此言人所以樂之由此三者盡

理義之德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誘亦人所易昏也

許氏曰得受職爾之樂也若樂我之樂也上言人

于問服之際有卒之辭私意未萌義之所發者宜

明如乍見孺子入井則雖即生志正同聞義而奔

宮室等三情之誘則知內交要譽惡其與夫行

道乞人皆能行之則義乃人之本有則義者子其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

謂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

死猶不肯受噉噉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

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許

氏曰三鄉爲身北山文定何先生作一讀言鄉爲辱

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噉噉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

爲身外之物加惠于人而受此章言羞惡之心人

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

焉許氏曰此章專以生對義說第一節是主意第

二節三節又欲惡分說生字意因第一節暗與

義對說蓋欲生即惡死由此必入彼二節言欲

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

爾此是本然所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

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是字金先生作兩讀

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繳

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又日上

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受小節

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

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

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洲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助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衷哉

真哉二字最宜靜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難大故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孟子曰心至重難太至輕難大故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難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孟子卷之十

三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本然則皆勝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槿養其楸棘則爲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櫟棘小  
康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  
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

害大賤害貴也

金氏曰飲食以養口腹養小而失其大則所養以禮所得以義是即所以養心志也豈但養口腹而已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官也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

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二

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

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

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

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

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

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

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

浚金氏曰浚字茂明婺州蘭溪人號香溪先生曾以賢良舉秦檜當國不赴有香溪文集行于世

心蔽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

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

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

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金氏曰孟子言仁義忠信樂善仁已該禮義已該智忠信則實有

言仁義忠信蓋仁已該禮義已該智忠信則實有能信也天理而實有于已而實行之又

能樂之而不已不厭然後見其爲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年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十

美

則戒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戒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其戒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

爵而亡之也許氏曰天爵人所皆有命

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

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

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

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克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

穀今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克足

四書正學淵源 卷之十

三

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金氏曰貴子已者仁義聞譽道義之尊也

人之所貴者膏粱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文繡衣食之美耳

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爲貴而不知在

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

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于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爲意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

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莧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莧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莧稗之熟猶爲仁而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

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

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氏金

曰上章力微則不能勝不仁在于反已此章不熟則反不如他道在于熟之反已莫大乎剛健熟之則在于日新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

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

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金氏曰器無法則不能成器故教之學之者法度欲

其正也志欲到滿做必有法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金氏曰其地今齊州任縣至屋廬子名

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

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

也何有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金氏曰揣量度也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

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

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

色者羽本輕而一羽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饕餮以滅其性不得妻

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

食則將紵之乎踰束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

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

紵戾也攫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

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

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之禮

也雖至死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之禮

任人盡異端之徒棄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

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

之益不局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

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

毫髮不差

金氏曰大傳本義曰錯綜古語也錯者

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斟酌俗語也如固不肯枉

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

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

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

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

為患哉弗為耳

匹字本作鵬鵬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驚是也

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力士任鄒烏獲皆至大官雍書載烏獲將渡舟人

不知其為烏獲也行舟自若烏獲涉水持舟舟人



以揖號其首鳥獲登舟則視舟人髮上指舟人驚眩鳥獲陋足踐舟左重則舟左皆沒右重則舟右皆沒始知其鳥獲謝罪得濟但此亦與鳥獲同未知孰是許氏曰第三節爲字重獨不勝爲忠爲字輕湯文亦在人爲之知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爲雖舉百鈞之重亦是自去發奮爲鳥獲之徒此言用力爲之皆可至况禮義人皆有之本無虧欠不須如舉重之用力豈以力不勝爲患但能爲之卽至不至者乃不爲爾所以後節教他學堯則爲堯學桀則爲桀是皆爲之而已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圭

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

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

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

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

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驚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啻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圭

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曰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

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金氏曰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欲再嫁固爲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于一家故曰過小若小弁則天子

四書玉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語

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之生死不可保而國家之存滅亦不可知故曰過大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

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慙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慙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慙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括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際而以罷兵息民爲說

四書玉學淵源

孟子卷之一

孟

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

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金氏曰）孟子尊敬宋牼取其救世之  
心也聞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爲  
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美

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  
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謂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

一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  
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  
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  
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美

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  
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金氏曰）名聲譽實事  
功猶今人言功名也

言以名

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  
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  
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

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金氏曰堯舜孟子無出未見致澤之功而去之爲不仁孟子言聖賢去就不同而無非仁以其皆無私心而合天理也楊氏曰伊

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

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覺議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齊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

金氏曰淇衛地水名河西自齊有之則衛地在東河

之西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

金氏曰高唐齊境大邑陳氏得

之而始大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

功未足爲賢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三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

固不足道以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  
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  
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  
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  
之所為豈堯之所能識哉金氏曰孟子仕齊者不  
欲德烈加于上下其德烈所以未加于上下者必有不得行其志者矣不  
得行故去而又欲廢然揚已歸過故其去就之  
間民然無迹有非堯之所能識者又不欲自言此  
意故但舉孔子之事非眾人所識者以答之意在  
言語之表矣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  
宜乎其言若是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卑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金氏曰  
齊桓始

霸中國尊周室攘夷狄晉文自朱襄公伯為楚所  
陵晉文公却楚尊王遂霸中國秦穆本霸西戎能  
成晉文之霸諸夏亦尊之宋襄繼齊桓之業以圖  
東略而南襲于楚楚莊世與中國爭霸至楚莊  
為最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

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金氏曰夏昆吾  
史記陸終之長

子曰昆吾見吾氏夏之時嘗謂侯伯桀之時湯滅  
之虞翻曰名樊為已姓封昆吾即衛地商大彭史  
記陸終第三子曰彭祖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  
虞翻曰名彭為彭姓封于大彭即彭越是也

堯後在商為侯伯周封堯後于唐以夏豳韋之後  
其後又封于杜又曰趙氏說與邵康節同丁氏說  
本杜預春  
秋左傳註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  
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  
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卑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捨克聚斂也讓責也移  
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  
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  
聲其罪而伐之也按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  
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  
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上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一

星

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也無遏糴隣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

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一

星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教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四

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聖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皇

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

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隣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塞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皇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政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

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吳

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

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遂爲消

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難然

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

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致教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

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

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

於囿公仰視蜚雁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餓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

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餓餓於我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吳

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

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餓餓不能出

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

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淩叔敖舉於海百里

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金氏曰

後之國傳載在虞就之間名為傳陷瀾水填道獨  
齊康利人築之傳說贊代齊靡之役齊靡者有罪  
建及求賊之人其役如周禮罪執漢法罰作後世  
官徒也高宗夢得民而祿帶索以形求之果得  
說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金氏曰管仲本管叔之後氏管名夷吾字敬仲又名管仲上到官也夷吾字敬仲所索魯使管夷吾之難以予齊也）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  
王舉之為令尹（金氏曰孫叔敖楚之賢子為安也孫叔其字敖楚官號也舉海濱人也蓋今弋陽然孟子謂舉海必有所據）  
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五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  
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  
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  
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  
於聲而後喻

恒常也猶言大事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

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  
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  
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  
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  
而通曉也  
又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慮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  
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至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  
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  
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  
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  
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嚴辦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雖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

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其上一句皆古語當言孟子指其財求

趙氏曰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必之

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亦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

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仁

強恕而行

求仁

四書聖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孟子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械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手

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二者勢若

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慕焉人不知亦慕焉

趙氏曰慕慕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操器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尊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

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

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

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手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

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

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金氏曰此章一以道

義為主而兩節常相對人知則達則得志不知則窮則不得志一以道義為主則君子修身自見獨善其身

兼善天下無往而不善也義道一理而分窮達蓋

道主乎行而言義主乎節而言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彜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儼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齊卿富家也儼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四書正學

孟子卷之十

五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擔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

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四書正學

孟子卷之十

李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遷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

盡心也。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二句古語荀子亦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也。曾說又云。意惟程叔子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其甚精而從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與天地同流所以神。峰小補所以確。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空

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空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克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仁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疢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達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奎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奎

樂可知有息則偃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磨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聚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敝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者所得於心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奎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

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

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

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

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

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

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此章

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

以是而有所加損也許氏曰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向土

常人之性皆有四者爲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

者不能根於心惟君子則得於天者全而不曾失

常與心相著故其發施有文如此故論窮達不

能加損而憂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體分字正

指四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望伯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奎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奎

已歸謂已之所歸金氏曰北海伯夷孤竹之君在

大率止以遼碣之間爲北海東海史記大公望呂

尚者東海上人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散宜生閔

天招之尚亦曰吾聞西伯餘見前篇

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

矣五母雞二母彘無矢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

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

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

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

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許氏曰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二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七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

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

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

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

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

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

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

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

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

矣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

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

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許氏曰第

登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

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

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

般說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

學者當學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可驟等也觀海

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不怨既窮下僥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

附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王

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

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許氏曰柳下

不卑小官和而後程焉能免我知也至于不怨不

憚三黜不敗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

棄井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八尺為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

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不如舜學不如孔

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

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德其

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許氏曰性之者謂得于天者氣質清而義理純粹

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存心而中不假修治者也

身之者謂氣稟微有不同而自修其身體道而行

自思勉以至至不怨不勉者也至于五霸則假尊

天子安同盟為名而實欲自強其兵密

附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王

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

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

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

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

所為不順義理也許氏曰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

不順乃就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

尹見太甲行事曰日不合于理我不欲習慣見此

不願理之事乃就太甲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氏

曰王文憲謂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善

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圭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

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

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

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

己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

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

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

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許氏曰尚志

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尚其志向

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

者也兩惡在却是自今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

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圭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  
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弄義而與之齊國必

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

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

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

私害公舉國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

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

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跖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

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

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

杜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龍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

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

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美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

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

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于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七

人之有形有邑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金氏曰形者人之體凡耳目鼻口五臟六腑百骸九竅皆具此陰陽五行之理而心其主邑者形之用凡動容貌正顏色見于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面者尤其精神之所發也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克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克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

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林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展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

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七

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告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

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

此事法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

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

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殺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

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

會是也公氏曰顏子鑽堅仰高用心苦矣夫子博

卓而會之以文約之以禮而欲罷不能如有所立

有以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

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金氏曰冉雍

宰夫于成其本德行之科所謂成德也子路好勇夫子達之于禮義子貢穎悟夫子達之以性道此所以成其材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金氏曰

答所謂解惑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

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

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

西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六

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金氏曰元因于

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于人則又在雨化成德之間

者矣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

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

穀率

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全

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金氏曰此章言下六句極其精密學者須貼題思之繩墨穀率二事雖對喻下文正就穀率上生意穀者挽滿也率者射法也臨射時止是引之之法然已自有發之之機學者志正體直到引滿之時自往不得而發之之機躍如在前矣引而不發教者之妙機躍如也學者之自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容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全

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二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金氏曰

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  
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  
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

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  
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  
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  
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  
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  
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  
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  
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  
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  
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



爛其血肉也彼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金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

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也許氏曰書中二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盡信但謂其辭或有害于義者爾讀書之大指不以辭害義可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

序作百金氏曰史記亦作千書序不可信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齊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  
無異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  
也於是商人精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金氏曰前章此章言武王伐殷疑武成所以徵戰國多殺之暴引湯武所以示後世弔伐之仁二章不同同歸于救世而已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許氏曰時皆向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謂若荷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倦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德因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歸于此人既樂歸于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全

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

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

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許氏曰孟子此言其大綱爾至于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

言之妙所當默識者皆學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藉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全

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併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正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全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金氏曰其人其字重讀見其所安之實本論語

察其所安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原缺第九十葉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全

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

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

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

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  
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  
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  
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  
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朱  
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毋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四書王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奎

孟子曰君子之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見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謂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

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

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

張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綿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  
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  
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  
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  
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  
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許氏曰此章言文王  
亦不免爲衆口所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  
人雖勝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衆  
口所訕但當自  
修其德而已）

四書王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奎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

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句）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

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閒由也

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孟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蠡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告

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甚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晉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隅犄之衆懼遂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據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晉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隅犄之衆懼遂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據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依也山曲曰馮婦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魏武時齊王已不能用馮婦而孟子亦將去矣陳其言如此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告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欲性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洽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矣

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金氏曰）此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然之理乃結也仁之於父子也此以下五句是人心自味五者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者就人事言就人身言有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也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者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爲性而必求得之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爲命而不求自盡故孟子指出原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先師王文憲曰性也是氣質之性要輕看有性焉是天地之性要重看又曰孟子後段命也一句是歇後語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叔子朱子于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于是以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語意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克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克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

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卷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

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

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而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卷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豎關也招臂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

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

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

附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

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膝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

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謬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

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特

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謬也言子之從者乃匿

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

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

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

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

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

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

附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

仁義矣金氏曰所不忍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所

猶云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所爲如

下文受爾汝以言不言恬之皆其類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

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窬穴窬窬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

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

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

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

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

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

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金氏曰按

朱子自謂註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當從朱子語錄之說夫爾汝者人所輕賤之名也受人輕賤之名我固恥之但能反身而充其無受輕

賤之實則其所為者無往而不為義也則為守訓

作為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

陽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五

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

隱默皆有意採取於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

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

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

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

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

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

四書章句

孟子卷之十

五

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

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

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

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中而

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二者亦皆自然而

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

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

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

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

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

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

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正此意也金氏曰董子董仲舒前漢著

云云程子如表出之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爲處事之要程子曰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

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

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許氏

曰性者謂所得于天者不假修爲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于天者不能無少欠缺修而至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

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

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許氏曰爲君子者固當貴貴然于言語之際有畏

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況大人所爲之事皆不合

法度而君子之所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

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

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

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

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

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辭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往爾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  
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  
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  
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頁

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  
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收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  
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  
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  
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收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嚵嚵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  
焉者也

嚵嚵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  
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  
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  
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  
所謂狂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頁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  
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  
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  
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  
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  
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

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可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蹢躅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蹢躅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竟

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闕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汚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敝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

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  
首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  
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  
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  
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  
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

四書正學集注 孟子卷之十

耳

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金氏曰仰子經世

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  
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  
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  
歲在己未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至以  
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  
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  
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  
年庚申復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  
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尹氏曰知謂知其  
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  
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

四書正學集注

孟子卷之十

耳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

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

古五百年必有聖人興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  
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  
而顏曾輩已亡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  
遂無有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  
之心真切感入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謙  
謙矣又曰然而無有乎爾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  
知之者正謂孟子時去聖人之世尚未遠而當時  
見如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看下乃見意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  
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

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傳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智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四書正學淵源

孟子卷之十

夏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十終

四書正學淵源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章一陽編一陽金華人自何基受業黃幹之門其後王柏金履祥許謙遞相傳受皆自稱朱子之傳一陽因取四人之發明四書者分載於章句集註之下名曰正學淵源蓋以闡揚金華之宗派不爲發明四書作也

# 四書說叢十七卷

〔明〕沈守正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說叢

十七卷》提要

刻四書說叢序

經義之有解自漢詁詁也莫盛於  
宋莫麗難於今日漢人止通古義  
不立文詞學者游泳其中深深  
皆所以自得宋儒激漢簡畎鉉意  
發明法以陰陽理氣心性精深之  
四書說叢序

渾皆盡有之說如守三尺其功固  
大於高明涵湛之士上幾多古向  
寸心者亦如是而不必矣如是於  
是必以其聰明出入吾智異同到  
老當時如青田亦原已有淨論然  
留實有所見不似今日蠟裝蛙沸劇

釋老之唾餘、拾從橫之剩語、自謂  
不流於陳泗、不視傳注、似言之老  
禁殺之老、罪者、嗜之甚矣、故漢失之  
疎、宋失之促、今日失之輕、昔人謂秦  
人焚經、存漢人解經、殆以之罪  
漢則過、政之定、人之案耳、夫解

四書說義序

二

經以為故、人而照然、青容色澤久之  
綿邈、求其彷彿、唯是年冬、氣、露、之  
心思、其笑語、居、家、雲、山、不、曾、係、此、未  
散、麻、衣、而、得、什、五、其、先、以、脉、氣、我  
心、逆、駕、其、上、而、而、承、其、端、於、未、必、領  
此、子、載、之、下、乎、愚、為、此、想、不、敢、陋、漢

之、晚、上、不、敢、是、宋、之、拘、第、不、敢  
倣、今、人、之、妄、忘、憚、隨、所、繙、閱、手  
自、筆、記、日、費、十、年、編、更、易、以、一  
目、之、羅、石、可、以、得、身、故、多、張、而、廣  
伺、之、究、以、收、一、目、之、用、此、輯、說、義、主  
也、或、曰、四、籍、之、自、將、全、同、乎、曰、不、同、

四書說義序

三

宣、尼、之、言、如、水、在、五、方、圓、大、小、在  
轉、隨、人、而、常、而、於、有、解、故、其、言、之  
以、療、然、可、以、之、疾、而、年、莫、知、其、所、死  
止、賢、者、則、不、然、各、以、賢、之、所、近、諸  
之、所、到、務、顯、白、其、宗、旨、以、示、人  
如、大、學、經、世、功、攝、於、格、物、中、庸



闡道與極於知微七篇據世而作  
括標於性善中因歸要渺濤其  
書想其人於有所得而見焉故先  
儒曰顏子死而聖學亡愚僭竊之  
曰曾子唯而宗門有寧獨於量  
知時論世不之有微幾乎或又  
曰子之其美古之大儒皆以我窮理  
如主教主靜致良知體認天理  
之類究竟不出乎宗據子之說  
將不慮為降轉乎曰論學解經  
理因兩事微不同者也論學必  
歸一不歸一所以盡精微解經

必周覽不周覽所以致廣大及  
其成未有所不同者也故曰一致百  
慮殊途同歸昔有交談者彼  
云有錢多貫此云有貫無錢是  
役也積錢以待貫不顧人之空談  
貫而不名一錢也其於與楊子之辯  
白氏之撰何異愚之罪實甚矣  
萬曆乙卯首春望日虎林後學  
沈守正識



四書說叢凡例 凡六則

一書取名叢以蒼萃爲義或失冗襍開卷便不能了然故採摭羣言一以章句爲次第世代後先所不暇論或載全文或篇取數行或行取數句理並酌意意並酌辭繁者簡之滯者通之義在發明無辭筆削

一採錄如性理大全等書及久近名賢著述皆人所常目亦有稗官野史小說厄餘本非解經義堪願解者亦并錄之它如良友聚譚方外送難人雖生存唾金屑玉何忍輕棄其間或標書名

四書說叢凡例

或稱姓字原無定例其無題識者則謏陋之齋測也

一新說入人如鄭亂雅加以霸儒操戈狂禪據席河南建陽幾至剝膚然聰明代起生生不窮亦有不可以人廢者今擇其醇正可佐傳註并歸本條或義可並存則於章末更端標一說二字以別之亦有旨本諛僻久入膏肓鋤而去之人將不服今亦隨錄但以鄙見箋解數語以明不安敢云折角聊借質疑有教我者所謂不有益於彼卽有益於我也

一知時論世古謂讀書聖賢之言豈規規訓詁所

可哉所見羣書中多有廣述異同疏觀今古雖稍遠佔俾寔擴胸懷今並載之大義則冠之卷前章義則列之篇尾亦猶史家之有敘斷云爾一制度人物須自成一書加以辨駁庶幾足觀是書義專釋經力不暇及間疏一二以便初學博雅者勿嗤其陋

一鄙質頑鈍遮眼便忘聊自箋記非敢示人年來問奇轉相傳寫恐字訛句落罪戾益深勉強就木實非本懷它日或侍教高明幸窺堂室自當

四書說叢凡例

改定以贖今愆有愛我者亦無憾焉

乙卯仲春一日又識

四書說義引書目

論語註疏

學庸註疏

孟子註疏

五經註疏

老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歐陽文忠公集

性理

正蒙

蘇文忠公集

已下二種或稱東坡

論語解

樂城集

已下二種或稱穎廣

論語拾遺

王臨川集

雞跖集

淮海集

黃山谷集

二程全書

橫渠理窟

上蔡語錄

五峰遺文

南軒語錄

象山語錄

慈湖訓語

易解

朱子全集

已下四種或稱晦菴

語類

近思錄

或問

延平問答

李旰江集

龜山語錄

黃氏日抄

孫奕示兒編

真西山集

木鐘集

或稱陳潛室

橫浦集

已下四種或稱張子韶

論語頌

心傳錄

格言

草廬輯粹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羅泌路史

遜志齋集

薛文清公要語

讀書錄

王陽明文錄

傳習錄

居業錄

崔后渠洄詞

士翼

菰文類稿

白沙文編

四書說義引書目

念菴文集

王心齋語錄

莊渠遺書

困知記

或稱羅整菴

唐荆川文集

稗編

王龍溪文集

東越證學錄

識仁編

新泉問辨錄

致知議略

洞學啟蒙

師友談紀

水西谷啟

宛陵切琢

東游會紀

南游會紀

金臺商訂

白鹿會語

華陽會語

萬松會語	竹堂會語
松原會語	雲門會語
印古心語	郎川漫語
明農漫語	旅次漫語
一卷語錄	幽居荅述
景行館論	經子訂疑
學覺窺班	桐岡教言
耿子切偲編	胡子衡齊
就正臆說	尚友軒臆言
四書大全	四書通義
石泉意見	意見拾遺
甘泉訓測	甘泉講章
甘泉大學難語	許敬菴四書述
侯子雜言 <small>或稱二谷</small>	郝子知言
莊渠大學指歸	道林子大學義
中庸輯略	中庸原
中庸詮解	中庸釋義
中庸管窺	中庸疏意
明儒經翼	蒙引
存疑	簡端錄

日錄	胸圖四書說
四書忠告	四書心攷
四書近語	王氏日抄
學殖解	中有錄
薛畏齋口義	中玄問辨錄
近溪子集 <small>或稱并江</small>	李見羅集
李九我口義	洪覺山語錄
初問	原旨
邇旨	耿子釋論語
袁子論語注疏	四書講錄
海蠡編 <small>或稱表</small>	証學編 <small>或稱牛</small>
解醒編 <small>或稱蘇</small>	質言 <small>或稱牛</small>
疑問 <small>已下三種或稱姚承卷</small>	疑問補
四書古字義	名公荅問
四書理解	知新日錄
折衷	紹聞編
翼疏	刪正 <small>或稱</small>
談經苑	學庸大意 <small>或稱董</small>
來矣辭說	夏雲渠說
鄧文潔佚稿 <small>或稱定字</small>	楊貞復語錄

李氏藏書	焚書
<small>已下四種 或稱卓吾</small>	
道古錄	九正易因
焦氏筆乘	續筆乘
<small>已下三種 或稱蔚園</small>	
類林	小心齋劄記
	<small>或稱顧涇陽</small>
介州劄記	論語義府
	<small>已下二種 或稱王字泰</small>
筆塵	黃貞父說
陶菴語錄	胡休復讀書錄
<small>或稱歸李思</small>	
李宗謙說	譚輅
	<small>或稱張伯起</small>
吳因之說	淮海近語
楊升菴全集	丹鉛總錄
<small>已下四種 或稱用齋</small>	
續錄	談苑醍醐
李漸菴文集	空同子
古言	今言
函史	祝子小言
酬諮錄	酬諮續錄
<small>已下二種 或稱管夏漢或稱奎之</small>	
七九問辯牘	續問辯牘
續原教論評	師門求正牘
從先維俗議	惕若齋集
惕若齋續集	惕若齋閩集
病榻心宗	析理編

大學測義	大學訂釋
石經大學	石經附錄
中庸訂釋	論語訂釋
孟義訂釋	論學三劄
嘖嘖餘音	覺迷蠡測
俞霑四子會解	盧未人
顧朗仲	王逸季
顧伯欽	顧仲恭
錢受之	楊兆開
尋孔	傳燈錄
僧寶傳	宗鏡錄
弘明集	廣弘明集
法苑珠林	大慧語錄
叅同契	雲笈七籤
<small>已上多不能悉記錄其槩而已勿病其疎略</small>	

四書說叢卷之一

虎林海寧正人甫輯

大學大意

董日鑄云大學以明德爲宗。新民舉而措之。究竟起來。說個舉而措之。還有等待。想聖人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何等學問。總在春風沂水。三三兩兩。便是唐虞作用。終不道夫子欠了新民的債。試看十傳那一傳。不是說明明德直到天下平也。只是先慎乎德。看大學莫被三綱領八條目誤了。諸項只是個功課簿。陸子靜云。自古聖人只做一件事。士翼云。大學之爲文。乃一篇與洪範同製。先撮總而後分目。要之皆明德而已。大學只一明明德。今五尺童子能言之。若其實實下手處。諸儒紛紛不同。畧舉數端。朱子曰。敬。陽明曰。致良知。李見羅曰。修身爲本。許敬菴曰。知止。管東溟曰。格物。此皆就其資力之所近而言之。猶之宗風指月。非真月也。就中斟酌。覺管說近實。其言曰。大學關鍵全屬致知。在格物一句。意心身家國天下。孰非物乎。誠正修齊治平。孰非格乎。意本來自誠。而今誠之心。本來自正。而今正之。便是格物。意與心各還其本來之初。便是物格。以下修齊治平皆然。又

曰。意未誠。心未正之先。非格致無由入。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國既治。天下既平之後。格致亦有不。不容廢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是已。其與徐宗濬辨知止格物書云。尊旨以止與脩合。直底至善爲第一層學問。格物以求致其知。屬第二層學問。愚玩格致二意甚活。物有先天之物。有後天之物。知有不思而得之知。有思而後得之知。謂誠意不離後天之思。而後得之知。謂正心不透先天之不思。而得之知。然則知止與格物之義。俱通未發已發之中。而一貫之旨。瞭然矣。○愚按如此說。則物無精粗。功無上下。學即可措手上達。亦無駐足。即朱王二兩先生紛然諍論。不必披髮纓冠而自解矣。余所以服膺管先生也。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闡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實用也。故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粗以及精。自內以及外。雖其本未嘗不本於先天。其極未嘗不通於天。載而立言之旨。不重焉。其要使下學率而循之。啓入聖之門。上達舉而厝之。成開物成務之功。用耳矣。何以明之。致知格物。大學之精義也。試精求之。已發之知。可致也。未發之知。可致乎。所謂窮神知化。過此未之或知者。亦非致之所得至也。有

物之物可格也。無物之物可格乎。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亦非格之所得用也。聖賢非留此向上。着不以示人。而經世之學至此已盡。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者也。朱子深體作者之意。故解止至善。則曰事理當然之則。而今人必曰無聲無臭。解格物。則曰窮致事物之理。而今人詆曰本來無一物。托精微以濫之。復引圓頓以混之。非獨不明孔門之真脉。抑且不達宋儒之苦心。讀者不可不知也。

### 大學章

通章只是一個明明德親民明德中事也。止至善滿

即書說義

卷一

三

此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格致誠正脩。明明德於己也。精言之爲明明德。約言之爲脩身。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脩身之下手處。則從格物爲長。大學述云。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學之流說。謂之大學。夫德王道體用兼該。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顏曾思孟之爲傳習。皆此學也。許白雲云。三句固是大學之綱。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言。新民

亦是明德中事。疑問云。雖提說三在字。其實只一事。明明德耳矣。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須止至善乃極妙。辟如對人說。須自成立。須致君澤民。須做盡底頭好處。語雖諄復。總之教以自成立而已。觀下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語可見。中玄云。問註中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而已。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能不新民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己。無

即書說義

卷一

四

與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爲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得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得者。當是如何。又云。說明明德完了。如何又說新民。此正對着佛老家下藥。言新民即在明德。亦是對着管商家下藥。說明德必是直見本體。豈是半上半下。何以又說止至善。此亦是爲半途而廢的人下藥。袁七澤云。明德考亭訓虛靈不昧甚妙。卽陽明所拈良知是矣。德卽是明。不可以明更求於明。擬欲明他。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何以曰明明德也。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耳。故後面

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毫功力也。朱子云。明德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着。便是明其明德。疑問云。只復却靈明之本體便是明。不會於明德上加分毫。來矣。鮮以朱子解明德爲虛靈不昧。全解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行。何以明明德於天下。故欲以敬止之仁。敬孝慈信。治國之孝弟慈。平天下之長老孤實之。故曰就虛靈上說。一本大學都說空疎了。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一本大學徹頭徹尾。不知朱子不徒曰虛靈不昧。而又曰

四書說義

卷一

五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五倫豈在事理外乎。單言五倫。則其理不精。故必邇之虛靈不昧之初耳。猶之解格。物曰窮致事物之理。朱子豈不知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非兩物哉。但單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爲物。則物之量未盡。而格之功有歇。手故必至於事物之理而始當耳。蓋明德言其體。故必括其精。格物言其功。故必極其委。年來殊覺朱子之周匝。而讀者未能融通。非止一端也。朱子云。明德新民。非私意所爲。本有一個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過其則。便有割股之事。須當協於當然之則。

方是止至善。管東溟云。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善對惡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分於陰陽。陰陽有對。而太極無對。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恰得其中處耳。疑問云。至善不是於分外加增要好之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心體中原有天理精微之極在。止之云者。知至至之。適復却本體之故耳。故究論之。只一明明德便完了。疑問云。知止節是徹上徹下語。

四書說義

卷一

其

然此間只點醒世人。令從此入門耳。定靜安慮。不是坐空室中。不懂不擾。怡然默然之謂。大人明德新民。身心性情家。國天下那一件不經管料理。唯不知止。便惑於他岐。而胥失其當。一知止。則於身心性情家。國天下。日有酬酢應感。總之無他向。無妄動。無作輟。無嘗試漫爲。事事皆得其止。此知止能得之說也。若只坐空室中。便是禪家虎寂之談。要分曉。又云。知止是頭腦。能得是究竟。定靜安慮是一時事。無工夫。經文云。是從中細點出妙處耳。諸相因處。如九之走坂。水之下溜。謂之無漸次。却不能脚下便到。謂



之有漸次。却又不到不住手。初問云。此心原無不定。定對私意說。辟如水中之月。定靜而安。水安而月圓也。安而慮。水月之金光百道也。定靜安慮。即在知止內。不會在知止上加一些子。夏雲渠云。可以言定。斯可以言靜。可以言靜。斯可以言安。此須意會。討不得。個大分別。明道云。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個定來。助知止也。初問云。知止之知。即知致矣。非淺淺聞見之知。是入水而知水之寒。入火而知火之熱。乃超然覺悟。真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也。定說志有定向。亦似淺定。乃程子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定則自然而靜。而安而慮而得矣。居業錄云。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人心之不靜。以思慮多也。何以收功在慮。曰。憧憧之慮。不可有。何思何慮之慮。不能無。管登之云。慮根於知。止是謂不慮之慮。乃良知之變化也。故得否則憧憧往來。即釋氏所謂塵勞纖起矣。慮愈多。去道愈遠。如至善何。定靜安中。何處着慮。慮是人心種種自現之條理。就此處時。而低昂輕重。無不歛中。當然之則者是。即律心。非慮是一物。而得又一物也。映處是慮。

會處是得耳。物事只照註解。二句不平。事字只承本邊說。蓋知止是知此明德之本之始事也。能得是得此明德之本之終事也。天下惟本之中。有事末。原無事也。言本未始終。而先後之意已見矣。疑問云。物只是一個事。只是一件。云本未始終者。正見此一物也。此一事也。但要於中。知先後耳。知所先後。不是知所先。知所後。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之。未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顧朗仲云。本未猶根之與杪。始終猶首之與尾。知即知止之知。於此見得透徹。直下識取工夫。收於當念。故曰則近道矣。則字極緊。道即大學之道也。中玄云。此節是起下文。非結上文。疑問云。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是舉大人之已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此個明德。已與天下共有的。必新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的分內事。而其間先後之節次。又一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言之。或問云。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金仁山云。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辟之水本靜。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矣。火本明。烟鬱之。烟透則火明矣。心

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故曰先誠其意  
七澤云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爲冰  
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爲意則失其  
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覓水全意是心  
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性惟在融其冰欲復心體  
惟在誠其意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二機  
卽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呼蹴而不  
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  
能所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所謂正  
也後引好好色惡惡臭爲喻最爲親切卽在凡愚可

讀書說義卷一

九

以自省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朱子  
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來已自  
迅流湍決只是臨時又要略略撥剔莫令壅滯耳  
管登之云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心該  
動靜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善惡  
皆影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性者  
心之心也廓然包乎六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者心  
之意也隱然局於方寸而善惡兩合者也其隱然而  
合者謂之意根猶屬於靜意之苗則發於識識發則  
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而忽

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  
屬心心不隨意而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之動  
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乎情者曰念攝念而入  
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又云大學唯  
格物之說多端亦唯心知之義難辨蓋心之靈處卽  
知知之虛處卽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正知體合  
內外之道處藏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喻心如  
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  
格物如鏡之分背分面拂拂本面之塵而還其明也物  
未格而求知至如鏡未磨而反鑑索照知何由致知

讀書說義卷一

十

致則誠正一以貫之矣蓋致知者下惟乎其誠正  
之心正心者格化乎其已致之知格物者致曲求誠  
之大端誠意者格致知以入密也只是明明德一  
事而功有生熟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其功皆不離  
於格物焉又云八條目中格致二目爲虛位其義  
貫乎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誠正脩齊治平六目爲定  
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既先乎意  
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托始復後乎國已治天下已平  
之日而要終者也蓋三綱領之道攝焉又云格致  
既是一事則八目可損而七乎曰可合爲一事亦可

分爲二目。蓋學者見得頭腦端的。委是格外無致。致外無格。然天下亦有一種耽空滯寂之學。外格物以求致知者。亦可謂之卽格卽致。又聖學過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以上。其心空空如也。似已無物可格。而未嘗無知可致。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是故格致雖一事。不嫌分爲二目。究到中庸合內外之道處。豈唯格致可合爲一。八目皆可并而爲一。格物有多說。備疏之。○朱子云。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乎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致其極也。又云。於物上窮得一分。則我之

四書說義卷一

十一

知亦全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則是一理。才明彼卽曉此。又云。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又云。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不見這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困知記云。格物固莫先於性情。然天地間一草一木。一鳥一獸。莫非此由。一之萬。會萬歸一之理。是故察之性情而有見焉。推之於物而

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草木鳥獸而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羅文恭云。致知何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致知而不於格物。不足以開物成務。此吾儒二氏之所由辨也。程子云。一理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云。理會得多。自然有個豁然覺處。又云。非謂必窮

四書說義卷一

十二

盡天下之理。但積累多後。便難通亦通得去。或問云。如此格物。與世之博物洽聞者。何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不務覈其表裏。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主。而不務覈其表裏。妄之實然必充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辨。董云。朱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只是對初學人立下手功夫。其實可以零說。可以頓說。可以麤說。可以精說。吾人也是一物。若格得吾心了。此外更有何物。究竟起來。瓦甓屎溺。孰非神理。古人聞驢擊竹。悉證妙悟。豈得於

此等更生閭隔。但患認朱子意差。真個於物上尋討。饒君徧識博解。實中只得一部爾雅。有白首而不得入古人之學。爲可悲耳。非所以病朱子也。以上俱本窮理  
○陸象山云。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王說本此。陽明云。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又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又云。

四書說義

卷一

十三

朱子所謂格物者。是就事事物物上求所謂定理者也。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吾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徐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朱子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以上俱本  
○楊慈湖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吾心本無物。去絕

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魏恭簡云。病莫重於知誘物化。藥莫安於格物致知。許敬菴云。格卽格其非心。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在易曰。閑邪白洗心。在論語曰。克己在大學曰。格物一也。格去物累。真性湛然。斬釘截鐵。一了百當。德由此明。民由此新。善由此止。又云。程叔子曰。格物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通義。或論古今人物。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是。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所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二先生所論。在學者誠有之。但當心不正。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手。惟察之念慮之微一語。始爲對證之藥。程子亦云。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吾從其是而已。王敬所云。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止有去欲功夫。物格而知至者。譬之垢去而鏡明。鏽盡而劍利也。近

四書說義

卷一

十四

日來矣。鮮亦主去欲之說。以上俱本  
○愚按。朱子格物之說。融通體會。原自確當。而諸儒爭之不已者。止因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本文讀之過泥。以格物爲聖賢教人直取工夫。遂疑未正心誠意之先。如何下手。故徐曰。仁曰。朱子格物。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如何照。許敬菴曰。當心不正意。

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手不知天下之理精  
嚴一貫而學者用功次第多由嚴以入精即以吾人  
今日譬之如欲家之齊茫茫竟去格物如何得力必  
先默自檢點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安在  
檢點不已自然見自心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所  
由生又進而求之自然知意之所以欺所以憊而致  
知格物自不容已雖是一套功夫而甘苦淺深自有  
不可倒行逆施者聖賢正教人逐段褪進直逼至角  
尖上如木搜根如水得源而一了百當更無餘事故  
下文緊頂物格一節以足之上節是教人下手工夫  
四書說義卷一 十五  
下節是究竟道理也猶恐務外者從治平做起則汎  
而無歸求精者從格物做起又精而難據故又指出  
示人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言脩身而誠正格致在  
其中矣大學分明教人從切實地步步踏進而儒者  
急於直取遂生異同妄論如此未敢以爲是也格  
物是徹上徹下語發軔於意未誠心未正之先而亦  
不廢於國已治天下已平之後王子惡其支離故揭  
其源朱子恐其疎漏故極其委耳二說原可相通朱  
子曰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求其本末是非之極至  
已與文成不相礙矣至於許王二先生格去物欲之

說朱王二先生原有此意特不消說耳使非無欲則  
窮致事物安能見事物之真爲善去惡安能得善惡  
之實故朱子以敬爲主而文成古本序云大學之要  
誠意而已矣此即格去物欲之旨但不即以當格物  
耳若曰復還其本來無物之體諸儒究竟未有不同  
不獨三先生也

### 明明德章

三章雜引詩書以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非創言  
也俱說本體無工夫工夫在八條目內爲釋明明  
德便引幾個明字朱子云顧只是見得道理長在

四書說義

卷一

十六

目前不被事物遮蔽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  
居業錄云顧謂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  
四勿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初問云商書返  
照曰顧明命是何物可以反觀內照得只是內省此  
虛明處若謂以心去顧謂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  
是一物誤矣按顧只是念茲在茲若見其參於前  
耳自明字須重鄧文潔云皆自明也古之帝王  
只自己明了便一了百當此句是總評三書之詞  
新民章  
此章爲釋新民故連引幾個新字總是借新字以發

新民之意。無新民之本之事之効之說。極字意三條中已具。末節是責成後人之詞。若曰後之君子欲新民者。不可不止於至善耳。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不必粘定說。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自新新民。原非兩事。說新民而能自新不待言矣。故首節不必說新民必始於自新。苟日新不是尚有欠缺。但日日又日。新者亦可復汚。故又要新。其實不會於日新上加得毫釐。測義云。或問新至必世後仁之日。比屋可封。亦用新乎。曰明德之明無盡。則新民亦無盡也。必如乾元傳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而

四書說義卷一

十七

民乃無所用其新矣。故曰無所不用其極。然用極之實功。只是明明德。極只是止至善。

止至善章

爲釋止至善。便引幾個止字。穆穆節引詩只重得個止字。緝熙敬都是連及之耳。下五句正釋得一止字。五者之止全由敬生來。此處却不重此意。董云五止是就人倫數之。只一止耳。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實無二月。又云止仁等不粘定文王。只承敬止止字而言之。正將明新至善。攪作一團也。一說下五句都推開文王說。後二節亦不曾粘着武公文王。此

說殊好。疑問云。明德新民原非二事。只說個明德。新民自在其中。淇澳二節總是一節。曰前王曰沒世。是申言民不能忘。蓋曰非唯同世親炙者不忘。雖沒世猶不能忘也。註分屬明新。似非本旨。又云。道學學全此明德也。自脩脩此明德也。恂慄是明德之本體。常惺不昧處。威儀是明德之本體。昭然煥發處。德至此爲盛德。善至此爲至善。便能興起人心。賢親樂利。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所謂聖人之止至善者如此。又云。天理人欲界限處最細最微。此處須剖析毫釐。故講習下加討論二字。纔省察便克治。然却由

四書說義卷一

十八

省察起。切磋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私欲上刮得十分盡。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是釋詩如此解。其實知行未有不並進。疑問云。既講習討論。又省察克治。到此處便露出心之本體來。精精明明。炯然自若。竦然自立。絕無懶散之意。既如此一段精神。常收歛在虛靈之內。自發越於動盪之間。可畏而可象。所謂不待存而自存。不期發而發者。所以說盛德至善。管登之云。瑟嚴密之貌。憊武毅之貌。大似示人不可親近者在。今以恂慄二字實之。則如曲禮所謂儼若思安定辭云耳。赫宣著之貌。喧盛大之貌。

亦似示人有不可捉摸者在。今以威儀二字當之。則如易傳所謂篤實光輝日新其德云耳。武公之德之平易近人如是。恂慄註中戰懼二字太嚴了些。只是虛靈不昧中。有此一段精神耳。盛德至善。倒至善上言。如此盛德。正所謂至善也。初問云民不能忘者。只爲此明德人人具足。所以感通。

### 本末章

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不是聽訟時事。是先一層語。民既大畏其志。則自無無情之念。安得有詞。以至於訟乎。此全由我之明德以使之。故曰知本。

四書說義

卷一

十九

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本。所以使是明德却不說出。此是把聽訟一節說個本末的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大畏民上探討悟頭。不是粘滯語。亦不是推原語。管登之云。以聽訟言知本。猶以忠恕言一貫。後儒但言學問根本。必入玄虛。而孔門策就日用顯真機。所以爲明德新民之實學。附錄 愚謂此章非釋本末也。釋致知格物也。前人有謂未始缺者。非無見也。何以明之。以我對民。則民一物也。以我聽訟。則訟一物也。今能使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則訟之物格矣。訟之物格。則我之

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獨言聽訟者何也。偶舉一端。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可見磨刮於此。消化於彼。知物果無二體。明新果無二事也。蓋不言致知格物之功。而直言物格知至之象也。所以不言格致之功者。實散見於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而不必言。且不勝言耳。但指其象而人已思過半矣。或曰果爾。則本指格物矣。與上文二本字同乎異乎。曰大學三言本。雖其理未嘗不同。而義則愈推而愈約。非獨道理如此。亦文勢之所不得不然也。由三綱而發其端。則明德爲本。物有本末是也。因八目而撮其要。則身爲本。脩身爲本是也。傳格致而取其精。則格物爲本。此謂知本是也。相因之序。教人之方。具在本文。瞭然可見。妄論如此。存以質之明者。此謂知本二句。鄭本賈本俱列其本亂節之後。今依程子所次。義正相通。知本句卽作重一句。亦自有味。不須衍之也。

### 誠意章

愚謂此章以下。如所謂欺慊。所謂忿懣親愛孝弟慈。老長幼。皆所謂物也。當一境有一境之檢點提撕。皆所謂格物也。故格致者。八目之理攝焉。測義云。或問誠意章。何以不曰所謂誠其意者。在致其知而直

以所謂誠其意起之。曰此有深意。蓋大學致知一義。徹始徹終。不專爲誠意發。貫通於正心脩身及齊治平之間。非若誠意之專起正心之端。以至治國之專起平天下之端也。故結句亦不曰此謂誠意。而曰故君子必誠其意。則又隱含心未正身未脩尚非意誠之極致。而致知之案未竟也。深哉。疑問云。章首提出毋自欺一句。喚醒人。中間兩出君子必慎其獨也。教人狠下手。末收故君子必誠其意。打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輕過。此三必字。喫緊爲人。毋自欺也。三句一氣讀下。惡惡二句。是形容毋自欺之真實。

卽誠意如惡二句。慎獨意已盡。此句只下寧之耳。若說慎獨爲誠意工夫。是八目之外。又增一目矣。○愚按。謂獨卽意。亦籠統言之耳。若細析之。獨兼未發已發。其實具於致知之先。而貫乎正心之後。如對致知言之。則知者心之神明。而知止之止。卽是獨。謂獨卽知也。亦可如對正心言之。則有所非心而無所之本體。卽是獨。謂獨卽心也。亦可但不可謂知意心之外別有獨體耳。然則大學獨見於誠意。章者何。曰爲其幾向於動。其體易見。而其功最難防。教人於此下手。注中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是欺。曰是管先生曰。慎獨註是朱子屬續時事。句字從體認中出。殊無中庸滲漏。後儒猶謂云。似偏動察一邊非也。此章原訓誠意。不訓正心。從誠意上說。慎獨雖不拈不親。不聞話頭有何妨。若體貼到正心章上。則無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心。體卽是獨。獨卽知而在。知卽意而在。意卽心而在。心故謂獨卽意也。則可謂意卽獨也。則不可。謂之心必統性情者也。獨則尚依於性。謂之意必含真妄者也。獨則未入於妄。謂之知必兼心知意知。通乎晝夜而知者。心知也。有通有塞者。意知也。心知之體則獨也。故曰脩身以上。慎獨之



義攝焉。然則易又有所謂幾與獨一乎二乎。曰孔子曰：動之微吉之先見。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則幾與獨無二也。但周子全文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合三者爲聖人。明非聖人不能有幾也。謂其養於未發之先而動於心之無着耳。常人能然乎。誠意章原不屬聖人言之故，不言幾而言獨。獨體無人，不有無時不在。小人之厭然，卽小人之獨體也。唯不能直露其奸惡之真體，而旋以掩著之二念奪之，是以入於自欺而爲小人耳。故攝念而合乎性曰：四書說義卷一 三十一

誠則爲君子，隨動而著乎情。曰：欺則爲小人。先儒謂之人鬼關，有以也。十目節，緊承上節，擊節更端，以見獨之可畏。○如以大學爲子思作，則須作引語看。管云：心廣體胖，遂可以當脩正否。曰：既廣，則漸協於正矣。既胖，則漸底於脩矣。蓋正心者，廣大之中無滲漏。脩身者，安舒之中有謹嚴。有說誠意以下諸章，其理未始不相通。而非逐段相因。如世解致知之後，不可不誠意，誠意之後，不可不正心云云也。果如相因而言，世豈有真致知而意不誠者。真誠意而心不正者。真正心而身不脩者也。身果脩而謂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

益難通矣。蓋首章是頓說，各章是零說，直推到底，不過曰明明德而已。明明德之功，不過曰致知在格物而已。其理未嘗不直捷可喜。愚細思之，聖學論本體固是一了百當。故物格知至而誠正，脩齊治平一以貫之矣。論功夫則無時無境可以歇手，故格物致知矣，而當誠正脩，自有誠正脩之檢括。當齊治平自有齊治平之規恢。此皆所謂格物也，亦正所謂致知也。故謂知至而猶有不誠之意，意誠而猶有不正之心，心正而猶有不脩之身，身脩而猶有不齊之家，不治之國，不平之天下，固無是理。若謂一格無庸再格，一致不必深致，則誠正脩齊治平皆屬虛話而無統矣。故曰大學一書皆以格致爲關鍵焉。此又不可不知也。

正心章

董云：此正字卽中庸中字。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還得個無體。朱子曰：四者須從無處發出，不是寂寂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累，就是有而不有，精矣。既曰有所，便是有在。如何却說心不在焉。此不是兩項話。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終日有個影子在鏡上。

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不見不聞。不知味。不必說深。就是眼前耳邊口頭的。全不領得。況其深乎。大學以忿懣等說在正心章。其理最細。非必顯然有所執着。而後謂之有所也。但纖塵未化。稍與天地不相似。便是管云。心之一處。曰獨人之二心。曰念。又曰意。之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愚按此之有所。正所謂念也。攝乎性。則爲誠。着乎情。則爲所下章之親愛等云。則情之根念而流者也。故說在脩身章內。管云。人心纔有見。卽非極致之知。纔有欲。卽非極誠之意。知非極致。意非極誠。則其心猶爲忿懣恐懼之心。而非太極之心也。其身猶食色聲臭之身。而非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身也。又云。獨卽無所之心。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卽有所之意。大學不以慎獨言心。而以慎獨言意。不以有所言意。而以有所言心。此殆以心爲意。以意爲心也。在禪家必以爲未竟之語。不知大學之意。正恐學者求誠意於正心之外。必墮於幾後。而好惡難反。其真求正心於誠意之外。必墮於頑空。而應用仍違其體。卽誠而正。卽正而

誠。此一以貫之之學也。先後特強言其序耳。朱子亦有見於獨爲意中之心。故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亦有見於忿懣等情爲心中之意。故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一說。李卓吾云。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懣等。卽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旣有所忿懣矣。則忿懣在於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也有客常在吾所。主不得空閑。故也。又忿懣旣有所在。在東則西缺。在西則東缺。在中則東西皆缺。孰能定其正位乎。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不皆然。故皆曰。不得其正。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求之也。如此則心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百爲皆廢矣。卽今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謂心遂無所在也。有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爲心也。物而不神。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爲心也。空而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予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秦少游云。心不在我。未始離我心。

不在物。未始離物。心不在物。我之間。未始離物。我之間。此心之真在也。辟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疎。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大。全。方。蛟。峰。亦。主。此。說。心。原。無。形。狀。可。說。故。顛。倒。說。來。使。人。思。心。之。所。以。爲。心。耳。其。意。大。槩。本。之。楞。嚴。

### 齊家章

兩節俱是言身不脩。而家之不齊。不言可知矣。不可。以上。是。身。不。脩。引。該。是。家。之。所。以。不。齊。舊。說。五。之。字。有。往。而。不。返。之。意。之。便。辟。下。下。語。太。重。此。條。攝。於。

四書說義

卷一

十一

誠正之後。亦非可以常情例觀。只是意根心體上。略略帶些人我。故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處管云。唯聖人可言。心卽是性。意卽是心。下此性入氣質。便是含妄之心。心既含妄。便是有我之意。心含妄。故不能與無極之真爲一。而有忿懣恐懼之所。無所則正。意有我。則不能與天地萬物之體爲一。而有好惡之辟。不辟則誠。誠正合而脩身之道備。其義精矣。知惡不。必。說。到。勵。行。於。前。變。節。於。後。知。美。亦。然。如。此。說。便。是。兩。時。下。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過。影。如。鏡。數。毛。便。是。辟。下。文。引。該。俱。是。卽。日。事。此。五。

辟亦從上章四有所發根知。只是有所之。及以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全。從。無。我。來。故。曰。天。下。鮮。測。義。云。子。貌。之。醜。惡。苗。禾。之。潛。碩。日。暱。之。而。忽。焉。忘。焉。故。也。此。不。獨。凡。情。爲。然。卽。聖。人。之。情。亦。然。何。以。指。爲。好。惡。之。辟。曰。學。問。已。過。誠。意。關。頭。正。須。精。察。及。此。蓋。天。下。儘。有。見。聞。所。染。風。會。所。乘。介。在。天。理。人。情。兩。可。之。間。其。幾。非。聖。人。不。能。察。而。任。吾。好。惡。之。適。然。不。自。知。其。流。於。辟。者。皆。子。惡。苗。碩。之。類。也。聖。學。尚。於。盡。性。曲。致。如。此。

### 治國章

四書說義

卷一

十一

家者。國之本也。而身又家之本也。故章中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曰。好。曰。教。曰。宜。家。人。宜。兄。弟。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是。本。身。教。來。疑。問。云。世。責。教。行。於。國。而。不。知。興。於。家。知。興。於。家。而。不。知。帥。於。已。此。帥。字。是。一。章。極。緊。要。字。眼。前。邊。三。個。教。字。後。邊。兩。個。教。字。兩。個。法。字。總。只。一。個。帥。字。主。張。帥。字。又。發。出。一。恕。字。恕。又。曰。藏。可。見。帥。非。有。爲。民。作。法。之。意。只。是。反。求。諸。已。耳。恕。是。帥。之。神。從。是。喻。之。象。疑。問。云。不。出。家。是。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也。如。此。說。更。有。味。若。謂。不。出。教。家。之。理。却。淡。孝。者。所。以。事。君。三。句。不。作。推。原。說。

事親之孝。卽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爲孝。以此心而事君。則爲忠。隨在異名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故下文引書。緊別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欲。便是慈母。心誠求父兄之欲。豈不是孝子。弟弟。若心誠求君長幼之欲。又豈不是忠臣。豈不是幼弟。豈不是民之父母。可見此理本一而非二。此心至順而無強。故下緊接一家仁讓一人貪戾等語。挑出機之一字來。引康誥是總證三句。不是只證慈幼一句。偶似說慈耳。董云。只是說心之真誠。以爲聯屬家國之真血脉也。○與上節舊分理一心一亦未是。疑

明書說義

卷一

三十九

問云。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秩然處。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初問云。機弩上牙也。機在手至近。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必身親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其機如此一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之意。楊貞復云。君子者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己爲己。而合天下之人以成其己者也。故一人之善。卽天下人之善。何敢攘爲己有。天下人之不善。卽己之不善。何敢謝爲己無。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己未嘗有。而不萌求人之

念也。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己未嘗無。而不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爲有善無惡。而求人非人。則不得爲恕矣。此四句。乃是君子着實究竟。身上未嘗有善無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身於恕之法。恕者如心之謂。人已之心一如也。若論善。我既有。則天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不無。我何得獨無。此之謂人己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得在己者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身露在恕之外。君子見得在己者未嘗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渾爲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恕之內。橫目之

明書說義

卷一

三十九

民瞻仰於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個藹然仁厚。豈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得己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己未嘗無惡。而引咎歸己。如虞芮二國相爭不已。一入文王之境。望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所謂喻也。若只有善而求無惡。而非足以服人之口。不足服人之心。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既有善。天下人各自有其善。吾既無惡。天下人亦各自無其惡。此天下之所以多爭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人誦讀此書。須反身省察。我既

未嘗有善。如何怪得百姓無是善。吾既未嘗無惡。如何怪得百姓有是惡。凡屬於己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看之久。忽然大悟。便能全身藏入恕中。而能喻人矣。○此楊貞復藏身說。稍節而存之。恕與仁生熟之間耳。藏身於恕。則恕之熟而渾然仁體矣。是即堯舜之帥也。已隱然舍下章絜矩意。三引詩。咏歎以足齊治之旨。其實宜家人宜兄弟。儀父子兄弟。不離脩身焉耳。故齊治平三章。謂之皆釋脩身可也。豈惟此哉。曰。心誠求之。且推本於誠意矣。諸傳雖各有專釋。而理原一貫。但至一境不能無一境之檢點。此格致之所以無歇手也。

平天下章大意

此章大意。只總註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已盡。後人妄爲分析。皆非朱子本旨也。大意言欲天下之平。全在絜矩。而所謂絜矩。只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二句。而其要則又歸重於慎德。慎德則必不忍自私自利。而不同好惡於民。然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不利。故又提出個本末以見財之不可聚。又於斷天命之得失。挑出一善字。以見不可不慎德。而絜矩之意。遂承此善字。進運說去。言

當實善而不實玉。實仁親而不實國。當進君子退小人。爲能愛能惡之仁人。方是能同好惡而不拂人之性。不然則菑必逮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僂者也。卽此看來。治平君子。誠有個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已。忠信則真。真能愛民。而能得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得衆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驕泰則知有己。不知有人。決然失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而衆國天命一時俱失。然人君往往驕泰。不能實存此心者。只因攬不下一個利字。故生財有大道。以仁發身。以義爲利。正見財又不必聚。苟得其道。則未始不生。惟用小

人以欽聚。則禍途不可救耳。此是民情好惡之大關鍵處。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是教爲人上者。當同民心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今人必分其節至其節。是理財之絜矩。其節至其節。是用人之絜矩。不獨不知解經。亦不知解傳。疑問云。此章大根本只在慎德。慎德則此心常公。卽謂之仁人。慎德卽實心愛民。卽謂之忠信。慎德則不私其利。卽謂以義爲利。而天下之平。莫要於此。故程子曰。有道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大學述云。平天下之道。只在推心。其大端在於同欲惡。而得之以忠信。失之以驕

泰。此便是本治末治。本亂末亂。都從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上來。可見是一貫之學。

### 平天下至失國

疑問云。平天下的道理。卽治國的道理。本皆出於此心。但論其事勢。則有廣狹之分。欲平天下。須多方推廣。始得周徧。故特下絜矩二字。三民字不必說是國之民。通章俱縱言平天下事。並不會提起國來。由君身上發出。來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量無減滿。必由國漸推到天下。是笨話。絜矩二字。下節自有明疏。不可預解。所惡一節。分明畫出

四書說義

卷一

三十三

個絜矩來。大學指歸云。此從吾身畫出個樣。辟如開平方法。一里爲式。而萬里攸同。各占其私。動而有礙。所謂緣軀殼起意思也。故曰除却身都是義理。各安本分。端然方正。程伯子云。將身放天地萬物中。側看大小快活。朱子云。人見人常明。見已常暗。責人常急。責已常緩。若拽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樂只三段。俱是言好惡之關係甚大。以下皆承此意發揮。民之父母。不是說民愛之如父母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我真能生育萬民。而無愧於親民之責。故曰民之父母。若依章句。通在感應上說了。如此看。於此

之謂三字口氣爲肖。

### 慎德至失之

疑問云。其德非他。此經文之明德也。明明德是大人第一義。此著一慎字。又著一先字者。見得此點靈明。是人的本心。緊緊先慎。守此靈明。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托。決不敢自專殖於已。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民之好惡。固多端。唯財貨一件。是其最不可違者。能掩世主好惡之公心者。亦多端。唯聚斂一節。是其最易溺者。故

四書說義

卷一

三十四

舉以爲言。疑問云。此本末二字。不並較。德是治平的大根本。財不過其末節耳。慎德則能絜矩。所謂善也。不慎則不能絜矩。所謂不善也。楚書二節。承上善字。與秦誓節連篇引來。見得有國者。決當寶善人。寶仁親。用斷斷休休之君子。去妨賢病國之小人。方是能愛能惡。而可以爲民之父母。不然。而拂民之性。則菑必逮夫身矣。此大段雖有理財用人。却不如舊說斷然分截之割裂。秦誓以下說用人。雖不是說用理財之人。亦不會說於財全無關涉。觀末節便說作一片可見。只是覺民之好惡。又常在此。便迤邐說來。

衡齊云：龍以雲爲輿，以風爲馭，以霆電爲徒御。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而用神也。假令龍如蟲鼠，喜能負重，則技止龜跌而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則技止鐘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則止鼎蓋。睚眦則止刀環。爲此者，踐彼爲彼者，躡此。又安能役雨霆風電而變化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之技。管云：休休之相度，卽空空之聖學。人心有欲焉，得休。大臣操可致之權，其念更廣。祿欲持，寵欲固，名欲保，子孫欲綿，其難休尤甚。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此真休休者。休休則無我，其視天下無一而非我矣。大學釋義云：斷斷誠一不二之意。所謂確乎其不可拔也。無他技，言其無才能之蔽也。人只是才能上着脚，便有所蔽，便不誠一，便不虛明，便不能如有容。斷斷無他技，其心更無一毫功利之私。物我之見，知識意見之累，只是湛然在中，是何等休休。卽此休休之意，空洞無外，若有所容，而寔無所有。故曰：其如有容焉。如有容，正是無所不容之地。有所容，則必有所不容矣。講錄云：休休是寬大安閒之意。如有容，不是如物之有容。休休處，難以名狀，故強以有容狀之。

與寔能容字一般。寔字對如字看。旣云如有容，又云寔能容，無非形容之詞。大學義云：保子孫黎民，是何等事業，却只說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的，便能辦得。又說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處便將聖賢學術盡打破示人矣。只此一點心情純瑩，便是唐虞君相，便能做出堯舜事業，豈不至簡至易。盧氏云：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故曰：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疑問云：見賢二節，不與上節分作三項人看。道立仁與不仁而已矣。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不紂不肖，卽是不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二節緊頂上說來。如此不簡賢，不紂不肖，則其好惡已不能同。民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正謂此也。讀書錄云：知賢而不用，知惡而不退，不如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則賢者猶有所冀，不賢者猶有所畏。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疑問云：前說君子有絜矩之道，後說君子

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可見絜矩方是大道。不度諸心。而出身加民。總私智小術之爲。決不可以平天下。夏云。忠信。便能以心體心。視人猶己。驕泰。便自縱自肆。不知有人。絜矩得失。在此處分路口。

生財至末

夏雲渠云。上文已結束十分完了。只覺得歛財的不。好。又特致丁寧。董云。非是以財爲重。而爲之料理。直說到小人苗害並至。正是破除聚歛之迷。以發其好惡之公心。總是終財者末也之意。何嘗理及財哉。管云。唯慎德而後可以有財。唯散財而後可以聚

民。唯行生財之大道。而後可以散財。唯不畜聚歛之臣。而後可以行生財之大道。大學敘理財之顛末。義若貫珠然。仁者以財發身。不是有心散財。買人來奉已。只是不歛天下愁怨之氣。於躬身自尊榮。若以財而發之也。朱子云。只是一個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作義。吳氏云。不終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爲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守財是終事之一節。夏云。寧有盜臣。仁者之用心如此。未說到利害上。義未始不利。亦就世主好利之心言之。正銷鑠其聚歛之心耳。大學之道。不論到

利處。愚按治平二章。其用愈廣。而其理愈精。格物不至此。不可謂之物格。致知不至此。不可謂之知。至此格至之所爲徹上下也。



四書說叢卷之二

中庸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中庸大意

管東溟云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爲本大學專爲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於沒世不忘皆從賈達石經本故中庸兼爲邈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於無聲無臭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卽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脉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又云盱江羅氏云凡讀中庸全篇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最得其旨且

四書說叢卷之二

卷二

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四名不知含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蓋智仁聖義之極致也子思一切從人身中之性情發之以爲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脩道便是教也中和非聖人之絕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中節便是和也皆言費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真一之性率性之上豈無爲物不貳之道脩道之上豈無出離生死之教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中也

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其條目以誘人入道哉非也察乎天地之道卽造端夫婦之道道體如斯君子以人治人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智者觀破此義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凡生死羣中而隱然不逐凡流故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董云中綴之以庸者明是對行恠的下藥其實不盡於平常才說平常便須有不及之虞如本文舜之受命武之戎衣周之制禮豈不是驚天動地事業然到未發之體原來只是合下如此一毫不逞精采昔人謂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亦庸乎故庸者因世立教之言不與中字作對中庸開首曰性曰道曰教曰中和皆極精極微之論也然皆收拾在人身而究竟不外於喜怒哀樂之用夫喜怒哀樂豈聖人所獨有而常人所無者哉人以是求中庸思過半矣但天下有真必有似似者真之賊也故次章卽指反中庸之小人以示之然中庸之君子與反中庸之小人俱不常有惟中人最多中人者日飲食於中庸而不知是中庸者也何也世衰道微非鶩而入於賢知之過卽退而安於愚

不肖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則必如之何而後爲中庸耶。必擇如舜。守如回。強如君子。而後可幾也。然天下奇節之士多有。而中庸不少。概見者何哉。所以然者。不能庸故也。非獨素隱行恠者。是不能庸。卽半塗而廢者。亦是不能庸。故必遜世不見知。不悔之聖人。而後能中庸耳。蓋深見世之不能中庸。由於中隱恠之毒。而其不能不受毒於隱恠者。以名根之未斷也。不知中庸之道。至費而非隱也。至庸而不遠於人也。至素位而不必僥倖於外也。至邇至卑而未始不高遠也。至微而無一不洋溢昭著於耳目目前也。此皆以理明中庸也。猶恐言理而不及事。則人不信。故舉舜之受命。文之無憂。武之戎衣。周公之制禮。皆千古極不庸之事。而名之曰孝。名之曰達。見奇事無不歸於庸德也。又舉孔子所對之達道達德九經三近。而一一通之於誠。見王道必本於天德也。此又以事明中庸也。可見人患不明。不患不誠。人患不盡。人不患不合天。故復反復言之。其間或稱至誠。或稱聖人。或以天道領人道。或以人道歸天道。因地階級不無差殊。大抵非述其業。則闡其德。總以明天人之合一性教之相通耳。因推本於仲尼。見立中庸之極。

則者。萬古一人而已。必至是而業爲業之極。至聖之配天是也。德爲德之極。至誠之達天德是也。然德業至是。於至聖至誠本體上。不曾加纖毫。此乃所以爲中庸也。未遂示人下手工夫。當從事於闇而不當從事於的。闇則由微而顯。復卽顯而微。業必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德必至於無聲無臭。不離喜怒哀樂之常。而直返之天命之始。至矣至矣。儻有一毫的然之意。則必落隱恠之窠臼。而其流且爲無忌憚之小人。可不慎哉。蓋測如此。未知是與否也。

天命章

近溪云。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了却一部中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所謂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者也。中間只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命。不過其節。則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矣。此只是人情才到極平易處。而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中庸爲道而作。其實道之不明。由於不識性字。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若秉氣言性。如何率得如。

何便是道。子思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與孟子性善性字同。是全無夾帶欠缺的。所以任他見成做出。便是道。此二句雖只是論理。不着人說。但才言率已兼有人。在又是程子所謂人生以上不容說。言性不言氣。不備者也。故又須說個脩字。率方完全下文戒懼正是脩。脩正是所以爲率也。雖脩也。實率也。實命也。人但說個率性。不知才說性。則習性與真性相挾俱來。任他率去。如何得是道。必實實下脩道工夫。如下文戒懼。慎獨。無須臾之離。然後吾心無不中。無不和。即順吾之喜怒哀樂。率之。莫非大本達道之流行。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果至是。則雖自率其性。而直與天地萬物同返於天命之初。何不位育之有。來矣。鮮云戒懼二條。乃下學工夫。到了喜怒哀樂二條。是聖人能事。專言理矣。所謂工夫。只是時時不放。所以說不可須臾離也。是把戒懼恐懼。遏人欲以存天理。作一個課程。朝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暮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一事也是此不須臾離。萬事也是此不須臾離。默坐澄心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續紛多事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常時事君事親處友。也是此不須臾離。變時刀鋸鼎鑊。也是此不須臾離。在孔門也。

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在孟子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此之謂思無邪。此之謂無不敬。又而久之。直至於至誠無息。無息者不須臾離也。純一不已。不已者不須臾離也。雖是聖人渣滓渾化。然聖人豈無人心。但聖人義精仁熟。雖有人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心亦道心矣。故曰閑邪存其誠。言龍德正中。之聖人。既至誠無妄矣。而又閑其邪也。故曰無射亦保。曰死而後已。既至至誠純一。則此心純是一團天理。無意必固我之私。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與天地參。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故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既配天矣。豈不天地位萬物育。夏雲渠云。此章大意只是要人慎獨。前推道所從來不可不慎之由。後說到中和位育。見能慎之效。通章曰道曰性曰所不睹所不聞曰。

獨曰中總之一件而已。袁了凡云率字有稱性而出之意。既曰性則本無增損。不屬有無。連自然也。說不得。只色色任他本來。盎然流行。自各有個條理。此便是率。若舍此別有所趨。向有所商量。便是率情。如何能是道。從先議云。朱子以天命之性無不善。但在順而率之。此所謂不戕人性而成仁義者也。然亦須點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即爲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出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有盡性曲致之說也。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明書說義卷二

命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和處盡之也。孟子亦是全向率性上說。疑問云。脩之直到致中和地位。不曾於心體上加分毫。天命之性本如是。率性之道本如是耳。但非無作之用。便是脩。不獨衆人賢人有之。聖人亦有脩。堯舜競業。文王臨保。分明是戒慎恐懼一脈。但脩之分量。凡聖不同耳。一落於人。便不能無脩。一落於脩。便止可言教。○聖人情。卽性而賢人未免反性以合性。陽明之說亦似可商。朱子云。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的。純說是不能

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此是論理如此。其實道也者。三句只是論性天體段如此。下文戒懼方是人。不離道。疑問云。不睹二節是一意。蓋提個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分明說是隱微之獨。曰戒懼乎。恐懼乎。分明是個慎字。下一節。不過將莫見莫顯。申釋其所以不可不戒懼之意。二節只是一節。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纔離却不睹不聞。便是見顯。觀下文已發未發可見。非又有獨之一節間之於中。或者猶泥於大學之慎獨。是意之初發處爲疑。不知心非死物。不睹不聞。正其動靜之合一處。但大學傳誠意。故卽指其幾動處爲獨。而不睹不聞之體。自可不提。中庸論道體。故直指不睹不聞爲獨。而欲動之幾。又豈在外。二說原無抵牾於其間。若必慎獨是慎意念之發。而不睹不聞。更須有戒懼工夫。則所謂戒懼者。將用之枯槁寂滅之地。而所慎獨者在靜極復動之時。動靜果有端。而工夫果有二耶。且大學是孔子口授初傳。若不睹不聞與獨有別。則大學工夫當先從不睹不聞始。何但言慎獨。遺却戒懼一節緊要工夫。而必待子思發之耶。不睹不聞。指性體之密。言莫見莫顯。是就中提出其要幾言之。才說所不睹所不聞。便含

明書說義卷二

有見顯之機在。終不然塊然枯木不成。卽說到莫見莫顯。試思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體段可是睹聞得否。此其合一不待言者。聖賢立言。豈能一口說盡。又爲下學指點下手工夫。不得不周匝言之。故其次第如此耳。曰然則大學何以屬在意說。曰獨兼未發已發。大學就誠意章說。故從欲動之幾言之。見顯之意居多。中庸論道。從渾淪處抽出言之。故以不睹不聞爲主。了凡云。不睹不聞。卽鬼神章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非不視不聽也。試以身體之人。從朝至暮。那有不睹聞之時。開眼見物。合眼見暗。有聲聞

四書說義 卷二

九

聲。無聲聞寂。眼前不見物時。只可謂之無形。不可謂之不睹。耳不聞聲時。只可謂之無聲。不可謂之不聞。除是熟睡時。始無睹聞耳。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見聞。於此戒慎恐懼。是就聰明所不及。聲色所不到。默默檢點。此是聖門第一路工夫。若朱子就耳目上說。則去道遠矣。此不睹不聞。自其藏於渾淪而不可見。則謂之隱。自其入於散殊而不可像。則謂之微。至幽而萬象昭然。故曰莫見。至小而萬形畢具。故曰莫顯。是卽所謂獨也。獨者無對之稱。目與色對。不睹則離色而獨矣。耳與聲對。不聞則離聲而獨矣。於此

不隨不染。常自醒然。便是慎獨。便是脩道實功。朱子云。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個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似極力把持。四書心考云。戒慎恐懼。亦是人性自能如此。非故於人性上添一物也。周公係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朱子以九三性體剛健。故有乾乾惕厲之象。此盡性之事。龍德之學也。陽明云。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懼是說工夫。是否。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懼恐懼的。戒懼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

四書說義 卷二

十

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朱子云。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愚謂四條太說得自然了些。戒懼徹上徹下語也。以上達言之。果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果是終日乾乾夕惕若。果是本體原是戒懼的。果是只不要昏了他。便是若下學必須平日講過欲存理之功。臨時有卓豎精明之勇。認得獨體停當。方知戒懼不容致纖毫之力。若言之太早。恐去一執着病。生一無記病。非子思

教人脩道之旨也。蘇紫溪云：莫見二句，與十目二句不同。此言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之不可離處。以道爲有，則此心之中，目不及睹，耳不及聞，何其隱且微；以道爲無，則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而實不離乎聲。又何其見且顯。蓋道在吾心，而卽在日用，道在日用，而卽在吾心。故曰費而隱，又曰知微之顯。湛甘泉云：獨卽上文所不睹不聞之實體，觀下一故字可見。此節乃申上文而致叮嚀之意，非以靜存動察爲對也。皆動中致力以養其靜之工夫也。雖日睹日聞，而所不睹所不聞者，未嘗不極天下

四書說義

卷二

十一

之隱微，所謂未發之中是也。卽不睹不聞，而所睹所聞，未嘗不極天下之顯見。所謂中節之和是也。中和是性之本體，人人有的，不待養盛之人始得。但人不能盡戒懼之功以率之，所以其氣象不見，而喜怒哀樂皆爲一人之私，而不復與天下相通。故朱子曰：慎獨而中和出焉。劉觀時問陽明曰：未發之中何如？曰：女但戒懼不睹，恐懼不聞，養到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了。凡云未發已發，非對待，非先後。龍溪嘗謂發而中節，卽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也。歐陽南野云：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卽思慮不生，安

閒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和之用也。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錄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然之節，自有之中，所謂中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大全小註云：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

四書說義

卷二

十二

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騁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戒懼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聖人之德也。蘇季明問程子曰：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旣思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旣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明儒經翼問未發已發是一時是二時？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的主宰，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

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焦氏云。子思言慎獨。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即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知覺。內守幽閑。猶是法塵影事是也。曰。動於情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者。其孰辨之。朱子云。四者俱

四書說義

卷二

十五

從無處發出。不是寂滅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累。便是有而不有。○此語最精。顧涇陽云。說者以未發非時與朱子不同。其實朱子亦曾主前說。後定從後說耳。愚嘗平心體究。竊以兩說不妨並存。陽明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故劈頭說個無未發已發。若真知得無未發已發。就說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個未發已發在。蓋亦有見於此耳。曰。陽明所謂原有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文以鐘聲爲喻。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個時字也。○必如此看方

不滯於一隅之說。朱子前說云。見本集。涇陽摘入小心齋劄記中。刪正云。未發則涵天地萬物。而植根於不睹不聞之中。故爲大本。中節則推喜怒哀樂而共由於天地萬物之大。故爲達道。常人亦有一念之中。一念之和。却不可言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君子由慎獨養來。方可語此。中庸恐人認中和淺了。又足此二句。卽不言致而此。外無致矣。故致字只宜輕看。疑問云。天下之理之著見明顯者。皆在於隱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下之理之本來恰好如此者。皆根於未發之中。故曰天下之大本。董

四書說義

卷二

十四

云。慎獨所以致中。致中所以致和。無兩項工夫。此句亦帶得輕。頓在天地二句上。言聖神功化之極。亦只是率性而已。○了凡云。人無心外之天地。無心外之萬物。吾誠養得此心完足。則六合之大。精無不通。蟻蠅之細。氣無不貫。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自是實事。學者試自體驗。此心稍稍養得好。那時節便覺有一段清寧開闢之象。飛躍活潑之趣。這便是位育真景。況久而徵者耶。○饒氏云。致中和而位育。是有此理。但所居地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致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

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如充其量。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卽位育之極功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致中和而水旱不免何故。朱子曰。經言其常。堯湯值非常之變也。又問如此則須就人主說。方有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曰。然則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其世。乃不能以致中和者。救其一二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極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君子中庸章

仲尼節是正文。下一節是上節註疏。疑問云。君子中庸者。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卽是中庸也。無兩層意。疏意云。中庸二字不平。中卽是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盡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卽聖人也。還不得一些精采。此惟君子爲能然。故曰君子中

庸。小人純是情識用事。分明與此相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猶孟子所云鄉愿也。其於中庸模擬極肖。似而實反。故首辨之。若尋常小人。何待辨斥。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二句是疏上叫起語。不重。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兩而字最有意。政謂小人無忌憚處。絕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用時中的一副心腸不同。所以君子用之則爲時中。小人用之則爲無忌憚。辨在體而不在用也。無忌憚與戒慎恐懼。截然天淵。真偽之辨。全在於此。草廬輯粹曰。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鉢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却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也如此。

中庸其至章

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贊出此一句語。氣小頓轉。眼當世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若謂中庸而民鮮能。非聖人語氣。至與費隱章及其至也。末章無聲無臭至矣。至字同。疑問云。民鮮能久



矣。見世非索隱行怪之人於僻。卽半塗而廢之人於偷也。民鮮能久矣。有兼嘆上下意。假令唐虞之世上之人立極建極。下之人遵道遵路。亦何鮮能之有。管登之云。雖竝提中庸二字。而中意全收在庸上。蓋爲衰世之離庸以求中者發也。世教日衰。人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

道之不行章

管云。此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刪正云。道不行。由於於知愚。則心力貫徹處。卽行也。非知外有行也。道不明。由於於賢不肖。則踐履光輝處。卽明也。非行外

即書說義

卷二

十七

有知也。知行合一。故特互言之。夏雲渠云。賢知之過。亦只是見不到耳。注中不足知不足行。說不去。知愚賢不肖。皆是有意求道的人。只因多着了一分意見。所以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反不如日用不知之百姓。可以與於道也。故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焉。陳北山云。知者過之。如佛老之徒。賢者過之。如晨門荷蓀之徒。中庸雖兩字竝提。只是教人見中於庸耳。舍庸別無中處。賢知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肖不及之。是不能庸。然此不肯庸不能庸者。究竟不出道外。但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

即書說義

卷二

十八

能知味也。或曰。何謂不能庸。曰。君子而時中。時當如此。卽旋乾轉坤許大事業。在本分上。只是庸德。愚不肖者。便看來做許大事業。退避不肯承當。豈不是不能庸。道古錄云。知行交相爲用。世間一飲一食。莫不皆然。雖有嘉穀。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何由知。既知其旨。安肯不食乎。唯是二種人。坐在飯籬之中。妄作他想。厭常食不食。日求奇品異味。奇異卒不可得。遂餓而死。所謂賢者知者流也。亦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罪也。又一種者。亦坐飯籬中。妄以爲毒物所留。寧餓而死。不敢輕嘗。是謂愚不肖。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瞞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人。天下豈不皆飽飯之夫哉。上節大意已盡。下節卽就上意反覆歎之。無兩層意。訂釋云。過與不及。雖分屬。而意則專督賢知之過。愚不肖自相形而見焉。蓋愚不肖不能反中庸以亂天下。唯賢智有過高之標。足以走豪傑而移世風。故夫子病之。愚不肖非對中道稱不及。亦對賢知稱不及。○按登之訂中庸以道之不行。節自爲一章。爲分責賢知之過。人莫不節。合下章爲一章。爲責愚不肖之。所以不及。故如此說。然其意深有得於作中庸之旨。

故竝存之。

道其不行章

疑問云其字夫字大有感慨意在作文只講此句便了注中承上章起下章等語是子思引言意不可攪入別章做此。

舜其大知五章辨

夏雲渠云孔子平日贊舜贊顏淵告子路等語皆有個中庸意思在故子思錯舉以成書初無擺列知仁勇及道所以行所以明意且舜用中於民便是行了何得獨言知顏子擇乎中庸亦是知何得獨言行真

宋人穿鑿之見

舜知章

大知不可以言語形容觀下文數句便得了凡云舜之心純是虛體一生受用處只是舍己從人故好問好察邇言二好字從性中流出隱惡不但是不宣在已在人一也聖心純粹纖翳不留見惡便化了連胸中亦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舜心止有一善纔遇善便要宣揚出來自不容已董云執其兩端譬如執矢因彼而執不自執也用中於民譬如發矢因彼而發不自發也通上數語所以極狀其空

中庸說義卷二

十九

中庸說義卷二

二十

明無礙之體也兩端可得名言乎不可也夫子他日曰我叩其兩端即此兩端也凡物非一不神非兩不化故以一求一則一墮於兩以兩觀一則兩具而一呈矣朱子凡物皆有兩端最得其解小大厚薄不必拘縱百千萬億止可謂之兩端即偶舉一件亦自有個兩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一時事凡物一具則兩形兩形而中亦呈矣方見其兩時即執也其得中時即用也其執其用皆在物而不在我也聖人則即兩即中隨執隨用何先後之有了凡云看他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可見終身不會自用遇着事來自然要問問處自然有滋味故好程伊川云造道深處聞常人言莫非至理李卓吾云舜之好察邇言予以為非至聖則不能察已至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真聖人之言者非強為也真見本來面目無人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人故本來無邇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強為法故如是疑問云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端用其中此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不好不揚

不執不用而舜皆不之知也。又云其斯以爲舜乎。猶云此纔是舜不可講向知上去。○戊辰會試。惟得錦泉得之。又云此是大舜之時中。李卓吾云用其中於民。聖人無中以理之所合爲中。故曰時中。

### 子智章

疏意云不能菴月守只是知之不真知火之必熱則寒時定用近他知水之必寒則暑時定用親他真知此理收攝保任自不容已此章最好驗知行合一之理。原旨云行之未至卽是知之未至如秉燭夜行行到此處方明到此處。曰子知亦似就賢知半邊

四書說義

卷二

人說不能菴月守正是隱性引之而去

三十一

一說○管云夫子傷中庸之道久湮學者非擇之不精則守之不固而猶號於人曰見道故有慨而云然上半節譬士無擇術之智而爲不中不庸之學所誘陷者如楊墨之率天下而無父無君是也下半節正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日月至焉者也

### 回之章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功在擇而不在服膺也正不喫力語若說得呆板便是塊然株守一物於胸中何以爲顏子。管云擇乎中庸意

向庸字上謂從庸德庸言擇出此中也。疑問云中

庸原是心體擇是求合此心體服膺弗失是時時不失此心體耳善卽是中庸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原非二物。問古人云一得永得既得矣復有所失何也。

陽明云吾人之學患無所得既得矣保任工夫自不容已且道得是得個恁麼此非意解所及擇乎中庸

不能菴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便是得處欠穩當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亦保方是真

得方是真保任學至大成方能強立不反放手得太

早自是學者大病。本體原是戒慎恐懼的見得本

四書說義

卷二

體自然戒懼之不容已此便是服膺弗失

三十一

卽一貫之一亦卽首章慎獨之獨也乃學問之大頭

腦處士亦有擇中庸於萬殊不能得中庸於一本者

是以難於菴月之守其因則以博文勝而約禮疎耳

顏子之心屢空故能反博歸約得此一善能得之卽

能守之參之魯論則一日歸仁正是得一善之初心

三月不違正是拳拳服膺之後心

### 天下國家章

疑問云上三句只是以天下所駭以爲難者形容中庸不可能意不必以知仁勇硬軟入三者做得恰好

便是中庸。亦說不得倚於一偏。管云。三者在聖人亦皆庸行中事。唯賢知之。士則以爲奇。勲峻節而步趨之。夫子皆本中庸之道以裁之。正謂顯奇於庸行之外。猶易取中於庸行之內最難也。三者一裁於中庸。便是至德。此於語中。天帝堯德泰伯仁比干見之。不可能。不可着實做難能說。不可能與難能不同。中庸易知易能。何難之有。只狀中庸之妙。難字意自在。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此是虛論。彼就人論也。然聖人唯不以能故能耳。訂釋云。或疑聖如夫子而猶謂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果絕德歟。曰非也。此爲素隱行怪之流發也。中庸之道率性而已。性果難率之物哉。末世率性者寡。而戕賊人以爲仁義者多。於是見中庸之不可能矣。故斯言也。雖究竟之譚。亦傷時之論也。苟究聖脩之極。亦只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而中庸其至矣。豈曰絕德。第又考之易傳。似謂精義利用可能也。窮神知化不可能也。然則神化又出中庸之道之上乎。曰此則所謂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非中庸之上。別有神化之道也。然夫子有從心之中庸。而自歎於神化者何。曰夫子自信盡人道之中庸。而不敢自許盡

天道之中庸也。則中庸之不可能尚在也。苟至於窮神知化之極。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吾性體中平常事。而況中和位育之人道。有何奇哉。學至於是。方乃不見中庸之果可能。果不可能矣。却又不可認中庸必待窮神知化而後能。其達亦自有漸。當知非窮神知化之難。得一善之難也。

### 問強章

抑而強與。是南北二句中轉語。不必添子所當強字。寬柔以教。教字空說。不必說設教之教。疑問云。不報無道。不免有含忍意。與犯而不校自別。疑問

四書章句卷二 中和 中和即首章中和。人心體只有個中和。中和最。強且矯。任有道無道。只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自便是不變。塞至死不變處。夫子語雖四平。却重中和二字。總是君子而時中。問和不流。中立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朱子曰。是曰惠之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歸來及武王伐紂。又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和則自然中節。安得流。中則自然四虛。安得倚。不流不倚。亦自人見之。若有心不流不倚。其流倚亦甚矣。朱子云。中立易於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袁

七澤云、和者已發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處、君子安住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變遷、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強哉矯、和不流中、不倚則無往而不可、人見爲有道無道、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境、衆人也、人見爲不變塞至死不變、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此其從前之定力如何者、而不曰強乎、此二強哉矯、似當從中和中看出、四矯字亦似對南北言、矯然出於風氣之上也、管亦云、夫子歷數而贊之曰、強哉矯、強在矯上、咏歎之詞也、

四書說義

卷二

三十五

訂釋云、或疑素位而行、中庸之道也、夫子表君子之中庸、乃以矯爲言、何歟、此非但爲子路對證之藥也、然亦有大因焉、末世風靡、賢者易爲是非利害所動、非用矯以挽之、鮮有不流於鄉愿者、用矯乃所以用中也、君子處叔世之中庸、類如此、使在大道爲公之日、何以矯爲、

素隱章

夫子深見人之不能中庸者、皆由於不庸、不獨素隱行恠者倡其風、卽半途而廢者、亦是陰中隱恠之病、

使不有所引、何以有所廢、故直說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許其能中庸、見名根一絲未斷、不可謂依中庸也、此夫子剔出鮮能的骨髓處、素隱行恠不止是賢智之過、然起手亦必從道上差去、是亦賢知矣、道道道字、卽是中庸了、亦不可便加他個愚不肖、然不能自主、是亦愚不肖矣、半途而廢、卽在道道句內、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決洽、故不得不廢、照弗能已、看亦自見、管云、道卽中庸之道也、然或擇中之初、一善之所得、未確、則欲罷之內念易生、又或守中之際、衆口之所咻交加、則變塞之外緣易動、故有

四書說義

卷二

三十六

半途而廢者、蓋道至於名利兩窮、才力難竭、苟非獨立不懼之君子、孰肯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廢宜矣、夫子曰、吾弗能已、學已知至知終、躍然見有誕登之道、听在、雖欲不前而不可得也、遵字淺、依字深、遵字有意、依字無意、遯世句是狀他依中庸的親切處、言依中庸而必曰人不知者、中庸之理至平至實、有一毫與當世不相合、不可謂中庸、唯與當世無一毫不相合、而世莫我知、而不悔、方見其依中庸之真處、若認作懸崖撒手、更不顧人、又是禪學、非聖學也、管云、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

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遜既遜於世則見知者自寡即孔子之在春秋委是不能不遜然七十子與老聃伯玉輩見知未嘗無人聖人中又真有一等不易世不成名終其身不見是而無悶者此易之潛龍也潛龍與見龍原無高下而夫子則以潛龍爲聖人之難事也故於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君子獨聖之若有不可幾及之想焉此又聖不自聖之懷也又云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遜世聖人不素隱行惟又不聞然媚世則羶氣薄而聚羶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

四書說叢

卷二

二十七

遜耳然而聖人卒無悔非以不愧不作故無悔蓋照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四書說叢卷之二 終

四書說叢卷之三

中庸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費隱章

中庸多爲隱性的立教彼只因不曉得費處是隱別尋個玄妙之道不知離却費更無處討隱故撒潑形容出費來與人看那一處不是道其實欲名言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如何可得豈不是至費卽是至隱末節收拾到實地工夫直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亦不過曰造端乎夫婦而已可見道未嘗不隱而索隱爲隱非道也 管云篇中凡稱君子之道皆根中庸二字來中不離庸故費庸不離中故隱 盱江云試看六經中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 又云費字奇隱字尤奇費字重隱字尤重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 疏意云首章云莫見乎隱此不曰見而曰費者費是費川之費天地之化動而愈出愈出卽費也古今之用往而不返不返卽費也君子之道那一時不費用的使費而可見如財

四書說叢

卷三

十一

之出。卽有窮時。此道則時時有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時無感。無應。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卽章而萬象寂然。卽變而纖毫不動。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爲隱也。翟昆湖云。作文只講費字。隱字須在言外見出。隱非言語見聞所可及也。夫婦二節。是極形容之詞。言夫婦而道在也。言天地而道在也。言小而道又小也。言大而道又大也。言鳶魚而道又在鳶魚也。總是極狀其費也。非是上節是形容費。下節是言道機之活潑也。二節是極力形容之詞。只迤邐說去。不必分頂。卽就一事。夫婦之所與知與

四書說義 卷三

能。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道固如是耳。筆乘云。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卽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爲至道。不能之爲至德。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子思子之言也。中庸其至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疏意云。不知是不可以知知不能是不可以能能便有聰明力量到此處。總用不着所。以爲至可見此理在人。愚不肯不曾減。聖人不曾增。袁七澤云。有所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關尹子曰。

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首楞嚴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所謂聖人也。與其至也。就是與知與能之良大段着力。不得處。有所不知不能。不是聖人不能盡道。正形容道之至處。原自如此耳。袁七澤云。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物之大小。卽道之大小也。因其大而大之。則道莫不大。而語大則大不足。以盡道。因其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而語小則小不足以盡道。二語字妙。因語而有大小。道無大小也。鳶飛魚躍。不必推說是道之發見。鳶魚道也。飛躍道也。天地亦道也。總是一物也。上蔡云。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更有天下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了凡云。末節固是結上文。正是君子實用功處。董云。末正收拾到實體處。將夫婦日用工夫。明個無上易簡至理。謂人但從此端倪。究竟不休。便與天地無心之化。相爲照察。舍此爲端。

四書說義 卷三

三

卽是異端。舍此言至終身不至。今人反認造端二字以爲此特端耳。而更求其至。豈費隱合一之旨乎。夫婦日用而不知。君子知之而與夫婦同其日用。卽此便是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所謂造端者。非有他也。知夫婦之與知卽其所不知。知夫婦之與能卽其所不能。端卽至也。夫婦卽天地也。更何漸次之有。察與上下察字同是不着力字。夫婦日游於費之中。而不知其爲隱。則亦終其身爲愚不肖而已矣。故隱而隱者異端也。費而費者夫婦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圖書說義 卷三

遠人章

董云。哀公章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名道最爲真切喫緊。無有剩解矣。雖欲須臾離之。其可得乎。有人人之人。有一人之人。一人之人之私也。一膜之外。爲秦越焉。跬步之餘。有畛域焉。唯求之於人人之人。則疾痛疴癢。自然相通。爾我形骸。自然盡撤。可以我治人。可以人治我。可以人勿施我。可以我勿施人。可以我責人。可以責人者反責於我。何處爲藩籬。何處認血肉。而大道之行。如揭中天。而道真不遠矣。此中庸之旨也。余觀四節文義。本不相

圖書說義 卷三

五

屬。非夫子一時之言。子思撮合成章。妙義躍然。張子三語之疏。奇特明簡。深得章旨。卽此三語。亦未易解。如以衆人望人。非姑息也。譬如衆人眠食。而一人獨否。則一人病。醫者治之。使還於衆人之眠食而止矣。又更何求乎。非曰必遺餘疾也。如以愛己之心愛人。唯聖人可以語愛己。乃可以語愛人。欲立欲達。聖人所以自愛。而立人達人。則聖人所以愛人也。如嗜欲之好。非所以愛己者也。適爲戕賊而已。而欲以恕人。又還以恕己。則大亂之道也。譬之吾欲飯而勸人飯。可也。吾欲鵠而勸人可乎。以責人之心責己。非曰緩其責人之言。以顧其自責之行也。吾之所責於人者。乃吾之所不欲於人也。吾之所不欲於人。而還以求祛吾之所不欲。責人者固不容已。而責己者亦不容緩也。如曰吾未能事父。而且恕天下之爲子。置勿責焉。可謂顧行乎。故有餘之不敢盡者。非不盡其庸言也。不敢越於庸言之外也。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雖盡庸何傷。三語之解明。而後張子之旨得。以窺中庸之旨不難矣。○余按三節。總是發明道不遠人之意。卽散散說來。大意未嘗不貫。張子三疏。亦解道理如此。非教後人決作三段看也。只是看得人字透徹。



橫說豎說都是不遠道理。卽如了凡以忠恕作貫亦無不可。中庸大抵爲不庸者作。子思見世之遠人以爲道者多不肯認。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友者卽是道。而別求所謂高遠者以爲之不知既不認其人又孰爲其道。寧知人之分量當下滿足可以自治可以治人。可以我施可以彼受言之爲庸言行之爲庸德。愚夫愚婦日用而不知聖人終身由之而不盡。卽極之參贊位育亦不過慥慥君子之能事耳。有何不足而必遠人以爲道哉。錢緒山管東溟俱欲以人倫作貫大意云人卽下文

四書說義

卷三

六

子臣弟友之人是也。以人治人卽以子臣弟友之道治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友者也。忠恕則以人治人之則也。下則忠恕爲道之實事耳。管又云按春秋之世已有離人倫而墮體黜聰者。故夫子發此言意非不佳。但中庸大意以子臣弟友明人以能盡子臣弟友明道。言人則道俱言道則人俱正見二者說一合相不可得雖不外人倫日用而非專指人倫言也。故人字不如渾融說爲長。改而止不是止而不治以人治人復其所以爲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爲人也。道不遠人得其人卽得其道矣。止者卽此是道

之意不過求意落一層。○愚按道亦不容你過求得過求卽遠人非道矣。夏云道無過一忠恕而忠恕只在那一反已之間。道何嘗遠。又云達字輕看文氣宛曲如此非果尚有所遠不然忠恕在這裏道更在何處。下二句亦是形容近易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我之願當念具足道豈在遠。夏云道四節承上忠恕說來。這忠恕只爲自家不能盡得若盡却便是慥慥君子何必遠人以爲道。黃貞甫云上面兩不敢字正顧字之精神也不敢卽首章戒慎恐懼有此心神常攝自然言行相顧非必言時想行行時想言而後謂之顧也。

四書說義

卷三

七

### 素位章

通章只素位而行一句。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此反覆語耳。其得力處只在正已反求諸其身是其正已處正已故無求無求故自得。若不言正已而認隨緣放曠以爲自得雖與行險之小人用心有殊其究同歸於不自得耳。此聖賢涉世之實學不可認作老莊出世之旨。自得照行有不得看最分明。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

此意則憂勤惕勵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道遙閒曠任運自然則孔孟與老莊何異且何以說反求諸其身也李卓吾云此全重自得故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之思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強好勝之私耳易即素位也居易即素位而行也俟命不在居易之外末節引語以發明君子之心事射有似乎君子不是以射比君子當以君子為主君子之正已無求無有能似之者唯射為有似焉射者之反身正其正已君子之正已正其反身皆從源頭上

四書說義

卷三

八

行遠章

遠邇高卑同是一途譬之出門一步與行千里同在這條路上君子工夫祇有卑邇而高遠即在其中此二句是圖圖語故又引言二節令人想出個意來所引是可近可遠之詞如以妻子兄弟對父母則妻子兄弟為卑近而父母為高遠如以一家對天下國家則一家為卑近而天下國家為高遠蓋工夫在於此而機通於彼真有不期然而然者舉一端而可以得其意矣舊說太無歸宿管云子思慨世之庸者

驚高遠而忽卑邇故強分階級以破世人之惑使學道者有所持循而入其實道一而已寧有遠邇高卑之殊哉聖人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亦何漸次之有學者未達即為卑近既達便是高遠故曰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愚謂首節強分階級以示人引言則舉階級而掃之正見邇之未始非遠卑之未始非高也

鬼神章

四書說義

卷三

九

通章俱是贊鬼神之德之盛天下理氣原不相離中三節言氣即是言誠不可以上說鬼神之德之盛末節推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作兩截說蓋天地之功用總一誠所貫徹耳鬼神即是陰陽乾闥坤閼暑往寒來日升月沈草木生落血氣死生皆陰陽屈伸自然之運但其推於自然行於不得不然旋轉變化神奇錯愕似有物焉以至張之者故狀之曰鬼神鬼神者陰陽之別名也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朱子曰陽之靈陰之靈皆是也若饒氏所云屈伸者陰陽能屈能伸者鬼神則是陰陽之外別有一鬼神以司之而屈伸者與能屈能伸者顯然成二體矣孔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朱子以陰陽屈伸分鬼

神本此。然其理未嘗不互根。如四時則生長爲神。收藏爲鬼。然春夏未嘗不殺。秋冬未嘗不生。如人身則動闢爲神。靜翕爲鬼。然動中萬念。亦自起滅。靜中呼吸未嘗暫停。如人死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然升者升矣。而往不麗空。魂亦魄也。降者降矣。而形潰反原。魄亦魂也。蓋陰陽屈伸互根。自是實理。朱子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其是。但不可以視不見聽不聞爲性情。體物不遺爲功效耳。鬼神無性情功效之可見。凡性情功效之可見者。皆其性情功效也。只看體物而不可遺一句便見。疑問云。視之而不見三句。合

鬼神也。鬼神既體物而不可遺。則盈天地間。莫非鬼神也。驗之祭祀。而鬼神體祭祀也。驗之承祭祀之人。而鬼神體人也。觀之上而左。觀之左右而左右。又在也。無所不在此。鬼神之所以爲體物而不可遺也。引詩正形容。無不在之意。感格意不重。使天下節。是視之而不見一節之驗。非止釋末一句。祭祀節。偶舉其一言之。以見其無不在。故下文急頂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語意周匝。如待祭祀而後洋洋則鬼神之所遺者亦多矣。夫微之顯。承視之節說來。言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一何其微而顯也。不可以

變化之功成。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許敬菴云。孔子有感於妻子兄弟父母之際。而喟然歎鬼神之德。非歎鬼神也。言其誠感誠應。一神所爲而非聲音笑貌之所能及也。故引詩云。世人好言天德神明。無聲無臭而不知體察於人倫。造端於夫婦。是以探之愈精。而失之愈遠也。中庸爲隱恠而作也。予不語神。而何以言鬼神。夫言至於不見不聞。而齊明盛服。不外日用之常。洋洋如在。不出天地之外。固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者也。故曰夫微之顯。夫子非言其微也。言其顯也。鬼神一庸也。夫子滿

四書說義

卷三

十三

眼見天地之間。莫非鬼神也。故開口贊他其盛矣乎。正贊其顯也。豈惟此哉。中庸一書都說顯。

### 大孝三章大意

董云。中庸一書專爲隱恠對症之藥。至於舜之鯀而君武之臣而君。周公之相而君。豈不是宇內恠事而聖人未嘗避之。而不爲則知道本無恠亦本無庸恠而不得不恠。雖恠亦庸所以子思將聖人幾件奇事都作孝看。依然家常日用之倫。初無非常可異之事。而中庸之旨深切著明矣。又云。堯舜揖遜雖奇。猶不改君臣之倫。至於武王親加鉞於紂首。此於君臣

庸行更覺恠異。而子思收拾來作一段中庸。且不但以爲君臣之倫。而以爲孝也。其旨深矣。

### 大孝章

夏云。孝本是庸行。然孝至於舜。便致得許多無限好處。來這無限好處。皆孝之極際也。所謂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者。所以爲大孝。董云。舜之大孝。安在哉。德爲聖人而已矣。其他諸福。聖人看作舜遇之隆。不知都是德中該有的受用。必然而非偶然者。疏意云。生物節發明必得之理。曰生物而不言殺物。曰篤而不言薄。重生物邊。天以生物爲心。無一物不欲其長養加厚。但和氣流行。常與物之好者相湊着。是謂因其可厚而厚之也。裁者二句重上句。下句只帶說。引詩亦只是證栽培之意。朱子云。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末句不必粘定舜說。了凡云。受命是保佑之命。不必說定爲天子。儻或一時有兩大德。將皆爲天子耶。或問大德如孔子。何以僅得名而不得祿位。壽則必之義何居。曰。此只論其理耳。若兼數論。便有得不得。董云。曰必受命。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者。

四書說義

卷三

十三

也。而世人妄以顏氏憲貧。將聖人四必之旨。作一證疑案。不知聖人之所謂祿位名壽者。固已疎而不漏。必然而不爽者矣。

### 無憂章

董云。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竟取殷家天下。以世俗論。豈不是貽文王憂者。借曰不貽文王以憂。豈不是化家爲國。另起一番事業。而夫子方以爲述。方以爲續。方以爲成德。方以爲孝。方以爲善。繼善述。將觀兵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打作一樁事。會成一片。心而放伐之業。竟與大舜同其受命。此子思之旨。

### 四書說義

#### 卷三

#### 十四

也。君子而時中。時所當然。不得不然。稍或違時。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文王之時。宜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時。中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時。中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時。中文王之宜無憂。今雖不可想見。然以武周證之。武之時能不征誅乎。周之時能不制作乎。則文可知矣。且本文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分明指出個文王之時。至曰。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分明指出個武王之時。至末節首貫一句。武王末受命。便見周公之不得不然。處。此章是夫子偶論周家父子之間。不必爲中庸而

發。子思引以相證。然聖人之心。天理爛熟。自然與中庸相合。卽謂論中庸可也。了凡云。首節正見文王能盡中庸之道。若說文王父賢子聖而無憂。只是一時之遇矣。非道也。不知父爲賢父。則承之更難。子爲聖子。則開之更難。此正當有憂者。况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開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曰惟見惟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不然如蔡叔以文王爲父。聖父也以蔡仲爲子。賢子也。豈得便無憂哉。管云。舜之後。唯文王之德爲至。故續舉之。蓋夫子甚重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述卽述王季之所作耳。作述不及大統。則依然有邵氏之家業也。武王勝殷。遏劉。出於文王本願之外。文王但見子之能述父業而足矣。夫何憂。此夫子表文王之隱意也。端簡錄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曰身心猶款焉。曰不失。亦險矣哉。黃氏云。一戎衣而有天下。亦見順天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悞哉。○三條解經義如此。若子思引入中庸之意。所重不在第三節。只重成文武之德一句。下皆是成德處。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之達。是下通。喪禮二達字。是

### 四書說義

#### 卷三

#### 十五

上通。了凡云。墓祭止言大夫士者。以諸侯世爲君。庶人世爲民。無異爵也。講錄云。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骨至祭。以大夫止。喪禮是因祭禮說及耳。呂氏云。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朱子曰。夏商而上。想皆簡略。只是親親長長之意。至周添出許多降殺貴貴的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達孝章

達字與上章二達字一樣看。上是達於人。此是達於時。非通謂之孝之說也。夫孝者。節分明是訓一達字。泛論之詞。亦不專指武周也。若專指武周。何不曰繼先王之志。述先王之事。而曰繼人之志。述人之事也。春秋三節。方指武周說。春秋二節。共是一時事。都是

四書說義

卷三

十六

所制祭祀之禮。重在祭祖考。上特其中寓愛子孫臣庶之意。故其後以愛所親一句總之。要之亦在祭尊時節。愛之也。或以禮義看。或以時祭祫祭看。或以通上下分看。都不是。春秋脩祖廟。陳宗器。等是祭先一日事也。及其祭時。序昭穆。序爵等。是當祭一日事也。不必分屬。位禮樂三句。亦俱就祭說。愛敬二句。就上三句看出。五其字。分明是武周。而注云。先王。春。先王之志。事之所在。雖謂先王亦可也。三節總是發其孝之達處。意猶未足。故復說末節。以見其禮義之宏深。郊社四句。只作敘事語。文氣若曰。惟其孝之達也。是以先王止用社。以祀后土。而今則制爲郊社。以祀上帝焉。先王止用五廟。以祀祖。而今則制爲宗廟。以祀先焉。斯禮也。斯義也。幽以通覆載。水木之精。而明以成太和永清之治。假令有明其義理者。猶不難治國。而況身擅制作者乎。總以明其制禮之精。非重明之者也。今人說得郊社四句太重。似又起一頭。故語意不肖。了凡云。王宰曰。帝尊無與並。曰土。郊祭天。事其覆物之帝也。社祭地。事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非省文。武周制禮治國。同出於一源。纔明此。便曉彼。若說鬼神難事。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

四書說義

卷三

四書說義

卷三

人

昭穆○吳氏徵云天子七廟受命之主爲太祖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祢祖高曾爲四親廟高祖

列於北牖下

而南

者皆

○袁氏云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孟春  
祭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謂之類此皆惟天子  
得行之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亦惟天子得行之  
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太  
夫士庶人謂之里社地猶母也親而不尊故皆可以  
社而祭之天子諸侯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  
之宜注渾言社祭  
地者考之未詳也

哀公章通義

或疑中庸論道之書。子思將夫子論政一章。收拾在內。何也。不知大孝無憂。達孝哀公四章。皆以事明中庸也。事即達也。通章只重其人存三字。人存而政之舉。不待言矣。觀下節曰。敏曰。蒲蘆絜說得十分快便。

正見有人不患無政也。所謂有天德自有王道也。然所謂人者不是軀殼之人。原來付與之人。故曰仁者人也。仁之中自然有義有禮。親不得不親。賢不得不尊。等殺不得不別。森森具足。無少欠缺。方謂之仁。脩身者必洞然朗徹。一一還其森然具足者。方謂之人存。故說思脩身不可不事親。知人以極於天。天卽下文之誠。但此處不明言之耳。惟其無不出於天。故達道有五達德有三。而行之則一。知有三等。行有三等。而成功則一。天下國家之經有九。而所以行之則一。一者何也。誠也。誠非豫不存。身非漸不能誠。必曲盡

其求誠之功而後誠可幾也。何也。誠者天之道也。謂之天道。必聖人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後可以言誠。可以言天耳。苟未能天而求合於天。非擇善固執百倍其明善之功。何以一乎。何以天乎。至於愚者明柔者強。而人亦天矣。所謂行之者一。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者也。是之謂人存。而文武之政。亦不徒在方策。而有所以行之者。一寓其間。政不斬舉而自舉。而王道備矣。或曰。謂天卽誠。是以天爲自然之人也。與朱氏皆天理也。得無礙乎。曰。不礙也。一理而已。就人心言之。則爲誠。對仁義抽出言之。則爲禮。故統以



人言則天爲仁者人也。人之自然而尊賢之人。未  
常不在其中。對知人之人言。則天爲所知之人之自  
然而能知之人。亦未始隔於其外。總之大旨。是要人  
存人。而存人之微意。是要人求誠。觀其既曰思脩身  
不可以不事親。而又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既曰思  
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又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橫說豎說。意在脩身。至於歸根處。不曰知天。則曰明  
善。意自可見。如必以刻舟求之。則至聖微言。迷陽載  
道。自費隱章起至鬼神章末。而結之曰誠之不可  
掩如此夫。自大孝章起至哀公章末。而結之曰不明  
四書說義 卷三 二十三

文武之政九節

疑問云。其人存其人亡。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生  
理亡則亡。故下緊着仁者人也一句。其人存人字。  
尚是渾融說。曰人道則兼君臣不待言矣。故即承之  
曰爲政在人。言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道也。但所謂

人道者。必合所取之人。與取人之身。而量始完。又必  
納道於身。納仁於道。而人始真。猶恐哀公不能卽領。  
而又疏之曰。所謂仁者。卽當身之人是也。人有是軀  
殼。卽有是真精。親自然親。賢自然尊。等殺自然條理。  
天之所定。不容違也。缺一於此。可謂人乎。人第曰脩  
身脩身云耳。不知事親。是身之中無仁矣。不知知人。  
是身之中無義矣。不知知天。是身之中無禮矣。故君  
子不可以不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不知人不知天。  
也。夫身之量如是。是以身在而道俱焉。達道有五。皆  
所以脩身也。道行而德顯焉。達德有三。皆所以脩道  
四書說義 卷三 二十三

也。雖知有三等。而知之則一。雖行有三等。而成功則  
一。何者。氣稟有厚薄。而人無異同也。人惟不盡三近  
之功。故氣稟不盡。而真身不現耳。苟知用三近之功。  
自然知吾身爲仁義禮合體之身。而事親知人知天。  
自不容已。治人治天下國家。於何有哉。所謂人存而  
政舉者此也。疏意云。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  
知人。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無以用之者。真精  
感召。自有機神。初問云。以道是件件納於軌物。以  
仁是軌物中一段真意。非身是一個。道又是一個。仁  
又是一個。疏意云。上說脩道以仁。而此說仁以親

親爲大則仁的工夫。又似從道上做起了。上說取人以身。而此說尊賢爲大。則仁身的工夫。又似從取人上做起了。此等處須仔細理會。聖人之經綸。從一根上發出來。都來只是一件事。故賢愈尊則身愈脩。身愈脩則人可取。道與仁亦非兩物。自理而言曰道。自心而言曰仁。以真心而敦倫。心卽理也。因倫而益盡其真心。理卽心也。無理外心。亦無心外理。看得此意透。則堯舜文武之宗旨。不遠矣。刪正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五看。只作數目說。不可露誠字。然非有個一者在。則所行者何物。須說得有分曉。參

九經至末

元漫語云。在知識上論。確然有此三等。若在本體上論。自聖人以至途人。俱是生知。其學知困知。在去蔽之功。有難有易耳。疏意亦云。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人體段來。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利矣。安能及其知之而成功一耶。疑問云。此節只重困知勉行上。好學三句。正說困勉事。

豈襲取之謂哉。苟非從容中道之聖人。必盡擇執之功。而後可由人道以入天道耳。然所謂誠之之功。亦卽上文親親尊賢之道。反而邇之於當體之身。使其人不失其仁義禮之初。而輒近之人。陶鑄文武而有餘矣。上半是言人存不患政不舉。下半是言政舉必本於人存。上是論理。下是教哀公實下手用力耳。陳氏云。經有九。其實總是三件。三件合來歸於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刪正云。一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一自親親之殺而推之。刪正云。上曰脩身以道。此曰脩身則道立。所立者卽其所脩者也。又云百工者。財用之所自出。如織維可以足衣食。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只就貿易一事說。非其旨矣。觀下文日省月試。全不在貿易上。原旨云。畏字出於懷字中。蓋天下之心既合。則朝廷之勢自尊。有不得而不畏者矣。質言云。齊明節要看幾個所以字。是我以此去脩之勸之。非他自爲我脩勸云云也。疑問云。官盛而任其使令細事勿煩。謀斷自此出焉。所以勸大臣也。朱子云。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

却專以屬羣臣者。疏遠之臣。難得一一信任也。就不足處說耳。疏意云。九經雖不同。然所以行處。只這點精神運用。如弄傀儡者。悲歡離合。種種各別。然牽線索者。總是這個人。更無二樣。此與上達道節。須玩所以行之四字。此便是孔門一貫之傳。亦虞廷精一之旨。董云。豫立節。所以表存誠之功。而不可以豫立爲誠。在下所以推誠身之要。而不可以漸爲誠之。豫要之得其意。而歸重於誠身一段可也。刪正云。前定卽豫也。言前定者。不是先時料理其言。事前定者。不是先時經畫其事也。凡事皆在外。而理則在心。四書說義 卷三 二十六

身是誠意。致得盡時。自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袁云。誠身工夫。全在明善上。善卽繼善之善。是我本來真性。常人迷却本來。所以離真逐妄。儻當下識得本心。則真性自然顯露。任真而出。何暇思維。信心而行。何勞勉強。一念如此。便是一念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人。苟未能然。須是擇善。擇求明也。時時保求。此明便是固執。譬如家有千金。藏在櫃中。偶然忘了。只管向外馳求。及至得來。依原先在櫃中。不從外得。亦不關向來馳求之功。擇善工夫。亦自如此。理本完具。何用外求。臆言云。善是我本來面目。只緣自家迷失本來面目。不免另將一個面目。認爲已有。此只是妄。一旦認取本來面目。卽一毫一髮。非我本有。自然容留不得。故人只患不明。不患不誠。程子云。從容中道。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何必言中不中。解詮云。擇善固執。總謂之明善。言明善而誠身在其中。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月守安得謂之明善也。二程云。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疑問云。擇善固執。只是思勉而中道。又云。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可分學利困勉。亦不可分志。

與功。夫子前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會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言之。見好學力行知恥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柔必強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引處。董云。如遇親學孝。遇長學弟。以至問孝辨孝。思孝篤孝。相爲循環。如待讀書講明之後。然後事親。則定省之曠多矣。篤者始終如一之謂也。不宜偏在行也。疑問云。慎思者。專一以致精。而心不泛。從容以待悟。而神不勞。疏意云。明辨者。謂所思既得。又須審辨一番。何以故。卜度成悟。善體宛然。認賊作子。自家本來善根。封閉愈密。不得出頭。毫釐

四書說義卷之三

二十八

有差。天地懸隔。豈得不辨。有弗學。不是不爲。則已。豈謂人可不學也。乃是除却不必學。不可學者。故云。疑問云。學問思辨。必求其至而後已。自然算不得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必明必強。不必作推原說。果能百倍其功。卽此是明矣。卽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定見定力如此。而不可謂之明強者乎。到此則生知安行者。亦不過如此。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四書說義卷之三終

四書說義卷之四

中庸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誠明章

此章發殊途同歸之旨。就現成說。不說工夫。夏云。誠則明矣。二句交互說。見得究竟無二。兩則字。文勢一般快捷。不可獨把下邊則字停緩。又云。章句明。則可以至於誠。已在自誠明前一步了。又說他何用。董云。承上章誠明之說。而發首章性教之名。重在合一。而不重分別也。故以下十二章。祇言至誠之化。而更無大小之異。第於其次節。略明始之稍異。而卒歸於化。此子思深重脩道之功。合率性之體。而不學者。以入德之門也。

盡性章

此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是指點盡性之妙耳。管云。盡性與率性有別。率以直率爲義。盡以曲盡爲義。○愚按。到得至誠。卽率卽盡。彼是論理。此就人論耳。了凡云。天地萬物。皆性中之法象。盡性而盡人物。只是此實心中。一時都盡了。又云。已性既盡。便精無不貫。氣無不流。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非知明處當之說也。玩下文化字之義。卽不賞而勸。不怒

而威猶不足以盡民物之情況。况有知有處耶。當肇發洋溢之時。霜露所墜之地。必欲知明處當而後尊親。亦淺之乎。窺至誠矣。○了凡之說。驟似可聽。其實知明處。當乃性中必至之經緯。必說至此。盡性之功夫。實若空空說個一時都盡。便與見性無異。陽明云。盡人物處。正其盡性處。離却人物。更無性可盡。朱子云。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此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焚爨必用人。裁成輔相。湏是人做。非贊而何。李卓吾云。人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猶見有物。未能爲盡其性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爲能盡其性也。故中和一致。而天地於我乎位。萬物於我乎育。嗚呼。至矣盡矣。非虛言也。

### 致曲章

致曲。卽是求盡其性之功。凡欲盡性。須從隱微處做起。蓋隱微之中。有惺然獨覺者。誠之源也。乃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處。正未發之時。睹聞不及之地。故曰曲。曲卽心曲衷曲之曲。此曲。註善端發見爲是。

但不可云一偏耶。至誠全體之善。亦從此端發起。但至誠率之而出。自然充滿。其次只須用力致耳。至誠與其次。只在致不致之間分別。致云者。無幾微不慊。無纖毫放過。此處能誠。無所不誠。故曰曲能有誠。此皆不睹不聞之功。不期其形而自形。至於明著動變而化。雖曰不無驗於物。未始以物言也。不可以形著明爲盡已之性。動變化爲盡人物之性。此數句一直推說下。無人已之分。已盡人亦盡矣。從有入無曰化。我忘於感。物忘於知。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感應同原。德業無二。吾這裡未化。安能人化耶。惟天下至誠有化之德。故能成化之業。今思誠也。到化境。豈不是至誠而何。形著明是誠之形著明。動變化是誠之動變化。乃其天機自然。不消費力。不消等級。如火之自微而著。色之自濃而淡也。只是一誠爲主。便有許多光景。非化由變。變由動。著由形。明由著也。夏云。末句卽是贊致曲者。言他不是個至誠。豈能如此。不必別引一個至誠來比並。此正言無天人之異。非別言天人也。

### 前知章

顧涇陽云。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

無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  
有所據而知也。曰。禎祥與兆也。非與本也。必有所以  
興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  
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  
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觀  
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之。其情微。那個能見。即  
如成子受脈。一節成子不知也。成人亦不知也。獨劉  
子知之耳。又如郝子執玉。一節郝子不知也。郝人亦  
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有劉子不知。子  
貢不知。而至誠知之者矣。況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

四書說義

卷四

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豈尋常智  
慮所能一一而窺測乎。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  
知。禎祥妖孽。却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以處  
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微顯微微。微近微  
遠。微常微變。微始微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  
高下。莫能達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  
能達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泰誓。分明知泰當繼周  
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于一。  
分明知封建之常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參得一  
個理透。此理微顯微微。至誠亦微顯微微。此理微近

四書說義

卷四

微遠。至誠亦微近微遠。此理微常微變。至誠亦微常  
微變。此理微始微終。至誠亦微始微終。所以洞乾坤  
於指掌。通混闢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  
規占算之間。徇其有定之粗迹。而迷其無定之圓機。  
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槩以爲不足憑。執其無形  
之渺談。而略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  
奇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設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  
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設而妍媸自見。爾何容  
心焉。却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  
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人做  
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  
者。只其本人竝不知之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  
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  
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  
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  
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  
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  
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於利害成敗看得  
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  
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

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箇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幹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這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受得所謂理者卽章中之善不善是未落到著龜

四書說義

卷四

六

四體之源頭處也至誠非必於前知也道固如是耳陽明云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以無爲之體感通其動而未形之幾至誠所以前知如神也常人原無是寂然不動者則念必落於幾後何以能前知故大學教人以慎獨而易贊聖人則曰知幾其神

誠者自文章

黃云以成解誠吾以是知實之不足以盡誠也道者

四書說義

卷四

七

下文時措而已曰自成自道非離物而立於自兼物而成其爲自也何也我與物皆物也物之終始皆立於誠之中而毀於誠之不立故君子誠之爲貴當其誠時知有誠已而已非有域外之想也然離物無我彼物不立我物亦毀我物既成彼物亦附所以非自成已而已也若然者非成已之後而徐及於物也成已者成吾性也性之中而仁知存焉仁知之中而已物屬焉既已謂性安得不內既已謂內安得有外既已合外爲內自可卽內爲外而時措之時宜之若取諸寄若逢其源而適以滿其自成之量了其自道之功止曰成已而已矣此君子之誠也曰自成見本天然之德性而不假一毫之人力也道卽率性之謂也誠立而道自行不假脩道之功也了凡云誠之在物如水造波波全是水由水而起由水而滅始終皆在水中袁七澤云誠之在物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裏搏之無形覓之無跡人謂其無而不知實有者皆仗誠力無誠無物矣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安能生育萬物了凡云非自成已而已也二句作一句看成已成物一時事疑問云纔說個誠便不是我獨有的纔一成已便自裁成輔相左右

曲成所以成物也。所以二字要看得渾成。夏云本等成已是知成物是仁。故意倒說以見其無內外。鄧定字云成已仁也。何以曰仁。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中間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知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詞。曾子曰唯。略無疑難。至于貢之穎悟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試以疑問。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詞。儻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此節只該重成物邊說。蓋誠兼物我上二節已盡恐人不知物之即我故又剔出言之合外內之道也。不是合外內而爲言的說話。蓋合外之飛潛動植乃爲內之血氣心知。合外之生長收成乃爲內之知覺運動。不合外原無所謂內也。故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朱子曰亦有此意。須仁知具外內合然後有個時措之宜。

無息章

董云無息不二誠之別名也。凡物有成與虧則有息。

四書說義卷四

九

二。無成與虧則無息無二。此善名誠也。而無虛假不足以盡之。世之言聖人者以及物之功言天地者以生物之化言其及物而不得其所以及言其生物而不得其所以生。則以聖人與天地爲天下不可測之奇而不知其立於一誠之中。聖人得之而無息。天地得之而不二。不二者不已。無息者不已而功化始同流焉。故知聖天配合之源則天之所以爲天與文之所以爲文原非不測之。而一歸於道之庸矣。不息則久有更名而無兩事。全在不睹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地。而徵則外矣。固誠形之理也。悠遠博厚高明作六字看而實相因。理無二致。並集一時。徵之妙乃至於此。未言及物也。所以及物者即在焉。此等氣象雖唐虞不增。雖洙泗不減。不以有土藉也。仲尼萬世爲土。則覆載生成在萬世矣。因覆載生成而即與天地相配。註云同體者猶未可以本體言也。天地之道以下正發明其同體者而不在功業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至誠之不測也。求其所以與天同體之真。則天地可盡。而况聖人乎。則亦有可得而測者矣。以天地對物。則物爲物。以道言之。則天地亦物也。故曰其爲物不二。爲物即有物混成之物。指造

四書說義卷四

九



化之主宰言也。不二誠也。胡不云爲物誠乎。誠之名未若不二之彰其運也。胡不云一乎。得一而神得兩而化。言一則化偏。言二則神滯。故言不二而神化備矣。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亦未言及物也。自天地之氣運狀之。而所以生物者在此。與前言至誠者正相應也。今夫天一節語其生物之盛如此。然必先言昭昭一撮卷石一勺者。何也。此非利語也。善觀天者。卽昭昭可以盡矣。昭昭雖小而不可二之理。莫破之。不待索之無窮而後盛也。善觀至誠者。觀其屋漏之中而篤恭平天下之氣象盡矣。故觀天而知天之所以爲天。觀聖德而知文之所以爲文。兩所以字見世之言。天言聖者之朱。窺其原也。雖然天之不已。猶易言也。聖人耳小而接構之變態。大而生死之殊化。此聖人之所不能無也。而何以能如天之不已。不知曰純。則一念而萬念同觀。動靜云爲。比於寒暑晝夜。而亦無已時矣。故曰純亦不已。而聖人非小天地。非大以聖人同天地。亦非奇特不測之稱。而庸德止矣。上章是論誠之理。此章就至誠身上說。故下一故字。非進一層之謂。至誠無息則久。與徵有漸次。從微說到悠遠。從悠遠說到博厚。從博厚說到高

明細漸形容功用之妙。若有次第而實無先後於其間。諸則字不甚用力。註中積字發字太費力。德至至誠。自然不俟恢擴而深厚。不待發越而巍煥者。非積之發之而然也。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才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自無不在其甄陶。無不歸其化育。無不各底於康寧。所以覆物等句。特借天地字面形容其盡人盡物耳。此處只就聖人身上說。然與天地配意已包在裡面了。故下文足之曰其博厚。分明是個地矣。其高厚。分明是個天矣。其悠久。分明是天地之無疆矣。兩節總是一意。不可以體用分。夏云聖人與天地同體處。在至誠不在博厚。高明悠久上。朱子殊鹵莽。了凡云如此者三句。是統贊詞。若一一分配。則天道何嘗不變。地道何嘗不章。管云蓋照上章形著動變而反言之。形則著。著則明。見而後章也。動則變動而後變也。變則化。爲而後成也。尚未可當至誠天道之極。至此則功化悉出於自然矣。疑問云論至誠至此。至矣盡矣。無復可言。除是實說個天地。然後可以形容得。故將天地之道一一細說。其爲物不二。卽是上文至誠無息下文於穆不已。但此處不可說出誠字。

以傷語氣耳。了凡云不測不專指生物之多。卽一昭昭一撮土亦自有難測處。管云博也。簡就爲物不二體中別言其對待流行之德。重情性不重法象也。道既有所分屬。則亦言川流之小德而非教化之大德矣。蓋從儀象既分之後。向於生物上說。講錄云前段說不二卽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爲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卽是純之意。已說聖之所以爲聖。了不是到此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只引詩作個左證。以見聖人天地之無不同耳。

### 大哉章

四書講義 卷四

十二

聖云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卽就在人者言之。非泛論宇宙也。朱子以章中有學問二字。故屬之人道。不知聖人亦自有聖人學問。但聖人學問從德性中出。而下聖人一等者。不免從學問以覓德性。故曰學而知之。若德性學問離而爲二。則終其身不能入德矣。疑問云洋洋二節不對。從發育峻極直說到禮儀威儀方足以盡道。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典焉。道體原是如此。曰洋洋優優。通是贊道之大。觀優優大哉句可見。又云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此道發育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也。峻高大之意。

管云發育陶冶之意。蒙昧而開導之曰發。既開而培養之曰育。朱子云發育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饒氏云此章本以道之大爲言。然不合衆小無以成其大。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卽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觀冠以優優大哉一句可見。疑問云待其人句極重。至德凝至道。方可稱其人二字。又云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爲冰。冰只是水合而一者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爲道。亦合而一者也。董云凝對發散而論。以上皆道

四書講義 卷四

十三

之發見宇宙爲聖人之經綸。而未得聖人之凝聚。不凝聚則不足發散。不凝之至。則不能發散之至。故下文尊德性三字最重。蓋德性之中。無聲無臭。不見不聞。發育峻極。威儀禮儀。俱凝聚蟠結於至無至寂之中。而功化畢矣。又云尊德性工夫全在道問學上。道由也。問學者。卽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總名。由是問學。知得天地如何。吾如何去參贊萬物如何。吾如何去發育禮義威儀如何。吾如何去經制一理會。如下文致廣大云。此方是尊德性。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文細細言之者。正

教其必道此問學以尊德性耳。全得此德性與道凝而爲一，便可以盡人盡物參天兩地的事業，而時措之皆宜矣。又云：德性是天命之性，尊之云者，戒慎恐懼，恭敬奉持，惟恐其棄且衰也。然所謂恭敬奉持者，不只是懸空守着，凡事凡物皆吾德性中所有，須一一理會分曉得，身體而力行之，務完其所謂發育峻極禮義威儀之本體，此方是實實問學事。此皆君子所自道以尊德性者，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傳習錄或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是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干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了凡云：舍德性而問，便是泛問；舍德性而學，便是徒學。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豈不是尊德性？疑問云：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致之崇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若如註以各上

半句作尊德性，說極道體之大，各下半句作道問學，說極道體之細。一個道分作兩個道，一件事分作兩件事，如何使得？德性之中無妙不備，原自廣大，亦自精微，廣大精微兩形互足以見德性之妙耳。語氣與語大語小相似。陽明云：盡精微所以致廣大也，亦似偏枯。他句倣此。董云：居上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卽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握三重之權際，三代之盛而華門閭竇衰世未俗，無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而德性之用大矣。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謂也。了凡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忘，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朱子云：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便是占便宜的說話。許氏云：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個是而已。許敬菴云：聖人之道如此，乎其大君子之學問如此，乎其精密，而其究歸於明哲保身。

無絕類離羣之事此之謂中庸

一說重禮字大意云不言天地之道而曰聖人之道者正指聖人之制作言也聖人之功用莫大乎位育而位育之本在中和禮者中和之所寄也故敘洋洋優優之功用而歸重於三百之禮儀三千之威儀見禮卽道也道非其人不能作非其人不能行欲有以行之必有以凝之故下文遂言凝道之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吾德性之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所以問學以尊之也德全其所爲尊則皆吾故物日從事問學以尊之則新知日生凡此皆以敦吾厚而

附書說義

卷四

十

愚而章

非天子以下一氣說下不可斷此天子是創業垂統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者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來唯今

天下有同軌同文同倫之法制在所以雖有其位云而聖如夫子亦從周而已彼自用自專而生今反古者真無忌憚之尤而自取其裁者也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煞有感慨不滿之意只時制所在不敢生今反古耳

一說此章爲爲下不倍者言故開口說非天子一節於賤者特詳雖有其德半段特下一亦字此字亦重未引孔子是側爲下不倍的樣子董云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亦字須玩故夫子之從周所以從時也時之所在卽中庸

附書說義

卷四

十

矣向令夫子改物而王冕之外豈無損益乎而康侯以春王正月謂行夏之時亦不達此章之旨矣管云夫子之定禮樂脩春秋將無近於議禮考文歟曰定禮樂者卽訂周公之典脩春秋者卽案魯史之文皆述者之事而非作也如易周禮一端便是議禮如更魯史一字便是考文與索隱行佐同流矣

三重章

三重註以議禮制度考文說極有見言重而德位時不待言矣德位時是三重前一層事下文本諸身是也章句惟此一句是所以重處大意實因民之重之

以見王者之重故曰信從曰道則法曰有譽寡過意在用而不在體也言用而體自見矣寡過亦從民上說無其重故不信不從即此便是得罪於上而過不寡若能徵諸庶民則道德一風俗同而民亦不見其有過矣末節有譽即是無過之及盛世之民非有驕虞亦只是信之從之道之法之則之耳上焉節正民之不得寡過者以不重故也本即德也而時位在其中徵諸庶民則寡過矣所以然者我所以重於天下之理即天地三王鬼神後聖之理也即考諸三王而不謬可也建諸天地而不悖可也云董云

四書章句卷四 十一  
考三王四句不過極言盡善之徵耳無六事也講錄云考諸三王而不謬四句都只以理論蓋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此理同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使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先後彼此之間苟既盡善盡美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三王之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

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莫非傳我之精神亦可也蓋無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異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二皆合則於理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疑問云質是體質鬼神無質以本諸身者為質而驗其符否董云知天知人朱子云知其理也甚妙理不外時勢時之所不宜勢之所不乘即理之所禁也理之所勢而天人冥合又何天下遠近之有偶就鬼神後聖上指出此是源頭

四書章句卷四 十一  
話不必泥定二件了凡云天二字是中庸大頭腦此特指點出來不必作推由說疑問云一動世為天下道一行世為天下法一言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其無惡無射庶幾終譽處全由知天知人來黃貞甫云遠之近之是形容道妙語令人隨在皆親以遠近分地域者非也如觀絕代佳人遠近皆佳疑問云末節如此正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作六事說董云王者制作求寡過不求有譽然寡過而譽起矣所謂聲名洋溢亦自然而然者也

須知民之寡過。即王者之寡過也。但此章俱是因作  
用以證本體。故從民寡過爲長。管云。或疑君子重  
不見知而不悔。何以獨到王天下。則重有譽。曰。此飛  
龍之所以異於潛見。二龍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不但  
異於潛龍之遯世。亦異於見龍之善世。故大德必徵  
於得名。君子凝道。至於上不驕。下不倨。治可興。亂  
可容。神龍不足以方其變。不過曰明哲保身。三重之  
徵。至於言世爲法。行世爲則。遠有望。近不厭。唐虞不  
足以擬其盛。不過曰民其寡過。故曰唐虞揖讓三杯  
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噫。此之謂中庸也。

四書說義 卷四

子

仲尼章

疑問云。堯舜之精一執中。此天命之性也。文武之道  
德九經。此天命之性也。天時之運行。水土之流行。坎  
止。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  
子思形容語。仲尼渾全一天命之性耳。非一去理  
會。了凡云。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合上下  
之理。無不備之意。自分處說。則遠既不遺。近又不悖。  
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也。董云。  
四句。較子貢緩來。四句更精實。蓋子貢言其高。子思  
言其庸。中庸之極。歸之夫子矣。了凡云。辟如天地

之盡覆盡載。形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又在天  
地中。抽出言之。觀下節。只說天地可見。是不能形  
容。而強爲擬議之詞。觀下兩辟。如字可見。此節形  
容仲尼。已窮於擬議。更不容言說。除是說天地。方見  
得仲尼。故下文只贊天地。贊天地。即贊仲尼也。愚  
謂萬物二句。不專承天覆地載。錯行代明來。天地間  
有物。必有道。物與道。原分不得。凡可見者。皆物也。其  
間必有不可見者。即道也。以物觀之。不獨具形骸含  
情識者是物。四時日月。亦物也。其爲物不二。天地猶  
謂之物。而况四時日月乎。以道觀之。不獨四時日月  
是道。即飛潛動植。莫不有至理存焉。萬物竝育而不  
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總是一意。而淺深言之耳。  
朱鄱陽云。事物各全其理。是不相害。陰陽仁義。若相  
反而實相濟。是不相悖。初問云。竝育而不相害。竝  
行而不相悖。即竝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竝育了却  
又不害。竝行了却又不悖。註中竝育竝行。屬大德。不  
害不悖。屬小德。非也。小德大德二句。亦不平。天地  
之化。散之爲物。運之爲道。而統之則爲德。其所以竝  
育不害。悖行不悖者。皆小德爲之也。而其間必有渾  
淪不散者。爲之植根而起化。是大德也。大德立於外。

四書說義 卷四

子

德之先。實不在小德之外。知未發之於已。發則知大德之於小德矣。湯士球云。小德者陰陽也。大德者陰陽互根之大極也。陰陽取裁於應用之際。機無闕而不暢。資生資始。於是乎托。故曰小德川流。太極象篇於深渺之中。體無泄而不含。潛天潛地。於是乎存。故曰大德敦化。了凡云。流者出也。川流者如分水於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釵錙銀錘。無不渾化而歸一也。德是一個德。就其分合處言之。若有大小耳。天地之所以大。不須推高一層。即就本文見之。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大處。

四書說義卷四

三

聰明章

中庸鄭注云。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故從前發明中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於仲尼一人。猶未能盡其妙。而復二章贊之。至聖章以業言也。見仲尼雖未爲帝王。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於當體至誠章以德言也。見仲尼不離庸行而通天載。必非天下萬世之所能知也。二章皆極贊之詞。疑問云。聰明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質與德。又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作一句讀。足以有臨。

方是聰明睿智。下做此。又云。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爲華夷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唯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云。不如是。不足以有之耳。了凡云。足以有者。即體而知用。蓋不待發之事。而已知其德之優矣。疑問云。聰明睿智云。各一事爲一義。合四字爲一事。統五事爲一心。許敬菴云。此二十字。雖有許多名目。其在聖人之心。却是少一字不得。又是偏一字不得。非其至德全備如此。何足以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故繼之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舊說以溥博淵泉。頂聰明睿知五者。以時出。頂臨。

四書說義卷四

三

容執敬別。固不是。時說二句。總形容聖人心體。莫知其所以然之妙。亦似未妥。蓋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又各爲四目。雖曰不外一心。終是川流之小德。而非敦化之大德矣。故承之曰。溥博淵泉。見其發脈處。原如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徒以緒出爲奇者耳。時出謂時出此。聰明睿知云云也。下節又形容其及物之妙。正見有本之感應。自不同耳。見言行三句。當不得時出。時出在體。而不在用也。此不過起下配天之由耳。管云。三章之提言行。先以動領之。此以見領之何也。曰。動指制作。見指容貌。聖制之番世從動起。

聖德之熏人從貌起也。海蠡云：唐虞盛世，尊親祇海內人民耳。施及蠻貊，則不止中國矣。進而極舟車等之所至，則不止六合內矣。又進而凡有血氣，則不止人矣。夫跛行喙息，翾飛蠕動，有血氣無知識，而曰莫不尊親，此學者所深疑不信者也。不知人與物類殊而性一，形異而理同。首出庶物之聖人，在上調燮得宜，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雨暘時若，災害不生。凡在宇下者，無不方溫思出，方秋思入，與陽俱開，與陰俱閉，各安其性命之正，即尊也。各遂其樂育之常，即親也。故莫不尊親，自是實事，非徒說理而已也。管云：

四書說義

卷四

三

愚按：孔子嘗言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天下安得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曰：此三皇五帝以前事也。乾象傳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諸大人之首出庶物者，正指此聖而言。夫子言過精義入神，以往尚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意，或在此。疑問云：故曰配天，玩故曰二字，可見到配天地位，只是至聖本分事。

經綸章

管云：此至誠與前贊化育者有別。蓋進而立天道之極者也。故極贊其德之難知，然其道毫無加於中庸而非絕德也。故下章示君子以入德之方，而要其至

焉。又云：至誠立天道之極，而先從經綸大經說起。聖人一人入道之中，未有不先了人道，而後還天道者也。又云：朱子以五品訓大經，義猶未盡。如以敬敷五教，爲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何必至誠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頒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之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古所無而今創之，或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非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如此說，則堯之命

四書說義

卷四

三

英教以人倫，豈獨不是。但當自首出庶物，開物成務之人言耳。然聖人居中古之世，奉後天之時，述而不作，亦不可不謂之經綸。又云：立大本亦不專局在喜怒哀樂之未發上，言其證位乾元，以立三極大中。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近之。○管子以專言未發之中，則中固是乾元，亦是坤元。此至誠是純以乾元立極者，故如是云。又云：知化育，則奚啻前知如神而已。即乾元之大明終始於凡造化之間，闢人物之生成，靡不洞徹其根元之所在，正窮神知化之詣其極者也。又曰：化育亦只在



目前特非至誠不能知耳。即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何以六。肢何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以曲。鵠何以白。烏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學雖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幾猶難徹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贊化育之上。合理與象與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着此境而言。乃乾元之道岸所在也。又云至誠至知化育。亦有所不知不能乎。曰贊化育之至誠。即有不知不能之聖人也。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上

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之二傳中。坤元承天故有倚乾。天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不可以初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未登道岸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之學。○愚按子思恐人將至誠之三大功用說粗了。故束之曰夫焉有所倚。學者解經當以夫焉有所倚。實在三大功用之前方。是至誠體段不然則經綸大經盡人物之性之至誠亦能之。立大本能養未發之中之君子。亦庶幾焉。知化育亦將與贊化育無二矣。又云肫肫其仁。言慈祥之至也。曰淵淵其淵。言深潛之至也。曰浩浩其天。言空豁之至也。至誠之心境如此。豈入聖之未優者所能知之哉。知之者亦唯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之至聖耳。固者堅實之意。天德即自誠明謂之性。雖有聰明聖知之質。而精光外露。猶是人德。非天德。必欽而固之。毫無滲漏。如宗家所謂廓然無聖者。則心與至誠通。而知之不遠矣。袁七澤云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聖知去知他。便是倚聰

明聖知。若是不聰明聖知。又那領得其惟固聰明聖知者乎。固者收歛。收歛之謂也。○愚謂固卽無倚也。不必作收。藏收歛。或云朱子曰。猶實也。而子曰。卽無倚也。可謂實乎。不知理必實有。始還無體。苟不至有忘其有。亦不可謂之實也。故曰其孰能知之。明乎至誠至聖。非兩人也。管云廓然無聖。正不相背。

訂釋云。或疑人至聖極矣。乃有至聖出於其上。而所謂至誠浩浩其天。又似出於至聖之連何也。曰此亦當以天人二道參之。由曲致能誠。以至於化。此人道中之至誠。反之之聖人也。亦可與制禮作樂贊化育。

四書章句

卷四

子入

而參天地矣。然天下實有一等聖人。德由天縱。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以不思不勉得之。雖或以先天弗違之心。行後天奉時之事。而其德卽是乾元。此則聖中之聖。天道中之至誠也。至誠至聖。其階級未必有高下。而至聖猶以後天奉時之業見。故曰配天至誠。則以先天弗違之德見。故曰浩浩其天。先天者能兼後天之功用。後天者未必能齊先天之心法。不但由之難。而察之亦難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管以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卽以仲尼之川流敦

化結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三百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下途無純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敢謂仲尼從心不踰之上。途無進處。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故以至聖爲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爲乾元統天之極果。蓋因夫子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言而推測之。愚則以此二章皆推尊仲尼而贊之之詞。贊其業。故曰至聖贊其德。故曰至誠。非有二也。亦非推進一層之詞。觀祖述章推揚已極。不容復進矣。夫子當時無不聞其政。萬世無不遵其教。卽血氣尊親之象也。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後世知其聖而不知其所以聖。卽達天德之證也。豈更有所未。到乎。但聖人虛衷自言多如此耳。此亦非愚說也。耿天臺羅肝江皆然。

衣錦章

通章精神在闢然二字。而用功則在謹微。此正所謂闢然也。入德之德。卽不睹不聞之本體。要全此不睹不聞之本體。必從戒慎恐懼來。故挑出微字。示人工夫。當自此下手。做下手工夫。只自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二句下數節。只是人所不見處。一套做去。不過此內省之心。愈精愈妙。而化愈神耳。謹微之功。至人所

不見止矣。更無已所不見處。但內省節猶有省。敬信則一念惺惺於言動兩寂之先。奏假節便渾然敬信之迹。到篤恭則兼忘奏假之意。其間感化處。直是與德俱造。裏面愈微。外面愈顯。到此地位。方是不顯。方是聲臭俱無。與不睹不聞之本體相合。而爲德之至。究竟只是完得微體耳。管云。首以文著爲戒者。亦本上文固聰明聖知之義說來。入德之德。卽指上文所達之天德。君子學以闇然爲道。則最初發脉。便根無聲無臭中來。不專以聰明聖知爲尚。免何德之不可入哉。子思深見中庸之鮮能者。由於隱微而隱

四書說義 卷四

三十一

惟之根在好名。故舉闇然的然分別之。使下學心曲中。知所趨向。其義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章顯相照。而與素隱章隱相發。可謂不惜金針度與人矣。學者思之。董云。君子亦未嘗惡文。却惡那著。著的文是鋪出來。正是小人作偽處。故可惡。若無錦而綱。則亦不貴之矣。疑問云。闇然而日章。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故下淡而不厭三句。畫出個闇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董云。日章亦不必外面看。惺惺處卽章也。管云。闇以音藏。門內爲義。其聲若有若無。含章之狀也。的則盡露無餘。使人見其端的。其根全在

近名。然實不繼。則名必敗。此所謂小人之道也。又與前反中庸之小人相照。雖有學術而不可法者也。

疑問云。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模樣。如此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自是理。非淡簡溫有篤實在。故不厭而文且理也。至說爲已之淡。爲已之簡。爲已之溫。更不通。蓋此三句。是別人形容君子語。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溫也。若要如此。卽非篤實矣。又云。知遠之近三句。正指所謂闇然自脩者。只是個謹微三句。專重下一句。止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此微字卽莫顯乎微之

四書說義 卷四

三十二

微。卽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個微。是天下大根本。戒慎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此正說君子之闇然自脩處。不是爲已而又知幾之說。董云。前云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總是此微。至於無聲無臭。固是至無之體。其一念微處。却無不得。所謂無中之有。萬有之宗。以爲微之。又微。以至於無者。猶未識無體也。故以下文二節。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者。非是人所不見。正微也。又安有已所不見者哉。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可謂已所不見矣。然戒慎恐懼者。是何物。故知但可謂人所不見。而必無已所不見也。潛伏二節。舊

分慎獨戒懼爲二事者非。卽疑問分克治存養者亦未是。此二節皆是謹微事。豈惟此二節卽合下二節亦是一套工夫。要知君子直到篤恭田地。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工夫未嘗輟手。疑問云。君子志在篤恭。不顯而後已。而其根本則在於微。君子必於此內省。無一疵病。則此志曠然。方可欲而不可惡。此是於人所不見處。實用其功。而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故曰人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君子之不可及。照後篤恭。不顯說。不承內省不疚說。又云。動處方可着敬。言處方可着信。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將於何處着力。心體原惺惺不昧。敬信只是常惺惺完養此心體耳。許敬菴云。工夫不至於不動敬不言信。內省猶不能無疚。此與首章戒慎二節同一語脉。無動靜淺深之別也。又云。謹微之功。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已無可復加了。除是卽外象以驗其內體之純。故說奏格二節。見天下不同。返於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亦便是志之不能無疚處。講錄云。賞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不怒。亦謂有德以主之。所恃不在此也。若說全不要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不能無哉。疑問云。恭卽是敬信。卽是心體。曰篤恭曰不顯。只是

到微之極微處。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聲色亦治道所不可廢。但不可以之化民耳。正如王者亦未嘗廢賞刑。但所重不在此耳。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也。至矣是贊詞。至卽中庸其至矣乎之至。董云。到此田地。雖有喜怒哀樂。却無喜怒哀樂。真與天命無始真源。昭合無間。聲聲而無聲。臭臭而無臭。無已可存。無類可對。中庸其至。斯其至矣。首章自天命說來。詳君子體道之攻。此章自下學說起。以合天命之體。自源得流。以流合源。以成一部中庸也。有說小異存之。羅盱江云。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道不相似矣。故闢然之聞。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蘭方燐。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乎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聞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而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聞

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不顯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躍然而嘆曰。此卽所以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管解末節云。引詩深勉入德之君子。一疵尚存。卽非至德。必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後爲至也。舊注以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殆不然。大意引皇矣之詩。言懷明德之君子。至聲色不大。則庶乎不顯矣。然稽諸孔子之言。特化民之末務耳。但曰不大而已。則明德作人之丰采。猶有外露者在。未有以見其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也。進而求之。蒸民之詩曰。德輿如毛。則微於聲色矣。然毛猶有倫之物也。但

四書說叢

卷四

三十四

曰如之。則聲色雖泯於外。而任重道遠之氣。驟隱然猶伏於中。其所以固聰明聖知者。猶未至也。必若文王之詩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然後一疵不存。萬化俱寂。聰明聖知之德。不但光彩毫無所露於外。而其端倪亦了無所伏於中。德至此。無以復加矣。卽此之謂至聖。卽此之謂至誠。君子闡然之學。終於是焉。又云德之所以難於達天。非以進道之光芒未盡。則以任道之餘勇尚存。此成章後達之通患也。故子思不但以小人爲戒。雖君子闡然之學。亦深防其懈焉。○小異然有精理。存以相訂。

卷四終

四書說叢卷之五

論語一

沈守正無回甫輯

學而章

此章是就見成的說。無工夫觀文勢。亦自可見。凡言不亦乎者。疑中含決。歎美之詞也。歸季思云。自得之。故言之有味。三節本是開說咏嘆之詞。約其理。則認學字真。一言可盡。學真而時習。不待言矣。時習而悅。不待言矣。末二節正見學中必然之妙耳。象山云。論語中多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言所習者何事。水西會語云。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愚謂聖人言學而時習之。默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蓋實有所指。但不可以後儒思議耳。顏子亦然。故曰絕塵而奔。又曰顏子死而聖學亡。今人但知孔顏之爲聖學。而不知其所以聖者安在。謂聖無頭柄非也。然必強以心字性字道字仁字實之。則又非矣。然則諸賢如何。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凡作意用功。必不能終。無論終身一日。猶難謂之曰時。則無時無處。無起無滅。相安相忘。工夫到此。無工夫矣。卽此便悅。非時習之中。更有一個說也。近溪云。人之心

時時變通。亦時時妙運。但不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學至於此。自然與天地萬物相通。卽一人不來。亦自有天下歸仁之象。豈有不朋來之理。然不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到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只是不知者多。如孔子之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不怨不尤。又何嘗因之而生愠。此是學問中必有之理。不到此。不是真學問。羅近溪云。無愠。不是漠然無動于中。人有不知。必已有未盡。正習之未至也。○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說。君子

四書說義 卷五

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是就見成的說。與工夫手上之君子不同。當與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易不見是而無悶同看。

### 孝弟章

大意欲人認仁於孝弟。從來首節看無着落。所以上下二節意思。說不融貫。看來爲人孝弟節。正暗說孝弟爲仁之本。不好犯上作亂處。便是仁。不好犯上。便見長上能做。不好作亂。便處人接物。都得其理。任是乾父坤母。民胞物與。都是此心。豈不是仁。然都由爲

人孝弟來。豈不是仁之本。兩好字要看得精。好從心上看。不但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且無好犯上作亂之心。滿腔子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如此方是孝弟。如此便是仁。君子務本。不是凡事都尋個本。本一而已。只從個本來真心上務。生字對立字看。二句稍寬說。下二句緊緊點明。以足上意耳。本以言此心之根抵處。人惟孝弟與生俱來。一念包孕。千枝萬葉。無不攝入。故曰爲仁之本。此只就當體說。方見完足。若說施由親始。便是枝葉各離。反不圓滿矣。羅近溪云。人當一念感動時。思及父母。此心自覺疼痛。此心上

四書說義 卷五

疼痛的人。便會滿腔惻隱。遇物必肯方便。更無殘忍刻薄之私。孝弟豈不是爲仁之本。程子曰。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孝弟是仁中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程子恐後人顛倒性體。故詳言之。孟子曰。親親仁也。親親與仁。亦未嘗分作兩截。程子以先天之仁言之。故曰仁爲孝弟之本。有子以後天之仁言之。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 巧言章

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鮮仁矣。巧令

與別處巧令不同。只是違心而發。便是巧令。講錄云。此處論仁極細密。極嚴切。除却大奸大惡。忍心害理。利己損人的。都不說。只巧言令色。便不是仁了。正孟子說以言餽不餽。亦是穿窬之意。慈湖云。大抵精神外溢。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于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萬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爲昏迷爲梏。巧詐妄。

### 三省章

義府云。三省乃是當下便照。隨照便化。着不得改勉。

四書說義卷五

四

二字曰身者。與物接也。曰三似寡。曰日則遠矣。朱子云。一日看集註。亦有病。如省察已作底事了。曾子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云。近思錄云。那七一日三檢點。明道云。可哀也哉。其餘特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朱子云。人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個病却最重。往往是有這個軀殼子。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裡去。但其端甚微。直

是要省。李孟誠云。今人將三省認作隨事情察。已前一段事。一貫作真積力久。已後一段事。殊未然。聖人之學。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工夫。亦不是無主腦的學問。一日之間。除却三者。更有何事。是無時不脩省也。故曰不是有間斷的工夫。忠是誰忠。信是誰信。習是誰習。故三省只是一省。九思只是一思。三省吾身。總歸一本。故曰不是無主腦的學問。

### 道千乘章

此章若作五件分看。使民以時。分明是愛人中一節。

四書說義卷五

五

似未安。只疊疊說去。言道千乘者。既須如此。又須如此耳。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脩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

一說。疑問補云。雖分五項。其實總是爲民。觀敬事下着個信字。節用下着個愛人字。又說個使民以時。此方是爲國的道理。

### 弟子章

疑問云。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爲父兄者。通章俱重力行。上文之所指雖廣。要不過孝弟言行之

散見者耳。學文正以啟發其知能。培養其根本。非沾沾口耳之學已也。此數者終身由之而不盡。安得有餘力。曰行有餘力云。正見其不可一息不力行耳。要知總是接續他最初一念。義府云。則以學文者。謂以此數者而學之於文也。行則求之於行。學文則求之於文。所求者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有味乎以之一字也。謂以文行本末分先後者謬也。以數者謂以數者之意。學之自然與徒學文者理會自別。

### 賢賢章

盡倫之外別無學。是確然深信之詞。註較未是。雖

四書說義

卷五

六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語氣同。是反復抑揚之詞。蔡虛齋云。尹氏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義。王宇泰云。人只有一個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好色的心換過了。更無纖毫掛帶。先恭簡云。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賢賢易色。其好賢始誠。易色極形容賢賢之詞。致其身。朱子云。如送這身與他。憑他將來如何使。章中曰賢賢曰易曰能竭曰能致曰與交。曰有信皆實實下手學處。

### 不重章

容貌詞氣。莫非學問。不重不威。便是學之不固處。非不重不威。學始因之。不固也。然君子之爲固學計者。又不徒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主忠信。下二條是補缺工夫。總是爲固學計耳。問主忠信後於不威重者何也。朱子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扶豎把捉起來。愚觀易言履爲德之基。謙爲德之柄。而後言復爲德之本。亦是此意。忠信人之常心。主亦卽此忠信之心也。非忠信一心。而主忠信又一心也。但對上節外貌言。故說一主字耳。亦明

四書說義

卷五

七

告人使知學問之主。不外人人自有之常心。不須外求。不如已。或以我既友勝已。則人將不肯友我爲疑。故謂不如已。爲與已不相同。調之人非也。此處重母友之心。而不重友也。人苟不以得少爲足。而好上人。則所見自然皆勝已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況同趨向者乎。朱子語類亦有此問。答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爲高。二條說在主忠信之後。卽是極細。

### 慎終章

疑問云。厚是民之本性。歸云者。若久客于外。而今反



于家之謂也。凡聖賢言感應處只是盡其在我而人自從之。所謂表影形聲之相隨也。若有一分作法意思與其間其應也不過驪處其不應不得不流於法制矣。

一說凡事不勤始怠終待人不能過忘遠是爲厚道不專指喪祭喪祭其中之大者耳。

子禽章

聖人盛德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此其妙感者不知受者不知二三子從旁發識而體會之其相商度如此求之與句與抑與之與句子禽亦知夫

四書說義卷五

子之非求第不知邦君之何以與耳子貢就中拈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語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操之亦自夫子操之也故曰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二賢識見差殊者子禽認求與猶二子貢併求與爲一耳舊說說壞子禽固非又云非求非與得者正得其與也非求非與將誰告夫子要之二賢皆擬議之詞究竟所以問政處說不出亦不容言說

父在章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人子哀痛惻怛寔有不忍死

親之心若先行悖逆不可一朝居者自當以幹蠱爲孝如周宣之承厲王豈容待得三年不改○此論不可不知若章旨只須淺淺說無改不消說到有當改不當改處管登之云魯論多載夫子有感之言而記者失序其由此章必爲有家之大夫輕改父道而以幹蠱矜能者發也觀志觀行觀其孝也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必其道之可以無改者舊註以首二句爲汎觀善惡以三年無改爲觀行之一節恐非當日語氣觀稱孟莊子之孝便可見觀人子者亦專責其意而已若隱忍遷就徒守格套以爲不改此又愈於改之甚者也大非聖人之意矣

禮之用章

禮生子和和不離禮和固不可謂禮離禮亦無處見和故禮之用于天下必其藹然有以相結翕然有以相孚太和洋溢無一毫乖戾之氣乃爲可貴言禮之用于天下必如此乃可貴耳若只以人心之自然而無勉強處爲和便遺却爲貴二字且人順其無勉強以行禮能必其皆合于禮乎亦難以通之愚不肖之徒矣有子見老氏之徒以禮爲忠信之薄而僞之首充其說爲禍不小故發此論全重知和一邊人刪

正云。禮之嚴處卽是和處。非體嚴而用和也。人情有此真喜。然後爲嘉禮以飾之。有此真哀。然後爲喪禮以行之。若無喜而徒行嘉禮。無哀而徒行喪禮。則不足貴矣。知和是賢智半邊人。知禮之真味在和者。才知便覺立不如坐。坐不知箕踞。而節自亡矣。亦不可行。是自行不去。假如君臣之情通。而降階越陞。父子之愛洽。而反唇詬語。它自謂一團真意。却如何使得離和之禮。非禮也。離禮之和。非和也。和禮節是一塊生的。才言禮則自和自節而無不行矣。知和者於禮中剔出一和用之。不知其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四書說義卷五

信近章

朱子云。此章大約皆交際也。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慷慨然諾。近于意氣。執躬卑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易動。不知稍不萬全。它日又許多難處處。有子曰。近曰可。曰不失。曰亦可。道理儘融通廣大。正非拘儒曲謹。

之說。但人臨境多鹵莽。不肯料理耳。稍料理便自無弊。

食無章

無求敏慎就正。總是日用間孜孜汲汲一條心腸。所以爲好學善讀書者。只作一句讀。就正正是敏慎處。非是敏慎完日。方去就正言。與事何日可了。聖賢學問。只做一事。此章一敏慎盡之矣。矯輕傲惰。又只是一心。不如是不謂之學。

無誦章

此章全是機。方子貢問時。止是論貧富耳。夫子者也。二字中。便有無窮之意。故能打動它切磋琢磨之語。其斯之謂與。恍然見眼前道理。無不可以相通。此時與論貧富已沒相干。全是一團機趣。推盪于往來間而已。故夫子擊節與之。此等書全要看得活。註中已言未言不可泥。疑問云。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誦無驕樂與好禮。便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

不患章

不知人是我不能知人。若是徹的人。人品到前自然燭照。是非邪正。或不能辨。較落一層。刪正云。知人

較人不已知看人當就好人半邊說。蓋彼之學問高吾一尺。則身在堂下。豈能識測得堂上人。此全是自己學問有虧。良知未廓。病切已身。故當患若不反躬自責。而欲辨人是非邪正。則方人之學。聖門不貴也。凡不知賢。賢不知聖。要到無人不知。豈是易事。安得不患。朱子曰。學到知人地位已甚高。

為政章

為政以德。與脩己以敬同。以北辰為喻者。只是形容其以靜制動。以寡制多之象。要知與老子無為自化清淨自正別。不曰以德為政。而曰為政以德。可見

四書說義卷五

十二

未嘗廢政。但所重不在此耳。楊慈湖云。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獨君天下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心同然者。謂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綱。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自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慮其無枝葉。許敬菴云。夫子之得邦家。其運用精神。必有出於法制禁令作用經綸之外。堯之則天。難名舜之恭己。無為文之不顯。惟德皆有所籍。寐而祖述者。故曰為政以德。云此至德之化也。後

人君德不足。少古人一段端拱精神。是以法令愈繁。而天下遂以多事。此古今盛衰治亂之所由分歟。玩辟如北辰一段。見其景象與徒以政為政者。其繁促補綴自不同。言下恍然有神農虞夏之思焉。

詩三百章

姚承菴云。思是人之初發念處。思入于正。則無不正。思入于邪。則無不邪。故曰聖功之本。問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朱子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于正。故指詩以示教焉。

一說。崔仲龜云。人之行善與惡而已。詩之咏美與刺

四書說義卷五

十三

而已。古人於詩朝夕諷咏。如琴瑟之御。讀美知慕。讀刺知懲。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謂讀者以無邪之心求之。則去序之失也。袁了凡云。詩不獨正者為無邪。凡變風變雅。發乎情止乎禮義。皆無邪之訓也。朱子以衛風等為淫風。故有言惡之說。然言惡而能懲創。則亦刺邪而非真邪矣。王陽明云。讀詩只從原序。即涉于狎暱者。不害為主文而誦諫。亦是性情之正。無害於思無邪之旨。○按此皆申呂成公之說。

道之以政章

重一耻字。無耻雖欲不苟免而不可得也。有耻雖欲不格而亦不可得也。須知政刑全爲民設。德禮不全爲民設。有爲無爲分。而王伯之治。辨於斯矣。

吾十有五章

正蒙云。常人之學。日益而不知。仲尼習察異于它人。故自十五至七十。皆自覺其進也。疑問云。玩志字。立字不惑字。知字順字。心字。聖人只於心體上。如此向往。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獨覺自得之趣。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非有知行分析之說也。陽明云。到知命亦大段着力不得。愚謂立後無功不惑。以四書說義卷五十四

從心爲足乎。管登之謂夫子未到窮神知化一境。愚未敢知。然聖學無息。則斷然矣。學至於立。如作室之有基。程伯子云。志立而學半。湛甘泉云。立與不惑。同是不蔽于欲。然不免有毅然。惕然之分。至此心體具融。明達無間。辨邪正。別真妄。一切思維擬議。渣滓俱忘。此天人之界。猶禪家所謂慧門關者。予每驗立進不惑爲難。孟子知言不動心。明道存久自明。庶幾近之。非可想度也。金仁山云。不惑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看萬殊。在物爲性。在天爲命。物物有性。則物物有命。譬如草木。亘萬古而天喬。鳥禽。亘萬古而飛走。造物豈一一而雕刻之。然豈無至一之理。故有物必有則。莫不有亭毒之元。在焉。學不到此。而徒曰自然。而然。烏知其所以不然。亦籠統之論耳。知非知解之知已也。到此便與造化合德。若天命爲其所司者。然非後儒所能億度也。管登之云。命者。天所授於人之定命。理與數合。莫之致而至焉者也。知之則與時屈伸。且知來而藏往矣。又云。朱子以漢儒吉凶言命爲粗。故純主乎理。歷觀詩書。每言天之明命。未嘗語理而遺數也。愚謂但言命。則數自在其中。孟子所謂莫

非命是也。更不須說得。高中玄云。耳順如鑑之至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却亦無容留也。朱子云。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於此無所凝滯。非天理爛熟不能。陳氏云。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衡齋云。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之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讀書錄云。耳順非特聞人之言語。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于

讀書說義

卷五

十六

耳。無不悟其妙。張子聞驢之意亦如此。高中玄云。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權之熟也。規矩皆制器當然之則。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此大有意。大約意員而理方。隨其圓而能不失其方。所謂如珠走盤。而不出於盤者。非熟化不能。管云。矩本方而曰從欲。此至員之中。出至方。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是為精義利用之極。過此便是窮神知化境界矣。耳順由外以合內。用亦體也。不踰矩。由內以合外。體亦用也。水西谷啟云。耳順從心。此皆虛中感應。若人言入耳。有逆于心。是意見先橫也。若事

務未至。先橫意見。是從見不從心也。縱皆中理。亦非入微之功。口義云。耳順從心。皆知命中事。無漸次。亦無淺深。耳順者。事都是理。不知有事也。從心者。耳目口鼻都是心。不知有心也。無事則無物。無心則無我。渾是一個理。

### 孟懿子諸章大義

楊慈湖云。懿子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而夫子所答各異何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所自有而有所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不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讀書說義

卷五

十五

### 孟懿子章

論語訂釋云。懿子之父曰僖子。嘗相昭公如楚。耻不能相禮。將卒。遺命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而學禮焉。懿子雖師夫子。而僭禮如故也。夫子嘗以墮三都之命請於定公。季孫墮費叔孫墮郈懿子獨惑於公。歛處父之謀。成不果墮。則其歌雍以徹。又無足恠矣。其如學禮之遺命何。此夫子答無違之隱意也。語

及事親始終之際。生事死葬。已不及追。而祭以雍徹。有何難哉。然懿子竟怙終以沒世。豈非聖門之罪人哉。

### 孟武伯章

一說。漢疏云。孝子不妄爲非。使父母唯憂子疾。疾外無復遺親之憂也。亦隱諷之詞。管云。武伯在魯。以負氣好勝聞。必多貽父母以可憂之事。夫子因病以藥之。註疏是也。

### 子游章

武以犬馬比父母爲疑。朱子曰。此設戒之言。故特以

四書說義卷五

十八

尊卑殊絕之甚。者明之。

祭法曰。衆之本教曰孝。其

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紹聞

編云。敬者視于無形。聽於無聲。

一說。漢疏云。今之所謂孝者。不過能養而已矣。至於

犬司守。馬司乘。皆能以其力資人之養。但犬馬能養

不能敬也。子事父母。能養而不能敬。則何以異於犬

馬乎。甚言孝之不在徒養也。

### 色難章

義府云。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爲難。蓋必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滿而

溢。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况暴戾乎。可以知其難矣。一說。疏云。色難。言人子承順父母之色爲難。

### 回言章

不違。不必拈定言語。神情之間。稍有相持。即違也。顏子如大冶之待物。投卽化矣。如愚足發。是夫子形容之詞。非果有兩境也。時時如愚。時時足發。時時足發。時時如愚。退省愚意。亦不欲泥看。卽在如愚中。一

四書說義卷五

十九

眼覷進。猶云迫而視之也。未知是不。朱子語錄中

有云。足發。辟面盎背。皆見之。王宇泰云。驗人者。打

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他骨髓。故堯率悟後。其師

遠望見迎。而謂之曰。且喜大事了畢。蓋開口不在舌

頭上。此可以想見顏子之發矣。曰審爾。則受教之時。

已見其眉宇矣。如之何待退而省耶。曰。或問高。新鄭

曰。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知歟。曰。非也。其喜之也深。

故其稱之也婉。朱子云。顏子於聖人。所爭只一釐。

故夫子指點它。便與它相湊。所以嘿識心融。不消再

問也。融消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

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若不消。只在肚裏。如何發。益體膚。胡雲峯云。不曰行而曰發。一發字。最有加。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情則不發。發便不情。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鄒峰山云。發如草木生意。謂之非造化之力。則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

### 視以章

此是統論觀人之法耳。不必泥定善惡說。以由安

四書說義卷五  
是箇圖一件。非三件。一事之間。一人之身。同時都具

安是心意所安托處。是習情也。不就是性。若性則無不善者。朱子云。安是它平日日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它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它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踞傲了。心方安。

### 溫故章

續筆乘云。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可以爲人師。曰可。

以爲人師。非教人爲師也。解醒云。溫如火之溫。虐。煇便是助。灰滅便是忘。范氏云。溫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日知其所無。湯明云。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如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此亦言記問之不如心得。王宇泰云。註云。舊所聞不易之說也。而說者以德性固有易之。豈舊聞在德性之外乎。豈性與知性。可分新舊乎。夫子見世之學者。一件工夫未透。覺無滋味。又做一件。如炊飯者。列數十鍋。於前燒得後鍋熱時。前鍋已冷了。縱燒千百年。豈有飯熟之理。故教它只將前日做過工夫。一線做出。不到四書說義卷五  
徹不住。徹了便是知新。工夫只在溫故上。溫卽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是也。但行住坐臥。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賓客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的時節。若一處放寬。便冷了也。如此做工夫去。忽然一日。如大寐之得覺。大醉之得醒。向時黑漆漆地。霍然霧散。渙然水釋。從來義文周孔。一切聖人難明之旨。不着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這便是知新。這便是物格而后知至。可以爲師者。立則俱立。成不獨成之心也。故曰可以爲師。

不器章

文中子云。變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註云。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是尚認君子爲器。特不局于一器耳。是謂通器。非不器也。惟虛中無物。故能應萬物而不疲。超方無局。故能出常局而不碍。與君子多乎哉。二句意同。楊慈湖云。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管登之云。學有方體。便是器才。藝何足言也。

先行章

玩夫子語氣。真無如當世之重言。輕行何也。歐陽子曰。脩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深得夫子之意矣。許云。後從者婉詞也。語曰。不言而躬行最妙。

周比章

外貌絕無不肖。只是從出之地不同。王宇泰云。只是這個人。若子親之。則爲周。小人親之。則爲比。以普愛衆人。專昵一人。分周比誤矣。慈湖云。君子心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爲反我者。孰爲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也。小人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順則喜。反則怒。比此則遺彼。比彼則遺此。安能

周哉。又云。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害其爲周。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女愛昵。相煦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如此。

學思章

王陽明云。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個道理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學而不思。只空習個硬套子。不見趣思而不學。只空見個景象。有何捉據。罔殆二字。光景略殊。總之俱是無實學。而兼思則有真實見解。精明而非罔矣。思而兼學。則有真實體驗。居安而非殆矣。罔昏昧也。殆搖撼不定也。無定物可依據也。罔是不得義理真意味。殆是不得義理寔受享。思與學原是合一之功。玩二則字。可見病由分思與學而生。非學思之有二也。

異端章

夏雲渠云。孔子時。楊墨與佛氏俱未興。只有一老子。孔子亦未嘗顯然攻擊它。異端二字。所指甚廣。陸



象山云。異與同對。雖同學堯舜。而端緒稍不同。便是異端。或問如何是異。曰。子先理會得一端。則凡異此者。即是異端。陽明云。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羅念菴云。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景行館論云。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異端。講錄云。謂之端。端者緒也。端緒之所在。至爲微渺。毫釐千里。辨之不精。未有不爲所害者也。大慧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麵。永不可出。曹璉云。異謂之端。雖有禍天下之機。而勢未暢。惟有攻之者。窮極其異中之趣。而大暢其精神。則人心之蠱惑。不可勝言矣。故曰。斯害也已。○此非末減創異之罪。正以沮絕攻異之人耳。

### 知之章

人人有是心。卽有是知。學者多不肯認此平實之心。卽是知。而更以知求知。於知不知。就此平平實實一點虛靈處。便是通乎晝夜。擴四海貫古今。莫不在是。豈更有他。人有心知。有意知。意知隨氣機爲通塞。心知卽本體爲光明。人能常提此知。炯然萬物之上。便是易所謂通乎晝夜而知。孟子所謂求其放心象。

山所謂百世之上。下。東西南北之海之聖人。此心此理同也。愚庸與聖賢同。此知體。但愚庸日用不知。聖賢日著日察耳。時時提醒。是謂賢人了。了常知是謂聖人。

### 干祿章

多聞多見。是子張所長。只重闕與慎上。了凡云。祿在其中。與耕也。餒在其中。一樣看。耕者何嘗有求餒之心。然有餒的時節。是謂餒在耕之中。學者于祿亦如耕者于餒。並不曾想念。却有得祿的道理。便是祿在學之中。若說我脩德而祿自至。則是祿自外來。非在其中也。亦顯然是不干之干矣。九言在中者。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詞。正是抹殺其干祿之心處。

### 民服章

疑問云。哀公看服字淺。夫子直說到服其心處。慈湖云。直者。民心之所同然。在者。非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是之謂要道。紹聞編云。朱子論宋事。謂揀其根本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

炳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于根本而手足耳目利矣。定公之世直不舉而在不錯亦甚矣。故舉其最急者以告之。

### 敬忠章

講錄云則字是破宅使字。自然之效不待使而然也。義府云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又云上下此掣則彼動。血氣不斷故也。朱子云莊孝慈等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家工夫。則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 為政章

四書說義 卷五

三十一

疑問云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其于倫紀何如。夫子引書之言孝友者意已特至矣。宋史李璠傳云人不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慈湖云學者隨文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能于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二乎。於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為日用萬殊而道心常一矣。

按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墜。秋七月始葬于墓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孔子為司寇始葬。而命諸墓。故曰昭公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衍及母弟宋從喪至。二子不

得入宋於季孫無忌。于家焉。所謂貌而出者也。得先入是為定公。意如欲抑之立威。喪五日始得即位。非禮也。故曰定公不得正其始。

### 無信章

蘇子由云我與物判然二也。車與牛馬判然二也。將何以行之。惟有輓輒以交之。而後車得藉于牛馬也。輓輒者相交之物也。車與牛馬得輓輒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輓輒也。

### 十世章

四書說義 卷五

三十一

所因所損益總。是此禮。禮包大小。非是兩件。損益正是因中事。了凡云大抵萬年之事。皆起於目前。其行有漸。其變有徵。殷之禮因夏之禮而制。其所損夏之所有餘也。其所益夏之所不足也。故即夏之禮而殷禮所損所益可知已。周禮亦然。則自周以後雖百世有不可知者乎。如周末文勝之極。秦之興必有焚書坑儒之事。秦慘酷已極。漢之興必有豁達疎漏之事。故遞遞相因。皆可豫見。人顧不察耳。故聖人酌一事必懷千萬世之隱憂。立一法必慮千百世之流弊。誠慎之矣。又云因字不與損益對。謂因其禮而損益之耳。因字不重。重損益字。蓋將來之不可知者以

世變之無常。故子張以十世爲難。而夫子謂百世可知者。以窮則變。變則通。通生於變。變生於窮。窮生於常。則無常而未始不有常也。世之變者。莫如秦之代周。漢之代秦。皇明之代元。然一切名物制度。不能不仍其故而就其中損益之。無不可知其故者。况三代乎。故昔之極重而不返者。卽爲將來所裁減之端。而其所頽廢而不振者。便爲新主所增修之處。試思今日之所餘者何在。不足者何在。則後世之所損益可知。而損之不已。以至于頽廢而不振。益之不已。以至于極重而不返。則復爲後世所損益之端。又可知已。

四書說義 卷五

孟子

如秦之廢封建而郡縣。此損益之至大。而後世之所恨者。然亦窮而變。變而通。勢之所趨而不得不然也。漢激秦之無尺土封。則不得不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七國之亂。則不得不分裂以弱其勢。而權歸於外臣。王莽篡而仗節死義之臣少。則不得不重節義而任官闡宦者重而節義之士與之爲仇。則党禍興而十常侍之難作。不得不假外兵以除之。而漢祚移矣。此以意卜度之。真是百世如見。而况聖人窮靈極數。坐照千萬世無前後際者乎。一說。管登之云。夫子所謂百世可知。寔知繼周以後。

損益之事。卽其以秦誓繼周書。以春秋大一統之義待後世。可想已。其本則從知天命中來。固不類後世術士之緯學。亦豈如談道家之汎然論理而已哉。果若朱子註中知來之說。則記誦詞章家。孰不能知百世。子張可以無問。夫子可以無荅矣。○愚謂子張好窮高遠。其所問蓋實指歷數之所傳也。故夫子與之言理而不與言數。然理在而數亦思過半矣。曰聖人其知繼周之爲秦乎。曰不知不足以爲聖人。何以不言。曰子不語怪。

非其鬼章

四書說義 卷五

孟子

講錄云。此章只是教人不惑於鬼神。而專用力於人道意。它日又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是此意。管云。此二節必係有激之言。豈爲季氏旅泰山傷冉有不能救而發歟。

八佾二章章

了凡云。按廟制。室外爲宮。官外爲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日舞于庭。則廟制亦僭矣。原旨云。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襲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先儒嘗辨之。卽有之亦賜周公耳。非賜群公也。季氏卽祖桓公安得僭而用。

楊用脩曰。魯用天子禮樂。末世之失也。明堂位。魯僭之始也。曰。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禘于莊公。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龍旂。承祀云云。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至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祀禹也。宋之郊祀也。祀湯也。魯之郊祀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唯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皆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僭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作明堂位。以誣之。甚矣其無忌憚也。

### 不仁章

四書說義 卷五

三十

樂書云。仁者禮樂之寔。禮樂者仁之文。人若不仁。空有那許多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

### 林放章

玩二與其字二寧字。有無限感慨。世變深情。本字畢竟。不會說出。然已宛然。不須饒舌。初問云。與其二句。是文章華美上。約到近裏。着已處。步步收入進來。便可尋出禮之本。其本安在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爲文質。而文質緣以從生。處是也。夫子非不能直指言之。但揀當時之弊。得寧儉寧戚。是亦可矣。

義府云。問寧儉二句。明明卽是本。如何又說近本。如此則本在何處。日本是句。國圖說話。今却零碎看了。

障住眼睛。你看古人制字。一在木下爲本。一在木上爲末。一是何物。木得之而爲木。人得之而爲人。以至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萬物得之而爲萬物。皆此一也。從儉入奢。是從根到枝葉。一在木上。如何不是末。從奢入儉。是從枝葉到根。一在木下。如何不是本。

一說。管登之云。放問禮之本。爲三家僭禮發也。凡禮必本於人情之所安。三家之僭。歌雅詩舞八佾。旅泰

四書說義 卷五

三十一

山。失禮之本意甚矣。故問夫子以僭禮之端。恒起於奢易。故本儉戚以矯之。獨揭喪禮。必有爲之言。○愚按照不如林放句看。殊有理。

### 夷狄章

此是借夷狄以甚痛中國。非貶中國而尊夷狄也。噫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

一說。漢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云云。

### 旅泰山章

是可忍也。以心動之。奚取于三家之堂。以義止之。女

弗能揀與。以規諫望之。至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則計窮而嘆息于虛無之神。其詞愈緩。而意愈切矣。管云。按禮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魯公得主泰山之祭。此卽所謂禮之本也。舉國視爲故事。而林放獨懷不平。故夫子大其問而復借以警季氏云。

### 無爭章

無爭就君子見。謂之君子。則如太虛然。任萬物入其中。而皆化矣。不聞太虛與萬物爭也。故不徒曰無爭。而曰無所爭。獨舉射者。卽有所爭之處。以見其無於此無爭。則真無爭矣。故曰君子無所爭。

四書說義卷五

三十三

### 素絢章

逸詩之旨。大意言笑之巧也。目之美也。出於天者也。而情焉。眇焉。是天下莫絢於天然而粉澤爲下也。果爾。則天地間一素足矣。詩人又何必並言絢乎。豈有素則不可無絢乎。子夏之疑。正在於此。非疑其以素爲絢也。夫子曰。素絢之不能相無者。勢也。但繪事不得後於素耳。繪事。句。夫子只淺淺解素絢大意。其寔道理。便見有質不能無文。但文生于質。不得不居於後。此便是彬彬先進之意。子夏滿腔是論文質。借詩以探之。其疑詩也。是激於當時之虛禮思。獨

存一質。以挽之。其意美。而論猶偏。一聞繪事之言。便悟得質文不容偏廢。卽今日之彫繪滿眼。亦必有爲之先者在焉。便是文質之大中至正矣。如此讀詩。真是敲骨取髓。直得作者所以立言之意。夫子安得不稱之。

一說。義府云。笑與眇皆素也。巧與美卽絢也。巧與美不出於粉飾。而卽出於笑與眇。則全素是絢。全絢是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文學之科。欲挽而歸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卽繼之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

四書說義卷五

三十三

草木在後。則血脉斷。春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之詞。蓋言禮之不可爲後。而非悟禮之爲後也。它日駁子游之不當以先後分本末。卽是此意。此正夫子受用處。然其答問時。念不到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此本楊慈湖說而暢之。

### 夏禮章

此夫子慨周末之時。故思二代之禮。夫子與禹湯精

神心術。真有會通處。故曰吾能言之。但無所徵。雖言之世亦不信。所以嘆杞宋之無徵。向使杞宋之文獻猶在。則夫子之言足徵。二代之禮與周初斟酌之制。不燦然在人耳目。何得凌夷蕩滅至此。思二代正是從周。非有二也。文獻不足。不獨是子孫凋謝。亦緣汨沒於文勝之習。日亡日去耳。疑問補云。有謂周禮在魯。夫子恐魯如杞宋之不能守。故以此言致傲云。亦小有意。不如前說大。

禘自章

是夫子不足行禘微意。蓋灌之後。便禮行九獻。樂舞

四書說義卷五

五十四

八份。所以不欲觀。說吾不欲觀之矣。詞婉而神傷。要得渾融。似不吐不咽。話頭方佳。懈怠是朱子臆說。豈有灌而便懈怠者乎。灌是一獻二獻之禮。於此不欲觀。是開首便不要觀也。孔氏註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按禘禮無列尊卑。序昭穆之文。朱子言懈怠。亦是剩說。斷以前說為正。

按周禘以後稷為始祖。而禘魯。魯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也。春秋配周二年夏五月。告禘于莊公。以莊公配也。追文王而配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莊公為慶父也。又傳八年秋八月。禘于太廟。致用夫人。又荀彘辭荀偃士曰。魯有禘。賓祭用之。夫以禘而致夫人。賓賓客。失禮甚矣。楊升庵云。禘之祭自閏始也。又史

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嚭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安知禘不起于惠公之時。但必不賜于成王耳。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必禘前十日。與瑞共灌。獻之圭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饗。魯有魯人掌灌。事和鬱。老以定彝而陳之。灌灌王語。灌將之儀。與其早宴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衾。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禘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畢。乃奠之。此求神之始也。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理。饌饌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問禘章

不知也。雖有不欲觀之意。在內。却實話。此等處。真是知淺而不知深之於天下。不必添出治字。朱子云。

四書說義卷五

五十五

此等處。極難理會。可見先王制禘之心。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舉而措之天下。橫衡直撞。無非此心。無所不透。此豈可以言語形容得。此豈可以意見窺測得。故曰不知也。不知。取親切。今人全為知字誤了一生。即如禘禮。須有先王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之心。方知得禘之說。只在文字上盤桓。儀節上考索。而曰予既已知之矣。則既灌而往。何以不足觀也。

祭如在章

慈湖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寔在也。不止于如在。何以明鬼

神之寔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以明人即鬼神。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可見天下萬世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心神。無方無體。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爲鬼神寔在。非意之也。

媚奧章

原旨云。夫子只說一天字。便壓倒了奧與窳。朱註天卽理也。反覺氣緩了。管登之有辨。文多不載。一說。孔云。奧喻近臣。窳喻執政。管登之云。所謂奧必指彌子瑕侍人瘠環之屬。其時孔文子執衛政。而賈與祝鮀預焉。是所謂窳也。蓋有激於衛人之舍執政而結靈公之近臣者。故發此傷時之問。朱子謂諷孔子之附已未必然。

周監章

了凡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乃漢儒附會之詞耳。天下日質而日趨于文。唐虞視結繩已爲文。夏商視唐虞則又文。至武周制作時。天下日趨于文。不得不

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郁乎文哉。是贊其經制大備。非贊其文盛也。猶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云耳。從周正從先進之意。豈從周末之文哉。郁乎文哉。上緊着周監於二代一句。可見世趨於文。而文武猶以二代之朴留之。使不至於盡洩。寧如末流之汎濫而盡失其故乎。故曰吾從周。

太廟章

陽明云。聖人之心。只有個天理。便有許多節文出。默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故曰是禮也。若自以爲敬謹之至。則是聖人亦去不得個矜字矣。聖人

四書說義卷五

辛未

四書說義卷五

辛未

動容周旋中禮。過一事則一事之節文生焉。宗廟生。欽墟墓哀常。人猶然况聖人乎。入廟每事問。是有不能已於衷。故問此便是節文之所在也。但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或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猶師見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子張拈出。便見是道耳。舊說千番回護。不免有抵對或人意。大失聖人心事。

按太廟。周公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剡楹達鄉。反坫出崇。站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飾甚。非周公所定。侯國之禮制矣。辨事問。豈無意哉。

射不章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不說今人之所無。而但嘆古人之所有。有無限感慨。射是禮射。若武射者。自須貫華。爲力不同科。不須添出德字。古不專指周初說。較射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卽以不尚力爲閑情止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嘆想之。

告朔章

舊說以去羊爲憤激。爲覈名實。皆非也。羊之去留。君相事也。謀野之聖賢。安得與之。總是痛惜古禮之亡。

四書說義

卷五

羊

而閒居歎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子曰。禮雖亡矣。何忍去之。兩人相對。凄然滿目。蓋有無窮之感焉。只是一羊。子貢見之是羊。夫子見之是禮。聖賢之見地不同。頓爾差別。此亦後人評定之詞耳。當日情事。同是一腔。絕無排擊子貢意。只羊存便是禮存。不必說可藉以復禮。猶愛人者喜空谷之足音也。按告朔。王宇泰云。古者每月之政。皆載于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蓋以萬機之煩。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昔其節。敬其視。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群吏而

計之事。敬而禮成。何可廢也。訂釋云。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脩月令之政。重民事也。文公忽此三重。于是政權旁落於大夫。而魯事日非矣。夫子之愛。豈淺焉而已哉。

事君章

了凡云。夫子固不說我事君盡禮。亦不說它人不能。反以爲誦。當時之人。不是耻已之不能。而誣君子爲誦。其心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誤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夫子此言。非爲自己分析。所以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也。

四書說義

卷五

羊

定公章

刪正云。此非各欲自盡之說。君使臣以禮。非禮則速改之。臣事君以忠。不忠則勿任之。方是告君本旨。一說。續筆乘云。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教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教以忠。

關雎章

李卓吾云。關雎之詩。未得則展轉反側。寤寐思求。其神傷也。既得則鐘鼓琴瑟。樂之不厭。其樂淫也。夫子反曰。不傷不淫。何哉。曰。此卽有慟乎之說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慟。然則關雎樂之淫也。而自不得謂之



淫。哀之傷也。而自不得謂之傷矣。

一說此贊樂也。非贊詩也。漢疏亦然。

### 問社章

此書究竟難解。姑以激於季氏之專魯而誡哀公以欒權之說。

### 管仲章

器小是管仲之定評。未嘗有所指。或人不知而以下兩項疑之。夫子隨問隨答。非用以解器小也。雖然若是大器人定不如是。李見羅云。管仲春秋亦算它是個人物。惜其不明于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之計。

四書說義卷五

四十

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爲之本領。故成功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又云。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看得天來大的事。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如此後謂之器大。袁七澤云。人在天地中。天地在空虛中。空虛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然人能包羅空虛位育天地者。非人之能。乃道之能耳。故不明夫道。卽極掀揭之業。特一泡中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藉令仲能源頭上清微一番。卽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何嘗不大。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焉。又曰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況么麼伯業乎。愚按二條析器之所。以小精矣。夫子似渾淪說它器小。

### 魯太師章

李卓吾云。夫子語魯太師之知樂。全在聲容節奏之間。此亦何難知者。而夫子故語之耶。曰此正樂之可知者也。夫始作而翕如。從之而純如。皦如。繹如。則樂成矣。此則太師之所知也。至於所不可知者。則出於聲容節奏之外。可以和神人而協上下。可以儀鳳凰而舞百獸。如季札所謂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夫子所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聞之三月不知肉味也。則太師當自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語也。所謂樂之不可知者也。

四書說義卷五

四十一

### 儀封人章

本鐸乃狗於道路之物。作周流四方以行其教爲長。且以得位望夫子。不若以萬世屬夫子爲大。羅近溪云。將是將無之將。封人已窺見飛龍之統當禪於見龍矣。故有此言。三代盛王。皆兼有君師之統。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至孔子而君師之統始分。委是乾坤一大變局。但封人於當日言之儘高。

子謂韶章

此章只空空說樂爲是。禪伐性反。是朱子推原說話。以功屬美。以德屬善。尤支離。張伯起云。未盡善夫子未嘗貶武也。樂由心生。武之心卽舜之心。而武之時非舜之時。從時而大違其心。斯以其心之戚然不安。悵然不怡者。被諸樂。而音聲節奏。升降屈伸。皆以發其歉然不自安之意。而比諸古風。有不侔者矣。夫子對韶而嘆之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假令武王生唐虞之際。安知不爲韶哉。

一說。管登之云。此非評韶武之優劣也。乃惜傳武樂

四書說叢

卷五

甲主

者。不能如傳韶樂之盡善也。他日與賓牟賈論武王之樂。至于聲淫及商。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此是左證。

居上章

了凡云。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它。又不是不足觀。但他本領已失。更把甚麼去觀它。重在以字上。

四書說叢卷之五終

四書說叢卷之六

論語四之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里仁章

舊說知而弗去之謂知。擇而不處。豈得爲知。○玩本文無已。擇仁而不處。意擇字只輕輕說爲長。一說不專爲擇里而發。蓋云居里且以仁爲美。況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卽孟子廣居安宅之意。

不仁章

人心之約不能移。樂不能淫者。卽仁也。仁者所安安。此知者所利利。此非境之外。別有一仁。亦非以仁去御境也。合不處不去。章看自得。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安利就仁。智上見得其實。同是一仁。疏意云。仁者脫得見盡。則一切都是平常事。智者見得分明。則治生產業。皆與實理不相違背。此件工夫。真是便宜。通通推之。其利無盡。

唯仁章

仁者如鏡照物。各以物付之。而無容心焉。是好卽無好。惡卽無惡也。好卽無好。故曰能好惡。卽無惡。故曰

能惡自其太虛之心而言之。不但無所好所惡之人。亦無能好能惡之我。以無好惡爲好惡。則衆人之所難。而仁人之所獨也。故曰能。

一說謂之仁者。則萬物一體。好固是愛。惡亦是愛。惻隱之心。盎然貫徹。唯人能之。他人不與也。

### 志仁章

了凡云。苟字是起頭說話。猶云誠能志仁云耳。此處要說得輕。方見人心之妙。辟如行路。既舉步向南。定然不到北方。又辟如千年幽谷。一燈繼照。則千年之暗盡除。無惡註雖以事言。要不能外此心。不可

四書說義

卷六

以二句分心與事看。我欲仁。斯仁至矣。

### 富與貴章

此章是渾成說。個君子之不去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句盡之矣。前邊自富貴貧賤說來。後邊說到造次顛沛。皆是外邊之境。界有此幾等。君子只是一不違仁而已矣。通章說無工夫。是說君子之人如此。的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在仁。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揆之本然之權度。自有是不處不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

仁。不費纖毫之力。慈湖云。學者觀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竊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是却行求前也。不知舉題施策。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 好仁章

李宗謙云。此章不是夫子歎其難得而見。聖人豈盲難以沮人之進。首節只是歎爲仁者鮮。下二節說爲仁甚易。是鼓舞激勵人。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二節

四書說義

卷六

年

總是一意。深明仁所易爲。而人莫爲之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要之只是一人。故下文只言仁字。用力便是無以尚。不使加身。非用力乃能至於無以尚。不使加身也。一日間如此用力。則一日而仁矣。何不足之有。朱子云。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此言最是。無以尚之。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正用力於仁處。故下面緊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一句。正教人於此處下手。蓋有之矣。是設爲疑詞。非世間真有此一等人也。無以尚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入看。不可說此地

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朱子云。惡不仁的。真是壁立萬仞。點水滴凍。了凡云。用力力足。當時具備不稍假借。如壯士伸臂。豈假他力。

### 觀過章

楊貞復云。此章不重觀人。重識仁於微處。黨者意之所向也。人在世間。險夷成敗。好醜是非。百千萬變。總只合得自家真種子。種子不淨。縱萬紫萬常。只成得個鄉愿。若果有淨種。便冒天下後世之不韙。其中

四書說義卷六

自有不相掩處。朱子云。君子之過。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蘇長公云。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廢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其觀過知仁也與。夫子惡鄉愿爲德之賊。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

### 士志章

耻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道。則世之敝衣蔬食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耻字。耻不用之於衣食。便當用之於道。若徒不耻衣服。又不耻聞道。非游散人。

則頑冥人耳。亦何足與議道。李見羅云。孔子勸學者。只就毫髮幾微間。便督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稍求精。衣稍求飾。縕袍之耻。稍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大來的罪案。故曰。未足與議也。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志字正當就重看。彼自以爲實實志道。而方寸中隱隱沾帶處。尚有衣食一念之耻。則心胸已爲所據。如何足與議道。龍溪云。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汚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而爲惡水。

### 朝聞道章

四書說義卷六

曰。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語自平實。今人說玄說妙。則夫子一老瞿曇矣。問道可以死。彼未問道者。其可死乎。古今之可以死者。蓋亦寡矣。

### 適莫章

孫淮海云。此是君子精義之學。若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杓。與禪家水上葫蘆何異。又云。比義自不適莫。適莫自不比義。原旨云。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一連的。若分爲兩截。則所謂無適莫者。未免出於有意。而所謂義與比者。亦爲屋上架屋矣。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亦自有

意。若說君子比義則亦是適莫矣。許敬菴云。或曰。適莫既忘。義將安在。比義之心。亦疑適莫。則奈何。曰。虛中無我。天理森然。義原不自外來。義之所在。當止而止。當行而行。大公順應。磊落光明。與適莫之私霄壤矣。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視此如何。曰。彼謂不住聲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與此自別。且生其心者。信心義之與比者。信理程伯淳言。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此千古卓見也。若夫猖狂自恣。漫無主張。此又學禪之流弊。可不待辨者也。

懷德章

四書說義 卷六

本一

口義云。所懷不同。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到那邊去。管登之云。懷者含藏之意。較註思念更精。經子臆解云。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為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為小人。必要克懷主一念始。義府云。刑所以防小人。君子豈必以是為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以降豈不假於外以自脩哉。

放利章

義府云。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

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放利只是事事要占便宜。多怨不是受害之人。放利之人。自與天下之怨氣合。一說放利之人。中常不足。所以多怨。

禮讓章

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璧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二條可想見禮讓為國之意。疑問補云。禮讓二字分不得。有此讓方成個禮。故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才說禮讓。固已摯人情之會通而吸治術之精隨矣。為國不消更說耳。故曰。何有若說以禮讓去為國。禮讓之後。可以為國。都非語氣。

無位章

了凡云。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所當深慮也。不曰可知而曰為可知。蓋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所以立非豫講位之事也。隱居以求其志。自然行義以達其道。一說管東溟云。求為可知。求己之立。心制行。無一不

可與人知也。卽是慎獨之學。

一貫章

一雖不死殺指何物。却實是說一件。非六虛說個一也。曾子以平日素用力之忠恕合之。故曰唯。曰忠恕而已矣。崔子鍾曰。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無其目。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指其實。別無玄妙。此說是也。試看一言而終身行。絜矩而天下平。則忠恕能貫。自是實理。忠恕是解。一非解貫也。既已一矣。安有不貫。貫正不在一之外也。今人尚玄說。一貫忠恕。皆借以形道。而非道。則道畢竟在何處。又說一唯之後。觸目是道。

西華龍象卷六

八

偶拈忠恕以證之。此又德山之棒。臨濟之喝。禪家剝慧殘機。豈是聖賢實學。或曰何以見曾子平日用力。忠恕曰觀三省章。與大學一書可見。聖門學者。用功亦各有櫛柄。如後儒或主敬。或主靜。或主致知。所主既透。自然能貫。古今無二理也。唯是唯忠恕之卽一。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證之也。若云唯在一。則既落於數。一便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不得不曰一亦強名。推到玄虛太始之鄉矣。董云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又云曾子非昨誤。而今始得。元來向日之忠恕。便是今日

之一貫。今日之一貫。只是向日之忠恕。隨他名孝。名弟。名仁。名義。名禮。名智。名多學。只是此一改頭換面。別無伎倆商量。故曰而已矣。悟全在此三字中。此至是而始悟忠恕。非借忠恕而影一貫也。若說有忠恕。有一貫。有夫子忠恕。有學者忠恕。已不勝零星破碎矣。何一之有。李孟誠云。夫子之告曾子者。是就大旨上提。而工夫在其中。曾子之答門人者。是就工夫上說。而一貫在其中。管云。朱子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不然也。曾子平日專用心於內。卽未聞一貫。亦不向夫子用上求也。

西華龍象卷六

九

考其侍函丈時。正在夫子知天命之後。見夫子能約能博。變化無方。以爲約可宗。而博不必務也。豈知萬貫於一之不勞哉。貫處只一忠恕。則言下沛然矣。故應之既甚速。而發之又甚簡。非昔見其用。今見其體。乃昔見其高妙。今見其平常耳。子貢之以多學入。一貫又在先。此於從游可考。

喻義章

君子而無所喻。不得爲君子。小人而無所喻。不得爲小人。疑問補云。喻字凡三見。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喻。孟子四體不言而喻。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

而默與之俱之謂。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意矣。朱子云。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見得是義。小人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大慧云。好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磁石遇鐵。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朱子與人書云。喻義者為君子。喻利者為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 思齊章

要知未見之先。無時不在。那裡搜索。所以一見便收。為我用。不然何人不見。何以見不皆益。見羅云。所謂夫我則不暇。真夫子自道也。

### 幾諫章

勞字作舊解。自好親之。猶有違與勞者。正幾之道。有未盡耳。到底只是個幾諫。幾諫所重不在言。亦不必不以言也。但知通章總是幾諫。便無所不可。

### 父母在章

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卽有正事而遠遊。亦必有方。

### 知年章

了凡云。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數年不見。偶一見之。頓覺大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日逐相見。全然不覺。人子於此。用心密察。則精神血氣。必覺有潛移默換而不同者。方謂之知。若只以記憶為知。苟非大不孝。豈有不能記憶親年者耶。喜懼只是一念。才喜自不得不懼。此處真是危惻。不可告人。

### 古者章

古人言者口也。而精神則滿注於躬。自然不得輕出。耻字只作怕字看。

### 以約章

約字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簡緣省事。其失自少。此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說。則是徹首徹尾工夫。豈止鮮失乎。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

### 欲訥章

袁了凡云。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訥敏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有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重欲字。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路。便難下手。矯輕之心。卽警惰之心。竝

非兩極而字宜玩。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作一句讀。

### 德不孤章

二句一正一反。上句決其理。下句決其勢也。不孤直是天下歸仁景象。非止聲應氣求已也。

### 事君數章

大凡處君臣朋友。與父子兄弟不同。禮有不得不拘。嫌有不得不避。情有可用而不可深。事有可知而不可與。若一味見得臣當忠。友當直。只管盡情施將去。不顧我不當與人不可堪。此便是數不止言語而已。

四書說義卷六

十一

### 公冶長章

有言擇婿驚奇。又有言擇婿尋常者。皆以已見窺聖人者也。聖人舉事。只就當體。故先儒云。不保其往也。聖人非獨以之處人。亦以之處已。聖人非不愛已女。與猶女亦只就其眼前可托室家。則與之初不計其將來成敗禍福也。縹緲三句。似分疏往事之無辜。邦

有道二句。似逆料後來之無禍。其實只是述其生平以見其可妻。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如謂有預計禍福之心。假令聖人而妻關龍逢比干。將遂悔之乎。

### 子賤章

此全是喜子賤之成德。末二句是反覆歎之。猶今言假令不如此。安能如此也。要知子賤平日是在取友上用功的人。觀其治單父而父事者三人。兄弟者五人。友者十二人。可見不然。夫子何爲扯魯來。疑是夫子就其單父之治有成而稱之。方於魯字更有情。

### 女器章

四書說義卷六

十一

朱子云。子貢雖非不器。却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以退處。亦子貢之偏處。慈湖云。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於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問如何是不器。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 雍也章

當時輕仁重佞。其關於世道不少。或人發言主意。重在佞上。故夫子末節。唯從佞不佞發出。焉用意思。不知其仁輕。特帶言之耳。或人所重在佞。夫子所重在不佞。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仁是此心本體。佞則壞



了心體。或人所謂仁亦非仁也不佞如何便當得仁。

### 漆雕開章

只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學術事功都已包藏盡了。信不信仕不仕皆可勿論。故夫子悅之。故曰漆雕開已見大意。不知者謂夫子使開以仕而悅開以不仕恐其相礙。不知開亦只言未信。未嘗言不仕。併夫子使仕之意亦包在未信一語中了。但悅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耳。斯字有指理者。有指心者。又有懸虛無指。如今人言這個東西者。顧仲恭云斯字卽指仕

四書說義卷六

十

字。言我於仕尚信不過耳。何必說玄說妙。筆塵云。

李廓菴言趙浚谷先生有子雋才。不令習舉子業。子惟問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故不欲令兒曹爲之。子曰。某謂近年日盛。先生乃曰。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其盛。子偶揭昆湖子使漆雕開文呈上。浚谷看訖曰。子所取佳處何在。子指其講子悅處云。卽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所謂敝。正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亦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荀

卿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終未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賣矣。云云。文多不載。

### 道不行章

刪正云。子路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則不悅。而此獨喜者。喜夫子之避世也。若說喜夫子與已則陋矣。但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思。故夫子曰。無所取材。疑問云。勇字作急流勇退之勇看。春秋這等世界。全靠得夫子一兩個人支持。若果然去浮海了。便是不識時勢。故曰無所取裁。

四書說義卷六

五

### 孟武伯章

義府云。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又云。由求輩爲邦。豈不是愛。亦自不敢爲不仁者。而夫子不許其仁。若謂發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耳。

### 孰愈章

夫子提喚子貢多在勃然突然之際。所以者何。子貢一向於多識上用功。若與習熟商量。畢竟歸熟境。唯冷然一下不落思。惟本地靈明。忽然自認。故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便討得個然非與。曰女與

回也孰愈。便討得個賜也。何敢望回。若使落二念。便不可知。此便是子貢日用不知處。故夫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便是代他著察此等俱就他當念。如電光駒影處。識取學者當作一段機鋒。看過略略拘文牽字。便死機下。王宇泰云。虛明之中。何所不有。今既自知弗如。則其退步處。即是進步處。楊石樓云。知十知二之知。多識之知也。知知二之不如知十。本體之知也。夫子所以與之。又一人云。所以知殊也。而所知不殊。陸象山論子貢知十知二二語。時一人在坐。曰。爲是尚嫌少。在象山

四書說義卷六

朱

晝寢章

一說初問云。夫子之意。以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牆。方不可汚。宰予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是喚醒他。不是以予爲朽木糞土。次

節須看得極活。夫子始者亦何嘗受人欺。今者亦未便盡疑天下之人。特抑揚其詞。以警予耳。朽木糞土。總是其形容頹惰廢弛之象。正不必如初問說。首節其詞切。使之警。次節又引咎自身。來使之愧。恨皆是夫子化工宰予處。子曰二字。非衍文。更端之詞。息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故着此二字。正記者大得精神處。

未見剛章

淮海近語云。慾是不剛的病根。惟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以申振爲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申振有慾。不得爲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真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了。廉直狷介。是剛之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剛是心之本體。有慾便爲壓倒了。失其常伸之體。便非剛矣。何待說到發出來。不免牽纏沮縮。乃爲非剛。

我不欲章

了凡云。本文原不分仁恕。且恕亦非易能者。行之終身而無盡。推之平天下而無難。夫子恐其能言而不

四書說義卷六

上

能行。故曰非爾所及也。是喜其然而未必然之詞。勉而進之。非抑而限之也。且因一無字。便疑自然。則向所謂無諂無驕者。亦豈自然耶。疑問補云。人固有見及此而行不及此者。夫子言非爾所及。正砭其所以不及者。以期進之耳。

### 文章章

楊龜山云。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此始悟得。張無垢云。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疑問云。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四書說義

卷六

焉。百物生焉。正是點化。文章性道之合一處。焦弱

侯云。世知性不可得而聞。焉知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文章只主言辭說與威儀不相干。故曰可聞不可聞。言字只當文章字看。庶幾不礙。中玄亦主此說。○愚按此是子貢悟後之言。正不必如此說。古人言語亦儘有如此不拘拘者。正不當過泥也。且文章只就言語上說。亦儘不圓。

### 有聞章

唯恐有聞。是狀其急行之心。唯恐有聞。則唯恐不聞。

矣。兩念正非相反。尤西川云。子路之學在事。故唯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情。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疑問補云。吾與回言節。畫出個顏子之神悟。此一節畫出個子路之急行。

### 孔文子章

勤學好問。原無此謚法。夫子就其生平一節而與之。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爲文矣。須不同。下問與好學不平。卽是好學中事。

### 子產章

聚岡云。四句泛說。正是君子之道。但子產在逐事逐

四書說義

卷六

件上討道理。未能會通其全體耳。

### 晏平仲章

曰。久不獨狎以昵生。亦兼有炎涼遷換之意在內。鍾會云。凡人結交。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疎。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財勢既盡。疏薄由生。大意云。此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敬了便諸弊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問之端。雖云多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 臧文仲章

文仲是爲國藏守龜。不會是僭。若是僭。豈止是不知。

令尹子文章

高中玄云。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卽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非謂以忠清之小。而信仁之大也。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爲仁。不純乎理。更大不足以言仁。焉得仁者。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爲之仁也。若果理正而心安。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自在也。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朱子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如何。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噫。微矣哉。

季文子章

張伯起云。三思而行。想當時有是稱許。夫子亦無貶詞。如云。三思自是致愼。然再思亦已可矣。未嘗言三思必不可也。註添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則又何以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乎。且認三字爲真三遍。尤可笑。朱子云。思之未得。須着仔細。思到則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又云。彼三思者。亦思而未得。紛紛於游散之途者。

耳。故曰私意起而反惑。○朱說原自無病。管云。再思之評。亦就文子而論其可耳。非以之槩天下之思道也。此意却好。

甯武子章

陳錫玄云。春秋世卿。父死子繼。成公初年。甯莊子會盟於向。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武子未嘗得事文公也。有道無道。只就成公失國復國說爲長。初問云。凡豪傑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也者。大智無智也。處亂世之寶也。藏巧於拙。養拙於訥。皆是愚。此等豪傑。在亂時關係最大。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亦愚也。但不免有算計趨避意。又涉智上。却與夫子所取稍不同。中玄云。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晦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艱險。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酌機宜。蓋艱貞沈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君患而必圖其免。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稍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同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消國家安定。而人皆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爲之也。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

多事之時尤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淮海近語云。武子之知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發舒自見之謂知。自其藏於中而深沈不露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存乎其人。審武存衛。張良復韓。狄仁傑返周。率用是道。全身保君。是武子拿定做的。其不可及。却不在此。只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處。若以全身保君爲不可及。是以成敗論人。矣。豈夫子語意。

### 歸與章

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末後一着之詞也。紹聞編云。孔子凡三至陳。最後有絕糧之厄。明年自

四書說義 卷六

五十二

衛反魯。自是不復出。歎其在此時乎。狂簡之簡。非略於事。世味淡泊。於事自簡。若略於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略於事。又何謂斐然成章。成章已自成一个片段了。故可裁。可裁即在成章之中。彼但不知耳。狂簡故成章。狂簡故不知裁。瑕瑜俱在狂簡中。紹聞編云。成章要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則慕個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鵠一舉。今知山川之紆曲。再舉。今知天地之方圓。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或疑子在陳。顏閔諸賢見在從遊。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

者寬詞也。從遊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泗未嘗無事業也。管云。商偃由賜。皆共垂教。易世之事業者。道不行而思遯世。故屬意於狂。是又不然。聖門所指狂狷甚廣。且聖門諸弟。大抵多狂。不獨琴張曾皙。牧皮也。差等之尚可想見。

### 伯夷章

人之恩怨。皆從我念而起。清者無念。如止水。明鏡。形至則現。形過則消。故穢形不怨水。蚊母不怨鏡。無情故也。若有與人同清之心。則亦不能無怨矣。何以謂

四書說義 卷六

五十三

之清聖。二程語類云。問伯夷之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容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紹聞編云。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他胸中都是義理。

### 微生高章

答問云。只他多着此一點。要周旋人處。便是不直掠美。市恩太說刻了。王宇泰云。乞醯細事耳。微生固未必有掠美市恩之念也。但其於大節處。已滴水不漏。而細微處。不知不覺露出委曲相來。却被孔子覷

破所謂察其所安人焉。度哉。朱子誅斥雖太過。而世以委曲爲善事。有傷於名教多矣。

### 巧言章

世間有一等不率性之人。好爲諂媚深藏之態。究其胸中絕無所爲。故夫子曰可耻。若云希無望之福。懷叵測之心。此則天地間大姦人。不止可耻矣。王字泰云。君子與人交際。所以不得自在者。只爲多加了一分周旋意思。能息得此心。便自無此病痛。較前說又更覺寬大。獨言左丘明丘者。舉世不知耻而獨我兩人耻之也。細玩語氣。慨世意深。而慨二流人之意較淺。此章愚謂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愿之起。根發脚處。夫子譏微生高之不直附左丘明之同耻。皆以防人心之微漸也。

### 顏淵章

聖賢卽大小有殊。只是一個無我。聖賢言志亦各自言其分量耳。子路極高明。故志在大公。顏子極純粹。故志在消化。夫子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故曰老安少懷。究竟二子有待。夫子無待。二子可滿。夫子不可滿。筆乘云。

夫子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至遠之所順者。反近。至高之所會。及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車裘共敝。而無憾。不可看處。了不到人我一體地位。酬千金出萬死。只叫到意氣。不是個大公子。路全是向裏工夫。無伐無施。直是若亡若虛氣象。若在伐施上打練。何以爲顏子。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少懷。堯舜之有病而天地之有憾也。但夫子發言時。則雖見其充滿無憾耳。

### 已矣乎章

只此一段真精神。過已消化了。卽此是改。不須說能改必矣。故曰已矣乎。許敬菴云。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同年語矣。故夫子歎之。

### 十室章

龍谿云。孔門之學。唯在至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工夫。若忠信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了凡云。聖人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透。縱橫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但人認了忠信是美質。而更不好學。卽念念存實心。事事以實行。而於理纖毫有疑。究竟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譬之衣錦夜行。與衣

裋夜行。同赴坑窖。錦褐有異。失命同也。故不可不好學。

### 雍也章

了凡云。南面。凡臨民之位。皆南面向。豈有聖人而遽許弟子以人君之位者乎。夏雲渠云。可也。謂他亦可南面也。簡是他可處在簡上。看來仲弓承夫子之許。更不問別人。而獨以伯子爲問。是其人必有與弓類者。下文因一簡字。發出一段議論來。全不干伯子事了。註較未是。若如註說。伯子是個全沒用底人了。仲弓何意而問之。况他病痛正在簡上。夫子又何爲

### 南書說義

卷六

子本

就他偏處取之。卽曰僅可。然中無主而自治疎。尚何僅可之有。薛方山考出居敬二節題。諸生依未喻。可字立說。方山大怒。秀才無見識。仲弓賢者。豈有一可字也不識。且均一可也。使南面之可。則認以爲優。可也。簡之可。則認以爲劣。一字而兩解之。此何說也。章三可字。皆一樣看。不亦可乎。與可也。簡二字。正相應。朱子云。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又云。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就是請客也。

### 南書說義

卷六

子本

須臨時換兩三番食次。又有不居敬而行簡者。如曹參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壁小吏呼歌。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爲方有事於治人。脩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卽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

### 哀公章

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其好學處。不是好學之符驗。朱子云。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此楊慈湖說。管澄之云。不遷怒。怒不着於根。而隨發隨空。不貳過。不顯於迹。而潛萌潛化。此顏子幾先之學也。王龍溪云。顏子心常止。怒卽旋釋。故不遷。猶

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不貳。猶無過也。不貳。過。顏子欲罷不能。如元氣流行。無一息停。才有絲毫。破綻。後面運上便補過。總在此一軸之中。連頃刻也。說不得。豈不是一豈不是。不貳不還。如鏡子物至而影生。終不聞還影而就物。豈不是常止。一說。獨言怒與過。就是其心之動處觀。顏子動處猶定。故可見其好學。

### 子華章

聖人用財。其不當用。分毫不舍。其當用。千駟萬鍾。慨然與之。卽處子華原思一節。便是樣子。世人聞其矯。

四書說義 卷六

子人

吝。矯貪。無此意也。義無定。則隨時妙用。子華富而。不必憂其母義也。有非子之請。則與釜亦義也。有非子之請。益則與庾亦義也。與之五秉而始略。明與之大意。焉不過責也。亦義也。思爲宰而受祿。義也。思不安而爲之。與鄰里鄉黨亦義也。夫鄰里鄉黨亦豈盡人而與之哉。必有斟酌之義在矣。聖人用義之熟如此。故曰無可無不可。胡休仲云。聖人一用財。而師弟君臣之義曲盡。亦是此意。

### 仲弓章

管登之云。此章以人例畜。似非其倫。必爲當時有欲。

以父之故。廢仲弓者。故發此不平之言。

### 回也章

不違仁。直是真見心。不與仁二。卽心卽仁。故曰不違。原無有合。安得有違。原無不至。安得有至。諸子不免以心求仁。不能當念直取。故曰至。由此觀之。顏子學脉的與諸人不同。袁七澤云。不成三月以後。便違了。夫世固未有一人違仁者。譬如迷人。認東方爲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但迷則若違。而悟則不違。顏子既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鑽既成。金豈復爲鑽。三月云者。直美其終無違時耳。訂釋。

四書說義 卷六

子九

云。或問三月不違仁。仁耶。聖耶。曰。聖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入聖域之始也。歸仁至於三月。則至誠無息境界矣。日至之仁。賢於月至。然不可謂之天下歸仁也。閔冉參賜之仁以之。

### 季康子章

胡氏云。由求爲季氏宰。舊矣。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則家事。大夫始與聞國政耳。按季桓子遺命召孔子。而康子之臣沮之。卒召冉求。此問或其時歟。

### 閔子騫章



答問云。始終俱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非婉詞於始。決詞於終也。聖賢詞氣極平。固無諂媚權勢之語。亦無箝制姦雄之心。善爲我辭中。不必下不可激怒大夫語。汝上句亦不必下命不出境語。只平平說士固有志。丘壑吾志也。如其復我。卽去父母之邦。有不惜耳。如此說氣象自好。刪正云。當時卿大夫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卽孔子之爲魯司寇。亦由季桓子能任之。說者謂聖門不仕於大夫。唯曾閔二人殆未之考也。又家語載閔子爲季氏宰問政。其說甚長。此之不仕。或別有故。非不仕私家之謂也。

伯子章

朱子如何知伯牛遷於南牖下。以見夫子大是千古可笑事。包氏以牛以惡疾。故不敢進尊長於戶內。故自牖執其手。或曰執手驗其脉之存亡也。知其不起。故曰亡之命矣夫。孟子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夷餓顏夭皆命也。重言命。正見牛非非命所致。

賢哉章

要知他自有樂在。特不因之而改耳。與夫子樂在其中矣。同。譚苑醍醐云。有問不改其樂。所樂何事。曰

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下一轉語也。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正叔曰。且問他所樂何事。侁曰。樂道而已。正叔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師門求正。牘云。耿先生曰。周子不言尋樂。而言尋樂處。樂處卽是憂處。知得樂處。亦可於憂處尋之。噫。微矣。又云。孔顏曾點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處本同。而體段則異也。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爲心。薄矣。其幾辨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於此。

非不悅章

力不足者。半塗而廢。非實語。若曰。人無不足之力。假令有力不足者。亦必半塗而廢者耳。女則未行而先限之。且未至於半塗。故曰。畫。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不以夫子之道爲二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是顯然悅夫子之道也。卽此是錯。安得不畫。不待其言力之不足而後曰。畫也。

君子儒章

陸象山云。子夏聖門之高弟。夫子曰。無爲小人儒。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又安得謂之儒。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謂也。蘇文類稿云。子夏之學聖人。以百物四時觀天地者也。務其小而遺其大。不篤於自信。而篤於信聖人。安得不爲小人儒之歸乎。夫子之言。蓋以悟大通者望之也。王龍溪云。子夏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個硜硜小人局。既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方是古人自信之學。又云。學者須與物同體。小人儒便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管登之云。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愚謂君子不以一己爲己。而以天地萬物爲己。則爲己之訓亦是也。然儒中有顧名義重行檢。而無萬物一體之真念者。亦近於爲己。但只謂之小人儒而已。夫子不得不防其漸焉。

武城章

須就此二事想見其爲人。勿拘拘在此二者上看不

可以此二事作細行。士風治道皆由此出。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女。得人焉爾乎。煞是問得緊要。子游應聲而對。便舉出滅明之事來。可想見聖賢留心處。

孟之反章

中玄云。注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故掩之。是不情也。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醯。聖人以爲不直。而乃取不情之反。必不然矣。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爲功矣。乃不以爲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

聞書說義卷六

三

不進也。或當時當衆人屬目之際。而姑以此言應之。亦未可知。但不可謂以此言自掩其功耳。○愚謂聖人之言。隨方立案。安有定則。夫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出之。卽如注說。亦何害。按莊子載孟之反與琴張子桑戶爲友。蓋宗老氏守雌處後之學者也。不伐有自來矣。夫子節取之爲當世發也。

祝鮀章

一說重世人好佞說。

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不由此便沮塞。何從

而出。不是人皆知由能由的說話。本文並無入字。添入字蛇足矣。要知夫子以由戶提醒人。見不由戶。便不可出往。若不由道。何可一步行得。天下無不由戶之人。如何有不由道之人。道之當由。正由戶也。道只在尋常日用中。舉足便有到處不離。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世人只不信。只個便是道。當面蹉過。故夫子發此歎。由戶亦即是由道人。但不知耳。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是也。然口氣中不可說知字。慈湖云。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

圖書說義

卷六

主

三

聲音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妙不可言。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耳。何者不妙。學者唯母動於意。

一說孫齋齋云。何莫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二字同。是勸而勉之之詞。非恠而歎之之詞。

### 質勝章

疑問云。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說。故以偏勝者爲

野史。而彬彬者之爲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懇。文訓做藻績華飾。誠信忠懇。正是極好處。豈同於野。而不得爲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此說殊長。疏意云。野字對君子看。當時之人類以質勝者爲野人。以文勝者爲君子。故夫子言質勝者誠野人矣。其文勝者亦未得爲君子也。乃蹈史氏之浮。而決不可爲者也。必文質彬彬。然後得爲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

### 人之生章

了凡云。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人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也直。人之生與罔之生。正相應。不宜作兩樣說。

### 知之章

好不在知之外。樂不在好之外。其間生熟之等。恰自如此。張子韶云。把樂商量。樂便麤。孔顏相見。嘴都盧。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慈湖云。自古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若

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海蠡云：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安得直恁幽莽已也。

### 中人章

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渾融。謂語上卽在語下之，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得則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別。如克復語類一貫語會，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題要會可語不

四書說義 卷六

三十一

可語之故。論道原無本末，論教不無精麁。語意似重，不可語邊見教者，不可以精玄誤人。意若論道，則凡有語，莫非上也。天下豈有二道乎？疏意云：學者且理會上字，是甚麼道理？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則凡屬脩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知之次也，從聞見入者爲次，則不由聞見者上也。是何道理而可盡人而語之哉？

### 問知章

鬼神是民義中之一節，因其易惑，故拈出言之。朱子云：先難只是心在這裏，更不向別處去。如上嶺竄

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於此處着一念，便是求獲。了凡云：如心體難開，只管實落上做開的工夫，並不計他幾時開得。若先有一個開的心，則現前便被此心遮蔽，永永不得開矣。故須是後獲，後者置而不用之詞也。

### 樂水章

此夫子想像形容恍然拈出。知者有如此，如此之妙。仁者有如此，如此之妙。其實山水動靜樂壽，未嘗不相通。夫子特言其大意耳，不可以執求解也。管云：此蓋論仁智之大約也。若聖人動靜合德，又不可以

四書說義 卷六

三十一

此例論。

### 齊一變章

當時齊強而魯弱，不知其變之漸，乃如此。則魯勝齊遠矣。欲爲東周，直一振舉間耳。正夢見周公之旨。至魯非至魯之頽廢，言其至道之漸，僅可等今日之魯耳。陳潛室云：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氣却未壞，醫齊者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若魯只須

調理起來。便自本來一個人。可見伯圖雖盛。適足以蹙之。亡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其後齊亡而魯未亡。可見夫子此論。正尊王賤伯之意。

一說。管登之云。此以齊魯開國之初論也。道即大道。爲公之道。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齊之初。以舉賢尚功爲治。有近於伯。魯之初。以尊尊親親爲治。則純乎王。然尚文則漸遠於質。與先進之風有間矣。故云。此即觀蜡而思大道之意。亦惜二公之未竟厥施歟。又云。愚考是時魯有三桓。不下於齊之有田氏。縱一變之。亦不過挽大權以歸公室。至於僖公之魯而已。豈能遂至於道。故知夫子斯言論二國之初政也。

### 觚不觚章

楊升菴云。古人置器必尚象。一觚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 井有仁章

宰子設理勢之窮。以觀仁人之用心。非憂爲仁之陷害也。夫子言仁道至廣至大。至精至微。捐生未必是保生。未必非但心安理合處便是耳。可逝四句。亦不須推原說。通義云。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

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唯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唯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

### 博學章

物物討其性靈。即禮也。即道也。能約即是弗畔。非約之以禮。而後弗畔於道也。王文成云。禮即是理。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如欲此心存乎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此正知行合一之旨。

### 南子章

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

四書說義卷六

三九

子路不敢不悅。非不說亦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矢陳也。子路方盛氣。夫子只平平說。若此事不是者。天厭之。天厭之。令之自思。小君求見。夫子順以應之。亦庸行中之一端耳。宋儒每於此等處看得驚天動地。故訓矢爲誓。

### 中庸章

慈湖云。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謂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既曰中庸。中言其不必求之過。

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博施章

仁聖原是二境。仁者由脩而底於純。聖者由悟而造其極。仁體精聖量大。雖一以貫之。然歷仁境方可望聖境。夫子亦曰若聖與仁。堯舜句是必也。聖乎下轉語。正見勢有所不及。雖聖亦無如之何也。疑問補云。立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見之行事矣。但只是隨吾力量所及。不必其博且濟耳。口義云。大抵欲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爲私意所間。物我處不能融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在用功。蓋就真心上擴而充之。則私意無所隱伏。而吾心之理。始得流通。爲仁方法。莫近於此。舍此不求。而從事於博濟。未稍上尋仁。有何紀極。一說。子貢以君道之廣。擬擬仁。故取諸遠。夫子言仁者不必博濟。但有是俱立俱達之心而已。然立達之心。又不必遠取譬於天下。但往於近所交接者取而喻之。知其立達之心。不異於我。卽與之俱立俱達了。無間隔。是可謂仁之法也已。○近多從者。

四書說叢卷之六終

四書說叢卷之七

論語七之十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述而章

此非謙詞。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是真實話。人唯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故夫子贊修刪定。只是有減。並沒有增。無容增也。張子云。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湊合處。慈湖云。古人有道。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默識章

張南軒云。默識非意言。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湛甘泉云。識非有物。默識非有時。太公順應冥會而已。不是息心除妄念。只緣無事可商量。庶幾近之。顏子不違如愚。是此境。楊慈湖云。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曰無知也。易曰神而明之。近溪云。人果於默識中得妙趣。如知酒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之意者。自然喜人共下。安得有厭。安得有倦。李宗謙云。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

自任云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何也。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以默識而學。其不厭處。乃無言之學。以默識而誨。其不倦處。乃無言之誨。分明是聖與仁地位。分明是與天道同體。爲於穆不已之純。與天道同化。爲時行物生之妙。無些毫口耳意思。故曰何有於我。

### 德之章

總是一條孜孜汲汲。唯日不足的肚腸。若說待不能而後憂。則沒矣。一說纔動便見德。又不脩學。又不講義。又不徙過。又不改。若論道理。則講學所以脩德。而徙義改過。正講學之實事也。

四書說義 卷七

二十一

### 燕居章

天天卽在申申之中。形容不盡。所以爲妙。園外程子註是。

### 甚矣章

尋孔云。夫子一生無日不思量相天下。所以不夢見他人而獨夢周公。至末年見世不用。方說出心事。一說龍溪云。夫子欲行周公之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爲放不下的好擔子。及至晚年始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也。張無

垢云。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裏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此意殊妙。然亦後人規模聖學之詞。若夫子則實實喫精神之衰耳。不自知之也。

### 志於道章

筆乘云。志於道猶有二也。據於德則得矣。猶有迹也。依於仁則化矣。夫何爲哉。是麤皆精。是象皆神。藝卽道也。道卽藝也。特游之而已。是依仁之熟境也。李卓吾云。此是漸入佳境意。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同。李有時義甚微。陳氏云。據如執杖。依如着衣。朱子云。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不舍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莊生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只一志不斷滅。自然有此等境界。

### 束脩章

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言外便有人不須疑畏意。束脩甚不重。正不須從別說。

### 不憤章

承上章說來。言雖未嘗無誨。亦須顧人之可施與否耳。袁了凡云。三段開說。憤悱在未教之先。反復在

四書說義 卷七

三

已教之後。三隅借言推類。不是曉得道之全體。如曉得全體。何容再復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

### 子食章

慈湖云。此與鄉黨一篇所載。皆明聖人之自然耳。天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敬懼。當舒徐而舒徐。當微哀而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窮之義。皆從性中出也。宇泰云。聖人萬物一體。療疴疾痛。無不相關。無慘舒哀樂。以天下之慘舒哀樂。為慘舒哀樂。而哀慘之心。為尤勝。故內典言佛之所緣。緣苦眾生。而又讚佛為大悲者。此也。

### 用行章

紹聞編云。用行二句。當就兩個則字看。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兩個則字。如霽則行。潦則止。兩句合看。方見其妙。一用則精神聚之於用。方是行。一舍則精神聚之於舍。方是藏。如春秋一用孔子。便幹出許多事業來。顏子居陋巷。將他生平學問盡數藏了。到今只知他是個聖人。求其言語文字之麤了。

### 富而章

不可得。必如是。乃謂之行藏。鄧文繁先生如此說。要知轍環周流。未嘗不藏。簞瓢陋巷。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夫子與點正同此意。會得此意。無處不是道理。行三軍。更不須說。李孟誠云。誰人不是用之則行。必無不用而行之之理。誰人不是舍之則藏。必無有舍而不藏之理。只是幾微毫髮。視用舍不能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不能如晝夜之夢覺。則於用處。必有快其順者。快即是加。於舍處。必有見其拂者。拂即是損。朱子曰。本須全在無所係累處。

### 子之所慎章

此記者。旁觀夫子覺得三件如此。其實夫子戒慎恐懼。無念不慎。無事不慎。若必於此三者而獨慎之。亦何以曰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乎。聖人無所不慎。然大處現大小。小處現小。故記者於此三者尤見得。一說。解醒云。齊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唯此三者加慎也。張元長云。豈其齊耶。豈其戰耶。豈其疾耶。抑何戰兢惕厲之至也。若不以心而以事將。



聖人亦有不慎之事乎哉。

聞韶章

大凡形容不得者。形容則淺。夫子贊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記者記夫子之聞韶而曰。三月不知肉味。皆形容不得語。後人曰。夫子如何贊韶之妙。夫子如何好韶而至於忘味。便是癡人爭夢矣。口義云。夫子聞韶。如聖人見聖人。便曉得他心事。若大賢以下。便不能如此。季札亦只是想像個意思而已。還落第二層。東坡論語解云。孔子之於學。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遠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衛君章

吳因之云。冉有子貢之疑。絕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嫡孫。此三尺豎子。知其不可與也。然則爲何當時蒯瞶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孰肯君之。衛人既不以瞶爲君。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又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爲重。或者父子爲輕。穎悟如子貢。而不能決衛事者。以此。然必以夷齊爲問。何也。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之所係。當時夷齊既

四書章句

卷七

七

去。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

統絕矣。然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一爲父子。一爲兄弟。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父之後。徐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業能無咎悔。不知先人世守之土。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今伯夷求尊父命。父命尊矣。叔齊求重天倫。天倫重矣。其事已畢。其心已安。彼中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求仁。其小者耳。當日固無逆計。後日又何悔恨。由是觀之。然則君臣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兄弟。無較輕重之理。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故曰。夫子不爲也。通章精神。只在怨乎二字上。姚承菴云。子貢資識極明敏。輒之不可爲。已略見之矣。特求夫子亦照勘耳。觀其舉夷齊爲問。自見得。

飯疏食章

亦字最活。曰在。則有不在矣。曰亦在。斯無不在矣。曰不義而富且貴。可見義的其樂。便與疏水無二。此便是用行舍藏。無可無不可處。樂不因疏水富貴而有。却非先有一個樂在。如此方是吾儒之學。管登之云。此必夫子周流列國。值此困境。與門人相慰勉。

四書章句

卷七

七

之詞。不義富貴。必有所指。今不可考矣。論其世則多爲彌子瑕之徒而發。

### 學易章

楊貞復云。易道唯虛。與易合則心虛。一情之消長。進退無不自覺。所以能無大過。易之作。以前民用也。無大過。全是幾先之學。

### 雅言章

夫子渾身是思無邪。執中。毋不敬。故隨日用間拈起。便是非。夫子有意雅言也。經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記者從旁窺之。而以爲雅言耳。其實謂夫子雅言。

### 四書說義卷七

易雅言春秋亦可也。此是記者見得亦終是記者說話。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如子以四教。子罕言子不語。皆列其目而止。而此獨多着皆雅言也。一句何也。此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尋味之詞。蓋恍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不然多着此語。幾於贅矣。許敬菴云。記者因夫子學易之語。而記其雅言。若曰。易雖未易輕語。而詩書禮則夫子之所常言者耳。

### 葉公章

疑問云。分明說一生是學。却不露出學字。朱子云。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

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延平云。元晦謂發憤是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也。此三句只好渾渾作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慈湖云。孔子唯言憤。不言所憤而爲之者何事。唯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若有事可知。有意可言。則無以爲孔子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人心卽道是謂道。祝子小言云。知解自通。神理自塞。常人漫以通處爲通。不知求其塞處。故不憤。聖人直以塞處爲塞。不肯妄認爲通。故憤。云爾。說得尋常平易。此等處。俱聖人自不知覺。發洩出來。不知愈平易。愈不可及。

### 四書說義卷七

九

### 生知章

兩之字分明有所指。但聖學後人不可思議耳。管先生謂聖人所志。必乾元無極之學。亦億之也。曰求之者也。語氣原未歇手。朱子云。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設言以勉人也。此生而知之。蓋指先天不達之聖人。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是也。夫子述而不作。故自好古敏以求之。

不語章

高中玄云。子之不語何意。曰。惟懼人之惑也。方與亂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亦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如伊川先生。每遇怪異之事。必力破其無意。豈不善然。無證之辨。人必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爲妙也。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繁辭一二言之耳。平日言語。何嘗及此。然平生止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陸象山云。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惟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惟矣。苟不明道。一身之間。無非性。但玩而不察耳。

三人行章

舉三人以繫交接。舉行以繫日用。舉善不善以繫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天生章

中玄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何又微服過宋。曰。天命當安。人事不可不盡。不然立於巖墻之下。豈是正命。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也。此等是聖人自信處。出口自不覺耳。

夫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何等抱負。是何等決裂。

二子子章

孔子行處。如只草草看過。着衣喫飯。早起夜眠。默坐譚論。與凡人無二。有何奇特。二子豈不解着衣喫飯。早起夜眠。默坐譚論。孔子又何必與二子。二子又何必孔子與也。故知文章之卽性道。方識孔子之與。悟性道之卽文章。方能得孔子之與。隱字不就言說。是對顯說。是丘也。三字是喚醒語。直令二子。於此識取。無行不與。照天何言哉。看自得。

晦堂問黃山谷。無隱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寶印云。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子。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管登之云。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

故聖人之教。嘗俯而就之如此。愚按程子斯言。亦屬影響。孔子年踰知命。而門人從之周流。豈無性與天道之含藏而不盡露者。門人之疑其有隱。非過也。但教必當機。故有顏子子貢之所得聞。而諸子不得與聞者。則非隱也。迎其機耳。悟到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處。則隱不隱。又不在于言不言。此惟顏子默識之。非可禁責之二三子者。故但提身教曰。無行不與。斯其徹上徹下語也。先儒慣以道無精粗之影見。顛預聖學。大率推敲禪語。而方圓之不無臨深爲高之過。愚亦不敢承焉。

四書說義 卷七

四教章

一說。四者有由博漸約之意。○既云四教是實。是四事。如此說。似於四字未合耳。

聖人章

今以見聖之思。歸之有恒者。聖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千聖之脉。非由善人由君子而漸至於聖也。未節非無恒之弊。正歎有恒併不得見意。君子是中行。善人近狂。有恒近狃。此卽思狂狷意。

子鈞章

這章道理。似近而遠。似淺而深。直是記者見得聖人。

心裡。天理渾然。如天空海濶。鳶飛魚躍。得趣上下了。無拘着牽係。各任生成。分明與天地同流氣象。故把此釣弋二事言之。其實妙理全在聖心。無物上世儒不察。謂聖人爲賓祭。故不得已動殺機。其取物之中。却有盡取之仁。噫。歎此其論聖心亦淺矣。聖心渾然。仁體發皆中節。與衆同約。約自不綱。與衆同弋。弋自不宿。謂聖人有一念不得不傷戕心。不是謂聖人有一念曲加覆育心。亦不是自然。而然方得無意。無必的道理。觀此可見聖人心事。明白坦夷。遇民自仁。遇物自愛。存於心。便自施恩之序。發於政。便是。

四書說義 卷七

十三

子所謂愛無差等者也。

蓋有章

夫子嘗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而此復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至於擇識。則由粗見精。由博歸約。聞見之知。已莫非德性之知矣。此正一以貫之及其成功一之境界也。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間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孰爲上孰爲次也。陽明說似有偏主。

不如舊說之長。

一說陽明云此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聞見之末而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 upper 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上知亦不廢見聞擇議但從心體上起知者見聞擇議皆其故物與從見聞入者由來不同耳。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此章疏。

五鄉章

四書說義 卷七

十四

次節文理自順似無簡錯。王字泰云於此見聖人全體如鑑之空如水之明。物來卽照。物去則化。不億不逆。唯有見在一念。今人紛紛計過去未來所以動念成妄。

仁遠章

衡齋云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在其中矣。豈覺之外別有痛癢別有仁哉。論其機之捷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論其體之微則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張南軒云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我

固有之也。筆乘云此孔門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卽事成覺。非頓門而何。管云欲仁仁至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熟仁不如夫子欲之而亦卽至乎。曰仁者只是無我。但不爲軀殼起念。將身真在天地萬物之中了無間隔。便是仁體何遠哉。

陳司敗章

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是據大槩而答。是兩不相照者。及司敗明明說出昭公果是不知禮。夫子果是失言。故遽然以過自任。此正聖人明白坦易處。與諱君失意不相干。若使司敗問昭公娶吳爲知禮乎。夫子必不曰知禮。烹芹漫語云聖人聞過自以爲幸。更無掩飾。後之訓詁者便替孔子尋出路。此正是黨此等景象。不可不思。

人歌章

註中樂善最好。歌而反。反而和。不知善之在彼。不知善之在我。亦不可謂彼之善。不可不謂我之善。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便是同此氣象。

文莫章

文莫吾猶人也。言我無不可以及人。此正賤文之意。

註中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得。躬行即是文之根於心處。

若聖章

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爲學者事從爲與誨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爲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爲與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喫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事。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始終。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除非仁聖不能。所以能不厭不倦處。是仁聖公西華識破其所以然。管登之云。爲聖爲仁何別。曰爲聖尚乎思。

讀書說義

卷七

十本

請禱章

爲仁尚乎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此爲聖之事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爲仁之事也。其本則一以貫之。今人將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得真不厭不倦也。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奢則章

夫子不言無禱之事。而曰有諸。令其思禱之理也。曰丘之禱久矣。是自按之詞。所謂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玄疑其自負以抗神明過矣。

儉形奢。極言奢之爲害。以維持世道。故發爲此言。若曰與其至於如此。無寧如彼耳。說個不系。便是最緊策人心處。儉已是弊。固又是弊中之弊了。夫子豈取之。

坦蕩章

淮海近語云。去了畏威之心。便是坦然之境。

子溫章

義府云。各句不是兩樣相濟。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恭。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初問云。溫而厲處便是威。威而不猛便是溫。溫與威處便是恭。而不加一毫意思便是安。橫渠嘗言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愚按。病在學上。知非學之所能成。則知夫子之恭而安矣。

讀書說義

卷七

十一

泰伯章

泰伯之說論者紛紛。皆誤於實始翦商之一言。不知此魯頌之夸詞。非當時之實錄也。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二十六祀。繼值武丁中興五十九年。歷祖庚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又歷廩辛庚丁武乙大丁。

帝乙以至終。而商始亡。當太王之時。周雖強大。不過一侯國耳。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猶事商。而況當全盛之日乎。翦商之事。太王不但不出之口。亦必不萌之於心。太伯雖智。亦安能逆知二百六十六年以後之事。而輒以未必然之事為讓哉。太王之欲傳季歷。不過以子賢孫聖。望其國祚之綿洪耳。太伯承父志於幾先。挈弟以行。毀形自廢。使欲傳者無舍長立少之嫌。受之者忘以弟先兄之跡。彼自在父子兄弟間。獨苦其心耳。與商家無與也。若曰明却侯封。陰辭大業。則是太伯取他人非據之物。與夫渺茫不可知之事。以為

四書說義

卷七

十一

已自處於忠孝。而登父與弟於叛人。此迂險之妄人耳。何以稱至德。或曰夫子何云。以天下讓。曰此後人觀已成之勢。而追論當日之情事。假使太伯不行。則不以身王。猶當追王是太伯當日之國。固今日之天下也。謂太伯之讓國。即讓天下可也。此後人之詞。非真以天下讓也。曰民無德而稱者何也。曰凡讓者我推彼受之名也。有推有受。則有可稱。太伯托採藥而行。人直謂之採藥耳。即太王王季之授受。亦自以為長子不返。嫡兄他適。若不得已而傳之少子。主其宗祧者。其去時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人誰知之。善乎范

曄之言曰。太伯以天下而違周。未始有其讓也。若太伯有其讓。則必有其稱。如夷齊季札。千古知其為讓。人矣。亦豈可當至德也哉。三讓猶言著實讓也。著實讓而卒無得而稱。所以為至德。論衡起喪三讓之說。未可信。

夫子稱文王至為至德。而不及武王。稱太伯為至德。而不及王季。且曰未盡善也。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若有刺焉。蓋孔子殷人也。而又周之臣子也。亦知天命有在。尚不得不代而為周。而時動故國之戚。其稱文王若惜武王之不幸。而不得為文王。其稱太伯若致憾於王季之不能為泰伯。言外之微意。猶可得而想見焉。

四書說義

卷七

十一

恭而章

義府云。張子合二節為一章。人道知所先後者。以禮節之也。恭慎勇直不可過。而仁厚之道。雖過不過焉。不可過者。當以禮節之。雖過不過者。乃所以為禮也。凡六句皆以則字為轉。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也。弊即效之不善者也。又云。當恭而恭。當慎而慎。當勇而勇。當直而直。皆生心之所不能已也。此即吾心之天則也。天則曰禮。無天則非心之所不能

已者矣。故不復名爲恭慎勇直。

啓手足章

李九我云。曾子非徒以手足之不毀傷爲言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大者能立。小者不奪。踐形盡性。一毫無所虧欠。方纔了得父母所生的事。曾子一生。只是這一個念頭。人若有此心。便是逢干之身。首分裂。與曾子之啓手足一般。不然。便老死牖下。亦與刀鋸傷辱無異。故觀此章者。可以醒。李漸菴云。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故啓手足之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但化爲心哉。論語大意云。與孔子曳杖逍遙。彷彿一

四書說義

卷七

十一

段氣象。豈在生死岸頭。臨時處置者乎。真西山云。曾子啓手足以爲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假令終於大夫之簣。猶未爲正也。歸全之難如此。○愚謂易簣非曾子緊要事。因仲子提大夫之簣。華而皖。故易之。亦見其臨終不亂如此。即使不易。亦不足以累曾子也。使其有累。則當日不寢之矣。宋儒每於聖賢小節上。驚天動地。

一說。管登之云。使弟子開衾而啓手足者。永訣之時。以身顯道也。道在人形。卽形卽性。自手至足。全體宛然。何所隱。亦何所缺也。曾子是時。蓋已了徹一貫之

道。故其發於門人者如此。又云。曾子早歲雖聞一貫。然不廢三省之功。至是則已廓然大徹於無悟無修境界。殆呈夫子無行不與之身教示人矣。保身何足言耶。免從戰兢說。不從毀傷說。無疑也。獨怪先儒認當年之唯一貫。何太深。而訓啓手足之免毀傷。何太淺耶。蓋悟境難言矣。○說雖可喜。的是禪宗。

孟敬子章

吳因之云。曾子篤實的人。蓋棺言語。如何只向容貌詞氣上理會。三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裡。斯者如响之應聲。如影之隨形。如吾身呼吸感召。

四書說義

卷七

十一

斷斷不離者也。這全靠中心有主。平時心上做得個把柄在。故能如此不言而喻。若臨時襲取。救得一邊。須倒了一邊。縱修飾十分好。只是個堂堂乎張也。仔細看有多少暴慢鄙倍根本。管云。註云。道雖無所不至。然君子所重此三事而已。愚謂道卽一以貫之道。其言所貴乎道者三。謂得其一而三善自從之也。非拘拘於容貌詞氣之間求道。玩三斯字自見。或疑既謂之道。則本末一以貫之。如何只教之重本。愚謂此必因其短而窺之。然亦教其重本以該末。非教其舉本而遺末也。果能體驗乎道。而三善從之矣。



又豈有不治之蓬豆哉。無是理也。朱子云。李先生曰。曾子臨死。空洞中只餘此念。○愚謂正所謂一以貫之。

### 以能章

合五句看。方見得渾融虛靜之妙。不可過爲分拆。總是形容之詞。聶氏云。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顏子則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而已。口義云。人若血氣未盡。則有能有不能。有多有寡。有有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之。顏子克已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爲礙。都是天理用事。故曰幾

四書說義

卷七

五十二

於無我。又云。犯而不校。只是此心虛明之極。故外物動他不得。人心愈有則愈無。愈實則愈虛。蓋道理原是如此。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爲老莊矣。參元稽山承語云。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何以不同。曰。有意無意耳。又曰。設使人有九分九釐。不是我有一釐。不是。亦是我犯。非人犯我也。聖門之教。只是自反自責。故曰不校。必是我全無。不是人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停之心。不倦不厭。方是好學。義府云。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瓜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曾

子平日學問。極是用心於內。却猶有門戶可入。途轍可循。此章境界。實未易到。爭如顏子當下直取。便與太虛同量。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曾子至此亦恍若有所見而發此歎。想在聞一貫之後耶。

### 託孤章

三句總一直讀下。歸重節上。非以才竝言。程子分曉。朱子文集云。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托可以寄爾。

### 弘毅章

王宇泰云。謂之士。是聖賢路上人。與凡民不同。若弘毅便是擔上擔子。上聖賢路上去。做若些小能解。

四書說義

卷七

五十三

便塞滿了些小窒礙。便歇手了。依舊與凡民一般。紹聞編云。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許敬庵云。弘毅得於天者固多。係於養者亦大。士不可以不弘毅。貴養也。孔門唯顏曾可稱任仁。李孟誠云。人在天地間。向何處安立。在吾身中。向何處識取。識得則任仁有分。且仁亦有何形聲。如何號稱。重有何程度。如何號稱。遠任了仁。九竅百骸。不曾加了些子。如何叫做重。行了仁。闔域尚未踰。如何叫做

遠知得重而後能任重。識得遠而後能道遠。不然只是空言。須讓曾子獨步。刪正云。任重而道遠。言既任重又道遠。故下一而字。非兩者截然不相干也。註以弘毅分屬之支離矣。使弘而不毅。則任處必不力。使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疑問云。弘是心之廣大而無限量。毅是心之堅耐而無歇息。無限量到無歇息。是爲弘毅。毅即弘之有終也。道遠是任重之殺尾。非二事。原旨云。仁以爲己任。只是說任重。死而後已。只是說道遠。不是做工夫工夫在首句。紹聞編云。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

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有個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纔喚做任重。

管登之云。身任此仁。不至於死不已。此曾子之所以體一貫於忠恕。免戰兢於臨終也。然有個任重意在猶似如毛之輶。有個不死不已在。猶分生死之界。與孔子半途不能已。顏子欲從末之由心境終一間。然後知孔門之好學難言也。

典於詩章

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今人動曰。人心自有真詩。自有真禮。自有真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

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令日與之言詩。日與之習禮。日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分明說典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反說不待詩而興。不待禮而立。不待學而成。不獨開人廢棄經學之漸。亦非當日立言語氣矣。今人之說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日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陳詩。春官典禮。瞽宗合樂。俱是贅事。此便是清譚禍世之作俑。故不可以不辨。

民可章

二程云。不可使知之。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耳。者舊續聞云。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須知與老子民之難治。以其知多不同。朱子云。由而不知。不害爲循理。及其自覺而知之。則沛然矣。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初問云。聖人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知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真無下手處。

好勇章

原旨云。兩亂字生於兩疾字。天下之亂。未有無所

激而成者。好勇之亂。內激於不可忍也。不仁之亂。外激於不能堪也。是欲人思亂之所由起。

### 周公章

器不足以居才。雖才美如周公。且不足觀。況未必周公乎。其餘不足觀者。言渾身都是驕吝耳。亦何足以觀之哉。漢疏云。爲驕吝所掩。此語最好。

### 三年學章

三年中不唯時久。亦有學成技癢意。三年是活詞。如言三月不違仁也。至字不必另解。言念慮未嘗到穀上也。了凡云。心下見得不真。卽自認以爲學境。而渾身全入利鄉。凡念頭默默打此經過。卽是至也。

國書說書

卷七

子本

### 篤信章

通章一好學盡之矣。人縱天資篤信。而不好學。則生死之關。治亂出處之際。必不能一一討個分曉。而得其宜。唯好學則雖當可以死。而亦必能盡其道。不區區以一死爲高。此善道全從好善中來。與下文不入不居。則見則隱一樣看。皆學中事也。人泥其文。而以學守並言之。豈學之外別有守乎。末節亦非十分不好的人。世固有一味頭的人。知窮之當固。而不知有

道之不可貧賤。知道之當行。而不知無道之不可富貴。此正是篤信而不好學者。故耻之耻者。耻其不好學也。

夫子儘有自見得高處。如曰危邦不入。而終日入危邦。曰亂邦不居。而終日居亂邦。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一生欲以有道易無道。至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蓋顯然將身剔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已之常格所得拘者。故曰聖達節。

### 在位章

疑問補云。謀計謀也。計其善否。因革而見諸行也。故唯在位而後可。若孔之答丘賦。閔子之論長府。是議也。卽不在位亦使得。

國書說書

卷七

子本

### 師摯章

訂釋云。此必師摯適齊之後。而夫子追歎之詞。答問云。言師摯在官之始。且莫說所奏篇篇皆美。只奏關雎一篇至卒章也。洋洋乎盈耳矣。曰關雎者。舉首篇以例其餘也。世以關雎爲衆樂之亂非也。一說。管云。關雎風始。卽以爲樂之首章。而以至於亂。皆洋洋盈耳也。

### 狂而章

與三疾章同意。

學如章

二句總是狀爲學之心。不必作兩樣看。如不及是趕上。前唯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

巍巍乎章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人心原無一物。一塵不染。舜禹之巍巍。得其心體也。不但戀他是與。卽解之使去。亦是與。憂勤要保守他。是爲已。是與。卽憂勤恐負天下。是爲天下。亦是與。蓋皆有一個天下在胸中。便爲天下動了。舜禹之心。清虛空洞。無一物矣。故

問書說義

卷七

把天下看得與已絕無相干。無之可有之亦可。辭之若棄。受之若固有。隨其所居。盡吾固然。聖人之心有所不能自己也。非知有天下也。經子臆解云。王摩詩。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卽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如此乃可言不與。乃可言巍巍矣。象山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有知識之病。則此心炯然。此心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

大哉章

姚承庵云。此通贊堯之爲君。本文原無一德字。經子臆解云。大哉堯之爲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巍巍則天。曰蕩蕩無名。曰巍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不容分斷。亦無二義。而朱子將上下段抑揚分說。若以文章爲不足道者。失詞氣矣。海蠡云。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者蒼蒼耳。世亦未有見堯者。見其成功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唯天爲大。

問書說義

卷七

唯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唯世人莫能見。卽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唯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爲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堯牆。○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

五人章

疑問云。此章非並美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論才於周。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蓋曰揖遜遠矣。周之德無媿焉。而濟濟多士。不得輔治。平僅以戡禍亂。則其所遭不幸耳。其意致特深。首二

條亦夫子之言也。一治字一亂字便有感慨先敘後斷文法如是耳。舊解末節云周之才皆周之德培養之以待武王之用如此則文王雖無翦商之事而實有翦商之心矣。大意只云周之才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非不足於揖孫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三分有二特就大勢言之耳。後儒遂以九州分之大可笑。夫子常常以舜武並論真有可惜武王意。

### 間然章

夫子贊堯舜不容口。而於禹獨曰無間然何也。當此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云。宇泰云豐儉適宜豈足以言無間之妙其無間者乃非處致孝處惡處致美處卑處盡力處血脈耳。斯須不仁不孝便是漏逗矣。管登之云禹傷父殛故不知有南面之榮而永食宮室過自損抑情之至也。至於祀神治民盡心盡力又所以祇承舜禪而不負神人之托也。然父雖受殛而九年治水之績自在其何嫌於配天此麗於孝鬼神美黼見祀典中而以元后盡力溝洫則所以幹九年績用弗成之蠱亦至矣。在堯舜本垂裳之餘事而在禹則仁孝之大德。

故夫子表之。若但言豐儉適宜則亦君道之常耳。何足爲禹多而夫子闡之如是。夫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其湯武之微詞乎。

### 罕言章

王逸季云罕言是記者之詞不得說所以罕言之故其所以罕言處真不可解。

### 達巷章

張南軒云黨人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者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偶居其最早者以見道之無不在。學至於聖道與藝不得分之爲兩黨人譏夫子之博而不知博之未始不約也。人知夫子之執御而不知御之未始非道也。吾執御矣一以貫之者也。

### 麻冕章

此章是聖人慎禮之防。周末文勝競趨靡麗麻冕一事駭乎有反朴之意聖人從衆者宗禮之儉也。臣拜乎上尊卑之分紊矣。違衆從下者維禮之分也。俱是大關係處。漢疏訓恭儉。

一說歸重下節上。口義云聖人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

不得。

絕四章

初問云。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只完全此心體。曾不知有四者。動亦定。靜亦定。約言之。只一虛而已。心體不可名狀。故記者就其所無者以名狀之。龍谿云。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固必我盡從意成。母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四書說義卷七

卷七

三十一

微矣。

畏匡章

文者道之所寄。言文卽言道也。茲是自任之詞。却不得當我字看。猶今人說在這裏一般。將喪未喪。都活說。乃未定之詞。蓋以斯文之興喪。決此生之存亡。非稔天以爲重也。註添一轉。便說殺了。非聖人口氣。管登之云。愚味文不在茲乎。及天未喪斯文等語。夫子必有默與天通處。如夢周公。夢兩楹等兆。斷不如後儒懸空以天自處。而漫言聖人無死地。蓋是時遇知命之齡已久矣。特難浪洩此幾於門人耳。然對回四書說義卷七

三十一

賜二子必無諱。

太宰章

焦弱侯云。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之所及也。故夫子微示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外見以多求道。非其數也。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何多之有。

有知章

敬軒云。凡物虛則有神。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疑問云。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愚曰。由叩乃有聲。卒亦無。

聲由問乃有知。卒亦無知。空空不必說自狀其心之本體。卽就鄙夫說亦好。蓋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一也。

一說。疑問補云。才問一事。此一事之理。洞然懸於吾前。空空如也。叩者叩此空空而竭之也。○融通正與前說不礙。慈湖云。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之知。實無知也。故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知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

圖書說義

卷七

三

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真無心。不得此心而求無知。愈無知。愈多知。又云。子思曰。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卽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義府云。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不知。乃由於無知也。

鳳鳥章

高中玄云。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圖以寓伏羲舜文之意。意不在鳳圖也。

一說。管云。此夫子慨道之不行。而起贊易續文之想也。易作於伏羲。演於文王。文王之時。鳳鳴岐山。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皆文明之瑞也。故不但以易道經世。而亦以易垂世。聖王出則名世。從而應之。今無此瑞。則世無作者之聖。而吾道亦莫之宗矣。故歎曰。吾已矣夫。然道雖莫宗。而斯文未喪。則義文二聖之作。有不容於述者。此夫子言外之意也。

圖書說義

卷七

三

子見章

此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期然而然處。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喟然章

楊子謂顏苦孔之卓非也。此是顏子有得之後。恍然狀出個道體來。正樂也。非苦也。仰之四句。卽是卓爾三句。非前未得。而後始得也。朱儒謂顏子未達一間。又非也。道虛圓活潑。無在而無不在。原可遇而不可

從可從卽非道也。非顏子真見道。不能狀出個未由也已。仰之四句與卓爾三句俱圖圖看。想顏子至此不特文禮是筌蹄。卽夫子平日教示亦都是假。故下個誘字。鄧文繁亦同予輩說。又云宋儒謂未達一間謂之一間。猶云隔壁之言。回於夫子工夫生熟不同。略差毫末耳。如有所立卓爾。是顏子口中轉語。若以卓爲顏子得力境界。便死煞非顏子之學矣。管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夫子自道。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去處。乃乾元統天之學也。夫子所以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惜。

四書說義 卷七

子本

子疾病章

末節語氣言縱不得家臣治喪。以行大喪之禮。便至死於道路而不葬乎。深言不必如此。管登之云。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秋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影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恒也。故切責由如此。又云是時子路必現臣季氏家。故其力能使門人爲臣。故云然。○理或然歟。

美玉章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曰求善價。則心已先動矣。聖人無一日不思用世。子貢豈不見得美玉之論。非諷其沽也是商量如何應用之詞。但不免微動於意。夫子則用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而未嘗先與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之時者也。沽之哉三句一句讀。意實重沽。但沽亦須價至耳。今人不解此意。待字看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腸。寫作傲世之冷眼。試檢夫子一生行事。語言曾有一日不沽否。

九夷章

居夷浮海。皆甚痛中國之詞也。或人之疑陋。與子路

四書說義 卷七

子本

之喜同。妄認爲真耳。夫子豈真能居九夷哉。又何必計及於陋不陋也。君子居之二句。就其言而反之。不與明言亦不堪深論。若着一死煞語。便是癡人爭夢矣。於子路曰無所取裁。於或人曰何陋之有。同是一意。而待門弟子與他人各極人情之至。

自衛章

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使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春秋紊亂其制。卽不得詳考。然其太不倫者。亦不敢當。如甯武子不拜湛露。穆叔不拜肆夏是也。當此之時。三家以雍徹郊



牲特曰。大夫之奉肆夏。自趙文子始也。雅頌之不得所甚矣。夫子正之。豈徒如樂書所云已哉。信如樂書所云。乃是正詩。非正樂也。按樂書云。南陔。白華。采芣。采芣。孔子序之於六月。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史。孔子列其六篇於周。魯之後。其詞如此。雅頌得所。正樂正也。此以樂之被於聲歌者言耳。曰。自衛反魯。然後正字。字有意。見道不行而始退。而刪述也。亦見前此未正而今始正也。

### 出則章

高中玄云。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沈酣顛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

四書說義

卷七

王人

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非謙已誨人之謂也。字恭云。常人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謙已誨人。恐自有精義。孟子說徐行後長。可以爲堯舜。衆人亦未必個個傲慢。也有徐行後長的。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衆人却不爲。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睿哲文明。溫恭允塞。堯舜性之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夫子事父兄公卿。決不至失禮。惟是當下一念至誠爲難。如允恭克讓。安根於欽明文思中來。溫恭根於文明中來。乃是盛德自然。便

是堯舜的孝弟。今人體面。亦多不失。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於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

### 川上章

聖人觸目是道。偶在川上而歎之。假令夫子而在山。安知不以山歎道哉。若云道體流行。川流最肖。則失之矣。本文只一句讀下。此等話與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一樣說是歎川。却不止歎川。說不是歎川。只是歎川。知其解者。謂歎川可也。謂不歎川可也。

四書說義

卷七

王人

### 好德章

便作有感而發。亦無不可。然閒說亦自佳。

### 爲山章

重一簣上。不重由已由人意。不要把本文兩語字粘着言。總見成敗只由於一念。

### 語之章

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勃乎不能自己處。是不情。蓋描出妙解的形狀。不可說行時不情。若謂奮然欲行之意。亦未是。與不解的人語。如水沃石。一味昏鈍無醒發。便是情了。朱子云。顏子聽得夫子說話。

自然任不得。若他人聽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下。安得不情。口義云。諸弟子得之於口耳。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情得之於心者。自動於身。有所不能已。顏子常自解云。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 惜乎章

義府云。御史大夫李肅敏公嘗問余曰。此義公何如。看余曰。惜他尚涉程途。未得到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爲止吾止也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又云。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行路須是行而到家。

### 讀書說義

卷七

四

學道則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則是路。悟則是家。

### 苗而章

學未至於成。時時莫可自必。今人知苗之必秀。而不知亦有不秀之苗。知秀之必實。而不知亦有不實之秀。觀二有以夫。說得煞是警醒。

### 後生章

四五十而無聞。卽依聲聞說。亦無妨。古人原不分名實爲二也。不如今註云。我之今日。似不必粘我字。只云。安知不如今日之可畏。指後生言爲是。

### 法語章

亦從亦悅。只是不改不繹。全是個頑皮心性。如何着手。

### 三軍章

匹夫對三軍說。不可奪是志。可奪不是志。

### 衣敝章

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至於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卽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爲臧。後念非臧。正忘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學問無窮。尚在語外。衣敝緼袍。與衣狐貉立而不耻。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骨。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終身誦之。亦非自足。是據而恐失之意。然才有是念。則方寸亦滯而不靈矣。

### 歲寒章

疑問云。然後知三字應發揮。平居無事。無以知君子。直至時勢波蕩。人皆改節易行。然後君子可得而知也。後凋者不凋也。李九我云。只就松柏說。多少含著聖人在川歎川。見松柏說松柏。

### 知者章

各就其心體之無累者言之。非序之說也。重知者

仁者勇者上。

共學章

高中玄云。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苟有一毫弗類。稱錘者。卽非權也。曰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宋人亦未識得。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故其立言。且合且離。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曰經者。權之衡。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也。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變。無

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變。無

卷七

大小常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用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法。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孰爲專立其大。孰爲獨盡其細。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

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及經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及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正也。共學至權。始終只是一事。有可與未可與者。只是淺深生熟之候耳。非二事也。學以權爲準。學者學此也。適道者適此也。立者立此也。使不至於權。則所謂共學者。適者立者。亦徒然而已也。

唐棣章

卷七

一說。象山云上。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反詩語而掃之。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此卽非正意。亦自好。

鄉黨通義

王元美云。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疑問云。學而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像。志學章。是孔子自序的年譜。葉公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知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此一篇。是孔子彷彿模擬的行狀。先儒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個聖人。鄒東廓云。只是精神命脉。不曾畫出。愚曰。容貌詞氣。卽精神命脉之所發也。

大凡居鄉。居家立朝。出使接察。處朋友受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各有個恰好的。天則在夫子不待稱量。不待安排。言出便是行。行出便是恰好。與天則合着耳。篇中所稱。件件有心去做。今之道學先生亦能之。只是自然而然而然。所以不可及。慈湖云。鄉黨皆夫子之變化。如四行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人惟觀其變色屏氣。勃如瓊然。禮節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自鄉黨至升車敘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無一毫意必。固我於其間也。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之點化處也。讀鄉黨者。知記者不能不記。又不能記不得已而強爲形容。以記之。則思過半矣。篇中有實字形容之不得。而虛字以形容之者。曰如曰似曰者。曰爾之類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復一句以形容之者。如恂恂如也二句。君在踧踖如也二句。入公門鞠躬恭如也二句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列數句以形容之者。如使擯色勃二句。過位色勃三句。升堂鞠躬二句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

盡。而層疊數語以形容之者。如執圭首節是也。曰不見人之未必不而夫子不也。曰必見人之未必必而夫子必也。皆指其精神之所在也。通其意。知其爲傳神手。不通其意。子瞻所謂印板水也。夫子在鄉黨在朝廟及日用衣食起居。雖累紙書之不盡。記者各舉其影子言之。令人觸類以長耳。豈謂夫子盡於是乎。

鄉黨義無深解。今取其與舊傳小異者記之。

與上大夫言。與下大夫言。世人遂謂夫子時爲中大夫。非也。侯國之制。只有上大夫下大夫。無中大夫也。夫子時或爲上大夫。下大夫皆不可知。

左右手傳命以出。傳命以入。亦失考之過。此時賓王俱在門外立。不可謂之入也。

緇衣羔裘三句。禮曰表裘不入公門。則此必裘在內衣在外也。若云裘在衣上。便是表裘。而豈可用之視朝聘享大蜡乎。

褻裘長短右袂。以爲右便作事。非也。褻裘對上用於公事之裘。說宜以褻裘長短作句。右一說作有。於理爲通。

寢衣長一身有半。取其半以覆足。非也。疑是度其身

而半之。如今之着小衣以便寢者。亦非必齊衣也。似無錯簡。

齊必變食。朱子註不飲酒。不如葷。乃莊子之說也。胡明仲論梁武帝曰。祭祀齊必變食者。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如葷也。朱子又曰。致齊有酒非也。則禮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或曰。葷是五辛之屬。非牲也。不厭精不厭細。一說雖精與細。不厭飲而食之。卽食無求飽之意。

割不正。割乃宰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

四書說義卷七

四十一

無故不殺犬豕。非所割而割之。卽不正也。如以爲切肉不方正陋矣。

醬非今醬也。內則中有數般醬。用之不得其宜。則能傷人。而以爲失備小矣。

食不語寢。不言。特不自言語也。若有人問來。亦未嘗不答。

君祭先飯。了凡云。凡食以飯爲主。不敢以他物先之。故侍食於君。君祭已當供饌。不敢供他饌而先供飯焉。亦不敢以黍雪桃之意也。若君未食而先飯。恐無此禮。

瓜作必字非也。蔬食菜羹。瓜作句。禮云。瓜祭尚環。是其證也。

席不正不坐。非正方也。謂其向與已之分不相當也。未達不敢嘗。蓋叩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

傷人乎不問馬。唐李涪云。不音否。絕句。問馬言先問人而後問馬。

君賜食。有親者先問親。時夫子已孤。故先嘗之。非餘之說也。

東首。禮臣接君必於阼階。病不能而東首。亦阼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爲然。

四書說叢卷之八

論語

先進章

高中玄云。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爲此說。疑問補云。首四句是時人之意。未必是時人之論。大意儘好。第當世或果有此論。亦未可知。如用之。謂設用禮樂以經世。蓋禮樂非藉有權位不能用也。如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就當境說。則夫子何嘗一日從後進。又何必曰如用之乎。從先進正是從周。周監於二代。郁四書說叢卷之八

陳蔡章

此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籍之無甚深意。所以知之爲一時感觸之言者。嘗考孔子歸魯後。唯顏淵伯牛季路先卒。閔子不仕。子貢當孔子時亦未仕。冉求雖仕季氏。退朝每入師門。游夏於孔子沒。尚欲事有若。必無同時分散之理。其言皆不及門者。或一時小小出往。夫子顧盼目前。感觸舊事而有是言耳。管登之亦疑在此。謂夫子以

女樂去魯。中更陳蔡之厄。弟子從之凡數年。未有辭師抵家者。其忘家殉道之篤如此。故夫子感而思之。○此於及字最有情。然今人所笑。次節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卽小小聚會亦無不備。况杏壇洙泗之間乎。

非助章

總是深喜之詞。一套說下。非上句若有憾。而下句喜之也。傳習錄云。或問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因人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刪正云。重無所不三字。無不悅如大冶之投物。入卽化矣。

閔子騫章

管登之云。孔門弟子自孟孫外。必呼名。此以字稱。蓋當時有此言。而夫子述之也。言孝哉閔子騫。父母昆弟有此稱。而國人亦無間然也。閔子事難事之繼母。而能以孝友之實德化之。故夫子亦以爲難。而印通國之稱非過云。

南容章

講錄云。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哀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容困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聃曰。照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辨博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

### 顏淵死四章

空同子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闢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冥之王。側夫聖門。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圖書說卷八

刪正云。聖人以道爲存亡。道無傳。卽天喪予。不得添若字。

### 鬼神章

呂伯恭云。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意。蓋以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知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而誨之。無非真實話。世儒乃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

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知之矣。傳習錄云。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乎。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一說訂釋云。此章問答之幾微矣。季路時事康子而問事鬼神。必有傷於泰山之旅也。夫子答之。若曰。未

圖書說卷八

卷八

四

能事魯君焉。能事泰山也。刺季氏以激由也。由乃辭季以適衛矣。衛名不正而輔之。將寘死生於度外。故問死。此遺生而問死何所適也。然生理實難言矣。君子守死善道。必先立於無死無生之地。而後可生可死。厥後子路竟以身許孔。惺惺可謂視死如歸。而生時之幾先迷矣。迷生豈不迷死。夫子已先炤之。故寓警於斯答。抑以聖學必至於朝聞夕死。而後可謂之知生。子路學雖升堂。而猶未入斯室。故砥之歟。

### 侍側章

一說此章皆是記者之言。蓋子路死後語也。追論當

時師第一堂氣象如此。後來惟由也不得其死然。言外有惜其不能自保。與三子善終意。章中原無子曰字。不必強作夫子說。若以末句爲夫子說。則既知由之不得其死矣。何樂之有哉。○只依舊說。作夫子轉語。亦自與樂不礙然。字亦與氣象相應。張元長云。子樂只就目前相聚一堂。間閭者。行行者。侃侃者。便自可樂。初不着意念其間也。萬寶成而天心豫。子孫衆而祖父寧。羣才滙而聖人喜。若夫他日足以傳道。雖聖心之所不忘。而此時則未嘗念及也。如必待此而後樂。則聖人亦有不樂時矣。

四書說義

卷八

五

長府章

改長府。便是崇利聚歛之萌。閔子夫子口中却不說出。凡敵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銳。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矣。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由之瑟章

堂室二字。由門字逗出來。重升堂句。方得解門人意。邢昺疏云。升堂二句。言子路學識淺深。譬如自外

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爲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陳錫玄云。一由外入。一由內得。此四路正脉。漢詁已先濂洛標心鏡已。

師商章

此章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出。講錄云。過猶不及。是汎論其理。未纔以師不愈於商來繳。

季氏章

古言云。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

四書說義

卷八

六

周公之封國。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不止千乘矣。非富之而何。卽此句便是春秋書法。淮海近語云。冉有聚歛。非如後世箕歛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卽爲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

柴也愚章



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護。必其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政所以化工四子也。語中記者未嘗直呼羣賢之名。當是逸子曰二字。

### 庶乎章

此是言二子忘與不忘之別。顏子性情不起。與世相忘之人。故有庶乎之分量。自有屢空之境。界子貢好用才識。諸事不忘之人。故有億則屢中之聰明。自有貨殖之事務。皆是隨其分量之所至。如此爾。由由說到屢空。自內說出。由貨殖說到億中。自外說入。

### 四書說義 卷八

七

兩兩評來。意則望賜之歛其聰明。以如四之庶也。李卓吾云。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而能先覺。尋孔云。曰屢中。則不中者亦多矣。

### 善人章

原旨云。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說他究竟不入室也。孔子歷數聖人君子而至於善人。孟子於善人而推其造於美大聖神。則善人非不能入室也。注中雖字然字未妥。跡凡已然之故。皆是。不必專指古人說。陸象山云。不踐迹。是已知。

血脉之人。故不拘着形跡。

一說疑問補云。子張問之道。是問善人所當由者。夫子言必由成跡而深入之。不下學安能上達也。又云。或曰跡粗跡也。入室安事踐爲。曰君子聖人之成跡。君子聖人之精神所着也。不由其跡。安得其精神而深入之。書云。率由允蹈。皆踐迹之謂也。踐迹正應之道二字。○愚按此說正爲之道二字發耳。善人資稟近狂。狂者進取。進取者不踐迹之謂也。不踐者知千古必無踐迹之聖人也。但其不踐而若合符節處。未能精細貼入耳。故夫子思之。可思處正以不踐迹也。

### 四書說義 卷八

八

果如其說。則善人一資質之美者耳。何以遽望其接聖脉也。且事事依傍。亦非聖學。

### 論篤章

一說是與似不必作以是爲與看。二字作疑詞說。與下二者乎相應。語氣較活。與平聲。

### 聞斯行章

聖門之教。止一力行。但怯者過退則不及行。勇者過銳。其究亦有不能行者。故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凡行自有時中之妙用。二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故不得見耳。夫子一進之。

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義府云。聖人造化諸弟子。如醫目者然。但能去翳。不能與之以光明。由之翳在。兼人求之。翳在退。一退之一進之。而二子之真心固自在也。是即所以與之光明也。

### 畏匡章

疑問補云。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予在何敢死。顏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又云。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故顏子雖在後。能參得夫子不死之心。徐儻云。

### 四書說義 卷八

九

子在何敢死。可見聖賢不以死爲重。而以處死爲重也。不然。夫子在前。淵在後。何從知夫子之尚在乎。反近相欺矣。夫子他日評其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此其一驗也。顏子曰。子在何敢死。而夫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非顏子能知夫子。夫子反不能知顏子也。夫子喜極之詞。顏子確信之對。王陽明云。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

### 季子然章

舊說子然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其發問直是無君之心。故以得臣二子自多。其實不然。玩下文然

則從之者與。亦似不義。季氏之所爲者。又說通章大義。全是逆折季氏之亂萌。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之心。豈有其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橫一意於其先意。必執甚焉。今人嘗苦求之大過。并聖人心體。亦無由見。所謂大臣者。節亦紛紛多說。只照注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何等正大嚴重。曰。以道事君。則未仕而格。其非當事而糾其謬。皆道中事也。曰。不可則止。直是以身殉道。豈漫然一去而不關君心之迷悟。國是之重輕者。試差等二子學術力量。豈能辦此。孫文融云。具臣如今察典中。所謂稱職者也。

### 四書說義 卷八

十

注備臣數太忽。

### 子羔章

夫子病。子路之賊。子羔者。非不欲其仕季氏也。費私邑也。爲宰者。欲上不負魯君。下不負季氏。最難。柴也愚。其非應變之才。可知矣。其究不足以賊魯君。賊季氏。直自賊其身耳。故曰。賊夫人之子。子路聞言。曾不深會。却引寬套道理以應之。夫子豈不知人民社稷之卽學哉。與發言之意左矣。然其意不可明言。又不可深論。故第曰。是故惡夫佞者。管登之云。治民治神。卽是實學。此至理也。然豈子羔所能及。而子路以

此言飾使宰之非。則近於佞矣。故夫子緣此而申平日惡佞之說。又云。朱子曰。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愚謂子路忠信人也。絕無佞意。此言何必讀書爲學。亦率爾之對。而非佞也。獨不察夫子所謂賊子。羔之隱意。而輕出近理之言。以禦之。其辭有似於佞也者。夫子原言惡佞。恐其亂義。故證及之。雖示警由之意。而非直指爲佞也。子羔旋亦不受宰費之使。而仕衛。安知非子路之悔前非而復挈之衛也歟。疑問補云。要味是故二字。

侍坐章

禮記集說卷八

十一

淮海近語云。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卽此順應之耳。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外之事。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括活。三子取必於人。點取必於己。三子待他日做。點卽今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卽在此地做。夫子所以獨與點也。又云。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

則莫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裘。玄端章甫。皆樂也。童冠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亦樂也。浴舞於魯地樂也。優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咏歸樂也。治兵足食。用禮用樂。亦樂也。不可將曾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看作逍遙物外之樂。焦弱侯云。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缺矣。曾皙者。莫春卽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卽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卽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古言云。曾點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說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袂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在沂水旁。舞雩在右。故云然。乃所遇在此。卽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點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

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得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講錄云：舊說夫子志不得行，方在寂寞之濱，忽聞點也之志，有以觸其樂天之誠，故深許之。此說大謬。蓋點之志，雖不說爲邦，而却不止於爲邦。未爲邦時，則與人吟風弄月，若鳳凰之翔千仞，爲邦時，則老安少懷，若太和元氣之在宇宙。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若說他不志於爲邦，則先何以有知爾之問，後何以又許三子之爲邦乎。後儒不識聖人與點宗旨，乃至好高談虛，遺落世事，借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而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王龍溪云：儒者之學

四書說義

卷八

十三

務於經世。然經世略有二端：有主於事者，有主於道者。主於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於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又云：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一人獨解衣盤礴。此真工畫者也。知此，則知與點之意矣。又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也。世儒未免溺於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轂而求車之用。

也。間有略知二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於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家法也。看來夫子與點與唯我與爾，老安少懷等無差別。會點只是聰明偶然說着，未是徑踐實地。若是果見素位不加不損，則春風沂水與富強禮樂等不相礙，何爲又問三子之言志，何如由其又問，知其未踐

四書說義

卷八

十四

實地。白沙有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又云：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會點見地，一似說夢。此理包上下貫古今，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其分殊處更有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其說最可味。

克己章

袁七澤云：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由己。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若更於視聽言動之外，日買買焉，覓所謂禮者而復之，是棄冰覓水，舍瓶盤釵釧覓金烏乎。可哉。故

曰爲人由已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疑問云禮字不必說到天理之節文卽心之本體也。此心之本體原自有恰好天則故謂之禮觀赤子之心湛然無欲而發見皆一團天理可見。耿子庸云克已便自復禮非二起工夫如下文非禮勿視是克已視之以禮便是復禮猶所謂不作惡事便是善事也。如翳既去則眼自明塵既去則鏡自清瓦礫既除則室自淨。袁七澤云天下歸仁不作效驗說孔子意謂有已作礙卽不能歸天下爲一已。今已克已復禮則盡乾坤渾是一個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

四書說義

卷八

十五

無欠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始妙得歸仁之極趣也。初問云夫子告顏回四勿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顏子看夫子彌高彌堅原看得忒遠大故夫子謂仁只視聽言動間工夫至近至簡皆眼前事此正是約之以禮非是下牢實教他勿視勿聽如村師誨頑童呼號而丁寧若看得勿字重則顏子全是粗人於淫聲亂色不成都去視聽耶。袁七澤云顏子天資高邁一聞克已復禮之訓卽領得已與禮原是一個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故不更絮叨直問

其目。夫子知之故但曰已卽是視聽言動克已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耳。顏淵至此遂豁然大悟直任承當此正是聖門第一高弟傳心密語不可草草看過。疑問云四勿總是一勿一勿總是此心做主張。管登之云朱子云勿者禁止之詞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愚謂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克義則在勿字中禮常爲主自能昭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雖欲禁止非禮而無及矣。顏子不遠復其主全在幾先蓋勿從禮出禮不從勿出。視聽言動之非禮這便是未克之已。視聽

四書說義

卷八

十六

言動一稟於禮這便是由已之已。結則成禮則是水正非二件。才知已之當克卽非已矣。不是已卽是禮而非禮之至於前自然不視聽言動矣。夫子云特教顏子當下認取耳。顏子曰請事斯語。冉出口而已已克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禁哉。

仲弓章

或問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二句是效。朱子曰不然。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疑問補云六句一氣語必如此方是個仁。湛甘泉云敬恕二字是朱子提

出示人夫子當日語意。只教伸弓完此心體。初問云。主敬是要他此心根本處。常竦一下。勿令昏昧放逸。行恕是將此心體貼人己之間。恐私意隔絕。此是漸漸消磨的方法。與合下便拔去病根者不同。○作下工夫亦得。不如作指仁之體段意。更徹上下耳。又云。在那無怨二句。要此心無時無處不然。天理全時。自然通人心而爲一。何怨之有。陽明云。無怨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那家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與天下歸仁一般。聖門皆爲己之學。必不說效驗。○卽說效驗。亦未嘗不是本體。

四書說義 卷八

十一

管云。朱子曰。顏子克復乾道也。仲弓敬恕坤道也。愚按。顏冉之所造有淺深。而克復敬恕。則皆徹上徹下之道也。朱子別爲乾坤二道。亦言其似爾。○顏子當下識取。卽克卽復。原無等待。仲弓於出門等語。終不成曉得便是仁。必須下手去做。此乾道坤道之所以分也。

訥言章

仁者其言也訥。是指見成的仁者說。夫子不是教牛從言上做工夫。正教他於所以認言處着力。因其不

解故明言之。總是一個存心得無二字。最有味。注中多言而躁是剝意。朱子云。人心不在。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那疏云。爲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乙未有主此說者。其實不如汎說者大。

憂懼章

疑問補云。內省二語。是舉見成者說。夫子令司馬牛自己去想。若要到內省不疚。地位不知。當盡何等樣工夫。所以能盡得君子。非是教他去如何用工夫。到內省不疚處。乃無憂無懼也。要善體會。淮海近語。

四書說義 卷八

十一

云。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亦不在內省不疚之後。孟子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

兄弟章

問敬而無失。朱子曰。把捉不定。便是失。袁了凡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夏是論道理。原與兼愛無親疎差等者不同。注中苦苦替他分解者何也。剛正云。子夏不是教他聯疎爲戚。而置自家兄弟於不足慮也。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內。將改暴易亂。而爲我之兄弟矣。況其親者乎。非不得已之詞。

問明章

遠是就其明而嘆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謂之明未有不遠者。不遠之明止可言察。不可言明。答問云。不行就諧者。想者說。非就聽者說。蓋聽者不信。則彼計不行耳。其所以不行。全是本體空明之盡。若在諧想上料理。其不行處。或正是行無有是處。

足食章

夫子開口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顯然已見信不在兵食之外矣。子貢不察而二之。而三之。大是鹵莽。故

四書說義

卷八

十九

夫子就其問答之而復作危語。以足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正見信之不可與兵食並論也。曰足。則上教民信意已具。故下即承之矣。二字使外信而兵食可以議足。便是齊桓之內政。商君之阡陌耳。此末世之富強。豈聖人之所謂兵食乎。

文質章

棘子成認文質是兩件。故欲去文存質。不知文質同體而異名。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顯。生來合着。更不可分去。文之質。不可謂質。去質之文。不可謂文。故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此二句泛言文質之不可

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虎豹之所以爲虎豹者。正以毛與皮相附也。世豈有謂之虎豹而可以徒鄴當之者乎。此與犬羊何異。

盡微乎章

有若非不知是時。取二而猶不足。但欲發出根本之計。故意將盡微乎去。挑動他非正對。他年饑用不足之問也。不然二猶不足。反教他什一聖門議論。不若是之迂。不行微而議足國之方。是無本而補綴。卽議生議聚議節議省。俱不濟事。

崇德辨惑章

四書說義

卷八

二十

人心之不變不化者是忠信。義卽此心之萬變萬化者也。能主與徙便是崇。崇只是不早。非能增之也。旣欲其生。申上二句。非兩層。知惑便不惑。故不更說辨惑。

君君臣臣章

胸笛云。君君臣臣。父子子。卽是政不可言。政由此而立。此雖因景公所不足而言之。却是千古至理。四者中有責成。君父意。玩信如二字。是釋思語。景公此時所謂危葉易風。驚禽易落時也。故聞夫子之言。感慨咨嗟。幾與牛山之淚同其酸梗。

片言章

子路無宿諾句最好。無宿諾與折獄有何相干。須於此句中想出一個活子路。方知片言可以折獄之妙。

聽訟章

玩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使字大着精神。漢疏云。使無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張子韶云。故知欲使人無訟。莫使情於聽處留。

無倦章

義府云。居是家裏坐。行是走路。無倦是常常提醒在這裏。無頃刻放倒。忠是事事實心做去。朱子云。若

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

無倦逼截他。

成美章

成美不成惡。只就一人一念。亦自有可見處。小人反是。亦只如此者。謂君子成就人。小人妬忌人。尚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自然如此。不同故有同處一事。同接一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連他也自覺不得。

政者章

正也。人已盡攝其中。下二句方歸重倡率上。

患盜章

疑問補云。盜生於欲。季氏有欲而竊國。是國之盜。康子有欲而奪嫡。是家之盜。如何能止民之盜。曰。雖賞之不竊。則雖罰之豈能禁乎。

殺無道章

刪正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而字全無間隔。注易則字便有等待。

問達章

問達之外貌。不差分毫。但其所從來。一是由中推出。一是從外張起。迥乎不同。所以不可不辨。大凡周比

四書說義卷八

三十一

和同問達外面都是一般。而中藏懸絕。聖人所以屢辨。淮海近語云。聞之篤實處便是達。達之近利處便。聞。總想質直三句全是一團實意。總想色取二句全是一團虛張。疑問云。質直者必好義。必察言觀色。必慮以下人。色取仁者。必行違。必居之不疑。此是一套事。又云。質直無色。色取非質。迥乎不同。口義云。慮以下人是馴擾血氣的工夫。恐怕自己血氣張大便遮瞞了。故又細心檢察如此。刪正云。色字廣凡飾於外。而人所可見者。皆色也。行違不是不能行仁。亦不是行悖其所取之仁。居之不疑。亦不是無



所忌憚若行悖其取而又無忌憚則一人之耳目尚不能掩况家邦乎行違是行與心違明知如此之非仁而世人方以此爲仁則違吾之心而務行其事以悅人之耳目又儼然自信而全無愧怍所以邦家必聞也

管登之云子張之學病在不務實故夫子告之皆篤實之事愚考子張質最近仁夫子稱之曰自吾得師前有輝後有光蓋有善與人同之度而不以得介爲高者其干祿其求聞皆欲公其身於天下也使在今日則皆目爲萬物一體之聖學矣夫子所以嚴爲之檢者爲其仁度近於誠而辟習亦易入於僞也好義下人正子張之能事特分量爲難滿耳唯質直稍有未足而亦必無色取行違之過則以其疑似而防之此聖門慎獨之教也後儒不察而蔽之徇外爲人過矣

### 舞雩章

大全云凡人爲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小利害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先事後得所以是崇德 刪正云一朝之忿亦是心學忘其身以及其親須說得與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同

此是論是非不是論利害

### 仁知章

朱子云知人愛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也一例愛他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個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子夏所言不出此兩句意 尋孔云仁如蠶繭智如繭中抽出絲來

### 忠告章

朋友只一忠告便了善道所以善共忠告也不可則止不是棄之是徐以觀其後亦是善道中之一件不可只是意言不相入之謂 程子云責善之道要

四書說義 卷八

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

### 文會章

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要知文與仁非二物則知其文會處即其所爲輔仁處 凡日用之不可廢者皆是文正是仁之昭著處

### 先勞章

說先勞則無倦已在其中因子路請益故又拈出示之 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 無倦二字夫

子因其請益而始有蓋請益之心卽倦心也。

### 先有過章

紹聞編云首三句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非正意也蘇氏云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已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其言亦有味也一末節雖是單解賢才執簡御煩太臣之體段卽先有司赦小過亦是此道理。

### 正名章

管云必也者難辭玩夫子語意蓋謂衛之政不可爲如欲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蓋隱然不屑仕衛之意也名不正節甚言不正名之不可爲政也又云或問夫子果爲衛政則以何道而正名曰天下亦有必不可爲之事仕衛而欲正衛之名雖聖人不能也胡氏謂必將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真迂說也豈有食輒之食而可廢輒者宋儒之固類如此王文成謂使輒迎贖復使贖讓輒而退處於離宮如後世太上皇之例亦非所以論贖輒之世也然則何施而可曰立郢去輒乃天王方伯之事非夫子事也夫子則有不仕而已矣故曰必也正名乎言必

正名而後可以爲政則不爲衛政之意也講錄云

言卽所稱之名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纔名不正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順疊疊說去不可把言與事等平看觀章末獨說無所苟於言可見又云事不成是不成個事體若說幹不成便不消說禮樂不興疑問云末節承上一氣說來緊要正在於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爲衛之政必須正名也苟者明知其不是而姑爲之詞一苟則無所不苟苟字正對正字。

### 學稼章

有說遲之問如許行之學有說意在於不仕看來未必有此二意聖人之學有本有末大本既立而徐及其餘便是游藝若學問尚未穩貼一起講求其所不必講求便是倒行逆施故曰小人如謂聖人鄙薄稼圃是道中猶所未備必非聖學胸胷云躬耕畝畝聖人常爲之矣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於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爲之也樊遲之請專在稼圃其視樂道於畝畝而游心於小物者不同矣故夫子斥而教之上好禮節只重好禮好義好信民應處不甚重此是論理不論窮達皆所當務但論其感應之必

然有如是耳。口義云：敬服用情，即是民心之禮義信。

### 誦詩章

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左右逢源，自無所不可。

### 其身正章

行有默馳於無形意，從有強制於有象意。

### 魯衛章

許白雲云：魯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乃與淫亂之衛同夫子所以歎也。語意渾厚，作者不可傷其

四書說義卷八

二十七

神昔伯禽三年而報政，猶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同其治。始而乃與桑間濮上之衛同其亂，終夫子能無歎乎。

訂釋云：此以魯衛之初政言也。魯祖周公，衛祖康叔。本兄弟之國，康叔純宗周公之獎王室，而遵其禮樂以治衛。三監之叛，又與周公共討之故，其政亦兄弟之政也。今皆失其初矣。故夫子傷之而有是言。東坡論語解云：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

如此。

### 公子荆章

子荆善處，全在三荷字。三矣字，荷即今俗語將就胡亂欺也。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非其胸中識得破，見得淡，安能若此。昔人云：若要了時何時了，若肯休時便好休。二語最可味。疑問補云：始有時誰肯說個合，少有時誰肯說個完。富有時誰肯說個美。况三字上又俱着個荷字，真是難得。夫子稱他善居室，亦只是世情上窺得破，非真有見於道也。當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拈出言之。

四書說義卷八

二十八

### 子適衛章

庶矣哉三字，夫子即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於中。特因冉求之問而發也。想夫子出口時真是經綸滿宇宙。曰富之，則當日之不富可知；曰教之，則當日之不教可知。

### 用我章

可與有成，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有成，蓋列國規模不同，聖人作用亦非後人所能憶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時真是如指其掌。或疑孔子仕魯六年，不聞治功有成何也。曰：用之不

專故也。果如桓公之用管仲。則可以計時取效矣。攝相三月。魯國大治。則朞月三年之績可推。王汝止云。孔子謂朞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聖賢用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算。定應毫髮不差。

### 善人章

王字泰云。聖人見春秋時。殺機已大動。不勝同體之悲。故有善人之思。而又以一善人不足以去殺。思得數善人相繼而爲之。故有百年之誦。思之真一字一淚。言外却有大感慨。

### 必世章

四書說義 卷八

二十九

原旨云。人身手足痿痺。便謂之不仁。以生氣之不流貫也。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大化浹洽。至治熏蒸。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融如盎如。更無不徹。方謂之仁。此章疑與前章一時之言。不然。如有二字。無着落。或疑三十年爲一世。過泥。愚謂亦對上百年言耳。

### 苟正其身章

管云。此必有感於三家而發也。

### 退朝章

當時季氏恬然不知政之不當。議於私門。冉有亦恬

然不知議於私門者。當是事不當是政。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 一言章

疑問云。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幾字正相應。若曰。如此不幾乎興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喪者。如此不幾乎喪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興者。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公問一言可以興邦。直戲耳。夫子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亡之關鍵。決焉兩人之言曰。猶孟子曰。人有恒言也。

### 近悅章

只開閑說如此方是政。所以悅之來之者在言外。欲令葉公自反也。意更深遠。

### 欲速章

聖門之學。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夫子直教他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已。非豫計其不達不成也。下二句。不過指出其弊。以見其不可耳。如謂不達而不

可欲速將達則欲速乎如謂大事不成而不可見小將成則見小乎欲達之心與欲速之心奚以異欲成之心與見小之心奚以異豈所以言王道

### 直躬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謂直在其中最有味不是就以隱爲直也言有直以成其隱也中玄云夫子不以無所不言爲直而以父子相隱爲直乃徑指其精鬼所在而形鬼不足言也

### 居處章

刪正云此全是教之以管束此心心在則仁矣朱

四書章句

卷八

三十一

子語類亞夫問此章曰這個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譬如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焦氏云孔子於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仁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不可棄是操存之熟不可得而棄非戒之使不可棄也

### 行已章

通章只重行已更不論才斗筭之人豈是無才只是不識行已爲何物便不足算不辱君命是行已有耻的作用之一節孝弟信果亦是行已有耻中事刪正云不曰行已有義及敬等而曰有耻最有精義耻者不爲不欲之真心也註疑子貢之問每下子貢蓋抱傷時之見而問也觀其問及今之從政意可想見

### 狂狷章

狂者有氣鬼狷者有筋骨二者皆是私欲分數上寡少之人故皆可以傳道若論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丁酉福建程策論進取二字義云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至於吾道則湯取堯於商文取湯於周孔子取文於東遷皆所謂取也世之取物於人非真窺其室物無由得即力有至不至而其意思神馳已不在堂階戶席之間狂者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固無堂室但虛願多實力少故不得至耳又云道有通塗狷介之人迫狹精隘功在墨守亦說得好荆川云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大較相似但狷者氣鬼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

四書章句

卷八

三十二

鬼小拘拘。謏謏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謹愿者役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爲狷。亦學問不明之過。夫子言狷者有所不爲也。則其所爲者可知矣。今人以謹愿自守當之。豈夫子以狂狷次中行之意乎。有所二字最有味。

管云。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唯顏子一人爲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閔子曾子子貢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

四書章句

卷八

孟子

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故顏子而下。得聞一貫之道者。狂狷也。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然。夫子嘗裁其贖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然。子貢常揭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故得聖人之道爲獨深。

### 南人章

荆川云。恒本人心常理。古今凡聖。不增不減。惟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

也。人能得其常理。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爲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如古神轅重黎之徒。皆以聖賢精微之學。爲醫巫師。所謂因源而得委也。若能知無恒之不可。反而求之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亦可以因委而溯源。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操著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占也。不占。則神

四書章句

卷八

孟子

明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事之可爲乎。子曰。非是別易詞。亦擊節更端歎人意。

### 和同章

朱子云。二者外相似而內實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和則決然不同。同則決然不和。二者如蒼素之不可雜。若說相濟爲和。則小人亦有參商時節。若說雷同爲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惟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可謂簡要。蔡虛齋云。和雖

與物無忤。而自有節制勘量之意。此一字便是君子與入之道。正當無弊。其曰不同者。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

### 鄉人章

子貢鄉人皆好之一問。已隱失足入鄉。愿窠曰中矣。皆好而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愿使無立脚處。鄉人之善不善。不如子貢所言鄉人之多。即一二人亦可見。

### 易事章

易事而難悅。君子自見其本體。難事而易悅。小人亦

自見其本體。不悅是人自不能悅。淮南云。人主執

三五

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正是此意。理解云。器使處亦是。他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吾事。則已矣。豈必責備此皆是至公處。恕不足以盡之。愚謂器之謂因材造就。尚是第二念。君子之心。萬理咸備。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所謂明於庶物。盡人倫之至。君子之心。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入之心。如山谿。必使人困頓顛躓而後已。

### 泰驕章

泰從道德生來。驕從意氣使出。問泰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莊以蒞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泰耳。與小人之意滿加人。作色凌物者。易混。故夫子辨之。今人所謂泰。乃是大學驕泰之泰。

### 剛毅章

程子云。只為輕浮巧利的。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仁在氣質之上。而不能不落於氣質之中。就氣質中論仁。覺四者於仁較近耳。其實仁人心也。豈可以近不近論乎。

四書說義 卷八

三六

### 切偲章

饒氏云。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狀一個士之氣象。此士是養成之士。非草草者。朋友二句。是隨境自然之應。非有心調劑。如注不混所施之說也。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拈出言之耳。

### 即戎章

疑問云。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不為即戎計。而禮義既明。人心自奮。故夫子說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惟可以養元氣。亦可以壯神氣。其功用裨益不小也。合下章看。則教字似宜專

指卽戎說。

不教章

教字所指亦廣。

四書說叢卷之八終

四書說叢卷八

卷八

三七

四書說叢卷之九

論語十四之十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問耻章

口義云。原憲狷者。他見世間之穀。皆不可食。夫子逆知其意。故說穀不是耻。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穀乃可耻耳。此正勉之以有爲。不重知進而不知退意。疑問補云。二句一氣下。夫子之意若曰。士君子身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爲以建立於當世。若不論有道無道。只一個穀。而漫無建立。平日期待之謂何。是可耻也。有所不爲。是狷者好處。然有不爲者。又貴能有爲。故由書說叢卷九

夫子進之。

卷九

一

克伐章

宛陵切琢云。克伐怨欲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原憲是何等篤實好學。肯做包藏本心。遮飾於外的事。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爲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剝落。不知提這良知做主腦。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方是求仁工夫。如顏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他不在遷與二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它有頭腦處。他亦非從



禮處加勿的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時是本心條理。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紅爐點雪。不見勞攘。吾輩今日只做得原憲功夫。做不得顏子工夫。終日去欲。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愈難。而仁則不知也。袁七澤云。今之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目默坐。念起即擬放下。少得片時。片念不生。便以為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糞雪填井。運石壓草。正所謂二乘糞除之道也。易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免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

### 懷居章

四書說義 卷九

病全在一懷字。居不獨衣食名利之事。卽心意間遷善改過處。不能一刀兩斷。亦就是○居字還從不好邊說。

一說。管登之云。懷居卽懷土。謂私其身於一家。而無天下國家之志也。

### 危言章

疑問云。危言危行。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不是加意氣。所謂危者。自庸人小人形之見之。爲危耳。非有意于危也。管云。道以中庸爲至。何取於危。曰。此論中古以後之世也。大道隱而天下家。雖稱治朝。亦

有滔滔日下之勢。君子欲以先進後進。言行安得而不危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危行也。非意氣激昂之謂。言孫只是孫于理而不直遂耳。此正善行其危行處。若亦以危言行之。往往取禍。而國家事分毫無補。此正見君子經權之妙。

### 有德章

疑問云。要味必字不必字。夫子說此一段。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在內。

### 南宮适章

謂适然以禹稷比孔子。恐未必然。但适以三桓之世。

四書說義 卷九

裔而能慨然於千古之興亡。知在窮約赫奕之外。正自不易故。夫子贊之。夫子不答其論。已是無容再答也。舊說以爲不敢當潛推之意。又以爲恐以成敗論人爲奸雄藉口。故寧以默應之。不知聖人最爲平易。當問答時。安得有許多周折。或曰。夫子何以出而稱之。曰。夫子猝未及答。徐而玩味。轉見深長。故反覆嘆之。絕無它意。

### 君子不仁章

君子不仁。要說得細。小人不仁。要說得粗。有矣夫。是想像億度之詞。不得着實說如何不仁。此是論

仁不是論君子小人

愛之章

能勿二字最宜玩。愛則不能不勞。忠則不能不諫。皆其心之自然。不可遏處。疑問云。忠愛所包者廣。五倫之間。在在有之。恐當時未必專主君臣父子間發也。漢詁亦寬說。

為命章

此章當想見四子和衷之美。有說重子產能用三子之長者亦是。

一說管登之云。夫子蓋借鄭事以為脩辭命者之法。

四書說義卷九

言草創得如裨諝則善矣。下放此。

惠人章

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搏挽為作時文計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

無怨章

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權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疑問補云。無怨與無諂異。無諂只是無卑屈之意。無怨則幾微不平之意悉泯。幾於貧而樂者。所以為難。

孟公綽章

中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趙魏者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不可為滕薛大夫。況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因其能而併責其不能。亦不可因其不能而併棄其能用。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器使之逆也。諷魯意在言外。

成人章

首節全是進子路以禮樂。不重四子上。舉四子者是。指個影像使之自反耳。玩若字可見。管先生云。才藝何必多。無即欲兼之。亦不必以卜莊之勇益子路也。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

四書說義卷九

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故曰可以成人。知庶勇藝出于德性。便是禮樂不謂之知庶勇。統

了。張子韶云。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可謂妙得禮樂之義矣。見得二句。亦非必不取必死。只是每見得見危便將義命為主。而徐以觀理之可。否亦未必不取。未必不生也。又要不忘。亦不是尾生之信。獨其零星理會不能融成一片。如文禮樂者之渾然。故曰。今之成人若是一味不取。一味死信。其所不當信。究竟與貪生苟取食言者有何差別。夫子何以取之。曰。生平之言。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活期待。

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久之時移勢變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首節是中行次節是循

### 公叔文子章

公叔文子之爲人不可知夫子亦到底不曾定它然既不是不言不笑不取又不是時言樂咲義取就中想文子亦自可見

### 臧武仲章

答問云武仲不敢在他國求而歸防以求跡遜而詞甘當時皆不以爲要君故夫子說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此是誅意處首句是案下二句是斷以防

四字是書法

卷九

六

### 晉文公章

此是論二公行事若心術則皆是不正的行事亦各就其生平大局看來如此不堪細論亦不當拈定一二事論訂釋云按孟子叙春秋之作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周以君弱臣強而衰非若桀紂之利用放伐也故春秋不用湯武之事而用桓文之事較二公之行事又獨有取於齊桓以其正而不謫也二公正謫何以辨當以下文仁管仲之旨參之蓋夫子意

在尊周不重兵車而重冠裳之會也鄭氏以召狩河陽責貢包茅二事爲正謫之辨近之而朱子則以伐楚一事爲提綱愚謂晉文伐衛致楚猶可言也以臣召君不可言也齊桓正而不謫亦不專在責楚一節如定世子於首止明五禁於蔡丘皆是然齊桓內行多不正而晉文頗稱謹飭夫子爲春秋明大義故畧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

### 管仲二章

疑問云子路責管仲在不死夫子不論其死與否但舉九合之功以稱其仁若曰其生也建功若此卽不

四書說義卷九

七

死糾呼罵勿論也子貢責管仲在又相夫子亦不論其相之是與否但舉一匡之績以仁其賜若曰其相也建功如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亦不可以徒死也然則仲宜死乎不宜死乎宜相乎不宜相乎曰是有二說以人臣之義責仲則仲當死不當相以當時之倚賴論仲則在子糾可以無管仲之死在春秋不可無一匡九合之功庶幾管仲之定論云如其仁猶言這個是仁亦非全許之詞匹夫匹婦之爲諒節是說仲之可以無死非對召忽說管登之云或曰管仲器小天下豈有器小之仁人哉夫子再三

仁之何也。曰：道濟天下之謂仁。欲匡春秋之天下，舍管仲尊周攘夷之事，更無可爲者。即使夫子而用於世，其事亦如是而已。安得以器小而掩其仁。然伯者以力假仁，亦可謂之仁乎？曰：仲本非假者，不得已而遇假仁之主，乃遷就以爲功。此器之所以小也。觀夫子於子路，則重贊其仁。於子貢，則大其功而隱其仁。亦與稱三仁之仁有間焉。其不死則深原之矣。傳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然亦不可薄召忽之死爲小諒。跡伯夷太公之事，殆不妨於並行云。

四書說義卷九

公叔文子之臣章

按文子卒，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爲其升僎也。夫子於既謚之後，聞有此事，故稱而歎之耳。夫子若曰：無論衛人謚謚之義如何，卽此一事實可以爲文矣。

衛靈公章

疑問云：觀衛靈之宜喪而不喪，此以知用人之亟也。夫子對康子說，然有深意，不悖章。

爲之也難，只就當時看便見。

陳恒章

管東溟云：或疑田氏得民久矣，齊強魯弱，討恒能必濟乎？曰：傳引夫子告君之言曰：恒弑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度德量力之言，非誣也。獨疑三家之不肯討恒，一恒人知之，夫子何不量機而輕告？曰：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此正志之所在也。告而從，可以匡齊，告而不從，亦可以警魯。請討之功不小矣。焚書云：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

四書說義卷九

九

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而況于家居之孔子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然總之出於義之有所激也。能使亂臣賊子懼也。是當日一大部春秋也。明知做不得說不得，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討賊之義，泯滅於人心久矣。夫子以告老之大夫，提揭於天下，而萬世之下，知陳恒爲漏網之大

逆三家爲未露之陳恒。當麟經絕筆之後。而復續出此一段春秋。夫子之功。豈不偉歟。

### 勿欺章

勿欺須就犯字中看。始見得。若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它。趨君市直。勢所必至。卽此便是欺了。須知本心上無一毫信不過。方是勿欺。須知無一言不與本心相應。方可犯。饒氏云。勿欺甚難。須是平日寔落下慎獨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

### 上達章

四書說義卷九

爲善如登。爲惡如崩。理欲皆有不能自己之勢。是之謂達。說君子小人已有上下之意。達則自不容已。

### 爲己章

饒氏云。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個學。但學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心在於己。今之學此者。心在於人。如三年學而志於穀。便是爲人而非爲己矣。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與。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居業錄云。爲己只把自己事。爲其所當爲。久之只見一個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

矣。

### 蘧伯玉章

蔡虛齋云。春秋大夫如伯玉。是有裏面工夫的人。使者一言道破。所造亦儘高。則正云。夫子問夫子何爲。使者乃不說其所爲。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是之。謂知言是之謂專對。

### 思不出位章

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楊簡云。人精神盡在

四書說義卷九

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之以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寔不見其人矣。是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有所而欲無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無所無止。無止之止。真止矣。又云。或曰。思何以言止。曰。心之官則思。安能廢其職。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所謂止也。若欲息慮以求止。則二氏之止也。非聖學之止也。蘇子瞻云。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以有思。

而能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可以得思不出位之意矣。王龍溪云思不出位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體黜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萬思默云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龍溪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未起云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

四書說義卷九

十三

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為妄鬼神便可測非先天之學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耻其言章

此句作一氣看耻字方得力。

道者三章

聖至夫子其自視直與匹夫匹婦無兩體我無能焉是真話非謙詞也。夫子自道也亦儘窺見夫子若虛若亡體段。

方人章

夫我不暇非謔語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

上達安得有暇。李見羅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人。朱子云學者須思量不暇做甚麼。

不患章

能字所指者廣

不逆詐章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逆億之不能覺易知此即不逆億矣。豈便能先覺世之忘機而受人欺者非一人矣。須是平日養到心體精瑩處方能先覺陽明云夫子是教人致良知非教人以此

四書說義卷九

十三

存心而專欲覺人之詐與不信也。先覺如鑑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以覺者常在應先故曰先覺若說覺于事未起之先則與逆億何異。賢是活字猶俗語說這個方好語意似為世之以億逆為賢而不由先覺者發。

微生畝章

疑問云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全是明自己心事非疾畝之固也。王字泰云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以天下得所為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為心故疾固無可無不可只是不固。

驥不章

驥未嘗無力。但所稱不在此耳。

報怨章

中玄云。以直報怨。非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之說。怨亦有不容不報者。如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是也。所謂直者。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解狐之薦祁伯。惟其才也。等弓送之。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惟其罪也。既斬而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而已。若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則無怨無德者。又何以處之。

四書說義

卷九

十四

莫我知章

中玄云。此聖人自述其爲己之學。如此他人學問。便有邀福求知之心。有不得便自怨尤。此便有形迹表著。而人可知。夫子孜孜下學。只是了己事。無與于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或曰。反己自脩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己。還是與天人有計較處。聖人只是自脩而已。非有所計較于天人之間也。曰。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

子是說潛脩之事。無所與于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何如。曰。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聖人亦但言人不知而已。未嘗說己與天爲一也。曰。天下皆知夫子爲至聖。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爲至聖而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境。寔際處。至今誰人知得。

楊慈湖云。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猶不能自知。而況於它人乎。袁七澤云。夫子隨緣任運。着承喫飯。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

四書說義

卷九

十五

知卽是上達也。所謂神功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此義愈淺愈深。不怨天不尤人。與下學不作兩層看。好陽明云。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下學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更無有上達工夫。

公伯寮章

與是大槩話。

辟世章

愚玩詞意。當是轍環不遇。將反魯而自衰傷之詞。夫子平日不滿辟世之士。至此翻覺其是而尊之。曰。賢

者。若曰。當今之世。亦不容使人。不辟耳。如其次。皆非有意於辟者也。然周流於魯衛陳蔡之郊。可謂用乎。只可謂之辟地而已矣。去就於蜚鴻群婢之故。又可謂用乎。亦只可謂之辟色辟言而已矣。究竟出不得一個辟字。栖栖皇皇。何為何如。辟世之為勇決哉。始猶欲接言通情。以回辟世之轍。至此轉從而賢之。嘆之。無聊甚矣。與叙逸民而以已殿之同意。

### 作者章

蒙引云。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生

好。

管云。

愚玩此言。似傷魯事。豈在師犖適齊之際歟。

### 晨門章

義府云。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為譏為稱。固不可知。然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盡。夫聖人之於天下。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也。子與親疾。不可為矣。猶皇皇求醫藥而療之。以望萬一之或生。不忍束手而待其斃也。故不知春秋之不可為文武。是無天也。知春秋之不可為文武。而漠然付之於春秋。是無人也。不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為。是不

仁也。聖人即天即人。即仁即智。故知其不可而為之。味其言。雖不比荷蕢丈人之倨。却是含諷刺的語。

### 擊磬章

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反耳。故驟聞磬聲。不覺打動。忽然嘆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夫子曰。果哉。亦儘有知荷蕢處。果哉。與由也。好勇過我。相似。末之難矣。亦是果哉。轉語作一句讀。便無味。

四書說義

卷九

十七

### 諒陰章

管云。周公當成王諒陰之日。負宸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亦禍本也。是以康王薨。畢即位。而漢文遂起。以日易月之制焉。蓋亦時勢之所必至者。今不可反矣。竊謂服制。奪于世變。哀戚本乎至情。但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袞服御外朝。而以縗服居內殿。其猶諒陰之遺意歟。

### 上好禮章

也。



義府云。好全在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一體。如身使臂。臂使指。故曰易使。

### 脩己章

朱子云。只一個脩己。以敬其事。便了。安人安百姓。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復以此答之。質言云。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以字最好。是卽以脩己者安之云耳。蓋人能脩己。則其精神志慮。自與人情不相間隔。而其舉動情欲。自無拂民從欲之處。何事處不得當。何人處不得安。真是就此脩己者。安了人。安了百姓。不至感化言。朱子云。只心存便是敬。心存便不

西書說義

卷九

十八

### 原壤章

原壤是老莊之流。夷俟正禮。豈爲我設之意。彼方視父子兄弟。少長生死。皆若浮萍之相值。而不關情者。故夫子以立身之道傲動之。刪正云。是爲賊總承上三句。言老而不死。謂以不孫無述者而永延於世也。

### 闕黨章

初問云。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所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不特使之事長習禮。其意在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暗長也。夫子教童子將命。正此意。

### 問陳章

蘇子由云。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

西書說義

卷九

十九

之事可也。疑問云。子路慍見之間。卽不悅見南子。公山佛肸之意。未免於此。動氣只是於性命。中見得未分曉。故夫子曉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二語見得君子所可自必者。自家有主張。不爲窮通所撓奪耳。一爲所撓奪。卽溢於本分之外。此便是濫。不是放逸爲非。子路亦聖門人品。要看得好。

### 多學章

管登之云。多學。謂多聞多見。識知也。卽知其理之一也。但曰識。則知尚存。而非一以貫之之空體矣。夫子文無不博。理無不照。亦若多學而識之者。然不以識

用。而以空空如用。此從一貫中來也。子貢貨殖爲學。久而將反於一矣。故以此機迎之。又云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夫子直指性體。以決子貢之機。而子貢亦嘿然領受。不復有所疑問也。悟意入於忘言。故無曾子之唯。淮海近語云。人若得所謂一。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一所貫通。若不知這個。一多學多識。既是逐外。不學不識。又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一貫卽是曾子一貫。世間原無兩一貫也。理解云。多學之爲病者。由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

四書說義

卷九

二十一

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配。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訂釋云。或疑多學而識之。亦以萬殊歸一本也。則與一貫何殊。曰。此從性地之微與不徹而分也。徹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徹則猶有擬議安排之意。在雖反諸一。而猶未離乎識也。學者苟非上智之資。必無有不。由多學而入一貫者。孔門唯顏子有空體。故從一以貫之。直入而達於不違仁之地。其獨稱好學以此。子貢子與雖悟一貫。而氣習猶難頓盡。然而見地真矣。

由知德章

正註原無感遇意。不能知其意味之寔。意味之寔四字最好。荅問云。夫子藥子路。往往在知上。故曰誨女知。曰六言六蔽。

無爲章

路史云。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爲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權柄網維。一切委而不理。而天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耶。夫天地以生物爲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

四書說義

卷九

二十一

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而已。一於有爲者。商賈之事也。一於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其人。天下之事皆其事。豈可以商賈佛老治之哉。用商賈與佛老治。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爲。喪其兩肘。疑問云。恭已正南面。正所謂居敬而行簡。篤恭而天下平者。舍恭已而言無爲。後世之所謂萬事不理也。許敬菴云。恭已正南面。乃是聖王一段真精神。默運於上而不動聲色之象。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

之者也。王者代天理物，因時立政，兢兢業業，豈盡無所作爲，而爲出於無爲，故無爲而無乎不爲，後世之君有爲則擾，無爲則廢，非其本矣。又云：聖王盛治者，必本無爲，其獨稱舜者，以其上紹堯，下得人，益泯其有爲之迹耳。狀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嗟，微子袵衣鼓琴而不可謂之與也。狀舜之治，則曰：無爲雖封山濬川，誅兇舉愷而不可謂之爲也。

### 問行章

首節行不行，是論其理。次節是熟後境界，下手工夫。全在虛處，令其自悟。夫然後行，夫然行三字宜玩，必

四書說義

卷九

二十三

如此然後行，則未至於此，便不可行。此正教它下工夫處。立則二句是化境，不是工夫。熟妙之後，滾滾不離。常在目前，若說把一忠信篤敬，眼眼覷着，此與司馬公常念一中者何異？管云：其字虛指性體，蓋忠信篤敬之歸着處也，非以忠信篤敬爲意象而想見之。參前倚衡，卽指當下之境而使之察也。○驟看似較舊說深一層，試思忠信篤敬，豈可執以爲見之物？所見者忠信篤敬之理耳。既謂之理，非性體而何？且忠信篤敬亦因言行而有究竟行之關通處，一性體之自攝耳。書紳是病，不可便與參前倚衡一樣看。

張子韶云：表裏分明都見了，區區何必又書紳。

### 史魚章

二子皆衛扶亂之臣也，重無道，邊立論爲長。衛自獻公至靈公，大抵皆無道之世。伯玉周旋四朝，未聞其懷卷，故夫子曰：則可卷而懷之，見非能進而不能退者也。言外更有不忍懷卷之意在。紹聞編云：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

### 可與言章

初問云：不失人不失言，不是應答兩等人，只在一言

四書說義

卷九

二十三

之間，淺深語嘿，自有妙處。又云：知者胸中自有藻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之，如對症用藥，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竅。

### 志士章

夫子言志士仁人，平日無求生以害仁之心，一旦遇大利害，實見得是有殺身以成仁者。程子所謂成就一個是而已。曰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與其間，則貪生妄死俱不足，以言仁也。袁駿陽先生如此說。

管云程子外註提人醒矣學者又須知遇此機會須先有朝聞夕死根基然後能當斯境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夫子並言志士仁人正安利之別也然利之未能而勉強以行之亦不失爲志士志士仁人夫子就已成者說蓋從容就義重於泰山非有養者不能也

### 善事章

爲仁由已而夫子曰事賢友仁似乎舍本而務末說者求其解而不得遂以爲子貢悅不若已而藥之不知夫子言利器而不言所以利器之方是從子貢既

四書說義卷九

二十四

### 爲邦章

陽明云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大本大原都已完備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須要如此方盡善又云他是個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缺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告他人終

不然只行了夏時乘了般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陽明之說亦是但學問至孔顏天德王道更不容分假令夫子得邦家亦只是將見成物事將出來行如堯命羲和治曆明時此行夏時之始也然六府三事允治庶績咸熙卒不外此何嘗分作兩樣故朱子曰堯舜禹却只就事上理會紹聞編曰當時數者見在而孔顏之德之學又足以舉而行之故說起便是眼前事二說儘妙蓋地位到顏子孰爲治道孰爲治法夫子就手拈來告之若與它人言便只是格套非因其不足而補之也

四書說義卷九

二十五

### 遠慮章

慮與憂本是一塗遠與近亦無定象

### 竊位章

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竊位猶言據非其任云耳世之論者以賢否相忌名位相軋爲說治穿窬以斬關之罪人其肯服乎

### 躬自厚章

君子非有心于避怨也人之有怨於我必我有不釋於人者焉卽此便是人已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至

于寡怨而後見自脩之至耳。夫子告仲弓以忠恕而必以邦家無怨驗之。亦是此意。此章只重躬自厚。薄責於人。卽在躬自厚內。金臺商訂云。只緣自不用功。所以常見人非。若自反誠切。用功縝密。見人非處。自漸少。又宋人云。學至于不責人。則幾矣。正是此意。若洒然分作兩事。則看人做落。亦豈君子成已成物之心乎。便說不去。朱子中庸解云。凡人責人常明。責已常暗。求人常急。求已常緩。但一拽轉頭來。便是天理流行。天理之中。安得有怨。

不曰如之何章

四書說義 卷九

五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有兩等人。一等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人。一等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人。兩等人俱是聖人所難處。

一說續筆乘云。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放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遍。千爛紛紛。其可觀鬼神。或告人。乃魂靈忽自悟。噫。非常困衡于思者。孰知其味哉。此說較細。只在事境上說。語氣更近。

羣居章

好行小慧。卽是行其所言者耳。今人創造新奇。隨姑試之。嘖嘖之黨情狀如此。

義質章

楊貞復云。此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逢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或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一心以應事。而衆妙畢呈于前矣。末句是贊詞。三之字指義說。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無次第。李卓吾云。單言義則四德皆具。故義爲總名。如乾之有四德是也。今各舉言。

四書說義 卷九

五

之。正所以盡義之用耳。又云。如伯夷泰伯。宜有國者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有立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爲義。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心拂矣。故決之於禮。則泰伯決不宜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披髮羊狂。逃竄荆蠻。使季歷有得國之寔。太王無欲傳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之精。委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識。此方是遜。若只是讓。非遜也。須是連讓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

之耳。凡事皆然。如子房借漢以爲韓義也。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辭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始一心。誠信無僞。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之大法哉。

### 病無能章

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倒一下。便見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爲病。與以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詞者。自別。

### 疾沒世章

四書說義 卷九

二十八

君子非疾無名也。疾無寔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古人原不將名寔分作兩事後。世棄實贅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迴避。

### 求諸已章

質言云。求諸已。卽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已耳。小人反是。切不可以爲人爲已看。這求諸已。亦不是到有不得方求。只是念念求已。不涉應感上。

### 矜爭章

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非矜羣分屬之。

說也。亦非矜羣互交之說也。君子之矜。自然不爭。君子之羣。自然不黨。不如是不可以爲君子。

### 言舉章

疑問云。專在聽言邊說。正見君子虛心以受天下之言也。

### 一言章

恕者如心之謂也。時時如吾心。則疴痒疾病而藩籬撤矣。豈不終身可行。管云。恕之一言。卽一以貫之道。但曰勿施。則猶強恕之事。而非聖人之一貫也。此亦子貢從多學中有反約之心。故發此問。夫子遂

四書說義 卷九

二十九

迎其機以導之。子貢它日自道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自許雖稍過。而一貫之悟端可想矣。

### 毀譽章

刪正云。誰者。對人之詞。與無字不同。不可混看。有所試。謂已有徵驗。非謂知其將來也。若說知其將來。又是譽了。○如此說誰字。正與斯民也。關情。管云。直道是非之公也。行行於民也。言三代之王。皆以是非之公行於此民。我又安敢謂民心之千古。而以毀譽之私行之哉。所以二字有深意。蓋推三王導民之深。

心無非欲率天下之不直以歸於直也。夫子以直道附盛王，卽竊比老彭之意。而其欲易無道之思，隱然見於言外矣。又云：「玩夫子斯言，實有執古御今之意。」蓋將以三代之是非，易流俗之毀譽也。若謂今此之民，依然三代直道之民，則下章何以悼史官之闕文，示衆好惡之自察？

### 史闕文章

蘇長公云：「二者雖不足以損益於世，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故聖人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

旅次湯語云：「史闕文，不忍盡書也。」爲尊諱，爲親諱，爲賢諱，故有闕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

四書說義卷九

三十

恕遠矣。○如此解深遠，卽如舊說亦自好。孔子書夏五，便是闕文樣子。

### 巧言章

爲巧言所亂，只是入德不深，爲小不忍所亂，只是識見不徹。此雖非章中正意，不可不知。

### 衆好章

可疑正在一衆字。好惡至於合衆，不至大好人，便是大好人，所以不可不察。

### 弘道章

責成人意，只重人能二字，不重弘字。究而言之，人未生以前，道之名亦不立，連道之得名，亦是人能。故曰：「人能弘道。」此人字卽匹夫匹婦亦是。若說道能弘人，何不能弘愚不肖爲賢智？又何不能弘賢知爲聖人道？真着力不得。訂釋云：「言人能弘道可矣。」又言非道弘人者，蓋君子之大大於道，則人亦以道而弘，究竟乃人弘之耳。此言豈爲藐視形骸而高譚性命者發歟？

### 過而章

大意只是誘人改過。

四書說義卷九

三十

### 終日章

思不如學。夫子對徒思說耳。所謂學者，正是思學並進。若舍思而徒學，亦自有病在。羅近溪云：「學之巧而入微者，卽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卽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管云：「玩無益兩言，似猶是四十不惑以前事。至知命後，則言忘食於學，不言廢食於思矣。」又云：「朱子曰：『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武進唐中丞曰：「此必聖人志學以後，自覺心體流行，尚有未純一處，故發此猛心耳。」愚謂二說皆有理，然皆以仁學蔽聖學也。夫子兼仁聖之

學仁學至於無我之盡而止矣。聖則窮神知化。不可致思。而思實聖功之本也。故工夫至於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前後任其天機所觸。窮心路於無脩無證之處。以觀究竟之若何。此作聖之學。而亦仁體流行至此。固非理有未明而勞心以求通。亦非欲有未盡而凝神以求淨也。然自知命以上。大段着力不得。則仍學以俟之而已。此章正含仁聖合一之宗。愈窮則愈無盡。非顏子卓爾末由不能透此消息也。

### 謀道章

疑問云。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起。耕也。句見謀食者未必得食。學也。句見不謀者未必不得。得失皆非關於謀。正見食之不常。謀也。

四書說義 卷九

三十一

### 知及章

水西谷啟云。只一知及。亦未易承當。是已見道了。仁守工夫。不在知及之外。只靈明處不息。便是仁守。莊禮工夫。不在仁守之外。只是仁守之充實光輝處。無垢話錄云。或問所見與所守孰難。曰。所見難。或曰。今人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所見而失之。曰。不然。只是見不到耳。今人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見之審也。設陷穽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多矣。彼見画虎而畏。

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真。則喪膽失志。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龍谿云。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以禮之疵。何也。此是古人精一無畫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都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之。則當常住在此。誠住在此。些子疎漏處。都照管得完全。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非有二也。管云。動之以禮。正從心不踰之事。未可謂氣稟學問之小疵也。重智仁。不重莊禮。正近儒宗禪之敝習。章中數之字。所指安在。真不可解。時說以為道為理。為至善之所止處。合之於莊。泣句。幾不通矣。

四書說義 卷九

三十二

一說之字。俱指民說。最為有理。今却難從。

### 小知章

中玄云。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為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為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必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不可觀乎。

### 民仁章

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即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為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即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論語



測云何以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也。所以能焚人溺人者何也。與我二也。何以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存則人心生也。生生而不息也。所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與我一者也。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

### 當仁章

不讓于師。只是形容。一當字。許敬菴云。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起。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遊于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遜夫子也。

四書說義 卷九

### 貞諒章

淮海云。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禮義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而不知其正也。貞者。以天下之理爲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爲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非有出于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卽是貞。但我。但任己。雖謂之貞。亦是諒。

### 敬事章

後直是絕是念。而不存于胸中。觀注云。後獲之後可見。

### 有教章

論語測云。教者爲類而設也。猶醫者爲病而設也。教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也。一則無類矣。王字泰云。有無二字。相爲呼應。人之有類。以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

### 道不同章

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須說。

四書說義 卷九

### 辭達章

塞者。通之隱者。著之達之。謂也。未達不可無辭。既達何必多辭。達者。辭之則也。故曰而已矣。

### 師冕章

義府云。冕之來。冕自有相者。但彼來見夫子。哀矜之心。自不能已。故不因彼之有相而遂止。必歷歷告之。此卽文王不侮鰥寡。帝堯不虐無告之心也。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聖人一言一動。皆此心天理之流行。本末精粗。一以貫之。方告時。亦安知此是。

道因于張拈出。是道。故見是道。袁七澤云。子張疑此小事未必是道。殊不知共由之謂道。有能有不能者。不得謂之道。今哀瞽者而告之。不獨聖人能爲。卽闡聞之愚夫。未有不能者。豈非古今共由之道也哉。故夫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知乎此。則知聖凡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無一毛頭不是道矣。

### 顯史章

疑問補云。季氏將伐顯史。只是個欲字。欲便無魯無先王。故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又云。夫子欲之。是一篇大主意。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却

### 四書說義卷九

主本

深惡之。又從此個欲字。直究竟到果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又云。夫顯史三句。不可分三項說。是疊疊說來之詞。總是反覆明其不可伐。又云。始夫子責求之過。冉求就說夫子欲之。及夫子說到虎兇出柙處。冉求并季氏之欲。亦爲之掩飾。故夫子責之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又云。固負固也。故下文有遠人不服之說。又云。上下各適其分。曰均。均則嫌隙不生。而和。和則國家世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和字。最妙。又云。夫如是者。如是其安分而無欲也。安分而無欲。將無冀於國中。而况遠人

乎。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而不事於兵。既來之。則安之。而不利其有。非內治脩遠人服之說。又一說。遠人不指顯史說。東坡論語解云。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疑問補云。冉求說不取顯史。是季氏子孫之憂。夫子說季孫如此行事。卽是及身之憂。而且在蕭牆之內。

### 禮樂章

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

### 四書說義卷九

三七

可想見其感慨之深。獨言政不在天者。明是目擊時弊而發。刪正作蕪天子諸侯說牽強。曰庶人不議。隱然有自傷作春秋之意。使天下有道。我庶人也。亦何爲冒知我罪我之嫌。而輕議天子之事乎。

### 祿去章

此卽以上章五世之理斷之。定公五年。陽貨已囚桓子。子孫微。當作已然看。故者既事之詞。

### 三友章

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如此而友之。則益矣。如此如此而友之。則損矣。只如此說。而人

之當趨益而不趨損。已在其中矣。今人必重看友字。謂不友如何得益。不友如何得損。非不有意。却非當日語氣。三樂亦然。直諒等句。不與下三段作對。下章放此。

### 三樂章

疑問云。禮樂主心上說。節者心一千正。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

### 三愆章

舊說以此章爲時然後言。以時說後言說上二句亦

四書說義 卷九

三十八

可。未見顏色。句未盡。未見顏色。不專在時。已可言時。說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楊抑。真有不可預先打點者。於此不見。則所言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王變色。便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亦是見色發言之妙之一節。

### 三戒章

只時時心志爲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輔氏云。夫子教人以志氣之常馭血氣之變。管云。戒亦有要乎。曰克己復禮至矣。其次持其志。毋暴其氣。

### 三畏章

或疑三畏不足以盡君子。假令君子塊守三物於胸中。不幾於執着乎。曰此人論君子之詞耳。君子則戒慎恐懼。無時不畏。無事不畏。人於天命大人聖言視之。而若見其有三耳。其寔三畏總是一心。非以一心貫三畏。而以三畏貫萬事也。疑問云。畏不是空畏。存敬畏之心。便自實心體會。以求無愧於三者。方於身心學問。有大裨益。又云。三畏不必俱頂天命。俱頂天命。則是一畏。非三畏矣。朱子云。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知雖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

四書說義 卷九

三十九

### 生知章

疑問云。此非氣質不同。有此四等之說。夫子只重一學字。人心莫不有知。不待學而知者。惟生知耳。其次皆要學。學則皆可以至於知。唯困而不學。斯爲人品之最下者耳。苟知學焉。豈遽爲下哉。答問云。玩末句斯字。則二次字非是。言相遠。乃是言相近。謂皆可與生知同歸也。象山云。生知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有。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九思章

許云。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此。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反求而得其理也。假如視不亂。視一舉目。則便思明。聽不亂。聽一傾耳。則便思聰。思明。思聰。收視返聽。始不爲亂色所蔽。姦言所惑。以至色貌言事。疑忿見得。莫不皆然。凝精斂神。常依天則。無輕動於血氣。無汨亂於嗜慾。此正所謂近思之學也。思者九而所以思者。未嘗非一也。先儒謂養之未發之前。持之方發之際。當知聖人之意。工夫自不得不然而或者以無事而思。則妄想。臨事而思。則無及者。此皆未嘗寔用其力。而徒爲影響之見。難以言學矣。心之官則思。方其未感。不能先設於中。而原非槁滅。及其有觸。自然應用於外。而非費矜持。故曰何思也。何慮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固非妄想於未事之前。而臨境絕不提醒。亦非檢束于應事之際。而支離有碍。虛明此思體也。然則何以獨言九九者。就天下與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者。不過是九件。故思亦若與之爲九耳。若論思之體。且不可言一。而況於九。若其感通之故。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體。自若也。況於九乎。

四書說義

卷九

四十

見善章

疑問補云。此章論人品。不以自潔爲高。而以濟世爲大。蓋天之生人。要使有用於世。不使自潔其身而已。者。世有一項人。揀擇善惡。煞極分明。真知趨避。此比同流合污的高出百倍。豈不足尚。然只結果得一個自身。未必能擔當世道。夫子說我也常見這樣人。與我所聞合。殊不爲難也。等而上之。有一種經世的大人。方其窮居。砥礪名節。尋求所志。必欲爲天下第一等人。及到行義時。又務達吾平日所志之道。以大涵養爲大設施。不求一善以成名。不止一身之自潔。此聖賢豪傑其人。而世不多見者。故夫子說聞有是言。未見有是人。以深致期望之意焉。俯仰古今。權衡人物。夫子煞大有感慨在。志與道總是一件。但當其隱居。不得不謂之志。當其行義。不得不謂之道耳。若人者。只是素位而行。初不增一念於其間也。若窮居而預擬設施。大行而動心掀揭。這便不是求志。便是達道。刪正云。窮則念念不漏達。則念念不差。愚疑此章亦慨潔身之難。而扶世之不多見。蓋有感於沮溺丈人之流而發也。

四書說義

卷九

四十一

齊景公章

王直云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爲政。景公莫之問也。觀其於牛山。於路寢。一再與晏子感慨之言。直欲無死以長有之。不知其隨死而泯也。孰與讓國之夷齊。千古猶生也哉。故夫子並舉而嘆之。○此亦小有意。然只閒閒說。亦自雋永。

### 陳亢章

有意於遠其子。則不能無意于異其子矣。遠與異。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會明白。

### 邦君之妻章

張南軒云。春秋之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有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者矣。記者記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余意此等。必夫子平日所言。而門人記之無疑。亦見當日已無此稱謂。故夫子言之。門人記之。猶詩人陳古義以見今之不然也。

### 四書說叢

卷九

四十三

四書說叢卷之九終

### 四書說叢卷之十

論語十七之二十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 陽貨章

講錄云。陽貨之問。都着在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却不認在自己身上。說吾將仕矣。亦只閒閒說。不頂懷實失時來。陽貨無數機關。到夫子身上。一些用不着。

### 性相近章

陽明云。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剛正云。儒者學孔而憚於異孟。故以此性兼氣質而言。性只一個。何曾有兩個。天命之外。別無性矣。惟其出於天命。故其初皆相近。二者皆繼之者。善不大懸絕也。習相遠。只就惡一邊說。善者雖造到堯舜。於本性無纖毫加益。惟惡者日趨而日遠耳。孔子雖不說善却其所以相近者何物。孟子揀世之言也。不曰善。不足以破當世之言不善者。故其詞寔。夫子閒論性也。只言相近而理已足矣。

### 惟上智章

旣曰性近矣。使又有此不移之兩人。所謂相近者安在此。論習也。非論性也。性無智愚。智愚者習也。智習

而上。愚習而下。則習之極而疑於性矣。不知正是習遠之極處。而性之近者自若也。夫子恐人執其上下已成之跡。而遂疑性有善有不善。故覆周币言之。必如此說方無病。○此楊貞復先生說。

### 武城章

徐岩泉云。或者見弦歌二字。將道泥定在禮樂上。禮樂豈不是道。但道自該得大。豈止禮樂。管云。聖人無詭語。既是子游學道之言。則前言之戲何當也。蓋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焉。舉國不與禮樂。而獨用於武城。何異於一葦障狂瀾。故戲謂若不必用者。然此傷時之感也。夫子爲中都宰。不用弦歌。蓋聖人之欲試而不輕試者多矣。使子游之弦歌。用於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此戲亦無着落。

### 公山章

聖人之用公山自有妙處。非庸人之所能臆度。吾其爲東周乎。說得宛然在目。却不說如何下手。今人代爲作用。恐未是聖人手段。一說。丹鉛總錄云。程子之意曰。夫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鄘風。采美人於簡兮。蓋未嘗一日而忘西周也。故曰吾其東周乎。言如有用。

我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于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

### 問仁章

觀子張問行。問達論交。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學問者也。患不在枯守一心正患不以本體寔勘之宇宙。故夫子告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恭寬信敏惠。豈是知了便是的。須是平日有一段篤實工夫。方能發皆中節。有感必應若是。故又說下五句。見未至於此。猶未可謂能行也。總是鞭子張以近裏與論行論達亦同意。

### 四書說義卷十

### 佛肸章

疑問云。其可以自試于磨涅處全自其心之神明變通來。此聖人自信得過者。故下文緊頂吾豈匏瓜也哉。二句。見得天生聖賢。將使見用於世。安可置其身於無用之地哉。玩匏瓜二句。想見夫子乘機邁會。便爲人之所不能爲。爲人之所不敢爲處。疑問補云。游立軒云。不爲匏瓜。見可爲則爲。如其不可則操縱之權固在我矣。非止言吾當爲世用而已。此語何等員融。

一說。龍谿云。有形有色。故不免于污壞。所謂器也。夫

子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溜。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

### 六言章

口義云。蔽是爲意見遮隔了一層。此理便通透不去。隨分你外邊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好學而好仁等。此便是學。不好學而徒好便是蔽。一則心體爲主。以觀六者之變。一則六者爲主。而以吾心從之。袁七澤云。正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漢儒云。學者心之白日。

### 四書說義 卷十

四

一說義府云。六言只是羨慕六個話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已。故不曰六德。而曰六言。

### 學詩章

疑問云。小子何莫學夫詩。學字重。全是要它于諷詠中。深加體會工夫。故下文下可以遠之。邇之多識等字。若只說詩有許多好處。於吾人身心何益。學之何幹。蔡氏云。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怨群。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

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乎。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非必指定某可以興某可以觀也。

### 周南章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爲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它邇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間。故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 禮云章

淮海云。玩四云字兩乎哉。不說出和敬字。而咏嘆淫

### 四書說義 卷十

五

沃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

### 色厲章

剛正云。此必指當時在位之人說。故曰譬諸小人。世之真能爲小人者。必其具小人之才者也。此大盜也。惟此一流人。既無其才。而好作曖昧。其寔無時不慌。無人不畏。即譬之於盜。亦是穿窬之盜耳。鄙之之甚也。

### 鄉愿章

孫奕云。注原與愿同。非也。所謂鄉愿。卽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僞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

原人是爲德之賊也。中玄云。鄉者鄙俗之稱。非是。若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何以能亂德。饒雙峯云。一鄉有君子小人。鄉愿都要它說好。同流合污。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它好。周注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故曰鄉原。王龍谿云。鄉原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所以爲德之賊。

### 道聽章

管云。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者。聞言而未反于已。塗說者。影響而輕述于人。此鹵莽滅裂之徒。豈能潛心入道。故曰德之棄。

四書說義卷十

六

### 鄙夫章

謂之鄙人。則識見庸陋。志趣卑污。非夫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之。唯鄙且忽之。故以爲不可與事。君然亦不必其不與事。君孰知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而充其患失之心。遂至於無所不至。始之所謂鄙夫者。真天下之大奸也。真天下之大惡也。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于患失。

其禍乃至于喪邦。可爲此章注疏。王逸季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已至於不可形容矣。今人以形容形容之。反淺。

### 三疾章

陳用之云。人身陰陽節道則平。偏倚則戾。性之有疾。卽身之有疾也。原旨云。曰肆曰廉曰直。猶是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爲別候。故曰亡此卽氣習以驗風俗。

### 惡紫章

初問云。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爲邪眩。遂有

四書說義卷十

七

正不勝邪時節。紫眩而朱奪矣。鄭奏而雅亂矣。利口信而禍基矣。若曰似能惑真。則紫何常似朱。鄭何常似雅。只爲人情易趨于物欲。故不覺爲欲所動。邪以勝正。流禍無窮。故夫子惡之。疑問云。此猶詩之興體。專重下句。○愚按。奪朱亂雅。亦人心之變。非小事。且曰奪曰亂曰覆。三字一例。似只平說爲長。管云。孟子佞與利口並稱。而此不及佞者。蓋佞以才稱。不專尚口。利口則無佞之才。而有其僞。其害尤速。故云云。

### 無言章



朱子語類問于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又更說個甚底。若是言如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原旨云。四時行。必有所以行之者。百物生。必有所以生之者。於此體會。則天理流行之妙。不在亭毒而在吾心。餘杭政禪師有問師以禪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答問云。人若

四書說義卷十

八

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不倦處。

孺悲章

孺悲不見之故。無攷。或曰。哀公使之來學。其意未誠。故堅其志。亦未必然。

短喪章

管云。此必宰我居喪。至於期月。自覺哀心已退。不樂於矯情違俗。而以真情質夫子也。曰。安亦其時自反之心。而不敢矯言以欺夫子耳。愚謂人所稟真不能無厚薄。觀子夏于張終喪鼓琴有成聲。不成聲之

別槩可推已。先王酌人情之中。制爲三年。使厚者不得任情以毀性。薄者亦不得率心以廢禮。非謂人子之心。至三年而遂盡。亦不能必天下萬世之人心。皆三年而始盡也。宰我天稟原薄。自反哀情。至期已盡。故問短喪。正本禮之所自制言之。若曰。禮生於心者。也。心既散矣。偶禮何爲乎。故夫子亦不與之論禮。而直以心之安不安提之。冀其痛也。至我真不見其不安。而夫子無如之何矣。乃于出而復以三年之愛。天下之通喪。傲之見子。即獨有所安。而報三年之顧復。脩人世之常禮。亦自有不可恣然安者。舊說痛詆宰

四書說義卷十

九

我固不深思。即謂有激於世之居喪僞飾者。而有此問。則聖門弟子亦大不着裏矣。明農漫語云。宰我憂禮壞樂崩。正是不知禮樂之本。食旨不甘等句。正是禮樂之本。朱子云。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無所用于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爲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一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之荅。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二段論理極是。但宰我只是叙人事之更變。以喻人心耳。文氣似不須深論。讀書記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于父母乎。此詰問

之詞正打動他處。

### 飽食章

義府云。心是活物。無所用便放。心放便無所不爲。曰難矣哉。所包甚廣。疑問補云。難矣哉。凡二見。一見於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一見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可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

### 尚勇章

初問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存疑云。義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大

勇也。

卷十

十

一說。疑問補云。義以爲上者。以義爲最上事也。與尚字稍別。

### 有惡章

刪正云。仁者愛人。君子宜只有愛無惡。故曰君子亦有惡乎。夫子之惡。惡其心體之不明。子貢之惡。惡其心術之不正。下流不專以位。人品之流於汙下者。亦是。觀後篇以紂爲下流可見。

### 女子小人章

所以難養者。不在女子小人。謂我所以待之者誠難。

也。近之遠之。此便是病善養之法。亦不是。不近不遠之間。正身以率之。寬嚴皆是。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

### 四十章

夫子曰。四十曰五十。限年以鼓學者之進也。

### 微子章

殷紀云。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箕子乃爲紂所囚。或問云。論語以事之難易爲先後。故與史書事實者不同耳。饒氏云。當以論語爲正。顧涇陽云。或去或奴。或死。總只一副心腸。却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

四書說義

卷十

十一

爲感。悟獨夫地也。其說甚妙。由今思之。微子以宗子而奴。與死皆不安。箕子以父師而去。或死亦不安。使比干於去奴之後而不死。或死於微箕未去未奴之前。又皆未安。唯其雖總爲獨夫計。而較三人時位情事。由乎天理而順。卽乎人心而安。更無有絲毫遺憾。故夫子斷之曰。三仁。王弼州云。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夫子曰。殷有三仁。見不獨剖心之比干。周不得而有之。卽封宋之微子。陳疇之箕子。亦非周之所能有也。夫子殷人也。非不知天命有在。然爲宗國痛。不無興亡之感。觀其屢

稱文王太伯。而不及武王。其意槩可想見。

### 士師章

玩何必去父母之邦一語。則知柳下惠之三黜不去者。不忍去魯也。不忍去魯。而以不必去魯應之。讀直道枉道之論。和者之氣象。溫厚徘徊。千載之下。猶可想見。

### 齊景公章

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亦不爲薄。旣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當年累世之讒入。而治心墮矣。孔子之行。正在於此。今人必欲說壞時君。故併季孟之間。

四書說義

卷十

十二

亦說他不是。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孔子豈遂樂而安之乎。

一說。管云。以季孟之間。正指尼谿之封一事。指田祿。非指禮遇。

### 女樂章

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恨之深。獨其所持正。又進用由已。去之苦無策耳。齊人窺見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受。桓子亦樂於齊之有是間。故明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

隙于鄰國。內分謗于主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卽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于魯使郊而騰焉。夫子猶行也。不然桓子果誤於一時。則夫子行矣。可以悟矣。引躬自責以反優游之駕可也。寧待死之日而始悔不用耶。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 楚狂章

楚狂丈人之流。皆非無與於治亂者也。獨其所見不如孔子之大。故潔去就於一身。而分治亂於天下耳。

四書說義

卷十

十三

夫子以欲傾天下之否。先解賢人之發。故下欲與之言。使子路反見之。卽周流轍環之心也。楚狂丈人以旣絕用世之念於心。豈復聞用世之言於耳。趨而避之。至則行矣。猶然斯已而已之心也。然絕而唯恐其聞則聞而不能不動可知矣。故曰非無與於治亂者也。楊兆開云。楚狂以鳳尊夫子。鳳治則見亂則隱。正其自謂耳。若夫子何分於治亂。

### 沮溺章

管東溟云。夫子以聖德當亂世。每多傷感之言。然其平日寂苦心處。則見於此章。慨然數語。蓋當是時上

無可恃之天王。下無可倚之方伯。宗國既以女樂而去。列國又以伐木削迹而窮。憤世者將棄斯人爲無可與。而與鳥獸同群焉而已矣。夫子則天將以之爲木鐸者。易世之責安辭。欲易無道之世。則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心亦最苦矣。至於易世之志窮。而後欲以斯文待後死焉。則又以萬世之人羣爲與也。然味有道不與易之言。則世有皇極之君。而推援偶虛。夫子自依遜世之中庸而不悔。

### 丈人章

疏云。子路曰。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

四書說義 卷十

十四

述。○按此最近理。若謂丈人挈孥以行。則子路向誰人空語乎。投淵洗耳。隱者之心也。乍露倏藏。隱者之章也。大凡隱者多跡晦而用奇。楚狂之歌而過也。知孔子之必下也。丈人之雞黍見二子也。知子路之必反也。故設其局以自發舒其崎嶇歷落之態。使天下萬世知我爲非常人耳。必以爲諷孔子招子路未必然也。後世如魯連却帝秦。發聊矢蹈東海。不復見同是一局。

### 逸民章

逸民非遜世。則混世。大抵商周之季。不得志於時之

所爲也。夫子棲棲道路。楚狂丈人之流。猶欲接言通情。以迴其泉石之轍。而至是自托於逸民之後也。雖曰我則異於是。而意則滋戚矣。逸民中間有三點不去。及端拱南面以君吳者。恐不可曰無位之稱。曰逸民者。猶言天地間之計便宜人也。彼見時不可爲。不以其身上擔子。但以得行其志爲快。若孔子則欲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作兩世。可不可。卽我之可不可也。如何逸得。故曰我則異於是。疑問云。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

四書說義 卷十

十五

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意在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此亦不足以見二子也。包氏云。放言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降志辱身。對不降不辱的看。隱居放言。對言中倫行中慮的看。廢中權。謂當是時止有一廢。卽廢是道理也。故曰中權。如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亦是其善廢處。諸子惟先有可不可之見於胸中。故卽不可可得當。自是有可有不可。夫子不先立可不可於胸中。故卽不可。偶與二子合。自是無可無不可。許敬菴云。虛齋謂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

當有可不可在。愚謂事既有可不可。卽心有可不可。雖有可不可。而實無可不可。此所以爲聖之時。逸民唯實身宇宙之上。所以立品。夫子唯委身宇宙之中。所以無心。疑問云。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唯其時。

### 太師章

說者以夫子正樂而諸工散非也。夫子自衛反魯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此則其末年樂衰之事耳。管云。夫子嘗言三桓之子孫當微。又逆斷季氏有蕭牆之禍。及兩楹之奠未久。三桓果爲魯君所戮。使諸人不去。歌雍舞佾。豈無爲所累者哉。摯賢太師也。亞飯以下。亦多同心。故先幾遠禍。踰河蹈海。有由然矣。記者記此于逸民之後。魯公八士之先。傷今懷古之思深哉。陳潛室云。記此篇于歸女樂之後。不無微意。原旨云。曰適。避地也。曰入。則終身焉而已矣。

### 魯公章

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于貽謀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

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記者于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不然。論語非周書也。胡爲而記此乎。疑問補云。此魯初事也。叙於衰周之後。煞何等追慕。

### 八士章

原旨云。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衰之兆。王午泰云。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感深矣。

### 士見危章

初問云。人能于生死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于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煞有學力。能壓倒死生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矣。非本體上極明白。精神極透徹者。不能其可已矣。者。深許之之詞。

### 執德章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而曰焉能爲有亡。則子張之所學可知矣。子張蓋窺見仁體。而以萬物一體爲學者。非如後儒徇外爲人之說也。

### 問交章

管云。有容有拒者。君子擇交之常矩。有容無拒者。聖

人翁受之大德言若相反義寔相成子夏之門人既以交道問子張則因其不足而進之正愛人以德之道也訓詁家不必又持一說以稽其言之弊一說君子尊賢二句是引語真是交道之的。子張却添出我之大賢四句其勢便不止容衆人而容不肖不止矜不能而矜濟惡矣反不如子夏拒之之爲自守也故曰過猶不及。

### 小道章

此只就小道上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道也。管云夫子常處子夏爲小人儒今其言如此

四書說義卷十

十八

### 日知章

疑問云言吾心固有而易亡者日求知之已知者勿令忘之日月二字要看得活若云日日去求總之不要復亡失了此真是惟日不足猶恐失之故曰好學補云二語猶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語意言日月不可虛曠也非必以日月爲計也要看得員融一說此章論知也人心常知則方寸之中孰爲亡孰爲能息息分明亡消亡也知能合一其知處即能處也日月勿泥所謂通乎晝夜而知也如此豈不是好

學。

### 博學章

學問思辨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然舍所攝之心心更將在故曰仁在其中。朱子云凡言在其中者非在此而自在之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爲仁然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與祿在其中直在其中同語氣。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擇來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爲不會疑爾從疑情上問即是切問從疑情上思即是近思若不會起疑情而汎汎問之何等不切

印書說義卷十

十九

漫天漫地思之何等不近故有參詰頭一生不透者不曾起疑情故也。

### 百工章

學以致其道只重學字學則自然致于道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

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而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之者北方之學沒者也此說致字殊妙

### 小人之過章

必字當看

### 三變章

三變自望之即之聽之見來君子未嘗有變紹聞編云須逐三句理會又合三句理會方可想見其彷彿

### 信而後勞章

四書說義卷十

二十一

疑問云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若說必待交孚則民信君信非一朝一夕之故設有事當勞時當諫亦將曰是未信而始寘之乎

### 大德章

朱子云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愚謂此是專力於大之詞若是大德不踰小處亦可觀尋孔云所以子夏之學其後流而爲莊周饒雙峰云此是論觀人之法若以之律已則一毫不可放過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如何可出入得

一說龍谿云大意言但得大段頭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于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悟後語也

### 洒掃章

蔡虛齋云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于子游口義云本就末裡頭精義入神就在洒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只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在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不可以言傳也孰謂末之外別有本之可言哉剛正云譬之天只是一雨而草木得之或培其本

四書說義卷十

二十一

或賜其枝各各不同君子只是一教而學者聞之或得其大或得其小各各不齊在君子焉可誣其未至也君子只譚下學而上達自在裏許須玩它焉可二字玩子夏之言則知君子之道即聖人一貫之道而門人小子自得之爲洒掃應對進退耳非子夏不教之以本也

### 仕優章

問子夏之言似爲當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則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

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紹聞編云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爲餘功。互相發也。子夏之所謂學亦誦讀之學耳。

### 喪致章

崔子鍾云致推而極之也。喪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哀者喪之本情也能致乎喪則情文之備不待言矣而止者不滿其哀之量不止也。

### 吾友章

管云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未之爲言亦謂在若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爲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至焉而獨以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

### 堂堂章

管云堂堂者言其光明正大之氣象可爲人表也。然以其才局太高而深沉未足故難與切磋而爲仁。又云子張問仁夫子進以恭寬信敏惠之德其論友道則於人何所不容質之近仁可知矣。子游獨謂其未仁。曾子又謂其難並爲仁何也。曰子張有善人之體段而心欠密有聖人之光輝而用欠藏動多於靜。

四書說義

卷十一

二十三

用過其體者也。在夫子則以仁師之而顏子子貢則以仁友之矣。子游重本曾子守約皆謹嚴之學也。而曾子尤爲縝密與子張之闊大正相反故不能與之並而爲仁。然子張嘗強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而不可輔者必有與之並爲仁者焉。特不可與曾子並爲仁耳。觀此言則曾子以友輔仁之學亦近于子夏之可者與不可者拒而其引進門人不無遜于回賜可知矣。

### 自致章

胡氏云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四書說義

卷十

二十三

### 孟莊子章

或疑莊子之父獻子也其人與政之不改何足見稱。蔡氏云唯善而不改正見其難未爲的論。愚意莊子與季武子同朝武子之父文子亦賢父也。相三君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武子不之遵也。夫子將有感于武子而稱莊子歟存以再質。

### 陽膚章

得情須根上失其道來蓋得其所以致刑之故將痛之不暇而忍喜乎。卓吾云世之能聽者非少也而



類以得情爲喜者。由其不能視民如子也。子之訟於父母。豈有以得情爲喜者乎。隨諸子之曲直而剖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

### 紂之章

疑問云。此不是爲紂分解。是警惕人下流決不可處。

### 君子之過章

君子有偶然之過。如顏子之過是也。有不得已之過。如周公之過是也。大較是光明正大。在人目前。只一無心說它不像。

### 公孫朝章

四書說義卷十

二十四

王字泰云。大是形而上者。小是形而下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自賢不賢之分。量見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夫子之分。量見也。賢不賢。自夫子自合。自賢不賢。識之有大小。自夫子學之無大小。管云。宰我稱夫子曰。賢于堯舜。而子貢第曰。夫子焉不學。孟子稱孔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聞而知之。而子貢則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事張皇。而其大自見。且藹然爲下。不倍之心法。可謂論聖者準矣。

### 官牆章

由地位勘出識見。由識見勘出議論。大是有根柢之

言。不得其門四字。子貢雖是淺提叔孫。學者不得草草看過。試思三十七十。豈便人人得其門而入。

### 日月章

一說。管云。日月非但形容高不可踰已也。意與曾子江漢秋陽之狀相同。蓋日月明出地上。夫子之性體澄徹。匪夷所思。似之也。

### 爲恭章

參疑云。天只是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聖德妙入無形。故亦同天。前註云。日月言其高。此云化不可爲。便可見就神化處言。非言高也。疑問云。夫

四書說義卷十

二十五

子道德神化。不在得邦家。不得邦家。必若此云者。聖心之妙。不可形狀。且中庸陋姑論其功業。可見云耳。正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管云。聖人分量亦別。固有具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也。○此意亦好。又云。立之四句。想原有是語。故下所謂二字。四句平。非教養淺深之說。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如太

陽一沒。天地慘闇。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堯曰章

說者謂門人彙括夫子之言以立極非也。柳宗元曰。此孔子常常諷道之詞云耳。孔子上無堯舜之遺。下無湯武之勢。日聞生人之勞呼怨咨而已。之德惘然。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耳。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答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而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卒篇之首嚴而立之。或謂通章以中字作貫亦非也。帝王當禪受而禪受。當征誅而征誅。無弗中者。此章大意言其奉天以任天下之重。而不敢怠遑。此帝王大一統之心法也。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等語可見。見禪受征誅不同心法則一也。堯舜言道而不及治。湯武言治而不及道。治即道也。抑性反之殊。時勢之別歟。末節約畧言之。見帝王之承天子民者。總不外此。其本則在兢業之心。祝子小言云。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爲中。以意執之。長作胸中一綠影。大有不洒洒在。夫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古之執中者。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今之執中者。如人以手持物。是二不是一。是二不是一。不執之彼自以爲

四書說義

卷十

五本

失之。即執之猶以爲失之。蒙引云。百姓有過二句。人都不想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爲已。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一人不歸于善也。不然只恁責已何爲。末節初問云。四者皆是心體。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狹小。便詐僞。便懶散。便有我。愚謂四者固是心體。但人心必有至一者。而四者始應用。而形謂四者爲精一之所必該。則可謂精一。正在此處。則不可且本文對得衆人任等字。言明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治法不在心法之外。然相濫亦不是。

四書說義

卷十

五本

尊五美章

疑問云。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可見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而勞之。正永冠尊瞻視。非別有一心在外而用。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于威儀之間耳。疑問補云。虐暴賊。是急迫之惡也。若有司一事。是悠緩之惡也。又云。看孟子凶年饑歲。至上慢而殘下也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惡與虐暴賊等。

不知命章

一說。海蠡云。命即天命之謂性命字。學者所學何事。而不知天命。雖行詣極其完。建立極其偉。亦只是日

用不知之百姓耳。何以爲君子。

言說叢卷之十終

言說叢卷之十終

二十八

四書說叢卷之十一

孟子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孟子大意

韓昌黎謂孟子非軻自著其徒公孫丑萬章附益之非也。無論其微言與旨。卽對齊梁諸君數章挑發。醒靈變縱橫。使聽之者筋絡精神。提揭其手。欲悲則悲。欲喜則喜。章丑其孰能贊一詞。七篇皆救世而。又所遇皆庸君下士。繁多有爲之言。其大旨則在憫人心之陷於功利。而亟提仁義以喚回之。其使人識取仁義之最喫緊處。則在性善二字。性善二字。千古未破。自孟子發之。今讀其書。無論見牛不忍諸章。是性善宗旨。卽一言一句。莫不自性善發源。亦莫不是引人同歸於性善。真是濯熱海之清涼。指迷津之覺路。非獨障三說之狂瀾已也。學者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孟子自言願學孔子。今按其事蹟之大者。與孔子不合有三。孔子出疆執贄。必聞其政。爲貧而仕。委吏乘田。孟子不爲臣。不覓爲卿。不受祿。一不合也。孔子執輿問津。鳳衰狗喪。蒸豚之外。不聞拜何人之餽。孟子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七十五。不損膳。薛二不合也。孔子無日不尊周。五世四世三世之論。痛見乎

辭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曰勉時君為湯武而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三不合也是皆有說是以君子論其世也當孔子時諸侯皆周天子封建之苗裔也士雖異國皆有君臣之分焉是時而倡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當從華士之誅矣戰國則不然其人多卿大夫竊國為諸侯者也在此則君臣之義未正在我則賓友之分可托故欲見則見臣則不見卿之則可祿之則不可若彼古賓臣師臣之禮行之因以重其身而亢其道意若曰彼猶之卿大夫之未受命者云爾是一說也諸侯既

四書說義 卷十一

以竊國君國因以畏士下士令是時而孟子獨敗車贏馬伐木削跡之事不立至乎莫若就世王之虛禮而急實之固以重士之聲價以漸挽士賤之陋風此亦隨時之權教不得已之苦心也又一說也若夫戰國之周非復春秋之周也即有管仲其孰能尊之且所謂七國者非篡姜之田氏則分晉之三卿也假令有行湯武之政者起與之為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何不可王之有非識時務如孟子不能見到此也是又一說也曰然則與孔子不同歟曰孟子言之矣其趨一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見梁章

玉曰兩節反覆言利之害的確指仁義之利人主斷斷當務仁義而不可一向於利許白雲云王曰節正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止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才出分外則百者望千者望萬操券不巳國隨以亡好利之勢必至於此曰何以是商量謀利之詞舊說未有仁義二句不可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孟子亦言利矣愚按此正迂儒之論戰國之君中於利者已深欲以空空之仁義奪之其誰信焉且孟子好勇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好貨好色猶不憚以引君而豈諱言仁義之利故再曰何必曰利正見自有仁義之利在何必沾沾言利為也孟子引誘時君多此類不可不知疑問云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句見得盡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末節足上文之詞此文章法也無深一層意

沼上章

惠王看得樂字小孟子推而進之說得樂字大指出此一借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所以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二字唯其借所

以能樂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唯其獨所以雖有此  
豈能樂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上一節如經下  
二節如疏。

### 移民移粟章

疑問云移民移粟救荒亦有此策。不自有倉廩之可  
發乎。盡心之君當於平時求樽節愛養之方。極輔相  
裁成之道。使衣食自足。凶荒有備。禮義興而天下向  
往。此之不務而臨事支吾。可謂盡心乎。狗彘人食而  
不知檢平日之視民。猶輕於物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死而專罪歲歲曷故哉。

###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四

王無罪歲而行王道。天下之民至焉。豈直與鄰國較  
多寡已也。補云救荒無奇。然發倉廩以賑濟。尚救  
得一半。若止移民移粟。則轉死者不可勝計矣。乃知  
平日樽節愛養。凶荒有備者。醫家所謂治其本也。臨  
時發粟賑濟。醫家所謂治其標也。移民移粟。盡心云  
乎哉。狗彘二句。是孟子標本之良劑。惜乎梁惠之莫  
知也。王道之始。不可說洪荒甫闢。政教未興。只言  
王者如此愛養。使民生死有資。則王道之規模已具。  
又教之以樹畜。作之以禮義。則政成俗美。而王道大  
備矣。二節自是一套事。但敘致如此耳。謹以學術

言學術之邪正。人心風化之所由關。謹之者一出於  
天命。人心之正而一切異端如楊墨之類。不使些須  
夾雜其間。也就所教之中。又舉孝弟申明之。孝弟乃  
孟子仁義大頭腦。處於此處。得力則仁義沛然。性善  
之本體呈露矣。一說。刑正云。衣帛食肉。必五十七  
十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  
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申之。申者重明也。  
非徒丁寧反復而已。如此說亦不礙。但文義申字  
似根謹字來。

### 承教章

### 四書說義

卷十一

五

人主之不能行王道。由於真心不動。真心不動。故不  
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因王之承教。緊承狗彘節一  
挑發。翻出其病根。猶以爲未甚切。故以爲民父母  
四字感動之。尤恐其未必省。復以無後二字警懼之。  
人思及於此。卽八珍在前。駢駢在御。亦將闕七而不  
忍食。踴足而不忍乘者矣。動得此不忍之心。方可與  
言王道。是孟子善起沈痾手段。亦是孟子性善宗旨。  
一部孟子只如此看。爲其象人而用之。不說到殺  
人狗彘之漸處。須說得甚輕。則使民饑而死。處方懇  
切。

晉國章

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收彼疲敝有不戰而勝矣孟子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以沼吳正用此法孟子正教以報怨之長策非是要他救民不報怨也孟子於戰國之君大抵乘其所欲而引道之不似宋人之迂濶暇日之暇非空閒之暇所謂化國之日多舒是也如世說則孝弟忠信必待耕耨之閒而後脩矣豈通也哉或問孔子稱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又屢

四書說義卷十一

大

大管仲之功爲其尊周室也孟子則勸時君行王政以王天下如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仁者無敵不一而足者何也曰學者尚論當論其世春秋時周雖衰微共主之義猶在降而戰國東西周不足當一嚴邑卽暴虐不至如夏之桀殷之紂而微已極矣且所謂七國者非猾夏之楚則篡姜之田氏而分晉之三卿也非復周先王封建之舊矣僅一秦而又方甚肆毒彼曾不知置天王於何地而又何必顧之諸侯王果有起而行仁政爲湯武者非與周爲代也與六國爲代也何不可王天下之有但能行仁政則爲天吏不

能行仁政則爲暴易暴而不可取故曰聞諸獨夫紂矣未聞獄君也意可想見矣昔有人問陸梭山云孟子說諸侯行王道以代天位如何解後世疑其教篡奪之罪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稱之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又曰伯夷不見此理武王見得此理故當春秋而不獎王室便是無君當戰國而仍執仁管仲之成案便是不識時務○餘做此

見梁襄章

孔子刪書以秦晉爲之殿已知周之繼以秦孟子當七國搶攘之時而曰定于一已知封建之必變爲郡

四書說義卷十一

七

縣但秦非不嗜殺人之君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乃定耳講錄云凡出於心所同最一故定人各有心而其要卒歸於好生故曰不嗜殺人能一之曰孰能與之猶是以威力論庸知民之望仁君如稿苗之望時雨乎可見戰國時舉世無此等論議人心亦無此機括唯孟子一人發之有功於世教真大

見牛章

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關土地朝秦楚范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齊王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與兵結怨以戕生民皆不暇顧故孟

子以王道奪其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  
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所謂保民  
者不過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如下文推恩制產  
等事而已是心足以王矣是一篇命脉百姓皆以王  
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撥動他靈機的轉語  
下文反復辨論皆從此二句生愛與不忍天理人欲  
出此人彼然總是一念中萌動若解得非愛字出自  
然識得不忍奈齊王錮蔽已深不能向愛與不忍源  
頭分處尋思却只將愛字來分疏故孟子難之以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正教他於愛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字中識取不忍齊王却又苦死在愛上纏故以仁術  
二字解之又設身當日之事而提破之曰見牛未見  
羊此真齊王意中之念偶合之而不能自言之者所  
以不覺大悅而堂下之心戚然再萌然止見得一牛  
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之  
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  
與易牛別無二法有何難者故緊緊承以有復於王  
者一段遂進而詰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於百姓者獨何與語氣至此一頓徐解之曰一羽之  
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用恩則王不用則不王可見是  
心足以王特不爲耳非不能也用恩如何不過以我  
之老幼及人之老幼一推恩而四海可保古人可及  
矣豈真有難行而不能爲者今王恩及於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是何物以間於中而不能推歟故緊  
接之曰王請度之語氣至此又一頓抑王以下王不  
度而代爲之度也本知王之與甲兵危士臣在求大  
欲而故嘗之以快心本知王之大欲在闢土地朝秦  
楚蒞中國而撫四夷而故嘗之口體耳目皆塞其口  
使不得轉動也於是極論求大欲之極難而無成保  
四書說義 卷十一  
民而王之極易而有效而總教之以自反其不忍之  
心以爲本說到此處真極痛快故齊王亦請嘗試之  
因遂舉保民之最先目前之急恒產一事以教之  
下手又丁寧以自反其本心得其本心自然制民之  
產而禮義可興王業成於方寸矣所謂是心足以王  
者也桓文之事豈足道哉講錄云此章初說出一  
王字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王者  
無他不忍殺牛之心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推其  
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也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便是老老幼幼之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云。此章大要。兩語可盡。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則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疑問補云。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二字最妙。所謂不忍。穀練之心是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於開啓而認取。爾人常存此二字。一草一木。必不忍傷。而況於民乎。下文快於心。正照此戚戚說。一牛不忍其穀練。而萬民忍駟之鋒鏑。此心宜何如度者。發政施仁。即從此心發來。所謂我心有戚戚焉是也。管登之云。齊王不忍一牛之穀練。此際不但無一毫四書說義卷十一忍心。亦無一毫偽心。故曰是心足以王天下。後章之點。孺子入井。亦然。蓋孟子真知性善之宗者也。愛與不忍。所謂理欲同形而異情。孟子欲說不忍。故將一愛字以剔發之。連百姓以王為愛。亦是假設疑團。當時未必有此語。不如此齊王安得戚戚。遠庖廚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之。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亦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脉耳。初問云。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妙。人人皆有力有恩有明。但自不用耳。疑問云。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凡二

見是篇中緊要喚醒語。前獨何與。是詰其何故。後獨何與。是詰其必有故。而不加諸民也。一步緊一步。皆動其反本意。及其本矣。亦二見是篇中緊要提掇語。本即是不忍之心。註中別解未是。口義云。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庸一毫調停斟酌於其間。權度無情。心有情。權度與長短輕重是二心。與所度之心是一。王請度之。請度其不善推恩之故在何處也。疑問補云。君有欲。民亦有欲。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皆欲來歸。又看天下之欲疾其君。皆欲赴四書說義卷十一想。則其情可知矣。此條數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字看。上只大槩說。及其不忍之心。為本無實下手處。故王曰。吾昏不能進於是矣。故制產以下指掌言之。五畝節。又制產之實也。此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井田學校不平看。觀制民之產。二節語氣自見。

好樂章

古今之不相沿者。制度聲容也。其意思源頭。總是宣暢其和心。世主識得此意。欣喜歡樂。上下交同。即此便是先王雖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放



辟與咸英韶濩無異。不然雖事事步趨先王。只是世俗之樂耳。觀下文鐘鼓管籥羽旄干戚。豈有兩樣。而一以驩呼。一以愁恨。意可知矣。今樂由古樂。直是實話。非孟子遷就引君語。齊王曰。直好世俗之樂耳。是樂之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是由樂之情。直窮到作樂之本。由字不須別解。觀今王二節可見。疑問補云。甚字最難體認。嘗驗諸身而得之。此心快樂是爲樂。然五官百骸。一不如意。心能快樂乎。要快樂須先寧其心。然在寧其五官。又在寧其百骸。而甚則寸膚毫髮。必使皆安寧。一無牽疾。不自在。是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十一

爲真快樂耳。卽是推諸家。而家無一向隅者。家不庶幾乎。卽是推諸國。而國無一向隅者。國不庶幾乎。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者。蓋如此。今王四句。一樣喝起。大有意味。原旨云。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不問其爲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大有意思在。

問園章

疑問云。齊王在制度上論大小。孟子在民情論大小。文園七十里。先儒有辨。意當時齊王既廣其園。左右必有假文王以逢之者。孟子因其語意而開誘之。

其事之有無。正不必論。管云。朱子表文園。在三分有二之後。論世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固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得以爲大。齊都管丘。郊關之內。方四十里。卽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觀蘇秦說齊曰。臨淄之地。車轂擊。人肩摩。則管丘之郊可知已。民未沾一毫之利。而懼禍滋深。安得不以爲大。然三代之衰。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爲一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則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以無園。固禁可以無設也。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十三

交鄰章

仁者見理而忘勢。智者明理而識勢。故一則樂天而保天下。一則畏天而保其國。此是實事。非直氣象。規模而已。孟子言仁智。則勇在其中。勇原與仁智同體者也。但人主動於一己之私。則爲匹夫之勇。若用以除暴安民。則勇正所以善行其樂天畏天之心。勇何妨於仁智也。故舉文武二事證之。以文王較密。則周大而密小。以武王較紂。則周小而商大。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間者。不必諱勇。但要從計安天下之心而發耳。仁智不廢勇。自是實理。非止因齊王之好勇而引。

之也。朱子云。仁者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撓他。不動。智者事大。直見得道理自合。恁地。不止利害分明。初問云。樂天不知有大小。相忘乎天理也。畏天猶知有大小。謹守乎天理也。卽下文順天者存意。何未京云。湯文始字夷葛而事之。及終不可化。禍及於人。又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方吳與獯鬻之強。太王句踐卑躬而事之。然必自強於政治。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耻。此知之明也。若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敵之畏而不能自強。是無耻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十四

可見勇輔仁知而行。非孟子洞達本原見不到。

### 雪宮章

齊王之問。與沼上同意。孟子之答。卽賢者而後樂此之意。其所以能樂者。在推已之樂與民同。而不使非其上耳。恐其不信。故舉齊之舊事告之。舊以賢者屬孟子說。前後不相照應。徐巖泉云。樂民四句。泛言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爲上的身上說。言其愛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下文然而不王處。方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註未是。疑問云。景公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

晏子備陳先王之觀。而旁及今時之弊。隨結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緊承曰。惟君所行一句。正進之以法先王。非以古法今弊。令其自擇也。註意未是。質言云。適諸侯節。語意重省耕省飲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之最大者。故統言之耳。若云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各有大事方行。未有無事而空行者。其餘非春省耕。則秋省歛。如夏諺所歌。未有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故景公說之而行。正舉省耕省歛之典也。與巡狩述職。絕不相干矣。蘇子由云。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十五

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者不能也。講錄云。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復禁。則扞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矣。

### 明堂章

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山之下有明堂。孟子不與論王之當毀不當毀。而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講錄云。必先施此四者。先非先後之先。只是留心之意。陳氏云。孟子之言。有

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時君意。正詞辨。

### 王之臣章

人悔則不暇顧。慚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孟子平日引君之法。全是挑動其真心。使其線索在手。不得不從。如說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則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如反復論易牛之足。王則宜王曰。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故一則明四書說義卷十一

### 故國章

黃貞父云。戰國人主。輕用輕舍。甚且輕殺。日以其身立於仇讐不測之間。無親臣矣。安得有世臣。又何以能國。所以然者。只是進時不識耳。故下面見賢見不賢。見可殺。幾見字正對。何以識其不才發藥。又就通章挑取精神。指出如不得已四字。下數然後字正。

其不得已處。末句斷然後如不得已之故。卑踰尊疏踰戚。不必就他日說。只就進賢時說便有。管云。不以左右大夫為據。而以國人為據者。此在齊廷當機之言也。疑問云。此只論進賢事。何以直說到殺之。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傳曰。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誅逐之典。用舍之所不廢也。勿分作二事。黃云。必如此。然後所用所親者。真賢而有益百姓。所去所殺者。真有害百姓。民與賢。賢與國。相維而成。故矣。講錄云。如此然後可以稍不如此。將求為匹夫而不可得矣。可畏哉。

### 獨夫章

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議論關係不小。齊王之問。頗有看樣之心。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者。使知桀紂不君。故湯武不臣。儻桀紂未至於獨夫。則湯武不免為弑君之賊。正逆折其萌芽處。

孟子平日勸世主為湯武。至齊王論放弑。則義正辭嚴。不少假借。如此可見世主無湯武之仁。而竊湯武之事。固名教所必誅也。故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 巨室章

兩節總是反復諷王不任賢意。無淺深。管云。士切

學在仁義。而戰國之主。一時以功利之說求之。故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曰教玉人雕琢玉。則何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不必作正意解。朱子語類云。言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所學。後譬只是申前譬。朱解本明。後人自誤耳。夏雲渠云。舍所學而從我。本以比斷而小之。然又有委任不專意。故又有琢玉之喻。是遮運說來。又云教字着力。有把持牽制意。

### 代燕章

疑問云。宣王志在於取。故妄認五旬而舉之。是天意。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十八

不知天意在民心。悅不悅。孟子不教他不取。只教他審民心。極說得圓活。稱文王武王亦有意。若曰君爲文爲武。然後可興誅討之師。專征之師耳。

### 取燕章

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却又取之。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爲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着。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策。相去千萬矣。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

殊。至於歸市者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同矣。各節俱重下半段。講錄云。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端自我啓也。原旨云。出令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 鄒與魯章

穆公只咎民之不教有司。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十九

上真探本之論。講錄云。穆公只在尤民。孟子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只好邊說。君無尤焉。謂君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已。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行仁政而民親上死長。卽是出爾反爾之理。親上死長。正應疾視其長上一句。

### 事齊事楚章

以五十里之微。介兩強國間。苟欲亡之。卽金城湯池。析骸炊骨。如泰山壓卵。未有不碎者。但立國之道。盡其在我。故孟子教之以築城鑿池。與民死守。非謂是

遂足以抗齊楚。亦不能保滕之終不碎於齊楚也。但自守之常道。當如是耳。疑問補云。無已與無以異。無以者。無用此爲也。無已者。無可奈何也。效死而民弗去。不可草草。全憑平日固結。是則可爲也。正教他此處着力下手做。疑問補云。鑿池築城。與民死守。有許多綢繆。捍禦意在是。卽次章所謂彊爲善者。曰。効死而民弗去。民自弗忍去也。是如何氣象。

### 築薛章

截長補短。不能五十里。卽欲遷。遷到何處去。孟子非教之以遷。正堅其死守之心也。若曰遷非易事。卽賢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十一

如太王。亦不得已而爲之耳。君子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興者。不在遷不遷也。但創業垂統。使之可繼。此外非我之所能必。亦非我之所敢必也。君如彼何哉。二句。正勉之以死守。非教之學太王也。爲善凡宗社生靈深遠之計。皆是。如上章所以能使民効死而弗去者。正是爲善處。創業垂統。正是爲善。非遷延如綫之緒已也。疑問補云。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取必於理。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責成於已。若夫成功則天也。是聽命於天。又云。彊爲善者。今日爲社稷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今日爲生靈

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一如太王所以居邠受侵之時。是其則也。而已矣者。彊爲善之外。別無可以自立之方也。

### 竭力章

古之竭力事狄而不得免者。無如太王。然必有太王之仁。方能雖遷而不失。不然則守或人死守之說爲正耳。君請擇於斯二者。意重死守邊。孟子敘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効死之說。直恁斬截。意自可見。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出於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

四書說義

卷十一

十一

難故令之自擇。唐荆川云。二子何患乎無君。不難。故令之自擇。乃率民以去之詞。祖宗累世之赤子。豈忍棄之狄人乎。夏云。何患無君。虛說。是姑慰邠民的說話。或疑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孟子獨不聽滕文事齊楚。而教之死守者何也。曰。太王勾踐。皆內彊其國而外事人。滕文弱而淺謀。直倚人爲命。非智者之局也。故教之死守以立國。虛齋云。滕文不患不能事人。特患不能自立。其論良是。

### 魯平公章

疑問云。此章與公伯寮愬章同意。聖賢於此。非以命

自諉。吾道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夏雲渠云。行或使之兩或字。有莫之爲而爲意。此便指天。天字不在非人之所能爲句內。臧倉之譏甚巧。而樂正子貧富不同之解。正墮其計中。卽此便是命也。若欲如何分疏。欲其再駕。便不是安命。

四書說叢卷之十一 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一

三十一

四書說叢卷之十二

孟子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當路章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目。圖伯計功致王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所能比。功必倍之。正照功業如彼其卑看。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疑問補云。以齊王以字。照以君伯以君顯二以字來。疑問云。武丁節舊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肆口成文。意趣流走。總是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爲不易乘耳。由湯至久而後失之也。皆言世澤。尺地二句言世業。史氏云。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復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饒氏云。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澤之在下者。流風以播。被言善政以紀綱。言澤之在上者。風俗是一件。在上爲風。在下爲俗。刪正云。德行之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者然也。若不

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胡其不速與

### 不動心章通義

知言養氣。孟子雖就告子所病而言之。實是他一生得力處。其所以知養處。全在行無不得於心。而所以行無不得者。功夫全在集義。朱子云。浩然一章。孔子兩言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語類云。先生問趙丞。此章緊要處。趙舉集義所生爲對。曰。然。因言養浩然之氣。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作。又云。養氣一章。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要處。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睥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董云。此章叫做養氣。實無一字於氣上討力。通章只是持志二字。而持之妙。在必有事焉。數句所縮者。在此。直養者。在此。知言者。知此養氣者。養此。

### 加卿相三節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二

董云。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加齊數語。是承上章王業說來。乃掀起一板的口氣。歸重到心來。蓋事功不消說。信得過。到此處。畧有些挂礙。便是動心。二谷云。知有事功之心。卽動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爲不動耳。高中玄云。心有真主。則凡外至之物。隨手應過。若只是把捉得定。便先有一物橫於胸中。則所不動者。騷然大動。而非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矣。郝云。不動心。豈是枯木死灰。爲卿爲相。爲伯爲王。素位而行。無所滯礙。雖掀天揭地。何嘗用氣。管云。當大任而不動心。男子至難事也。四十卽養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

至此。豈不卓然大丈夫哉。故丑以勇過孟。責爲問。而却掃之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明言養氣。雖可以當大任。而於存心養性。終落第二義也。若曰止言不動。告子亦可以先我。當自有所以不動處耳。許白雲云。心有主。則不動。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爲主。孟舍以無懼爲主。曾子以理直爲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告子以冥悍強制爲主。皆可以不動。

### 北宮五節

管登之云。丑問不動心有道。而孟子既答之曰。有是時。何不將知言養氣滿盤托出。而又炤得養勇。不無

似是而非者故先揭黜舍之似曾子子夏而後及孔子之提曾子自反而縮者以開大勇之源若曰止論養勇吾何取高於黜舍哉幸子襄得曾子之傳其源出於孔子吾得而私淑之其守最約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得力在養氣而世多有以養勇濫浩然者故因丑之駭其過孟賁而先以黜舍剔之其幾則收在下文之集義義襲二訣上蘇紫溪云人有勝人而不能必膚之不撓目之不逃有威伸於卑而屈於尊耻行於大而忍於小皆不可言必勝逐段翻進皆模寫其必勝意李九我云不膚撓二句孟子畫出此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四

官黜的像言其膚挺然而不撓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是理又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不似孟子語氣二谷云秦舞陽殺人人莫敢近視至秦庭則變色猶知有秦王也所以不能無動丘云視不勝之勝是不可勝疑問云北宮黜似子夏非篤信聖人之說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夫子論儒論政皆病其悅在外而藥之黜務敵人敵在外者也似之似是不同道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俠客之雄耳假令準之吾儒一似曾子一似子夏耳猶論釋曰其似顏

曾某似思孟大槩如此不堪細論管云勇而曰大隱隱露出浩然之氣來淮海近語云自反而縮便是直養無害之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之意自反便是守約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以縮不縮爲勇怯也管云當時孔曾之相授受所以不言直而言縮者亦爲世稱直德有以天稟之率爾當之者有以致曲之能誠當之者聖門所貴則不在率爾之直而在致曲之直也下文集義卽自反而縮之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卽千萬人吾往之謂也在克己之君子却不難於自反而縮之不畏千萬人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五

而難不自反縮之不憚褊寬博憚之云者以威勢恐喝之也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非得道者不能蘇子由云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正受之以爲可受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董云說舍是守氣便是說告子守氣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純是氣上把捉如管守病人相似不許外面一人響動不知畧有響動則病人暈如矣曾子之勇只照料自家縮否故隨處是勇而今人說往處是勇然縮處更是勇老子勇於不敢之說是也縮字正與直字相應管云



注曰孟施舍之守約在氣。曾子之守約在理。非也。孟子蓋分養勇爲三等。勇卽氣。養卽守也。舍之守約於黜。曾子之守約於舍。皆從氣上論也。何嘗有守理之說。理者帥氣之物。有何方所而守之。本文明言舍守氣之約。不如曾子。而必以理氣岐之。謬甚矣。約字只作虛字看。與上孟施舍之守約一樣。方是。疑問云。孟子欲明已之不動心。由涵養來。故先就告子之強制說起。欲形容告子之強制。故先以北宮黜孟施舍之養勇說起。北宮孟施之養勇。告子不動心之流亞也。曾子告子裏之大勇。孟子不動心之淵源也。自

四書說義

卷廿二

六

反爲主。而所守至約。則孟子之所以不動心。已盡發出。而異於告子特甚矣。朱子云。曾子一段後面許多意思。已該得盡了。只因丑問無了期。故有許多說話。

### 敢問告子二節

袁七澤云。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定。其偷心怎肯絕。卽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動。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其不生者乎。如告子分明自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

當下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動心的根本。在這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分曉。却須知他養他。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總是在心上做工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則根下着刀者也。義卽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七

以說到知言處。只數句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孟子一生學問。直接聖傳處。不可草草看過。大抵人不是作意。便是忘懷。舍是二途。別無措手處。才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才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無門。親之如火。聚透之如生鐵壁。古人教人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一路。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尺竿頭。自然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

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活潑。不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爲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傳習錄云。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加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錢緒山云。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箇定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我性體。淡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着性體之見。將心與言語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鑒其原矣。孟子功夫。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虧。

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所動矣。此所以行萬世而無弊也。貢受軒云。告子之學。是後世禪定之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境使不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內境使不入。不出不入。心常定。故能先孟子不動心。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境。羅近溪云。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又把心在氣外。另覓一箇去處也。有箇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其與孟子渾融活潑之心。渾是兩樣。洪覺山云。告子不得於言。云。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所失在毫釐間。佛氏其變證也。初問云。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行有不合理處。告子到此處。雖有心不安。却硬撇下。勉強排去。不思所以補之。唯恐動心。此是告子從前已欠下一段工夫矣。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於心者乎。無不得於心。自不消求於氣以補之。但告子是強制其氣使定耳。以氣定時。卽爲不動心。便是錯認了。鄭申甫云。

告子謂不得於心。如爲事變得失所撼撞。心下怔忡。挂礙。不得安穩。此卽是心動處。就氣上把持。以求此心之安。此卽是求助於氣。告子恐把持不得。心因以衝動。故自心不安。亦自心放下。全不提。此亦是箇安心捷法。蓋心主也。氣役也。心能降伏得氣。氣不能降伏得心。心中不得當。自心上求。空空在氣上求。自不濟事。故勿求於氣爲可耳。蓋所重在心也。所重在心。則此心最要打得明白靈妙。乃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心却昏黑了。只做箇無知覺模樣。路陷全差。所以爲大不可。然要之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十一

也。尤西川云。告子勿求之意。只是怕一求了。心便有些走向去處。便衝動不寧。殊不知心本活物。豈是死殺的。如何令他都無活動。頑頑在這腔裏。只是本原主宰之君。不被他動作牽去。就是不動。非汎然一無所向。往之爲不動也。志者心之所之。此便是心之生活處。告子勿求。直是欲心死。把志念之動。一切都制殺了。孟子分明謂女不得於心。原不是氣上失。只是應用持志工夫。心之不得。其受病不在氣。亦非求氣之所能定。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耳。二谷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自可。第告子不知所以求之。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十一

心耳。惟知集義。不加正助。亦是勿求於氣也。朱子云。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則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淮海近語云。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勿求於氣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內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卽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卽在其中。心與氣一。內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至。曰次。曰持。曰無暴。通是兩舉其詞。以見合一之體。段工夫。非支離也。志一動。氣一動。志見時。時持志。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暴其氣。便時時持志。自然天君泰然。百體順從。不至有蹶趨之患。若蹶與趨。是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內外一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真不可得而支離者也。羅念菴云。持志無暴一章。分明是內外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之。乃極信仁爲內。做得主張定處。至應用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聖學只絲。

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強制其心斷告子。似未盡告子。試思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強制勝。恐不足爲孟子道。亦覺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兩言不相應也。聶雙江云。自氣之帥以下六句。是說自家所以可告子之意。以告子知心爲大。但不當分志與氣爲二也。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可見勿求於氣。未嘗不可。但告子以義爲外。則不得集義以求得其心。此便是不能持志而徒然。勿求其氣無益耳。下節因丑不明。至次二字之義。故又疏其交重。非謂持志之外。更有無暴一段工夫也。初問云。此志卽是性。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十一

靈氣是性靈發見作用處。其作用處。以性靈爲主。卽所謂志也。若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心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邪處奔走。橫放四出。非所謂暴乎。故志爲氣之管攝。握樞機。出命令。有將帥之義。氣爲志之役使。翕而張之。鼓而作之。有充體之義。二者原相離不得。朱子云。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如喜怒。有一件事在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當怒。若當喜必須喜。若當怒也須怒。此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粗暴了。便是暴氣。志反爲其所動。如蹶趨者。他

心本不動。只是喫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須知得何以使之有過喜過怒。此便是不能持志。董云。充字從帥而言。如良帥統師。以一當百。自然充足。無有少欠。若無帥則不充矣。疑問補云。至到也。次舍也。言志一至於此。而氣卽隨之以舍也。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哀樂。總是氣。皆隨志而俱到者也。次卽春秋師次於某之次。蓋志氣之帥也。未有帥至而師不至焉者也。楊升菴云。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十一

出。哀而汗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董云。理氣相離不得。離理說氣。便名血氣。所以氣上着力。不得從其源頭合一處着力。自然生自然大。自然剛自然塞。故名浩然。正如醫家治病。心經難藥。從肝經治之。爲治其母。善養氣者。養其氣母而已。故一持志便無工夫。初問云。持是敬守之也。正是戒懼謹獨工夫。存養此心也。志是心之所之。此志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歇。安得暴橫。只一持志。則氣自無暴矣。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管云。志言持者。凝之使勿動。氣言無暴者。調之使勿動。志斯道行。

得妙時便是一以貫之。若曰相須交養便是二本之學。○登之以動氣作不好邊說亦可商。有說別見。董云持志足矣不必復言無暴言無暴者對勿求於氣而析言之耳。勿求者暴乎勿求以求其助非暴而何。若持志則得其母而子自生此不必求也。去勿求遠矣。志與氣相離不得如人心中愧怍臉便發赤勿求於氣只是頑不羞怍耳。何如集義原無羞怍之事無由發赤乎。故行無不得是將自然之生機順以充之勿求於氣是將自然之生機硬以折之此便是暴其氣。辟如草將發生硬以石壓之非暴而何。管云

圖書說義

卷十二

十四

丑之問非止註曰專持其氣可矣。又言無暴其氣者何也。謂丑意蓋謂志氣既相次齊到則持志即是養氣不應有二層工夫也。其問意最細而注忽之。孟子又從蹶趨上點出氣壹動志之光景出來則細而動曰氣果動於中和則動而無動矣不可謂之氣壹動志。初問云志壹二句亦說得交勝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會說無暴如何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從來說志至氣次都重在無暴動一邊看來孟子藥告子之失重在持

志猶云勿求於氣處是併心都不求得則非也。持志正是使心之無不得處。告子勿求氣正是暴氣氣消沮不充就是暴。志壹動氣氣壹動志或欲兼好不好說或欲專以不好邊說看來都未妥。志可壹也氣不可壹也氣可動也志不可動也。志本是心不動的不一則渙散無其帥氣本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志壹便是帥為主卒徒聽命念念都向天理上生便能動氣許多發越充滿得來氣雖動心却不隨之而動。氣壹便是帥不能為主權柄下移只是任氣頑發便至動志向往遂差且心體亦為之許多不寧據

圖書說義

卷十二

十五

下文塞天地配道義許多掀揭功用都是氣做來的。氣惡可不動告子之勿求於氣正是欲氣無動耳。故謂之暴氣把動氣動志二動字俱做不好看似未是且下文云蹶者趨者而反動其心孟子直把此來證氣一動志之不好處則志壹動氣不待言矣。二程語類云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壹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

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猶在也。志壹二句語意不平。若曰人能持志而志常一。則氣受其役使。周流而動矣。使不持志。而以其權倒授之氣。則志反爲之動耳。正見志之不可不持也。試思人果能時時持正。手容自恭。手容自莊。如何得蹶趨有蹶趨者。亦只是不能持志耳。若告子不能於心。勿求於氣。便是只守枯坐。而手足持行。全不料理。自然有蹶趨之事。非暴氣而何。

惡乎長五節

知言養氣是因告子所勿求者而反之。若曰告子之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十六

所短。即我之所長也。孟子得力處全在集義。知言養氣是工夫到後之可見者耳。假令告子更有一病。孟子又將更有一長矣。管云孟子善養之訣。全在必有事焉數句。耿先生每提人且無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其言之也。或問豈卽中庸之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耶。曰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却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入於玄門之養氣。而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卽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程門教人靜坐。亦是持志之中帶

養氣。○管說精矣。但云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便入二本矣。孟子何不只言持志。而又曰集義。義者心之宜事之制也。一義字志氣一以貫之矣。其分言志氣者。正見氣不在心。外徒言勿求不是耳。非謂持志外尚須照顧也。故知志氣本一。則集義卽是持志。持志卽是養氣。孟善養。程靜坐。總是持志工夫。若云如何持如何無暴。打發不過。恐又是相須交養耳。問浩然之氣與血氣。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其中。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只是血氣。然人稟氣強弱特異。惟能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程子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十七

云。浩然之氣難識。當行無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淮海近語云。浩然之氣。卽流行宇宙中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氣本至剛。本至大。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能直養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欲全此氣。惟在集義。義根於心。氣之主宰在此。氣之運用亦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離內而外也。人養此正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是集義也。非離內以從事於外也。集義則行卽是心。心卽是行。然後浩然之氣自

生可見氣之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故行有不慊於心。則氣自然慊。義之不可襲取如此。義之不可外明矣。然則告子之昧乎此者。非以其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蓋義生於心之自慊。則精義於心可也。彼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則合氣於義可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於義矣。此正是襲取而爲心與氣分內與外。離行之不求慊於心者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葉云。剛大節是孟子於難言中。模擬其體段也。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集義所生。恐丑不知直養無害故。又揭出。讀書錄云。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崖石而草木生。透金鐵而銹溢。出人之氣。卽天地之正氣也。能直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鄭申甫云。氣者人身之氣耳。何以能塞乎天地之間。此是實話。不是孟子誇張。要認得氣從何來。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人只認得寸管中出入爲氣。則落在軀殼中便小了。謂之血氣。鼓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直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的氣。不以私意害之。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

之氣。卽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卽吾之氣。但見舉目間升降飛揚。溫涼寒暑。熏蒸拍塞。充滿無間。不知其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真箇是塞乎天地之間。未消說到彌綸參贊處。此處固能彌綸參贊。然彌綸參贊是功用。是配義與道節意。非氣之本體矣。孟子狀出此氣模樣。真見得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以爲難言也。黃蔡峰云。蒙引云。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蒙引此言似是。但載理而行之云。則將氣字認作氣。以成形之氣。又非矣。此氣乃正理自帶來的氣。卽是那正理之精神力量處也。有是正理。自有是力量精神。無此正理。便無此精神力量。故此浩然之氣。卽知仁勇之勇也。初問云。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爲。攬以私意。便已枉了。非所謂直養也。旣非直養。便是害。下文集字之意。卽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直養者。以義養之也。又云。塞乎天地之間。只是不虧他本分力量耳。非是至大至剛之外。又別有層加。輔氏云。合而有助。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

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的。物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此說得道理好。配字原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的。朱子合此二意說此二句。牛春字云。理氣原不相離。配者合也。兩者少一箇不得。洪覺山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網緼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朱子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事物。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又云。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爲無是氣耳。譬如利刃。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二十

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爲。疑問云。道義在人心。本有一種奮迅激昂意。能直養此氣。於道義適相合。奮迅激昂。自然愈益百倍。此正其塞乎天地之間處。若無是氣。天下雖有道義。當爲事。便委靡退縮矣。能充塞兩間否。疑問補云。餒也。則餒矣。二餒字正相照。道義無是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氣亦餒。正是其相配處。一說。董云。道者義之所之也。氣本與此義同然而來。並然而出。說配字是一非二。不必說有助。天下豈有道義而求助於氣之理。卽是助長也。但非道義之氣。則爲血氣而餒耳。

故曰無是餒也。若說無是氣而道義餒。則下文應論氣不論集義矣。此當融注看之。朱子云。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俯不怍。便是浩然之氣。今只將自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錢緒山云。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卽是義。義襲是事事求合於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謂之襲。朱子云。首二句根本上來說。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集字對。取字與生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又云。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的道理。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二十一

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講錄云。非義襲句。只反說以見不可不集義耳。行有不慊二句。發明非義襲之意。董云。集如集合之集。義雖百出。根於一心。若鳩集然。無所不輻輳。○愚按。鳩集猶未安。當如來集之集。滙義於心也。又云。義集處卽氣生處也。母盛而子不生乎。襲如裼裘之襲。從外面加來。猶彼長彼白。若與我無干涉者。聊處以應世緣。而不得於心。其能慊乎。若然者。只是看得義本在外。另有一箇心在我。以至內外壅閉而不通。所以始於不得於言。終於不得於心。且至氣亦不徒暴而害之矣。朱子云。告



子之病。在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故直外義而不求。又云。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如陸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外義。

必有事焉節

顧仲恭云。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強把告子扯入助長內。有何相干。車若水云。先儒被孟子握苗處說多了。遂謂告子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安論助長。觀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一

心可見。疑問補云。此節語氣一氣下。歸重到助長處。見氣果非可以襲而取也。義果非在外也。故養浩然之氣。必有事於集義。而常惺惺焉。是爲直養而無害。又云。助字正照襲字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正照直養而無害看。楊貞復云。必有事是集義之功。勿正勿忘勿助長。是義襲之害。一正一反。正教集義者。當破除此三者耳。有說三者爲有事火候者。似多一層。顧仲恭云。必有事最難形容。當在勿正勿忘勿助長中默想自得。洪覺山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卽戒慎恐懼二句別名。明道云。勿忘勿助之

間。無纖毫人力。此語最精。董云。正上文持字之義。

徐云。看雞抱卵。真得必有事焉等句之法。到時候便生小雞出來。時候未到。將卵打破。便壞了雞子。

朱子云。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却被下三句。撐住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問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祇是集義。合當做的。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陽明云。今人多說勿忘勿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一

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曰。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請問。曰。學問只是箇必有事焉。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却須勿忘。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平日工夫原無間斷。原不欲速。則不必更說勿忘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灑落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未曾下米注水。而乃專添柴放火。畢竟

袁出箇甚麼來。吾恐火候未及調而鍋已先破矣。顧仲恭云。必有事三字最重。若只空空說箇勿正勿忘勿助。又似在有事無事之間。有事無事之間。又成一鵲突病矣。又云。忘不是全然不要集義他道。忘了。纔是集義助長亦然。忘助正如佛氏所謂任病作病也。愚謂必字是承上文之詞。言必也如是而後爲集義耳。若有事焉上着一必字。亦覺着手太重。

### 何謂知言節

董云。知言無他事。卽集義中存耳。只玩一句生於其心。則事心外無工夫矣。徐巖泉云。集義是誠。知言是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二十四

明誠則生明。猶二視之也。知是知箇甚麼。非義而何。義者誠淫邪遁之中正途也。又云。告子外義。外其生於心者也。孟子知言卽知義。知義卽內義。內義卽集義。集義卽生氣。卽浩然。原其下手一着。持志二字足矣。又云。此而不知。便是昧義。此而外之。便是外義。告子杞柳湍水。紛紛不一。總是義外病根。朱子云。蔽是偏蔽之蔽。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濫。詞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詞也。孟子知

言。只是知其偏處始。又云。蔽是一邊話。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遁是既離後走腳的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之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四句不作相承說。亦自好。天下原有此四等言。蘇子由以上三句作三平看。末句總承。又是一說。朱子語類云。問此處先政而後事。闕楊墨先事而後政何也。曰。彼由微而至著。此由大綱而至節目。大全云。蔽詞四句。是卽用以知其體。漸推則漸深。生於心四句。是因源以知流。愈分則愈細。俞霽四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二十五

子會解云。知言養氣。朱注似以知行作眼目。余謂孟子工夫只是集義。知言不作知解。祇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其不知言所由來。我則知言之失。不自失也。誠淫邪遁皆由蔽陷離窮。何得任其失而勿之求也。斷不是能知人言。與養氣作知行二目。後丑以善言詞贊孟子。豈謂其知人言贊之乎。○此論驟看極似精確。但謂之知言。正不當尚分人我行。果無不得於心。顯微內外。一以貫之。未有能知人言。而於已言反有不知者。但天下自有一種小歇脚之人。內反之心。亦無大愧。自家言語亦粗能知。一旦衆言淆

亂禍亂潛藏。便不能一一剖斷。如親目前。此可謂之知言乎。故必如孟子方可謂之知言。方可謂之集義。故知言斷當以知人言爲深妙。俞氏反淺矣。

宰我子貢至末節

疑問云。學不厭智也二句。非是由智仁。故學不厭教。不倦。亦非由教學成其爲智仁。卽學不厭。見心體之昭明不蔽。智也。卽教不倦。見心之公溥無私。仁也。一體猶言一肢。注未融。愚意則以聖道圓融無跡而三子者不免各就其所見而守之以爲宗。如子夏之誠篤。子游之重本。子張之廣大。俱不至絕塵而奔無。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子

亦直恁精微。孟子三引言。亦直追崇之詞。究竟所以異安在。曰在智譬則巧一節。洪覺山云。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詞。使人大着眼目。自思得之。史氏云。旣曰知足以知聖人。又曰汗不至阿其所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若揚。皆極明其言之可信。蓋世間知足以知聖人。而未必其言之可信者。故反復之。以足上句未盡之意。王龍溪云。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疏而用意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染。濡精神所銘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疏渺者。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概於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孟子歷敘聖統。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其祖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巍巍蕩蕩。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欲以區區刪述掩之。蓋淺之乎知言也。講錄云。拔乎其萃。是形容出乎其類意思。不是兩平語。此是泛說聖人的盛處。末二句又推進說見孔子是異中之異。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子

王霸章

疑問云。後節發明前節。非是上論誠僞。下論所以感人者。朱子云。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講錄云。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獨以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無些勉強。自然服他。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尤見得心悅誠服之甚。又云。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正中心悅而誠服之謂。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話。

四書說義 卷十二

王八

仁則榮章

疑問云。世王皆知喜榮惡辱。而不知其介在仁不仁。其仁不仁之分途。其機關只在及是時三字。上及是時。而治其國家。則凡事皆先人一着。雖大國亦我畏而不我侮。詩所云。正周公教成王之及是時者。孔子咏而贊之。蓋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若及時而榮樂怠傲。如今之處閒暇者。則福轉而禍。榮轉而辱矣。故又結以自求。而引詩書之言。自者爲證。孟子提策當世人主。何等痛快精神。

尊賢章

講錄云。此五節泛言王者之政。末節方勉當世之君。

原旨云。五悅字與五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經子訂疑云。須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開津之心。事明曉。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分毫。不欲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挽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市廛等。在先王之世。不過常政。戰國行之。便是創觀。市廛而不征二句。言商賈盛則去本者多。故廛以抑之。廛如今之門攤錢也。若衰則貨不通。故連門攤錢也不取。但司市者治之而已。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內。言法而不廛。則不征在內。

不忍章

哀七澤云。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

四書說義 卷十二

王九

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觸物方現。隨即昏昧。如火電光。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得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先王有許多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皆有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知矣。謂之曰乍見。隨感隨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撓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個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禪家謂之現量。若第二念是比量。非現量矣。禪家又謂之想元。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是九轉靈丹。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一

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爲雍熙風動。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必非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爲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甘自菲薄。而謂已不先王若也。且如人必有是四體。然後成人。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已有四

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爲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已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爲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至盈壑。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充。此時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一

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爲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頭不明。就能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豈得爲保。疑問云。心一不忍而已。何以曰惻隱。復曰羞惡辭讓是非。蓋心非死物。有觸即流。而總之爲惻隱。惻隱者言心之知痛知癢也。才知痛癢。遇可耻便有羞惡出來。遇可却便有辭讓出來。遇可辨

便有是非出來。自忍不住。皆此不忍人之心。袁云。仁義禮智。其實只是一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問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見處。見得耳。故曰端。宛陵切琢云。擴充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端倪上常保任不息。便是充。四端只是一個天機。但觸處不同。因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三

異其名耳。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喪志。他就面赤汗流。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合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曰擴充處如何。曰一知字。要有下落。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火然泉達。自不可已。愛牛一念。王道可成。知耻一念。聖賢可造。充非有加也。暢達彌滿云耳。剛正云。擴充只是時時此乍見之心。時時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如火之始然。不必外面尋些火來靠助他。只莫撲滅之而已。水之始達。不必外面尋些水來增益他。只要不壅塞之而已。只因註中一個推字。全費安排。便不是本來真心。

矣。管云。孟子點人本來面目。全在性善兩言。而其驗性之必善。全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又云。孟子點牽牛入井。二端亦借此指出良心真切處。令人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即暫識取而不充之旋。即埋滅。何火然泉達之有。如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一針。即面赤發汗。浹背。楊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即省此心無所不通。方是真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露本體。且能擴而充之者。其詞尚多。載從先維俗議中。

矢人章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三

此章為當時諸侯而發。始終勉以強仁之事。矢人豈甘為不仁者哉。止因貪為矢之利。而不暇自顧其心。世主亦豈欲爭城盈城。爭野盈野者哉。止因誤入於富強縱橫之術。不得不與兵結怨耳。孰知仁則役人不仁。則人役。其幾決之始乎。始之不慎。而為人役矣。欲刷其耻。亦無別着。只是為仁而已。但為仁之效緩而難見。恐世主習於功利。不肯徒業。故又說發而不中。不勝怨已一段。總是勉其到底強仁耳。曰正已而後發。便是應天順人之師。曰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便有不貢修德不享修文之意。疑問云。尊爵

只說寵綏至重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大之說。一說尊爵二句不對。安宅與美里二字相應。尊爵是安宅的源頭。

### 子路章

疑問云。由由禹說到舜。形容其盡善之分量耳。善之源頭。原無爾我。聖人合得善之源頭。故亦無爾我。善與人同。根大舜有大焉。句讀。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爲也。安知其取且其舍也。卽是取其從也。卽是爲初。非二事。註無繫吝。無勉強甚好。不必分有善未善。耕稼條正見聖人之心。一於善而無窮達之殊。取之與之。皆是自然如此。謹須渾融無迹。乃見聖人之善之大。蓋善之分量。極覆載民物而無不有。而與人爲善。舉覆載民物而悉還其所自有者。是盡善之分量。而毫無歉焉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卓吾云。無我相故能舍已。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善與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四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五

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卽此取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爲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旣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云。有意舍已。卽是有已。有意從人。卽是有人。故真舍已者。不見有已。不見有已。則無已可舍。故曰舍已。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李衷一云。舍已二句。只是發明一個同字。須說到無踪地位。方與子路大禹有別耳。疑問云。始說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是善與人同。後說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亦是善與人同。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淮海近語云。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忘已忘物者此也。成已成物者此也。袁了凡云。子路問過卽喜。豈不能舍已從人。再聞善言卽拜。取人亦豈不樂。然人未告時。作何商量。善未聞時。作何功用。舜則不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一生只是取人。竝未嘗一毫自

用卽人不告而中常虛。善不聞而心常受。其視待告而喜。待聞而拜者。大有徑庭。故曰大舜有大焉。夏云舜一生不曾自用。所以爲大於子路與禹。子路與禹庸有用自己善的時節。章句三個與字。做一樣看。纔得正旨。註云與猶勸也。不但上下文自相矛盾。而語意亦隘。看來與人同三字分明禹與子路地位所未到。

### 夷惠章

疑問云。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柳下惠以不羞汙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字。是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隘曰不恭。端的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夷惠凡數見。各有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然則君子何由。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而已矣。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未嘗終三年淹也。是其準則與漢儒論出處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也。體認却勝宋儒。敘伯夷則一節緊。一節便。可想得一隘字。敘下惠則一節寬。一節便。可想得一不恭字。二子受病全在二不屑。若時中之聖。則天下皆吾一體。何忍不屑。講錄云。君子不由。這君子是時中之君子。

孔子是已。不由是不由其清和。而非不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恭。不在清和之外。朱子云。旣清必有隘處。旣和必有不恭處。二子直是如此。非是說末流也。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偏處。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也。所以發願學之意也。

### 天時章

講錄云。末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之本在於得道。蓋章首說要人和處。已含得有道意。人豈有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可知矣。故曰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漢注云。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 朝王章

疑問補云。故將大有爲之君二句。極提得醒透。齊宜足用爲善。宜以大有爲之君自待。以所不召之臣待孟子。乃托疾以召見。豈禮也。孟子以是婉詞而使知聞焉。後章云王庶幾改諸。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雖至去齊之日。猶惓惓以大有爲望之也。可通前後章看會孟子所以不應召之意。



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是大有爲之君正理亦是。孟子隱情化工齊宣處。李衷一云。達尊是無所抗壓之尊。爵至朝廷。是爵之無二上者。齒至鄉黨之極高年。是齒之無二上者。都是更無所抗壓的。輔世勿就用世看。長民勿就治民看。如此便是得位行道。須靠朝廷之爵。方做得去。便有朝廷可抗壓他。尊便未足稱達。輔世是主持世道的。如所云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立百代之人極。開一世之聲蹟是也。這等人乾坤賴以不毀。生民賴以不滅。不是爲臣子能做得的事。分明是賓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九

師的事。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語云當其爲君則弗敵也。當其爲師則弗敵也。輔世長民之論。直是把師道與君道並看。同是一尊。同是兩大。無分毫孫避。所至後車千乘。與侯王分庭抗禮。作賓主一般。此是孟子極快意占地步處。千古以來。以匹夫爲天下師。獨孔子以匹夫爲侯王師。獨孟子。孟子直把此事。當孔子杏壇師席一般看。故動輒願學孔子。故將字必字不如是字。皆反覆明其必然意。管登之云。古者天子不召師。孟子遊事齊宣。蓋以師道自處。而亦不敢過執。故將朝王。而因王之以

托疾召見。反辭之以疾。而以出弔東郭。示無疾。其迹近兀。然其心實有大不得已者在。日後受祿不受祿之幾。決於此矣。蓋就見則真以不召之臣待之。後雖位以客卿。實師也。召見則猶以半賓半臣之間待之。後雖假名賓師。終臣也。君子慎於始進。不得不如此耳。然於齊宣未使人之先。却欲先朝王者何也。不敢以古之帝師自處也。何以不敢曰古之以道師帝王者多。從民間相與。如赤松廣成務光之屬。其徒雖受天命爲天子。而其師猶堅不事王侯之節。天子欲有問焉。安得而不就之。德既下衰。師臣亦降一等。如武

四書說義

卷十二

三十九

王之師太公。成王之師周公。先學後臣。雖不與羣辟序爵於北面之班。然坐西面以論道。而易師生之體矣。孟子道雖足以師諸侯。而敢故以帝師之體自居乎哉。然視孔子之歷聘諸侯。載贊以求見者。則進一格矣。戰國德固衰於春秋。而不召師之氣似復振。何也。曰此非匹夫之師道尊。乃萬乘之僞節昭也。七雄之中。以折節下士致萬乘者四。其餘亦畏游說之口。慕下士之風而效尤之。智者觀未萌。便知秦後尊君卑臣有若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正當其世。欲存古者師臣之錄。羊不得不自處於半師半臣之間。

以振洙泗。一脈夫處臣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爲恭。而  
豈飛龍之統。處師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冒亢  
龍之嫌。此非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

兼金章

嘗疑齊宜百鎰之餽。非尋常交際也。或者覘其有去  
志。而以羈縻之。如後章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歟  
如是而受之。則墮其計中矣。假令果出於誠心。則身  
爲客卿。受其百鎰。亦是交以道。接以禮。視宋薛一過  
都而受其五十七十者。似更有名。孟子亦何必較却  
之。唯其意未欲明言。故曰未有處耳。然曰不可以貨  
取。則已隱然言下矣。答問云。皆是也。須歸重辭齊  
一邊。未有處。舊竝說他人未有詞。上曰有處。全重自  
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  
若只靠他有詞。便落小人之計。此不可不知。原旨  
云。貨取取字。如以網取魚。阱取獸。被人貨賂籠絡之  
意。

如哉。然諸侯而至於畏士。則坑士嫚士者。必相繼而  
至矣。

平陸章

原旨云。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  
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  
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爲意。若曰此則寡人  
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此法了而不了。真  
有雋永意味在。此亦逼迫人良心。使不得不動處。  
所謂性善宗旨也。但其人能動。而不能知以擴充之。  
故卒至於不足以事父母耳。或曰何不遂令知之。曰  
四書說義卷十二

砥鼃章

疑問云。孟子謂砥鼃居官守職之事也。去就聽命於  
官。其自處行道濟時之事也。出處聽命於道。所以不  
同。

出甲章

孟子客卿也。其受出弔之命不可知。或是委曲行道之一節。乃其處王驪。全是孔子待陽貨家法。講錄云。諸事雖有司治之。亦不嫌商量。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托詞也。張南軒云。齊王勞孟子出弔。特借以爲重。凡百弔禮事。不敢相煩。故使王驪爲輔行。夫既或治之。言凡事皆驪已治之矣。予何言哉。

堊魯章

當時墨氏道興。世風趨薄。喪禮多不循其制。故見孟子治木共駭其美。故孟子舉其心之不容已者示之。然後盡於人心。句最重。先王之不禁人厚。盡人心也。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四十二

吾之用其厚。盡已心也。曰。校曰悅。盡心之謂也。不至於校且悅。則是以天下儉其親而非盡心矣。陳氏云。不得爲而僭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則不得爲者。決不忍誣其親。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得爲者。決不忍儉其親。無非天理。疑問云。當參滕定公墨者夷之二章看。管云。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充虞猶疑何恠乎。臧倉之毀。使孟子果受三卿之祿。而舉是喪。充虞必無木若。以美之疑。臧倉亦無謗端可執矣。孟子論至情於無使土侵膚。論至理於不以天下儉其親。孰得而議之。而

揆諸孔子之泫然出涕於防墓。亦有纖塵之隔。蓋孟子負豪氣。矜大節。而略於細行者也。○孔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也。不可以泣防一案。遂謂其矜大節而略細行也。觀孟子曰。不以天下儉其親。亦可想見聖賢用財眼界。與夫銖視萬鍾。而硜硜守一夫之藩籬者異矣。

沈同章

疑問云。要識聖賢之心。未嘗輕食燕。亦未嘗輕與齊。又云。沈同是私承王命而問。觀以其二字可見。

燕人畔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四十三

講錄云。如日月之食。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不自諱。與下豈徒順之二句。正相對。俱是進一層話。

致爲臣章

孟子之久留於齊。爲行道也。道不合而去齊。王果欲留之。當盡改前日之非。而盡尊德樂道之誠。孟子未必不止也。就見之言詞氣緩懈。卽中國矜式。亦全是顯恤自家體面。賢者豈爲是區區之祿。羈縻不去。侍祿位以籠絡天下士。自是戰國時君之陋習。故孟子不把義之精處與他說。只粗粗說個不欲富。使其志不屑此。其所以不可留之故。却不說出。管云。王

無必留之意。曰不識可繼此而得見乎。蓋聽其去也。又言王言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却言辭十萬而受萬。似乎不爲弟子辭而爲已辭。曰養弟子是齊宣之隱語。辭萬鍾是孟子之直辭也。

### 宿畫章

賢人之去留其權不操於賢者。此人不於齊王處調停。却只來留孟子。縱因你留。成何事體。觀子思二段語氣。及子爲長者處等語。則爲王留行者必君側之親。臣平且能關說於王前者也。七篇孟子自作。何以獨隱其名。豈有所諱乎。復有謂其不當坐者。益堪

國書說

卷十二

四十五

捧腹矣。有人乎子思之側。達其尊賢之心也。有人乎繆公之側。堅其尊賢之志也。二段俱重君上。朱子云。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便嬖者何異乎。初問云。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只指留行一事而言也。孟子此時已留不住矣。若說有王命便可留。則前日時子之言。非王命乎。子思見留於繆公。亦不是臨去時事。有人乎子思之側。有人乎繆公之側。非待子思隆而待泄柳申詳簡也。子思師道也。泄柳申詳

臣道也。事體自是不同。孟子在齊以賓師自處。故下獨舉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師道臣道。按子思先以士處於魯。後卒爲繆公臣。此云安子思。則其未爲臣。所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時事也。假令此時不能安於魯。日後安得其輔政。孟子言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雖無此意。然孟子果得行道於齊。亦必退就子思之局。何以知之。曰學而後臣之。便是主意。

### 尹士章

尹士譏孟子在濡滯一節上。二項不過伴說。故孟子亦只辨濡滯一節。孟子一腔心事。全在王由定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數句。所以留連顧盼有許多捨不得處。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政。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管云。尹士見孟子平日氣岸之軒昂。意其見而不受。則去。去必窮日之力。而不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君子。必以生民之休戚爲重。輕不在一身之氣節上也。尹士亦君子路上人。故聞言即以小人自屈。其加人數等矣。堪笑世之讀七篇者。但知尊孟子一人。而於尹士充虞等賢。皆若置之不

國書說

卷十二

四十五

足齒者。真隨人妍媸之見也。

充虞章

疑問云。不然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姑就充虞所聞見時言之耳。五百年二句。俱下必有字。見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治平於天下。今數已過。時已可。而不得一王者以開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夫字極有感慨。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名世為誰。吾何為不豫哉。唯其不然。所以不免於不豫耳。此轉足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意。以明已之所以不豫。非憂世

四書說叢

卷十二

四十六

樂天之說。憂世樂天非二事。聖賢無日不樂天。無

日不憂世。

居休章

一見思去。又何出晝之遲遲。此學者所當深疑也。余窺其意。孟子明知齊王之不足有為。而時勢之強。無過齊者。且王在他國。諸君中猶名能下士。觀其言曰。王猶足用為善。意可見矣。學者當知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亦不肯丟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的家法。四書說叢卷之十二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三

孟子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道性善章

士翼云。孟子曰。性善。猶曰玉之溫。金之堅。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為一節。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詞費而支。伊川曰。性即理也。至言哉。前後之聖多矣。必稱堯舜者何也。堯舜性之。性善。最易見。更無可疑。若反之之聖。微帶學知利行之意。不免稍費推測。觀孟子察今人之性善。必於

四書說叢

卷十三

四十七

乍見躊躇時求之。可想見必稱堯舜之意。可見做到唐虞事業。不會於性善上加得分毫。人人此性。人人此善。人人堯舜矣。世子之疑。疑堯舜也。觀孟子引言三段可見。然未知堯舜之與我不二。正是性善之旨。未徹處。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原旨云。孟子引若藥二句。早已慮到了。觀下二章可見。欲行喪禮。便有父兄百官來沮他。欲行井田。便有許行來壞他。非勇性不顧。安能行得。所以一則曰。是在世子。再則曰。

子力行之皆是此章末二句之意。此二句正教他  
勇猛從性上做工夫。下章喪禮學校井田皆性善作  
用處。孟子言性善而即歸到可以爲善國便是性  
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

### 滕定公章

疑問云世子聞性善之說牢記在心。值親之喪。真性  
發見。故有之鄒之問。通章緊要全在親喪。固所自盡  
一句。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  
毫外求於人。曰固所自盡。見實在獨斷而不可略爲  
人搖沮。故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見古今貴

### 四書說義

卷十三

二

賤各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盡云耳。曰不可他求。  
曰是在世子。堅其所當自盡也。曰是誠在我。信其所  
當自盡也。於是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果能自盡其君  
薨。聽於冢宰之禮。而不他求矣。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果能自盡其歡。粥面深墨。卽位而哭之禮。而不他求  
矣。至可謂曰知弔者大悅。則又自盡者之所感動也。  
卽此便見人性之本善。處魯不行三年之喪。後人短  
之。非周公法也。志之先祖。立法之祖也。父兄百官之  
所謂先祖。則以壞法爲祖矣。吾有所受之。是代爲先  
祖教後人之詞。或云觀此則三年之喪。戰國已不

行矣。以日易月。不起於漢文也。曰周公負扆以朝。諸  
侯遭流言之變。故成王薨。康王既薨卽位。諒陰制不  
行。自康王始也。或其特別有制。如人臣墨綬之例。而  
後人不傳。歟。今亦無考。

### 民事章

通章只重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民事之急者。莫過於  
制產。而制產在復周初所相沿之助法。而行助法。莫  
先於定經界。中間前段雖以世祿並言。其實世祿與  
助法相爲表裏。世祿行則助法不得不行。後段雖以  
制祿並言。其實穀祿亦卽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

### 四書說義

卷十三

三

祿。分田始可制祿。亦非二事也。設爲庠序一條。亦是  
說恒產既制。而恒心可復。與後段言井地而說至百  
姓親睦意同。總只重民事上。舊說以恭儉作禮下取  
民根子。以禮下取民作制祿分田根子。又以君子小  
人圭田餘夫之田與禮下取民相照應者。似於本旨  
失輕重。疑問云恭儉二字不必太分。禮下取民有  
制亦不必太分。只重民事上說。徹者徹也。二句是  
申言助徹之義相通。所以更不解貢公劉殷之諸侯  
也。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亦謂助爲徹矣。但周家  
立國之始。更申其名以爲一代之制耳。其實有增田

而無變法。觀下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自是行周之徹法耳。只緣當時徹法盡變爲貢。更不知周之所行。卽是助法。故抑揚貢助以見助之不可不行耳。龍子節是說後世行貢之弊。若立法之初未嘗不善。豈有大禹行法而使民盼盼然者乎。說者當有分曉。虛齋云。庠序節是言三代教民之法如此。非使文公並設四學也。若滕只用一鄉學一國學足矣。古者國學唯天下之都。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在而立。鄉里子弟之秀者以次升之於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按通考云學制之見

四書說義

四

於書者五帝曰成均。虞始卽學以藏菜曰庠。又曰米廩。夏以射造士。如行草。夏相之所言曰序。商以樂造士。如夢與大司樂所言曰校。又曰。林宗周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日膠。又曰。辟雍外則參行之。侯國立當代之學。居宮。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其說小與孟子異。故。大全云。曰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曰中國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於什一之外矣。國中地沃饒。故不嫌稍重。此二句正周之徹法。行徹便是行助。不必以貢助並用爲疑。朱子云。圭田是卿當受田六十邑。爲二百四十井之外。又與他五十畝也。餘夫之田亦在一夫百畝之外。又云。圭田是以公田之在民者給之。古者田祿皆以助

法之公田充。而八家爲之屬。圭田想亦如此。又學殖解云。圭田是卿大夫已死。而使其子孫奉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之身。則有田祿可以祭。何必更與圭田乎。死徙節是言助法之善。而方里節又申言之。重在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是畝畝之中。而朝廷之法。禮教之風。未嘗不在助法之善。一至於此。若說詳井田之制。則野九一而助中已包有方里而井四句。何須更說。疑問云。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卽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添出一君子解。便不是。

四書說義

五

朱子云。前面記的是個硬局子。須要變通得合人情。宜土俗。方是潤澤。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的意思。溫潤滑澤方可行得。附錄董日鑄井田解云。或問井田可復乎。曰。奚不可也。今古一田也。曰。宋儒慨然井田而卒難其行。張橫渠欲置田一丘。試之一方。不遂而卒。將出阡陌既裂。此法比於舟陸與。曰。此宋儒之井田。未必三代之井田也。井田之說。略存乎孟子之書。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後儒因以爲井田之制。截若棋局。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

不知自有土以來。其田之或短或長。或規或方。隨水溝洫。以賦形。象此聖人所必不能矩之使若井字者也。何今古之有。由是推之。井田之制在籍不在田也。而求之阡陌。毋乃先儒之過乎。曰子疑先儒并疑孟子耶。曰吾信諸孟子。故不敢然先儒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牧助於黃帝。洪荒之後。而夏后濬畝。滄川不憚更定宜矣。至殷而易五十爲七十。至周而易七十爲百畝。借令必易井而更界之。田不加富。而率天下以奔走阡陌之間。其暴當甚於商君。然則奈何。曰是所謂在籍不在田者也。籍可以改物。而新田不可以代王。而改譬之易主。更業在司契。佃冊之易。而田如故也。曰忠質文之遞尚也。有不得已焉。一夫之授。何以更爲。曰此亦不得已焉。田漸而墾。事增而煩。以一夫之事。配一夫之授。以天下之夫。配天下之田。則五十而七十。而一百。疑亦聖人所無奈何也。又肯無故而更置阡陌乎。然則曷重乎經界。曰經界者。籍中之經界。而非田中之經界也。何以界名。語有限也。何以井名。語畫一也。如必九區而爲井。則必三流而後可名爲川。三峰而後可名爲山也。無此理也。一里之中。而或有餘於

九百之數。或不足於數。通而計之。夫而授之。九者在民一者在官。環而同養。則名之爲井。不亦可乎。方里之云。弟爲之。彷彿如學算者之米例。胡可泥也。故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惟經界在。籍不在田。故去籍也。否則時無商鞅阡陌固無恙。中公外私之制。一目可瞭。奚必影響想像。證諸大田之詩。而後知周之亦助也哉。然則鞅不裂井田乎。曰鞅之所裂者。田間廬舍之基。與田水蓄洩之道。聖人所饒而不取。以爲萬世無窮之利者。而鞅悉任之。爲一時之富。則田若闢而實爲磽确之漸。其究至於盡爲荒蕪。政如治河者。不饒其地。以與河而爭河之居。是以河患與民終始。人以爲水之妨民。而不知民之妨水也。此其類也。此鞅之罪也。而以爲井田廢於鞅。則當去籍之日。廢已久矣。鞅於何誅。曰欲復之奈何。曰惡之去其籍。利之舉其籍。可也。而籍亦不必索之古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此真籍也。諸侯之所不得去。白圭之所不得損。新莽之所不得借。而何憂乎商君有能師其意。不泥其法。如董江都之限田。丘文莊之配田。皆井也。卽於兩稅之中。而不失什一之意。亦井田也。如必矩而井之。官而授之。何論今日。恐三后不相



沿矣。故正經界在籍不在田而復籍者又在美意不在良法。不且新之績耳。此又寧獨一井田也。曰夫授百畝恒數與。曰此亦爲之則也。田之肥磽也亦古今一也。則壞成賦禹貢已備而欲比而百之當不其然。疑必有以百當十以十當百要以不失百畝之入而非以畝計也。至若卿以下之有圭田也不及卿與非也。卿樂之矣。祿有差而祭田無差孝思一也。然則孰爲之耕乎。意如天子諸侯之籍田必躬耕之而以在官執事者終其畝非如常祿之但享其入而已。餘田以厚弟乎。非也將屬二十五畝於百畝之內乎。家有四書說義 卷十三 人  
四弟則無田以給之。將屬外乎天下之田供餘夫之不足矣。且未室弱弟耳。不令服勞父兄之疇而示之異處濶略於同胞之訓而責親睦於同鄉異姓之家抑豈先王寓教於養之旨乎。然則孰爲之餘。餘夫者閒民也。周禮閒民轉移執事是卽庶人在官而因取公田二十五畝之入以爲代耕之祿云爾。國中何以賦也。貢與非也。國中者中於國也。古者致民聚貨恒於國中是賦其廬也。非田也。計其所入稍寬於九一故曰什一先王固以抑末而未始不資飭化貿易故亦寬之其欲緣南畝者則聽其受產故曰使自賦也。

如曰田不可井則政恐野之田亦未必可井也是爲井田說以上質先儒後俟君子

### 許行章

通章作兩大段自首節至亦不用於耕耳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節至不善變矣責陳相之倍師治市段因陳相節外生情爲許子辨且見已學之之故似亦可原故孟子又闢之 疑問云孟子折並耕則稱堯舜責倍師則稱周孔是其學有根源論有定據處許行亦是個奇人他說神農是個開天闢地治天下的大聖人如何不學却只在帝王脚下盤旋局面便四書說義 卷十三 九  
小其精粗同價亦自有說彼正謂使與世但爲其粗不爲其精相安太樸巧僞不生焉耳此等議論新奇高妙陳相安得不動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結繩垂裳之治治之也故孟子歷舉堯舜治天下事以破之 原旨云厲陶冶厲農夫二屬家俱本屬民自養句生來治人治於人與天下等字俱本養殮而治治字生來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而食食字俱本並耕而食食字生來當堯節以下幾變字俱本勞心字生來只以粟易之一句孟子闢許行之要領已得因要服屈他故直說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以下纔方正說。當堯之時至暇耕乎。說不暇耕意已透。忽轉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一語。見聖人所爲遠過並耕萬萬。參元漫語云。人倫五句。五有字重。人性本有親義序別信之道。因其失而近於禽獸。故教之使復。其有有對無說。教因失立也。刪正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故學問須自得。自得卽德也。振者振作振動之意。心得易蔽而難常。故須振之使天理不昧耳。初問云。仁不出於惠忠之外。但是惠忠至此無有形迹。無可名狀也。此三句就廣狹說。上二句用人字下一句用天下字。人字便有人已相對之意。規模窄小。天下事則生意無邊矣。講錄云。以天下與人易。句輕不直說爲天下得人難。而又說個以天下與人易者。正以形容其難耳。難字亦只在仁字上見得。其恩廣大。其化無窮。不亦難乎。堯舜能爲其難。真是大哉君哉矣。又何用於並耕哉。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不可說壞了。祭法用尸。思祖考而不得見。則以弟以孫爲之。三子事有若之心。亦此意也。與曾子各見其是。江漢二句直指心體上說。焦弱侯云。曾子云云。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

能逃於曾子矣。孫奭云。江漢以濯之。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暴之。至明而不可掩。口義云。許行欲齊物之形。而不知齊物之理。不知不齊處便是物之理。因其不齊而不齊之。便是因物付物。違物之理。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順其理所以爲聖人。逆其理所以爲異端。

### 夷之章

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夷之雖漸於墨教而厚葬其親。曰施由親始。皆發於一本。而不自知者。特習聞愛無差等之說。悞之耳。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理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夷之受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爲二本。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人之本於父母。猶木之生於根莖。自根莖至枝葉。自有小次第。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皆從這本上發出。故曰一本。墨氏視他人之親。無以異於吾親。則是愛不從親立。而人

人皆可以立愛故曰二本。朱子云。愛無差等。豈惟二本蓋千萬本也。此語最妙。天使二字亦重。但此使字是自然之使。子之於親。其真意相維處。蓋天於冥冥之中。默相聯屬。而不能自己者。下節非爲人心中等字可見。葬埋節上。世不忍其親。而制爲葬埋之禮。與夷子從墨教而不忍薄葬其親。皆是發生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卽此可見仁人孝子之事親道。在厚而不在薄矣。知厚葬之爲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他日過之。是已置不忍忘復往徘徊。非漫然之過。蓋上世蓋歸反兩

四書說義

卷十三

十二

蓋字。俱想當如此云云。

惘然爲問四字。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

### 陳代章

陳代是欲孟子迂身以行道。不知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觀其末節云。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又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身與道。豈是分得二件的。前面破他一个利字。後面指出一道字。正見利伸則道誦。行道者。斷斷不可襍一分利心也。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疆可。權譎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在良則可在。士則不可。

### 儀衍章

戰國游說成風。秦衍主縱。儀主構。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方伯。而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艶之。其實皆是陰陽捭闔。窺伺人主意。旨而爲之。觀蘇秦初說秦以橫。不合。退而合縱可見。故孟子鄙之曰。妾婦。李九我云。居廣居三句。純是德性。都就心體上說。心無狹小。便是居廣居。心無偏倚。便是立正位。心無邪僻。便是由大道。不必以仁義禮實之。初問云。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三者的雄壯處。任憑千條萬緒。震撼擊

四書說義

卷十三

十三

撞都打不倒。大丈夫至此。真是乾坤同體。大觀在物。表靈光遍宇內矣。非孔孟其孰當之。管云。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濫。不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節氣三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僞丈夫。

### 周霄章

管云。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而孟子則執不見諸侯之節。孔子出疆必載贄。而孟子則待君之就見。何其不同也。彼一時。此一時也。春秋無竊國之諸侯。士

雖異邦猶有君臣之分在戰國多竊國之諸侯士雖欲仕隱然猶以未受王命之禮貌責之得借古師臣賓臣之禮以示亢也周霄未省及此而孟子亦姑就諸侯之失國農夫之出疆男女之不苟合淺言其義耳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爲道與答陳代章同意疑問云男女居室本是人倫事一失身則爲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自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爲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刪正云觀士之失位句則知三月無君乃先有君而後無君者一

四書說義

卷十三

十四

彭更章

疑問補云於此有人焉句極重斯人何人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斯人也豈無事而食者哉守字待字俱有理會楊墨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

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也此便是繼往開來

管登之云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既乖孔孟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爲無事而食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不得已之苦心在何者七雄爭強君以畏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跡傾君大丈夫生於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之群十哲駕一車以栖栖乎絕糧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不能忽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前茅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餽而徐反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餽金之所以不可盡却也原孟子遊齊梁之心全不異孔子欲易無道入有道之心而其跡則大遠於孔子脫駭與傾蓋問津與執輿之迹此實時勢所驅出於萬不得已耳又云然則何不直露此意而反云云者何也曰更亦貴介公子也使測此幾而倡言於君卿大夫間不惟遊士無所

四書說義

卷十三

十五

容身而士。價亦日輕矣。故孟子微之。而第表士之功。在於守道開來。亦是天地間之正論。伸此可以誅彼。愚按聖賢如此類絕多。不知者不可謂讀書。

### 宋小國章

按國策王偃時有雀生鷁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王大喜。欲霸之速成。乃射天咎地。焚斬社稷。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又呂覽載其齊師近而諱言其至。殺使者之報至者三。此一妄庸人耳。卽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果能爲匹夫仇餉如湯之伐葛者乎。果有士女

圖書說卷十三

十六

可殺如武之取殘者乎。萬章稱其行仁政。不知所指。

當是假仁假義如襄王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等耳。不知無湯武不得已之心。而用兵。祇自速其禍也。君子謂宋之亡。不待逃倪侯之館之日而知之也。

### 戴不勝章

此章是教不勝進多賢以輔君也。疑薛居州亦不勝所薦。故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 不見諸侯章

疑問云。通章俱重不見意見。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泄柳。古之不見諸侯

人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孔子不爲已甚者。然於陽貨。未嘗輕往見之。彼以禮來。始不得不見耳。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者。故深鄙魏此兩項人。由是觀之。推開說。始得孟子語意。本文原說君子之所養。不說二子之所養。段干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疑問云。欲得權豪之心。不知費多少精神打點。故云病於夏畦。赧赧然。是其神明獨覺中。自欺不得處。

圖書說卷十三

卷十三

十七

### 什一章

夏雲渠云。末節只就攘雞者言。正意在言外。管云。孟子之論正矣。論到委曲調停處。吾亦未敢盡以盈之之說爲非。

### 好辯章

疑問云。不得已三字。是一章大旨。原旨云。自堯舜以後。世變愈趨而愈下。一變而爲洪水。猶是氣化居多。又一變爲夷狄猛獸。則人事俱失。不止氣化矣。然猶上虐下也。又一變而弑父弑君。則下逆上矣。然弑

君者止亂臣。弑父者止賊子耳。又一變而楊朱墨翟。則人人亂賊。而率獸食人矣。不特世變如此。聖賢之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洪水雖大。是費力。然是時只有洪水一件。又聖君在上。諸賢夾輔。故禹行所無事。便成永賴之功。周公却稍難。謀動干戈。又是個以臣伐君。多少難處。然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若孔子則匹夫無權。徒以空言維世之衰。然猶有魯史可因。借以警動人。孟子只全憑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俯仰千古。孟子最難。講錄云。天下之

四書說義

卷十三

十八

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重在亂一邊。疑問云。大抵亂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重人事。挽回氣數上。講錄云。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做予。此便是人事挽回氣化處。疑問云。承堯之後。便說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此邪說暴行。當是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後面說周公兼夷狄。周公後。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曰有作。則舉世皆邪說暴行。公然肆行。不止如向之輔暴虐而僅見者。此邪暴當

是權謀詭秘。僭竊奸宄之大者。故下言弑逆之事。

又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譬之人身。正氣奄弱之甚。邪氣乘之而橫發。比夏商之末。又自不同。唐荆川云。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爲是。而見君父之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辯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卽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遂迷却本來。君父秉彜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於此之時。刑戮且不顧。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所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賢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卽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卽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以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有有所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恃恐動人而使

四書說義

卷十三

十九

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善觀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語。真得聖人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刪正云。春秋因魯史以明天子之法。猶禹承堯命以治水。周公相成王以撥亂。所行者莫非天子之事。故曰天子之事。非如胡氏實擅其權之說也。知我易解罪我。是誅亂賊而亂賊亦以誅之者爲罪也。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爲亂。非一治而何。管登之云。春秋亂臣賊子之踵肩。皆起於無父無君之一念。而人心之有是念。非根於爲我。則根於兼愛。從古及今學脉。孰有逃於爲我兼愛之兩端。楊墨特其中之斐然成章而爲民表者耳。楊氏不以一毛利天下。此急洗心而後錫類之傑也。其流必先身而後君。故曰無君。墨子能以摩頂放踵利天下。此捐身家以濟蒼生之豪也。其流必徇物而遺親。故曰無父。小心齋創記云。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

四書說義

卷十三

二十一

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任。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麼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甚麼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攔攔。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奪雅。豈唯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此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朱子云。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子是個退步愛身。不會理事的人。墨子兼愛。又弄得沒合撒。使天下悵悵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譚。遂啓夷狄亂華。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他初間。也何嘗有啓夷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初問云。閑閑衛也。峻其防也。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是。則人心中。截然若具城郭。而異端曲學。自不得以入之。距楊墨。放淫辭。皆閑先聖之道。以內事

四書說義

卷十三

二十一

講錄云我亦欲正人心四句。須以正人心爲主。集邪說距詖行放淫詞。皆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謂正其本以勝之。疑問云。能言節註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卽是此心有主張。卽此是其心之正。是卽聖人之徒。此是惓惓屬望於處士橫議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

陳仲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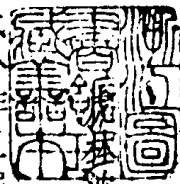
廉者只要無傷於心體。非必絕人逃世而自爲一道也。仲子苦節爲貞。亦異端跛行之當闕者。故孟子以惡能廉一句斷定充仲子以下。是就仲子一偏之行而推之。以見凡非人之所能爲耳。居食從來之義。不義廉者本所不計。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亦以其所從來者詰之。見其以爲義而食且居之者。那知不出於盜跖。以爲不義而不食且居之者。那知不出於伯夷。苟其不可知。則就仲子一身。已自說不通。充不盡矣。兩必蚓而後可。非是責其爲蚓。正見人生世間自必不可避絕如蚓者。總然如得蚓來。於世何補。不能如蚓而徒廢大倫。真天地一大蠹也。可稱廉哉。人必盡人倫而後可以議名節。無論不能如蚓。卽使能如蚓不食而死。而辟兄離母。豈便是廉。他

日又著論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斯足以定仲子之罪案矣。吾必仲子爲巨擘焉。非許之也。欲抑之故揚之耳。是未可知也。重不義邊。夏云到底不說他不情而不情意。隱然言外。管云。匡章是懷彭更之見。借仲子以諷孟子耳。○此意亦好。

四書說叢卷之十三終



離婁章



孟子  
沈守正  
無回甫  
輯

疑問補云。此章鄒氏分作三截亦是。但聖賢說話。是一口氣下。何嘗說一段住了。又說一段。此章總是論爲治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而其臣不可泄泄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掇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似不必太爲分截。又云。堯舜所行。自是仁政。必若此云者。見先王之政。不可不遵耳。故緊承說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爲政。隨承說遵先王之法。可無愆忘之過。仁政謂何。聖人既竭心思焉。發之爲不忍人之政。人人可繼續以行。世世可繼續以行。而仁覆一時萬世之天下。此爲治者所必宜因也。一云。仁心仁政。非有二也。有是心卽有是政。觀下文既竭心思而卽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可見今有仁心仁聞之仁心仁聞。不過一時之感觸聲聞耳。與堯舜之道。聖人之心思不同。所謂徒善也。若是真有實心。自然任事不得。○愚按論理誠如此。但三代以還。亦儘有有仁心而不法先王規模不能盡善。不滿其仁覆之量者。

故孟子說既有仁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此所謂政。紀綱制度之類。如云周官之法度是也。觀孟子發齊王易牛之心。而卽進之以井田學校。可見或問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不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圓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做先王也。疑問補云。惟仁者心思先王。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亦先王是以宜在高位。然夾輔在臣。言言先王之道。責難陳善。方可救天之方蹶。彼泄泄者。忍賊其君。誰效恭敬以匡輔。復見先王之治哉。孟子見當時之君。儘有仁心仁聞。可行先王之道者。而其臣泄泄。不急救正。故發此論。觀結局到謂之賊一語。則其意可知矣。又云。繼之二字宜細體。聖人心思既竭。欲天下萬世皆被其仁。然惟此一心耳。不立之政。安能遍覆於天下。惟本此不忍人之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使後來者皆可繼續而行。則政在一時。仁覆一時之天下。政在萬世。仁覆萬世之天下。此先王之道。不可以不因也。何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仁者之心。卽聖人之心思也。其所行仁。必因先王

之道。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也。所以宜在高位耳。補云。不仁者播惡於衆。天之方蹶矣。是何如景象。貴難陳善。全在臣子之匡扶。乃其臣無禮無義。言非先王之道。君上奚賴焉。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又云。由事君進退。說到言非先王之道。此一句極重。蓋責難於君。責以先王之道也。陳善閉邪。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者。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道也。是泄泄其人也。是以謂之賊也。

### 規矩章

疑問云。中庸云。脩身以道。修道以仁。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完得此仁體耳。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二所以正是仁處。法堯舜。是法其所以。非規規於事爲之迹也。出乎堯舜。卽入乎幽厲而已矣。三字最喫緊。

### 三代章

二以字所以字俱重。是得失廢興存亡之關鍵處。

### 愛人章

疑問云。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責已。些小設施。便求効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教以反求二字。人者對已之稱。下云天下則盡乎人矣。行皆反求。

便是配命之學。天下歸。正是多福。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効之心故也。

### 恒言章

說一所房子。便有個人在。說天下國家。便有個身在。恒言卽未之明言。而意已躍躍可思矣。孟子特別出言之耳。舊說謂恒言不知其序。又不知其本之所在。似未是。

### 爲政章

疑問云。巨室是先朝舊臣。其聞見最多最廣。且戰國時。或多擅權跋扈。吾所行少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不得且生其窺伺之心。故惟以道德自處。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就接一幕字。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若論勢力。有國者豈敵巨室不過。國與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孟子云云。只論自近及遠。理勢固若是耳。德教沛然於四海。正是爲政。

### 小德章

管云。此章全爲七雄中之不度德量力者發。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文王之臣。商孫子。殷士。祿將。便是小役於大。弱役於強。齊景公之涕出女吳。便是。

當知孟子之天下有道亦只從三代之英說不及大道爲公之世矣故大國之天當順小國之天亦當順有道之天當順無道之天亦當順孟子豈如後世之迂士濶遠於事情者哉今之諸侯既不能順無道之天如景公之受命於吳又不肯強仁如文王挽救無道之天爲有道之天徒欲以弱小而逆強大亦終必亡而已矣管云師大國而耻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

四書說義卷十四

五

手之義

### 不仁章

此必有所目擊感慨而發登之云玩不仁者可與言哉起句多是爲齊潛宋偃二君發也一說清斯濯纓二句不平歸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語氣不可從

### 桀紂章

疑問補云孟子見當時惟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仁之一字爲援既狀民心之所以歸隨說暴君之所以敗既勉好仁之必至於王復微不志仁者之必陷於亡

語語令人心懔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所謂仁也爾也云者足此無他之詞也一邊下一個歸字一邊下一個毆字二字正相綰結歸則不待毆况有以毆之乎毆則必有歸况歸又其欲乎此二段將得民心得天下竅繫已說極明透了因急接今之欲王者見圖王者不可失此機會又危言以動之見失此機會便必至於死亡如此則王如彼則死亡說得如此可危可懼見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

### 自暴章

此爲當世之君而發觀下章即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見已自絕於仁義而能使人人親長乎

四書說義卷十四

六

### 逆在章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舉世不失其孩提少長之初而居仁由義矣豈不是乎此孟子性善宗旨運天下於掌上之權柄也

### 居下位章

疑問補云至誠三句一正一反實重在下句若曰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皆是分內事全在誠能動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不誠却未有能動者思誠之

功其可已哉此思誠之爲人道也。問思誠之功安在曰在明善。

### 伯夷章

講錄云此章不爲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重末節。曰七年曰必見王道非迂濶而難行。一說紂播棄黎老養老之政廢文王以服事殷能修衆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是歸商也非歸周也不然於伯夷便說不去。愚按此亦後人推原之辭當時商周之勢未分其在周也猶在商也紂虐而文王仁則去彼就此聖人無庸心也如春秋時孔子不仕周而仕列國亦復何心之有。夏雲渠云孟子論仁政之得民多矣此又提出個二老來說蓋暗以自負。問如何是行文王之政曰就養老一節論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以大槩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管云伯夷太公同就文王之養一以鷹揚之勲業終一以叩馬之高節終何迥也其所乘殊也伯夷以遜孤竹之國出其避紂也恐紂以名羅之也一旦遇文而見勲業不但難爲中子之得父國亦難爲叔齊之受父命矣故文王養其志而不命以位太公以達可

行之願出其避紂也恐紂以位劫之也一旦被劫而艱去就不但難如膠鬲之歸仁亦難如夷齊之遠暴矣故文王養其身而因顯其身大聖人之曲盡人性如此蓋唯帝堯仁如天而智如神三王之中西伯近之卽待二老一事可推也二老則心莫逆而跡相反當夷齊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說者以爲各行其志亦粗論耳二老者直委身公諸天下萬世而不自有故孟子同仁之。

### 善戰章

富強總非美事此非未滅富國者之罪所以甚善戰者之律耳。刪正云戰國以善戰者爲第一等良臣故孟子痛發之。又云末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姑次之通重戰字。愚按自首章至此皆孟子目擊當時之弊有所感切而爲此救病之言其言深切著明試之立効真如菽粟可以療饑布帛可以禦寒與他篇泛論道理因問辨論者其旨不同。

### 眸子章

不知言無以知人以言觀人自是正法但末世滋僞

亦有言不可憑者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非謂可全廢聽言也謂以言質之於眸子則法工且密什不失一矣

### 恭儉章

此章專為以聲音笑貌竊恭儉之名者發聲音笑貌從唯恐不慎而生則其為恭儉也正侮奪之深也豈不侮不奪之謂乎李衷一云恭者決不侮人則有謀卽就是恭就是以幣交也是恭儉者決不奪人則樽節不用是儉卽費出有經也是儉別有一等陽為恭陰為侮以虛拘為折節是也陽為儉陰為奪以屯西書說彙卷十四膏為惜費是也推其心只是唯恐人之不厭孟子誅其隱而斷之曰烏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 嫂溺章

聖賢未嘗不行權也權卽道也故程子曰權只是經若舍道行權尚可謂權乎髡原不識道故得孟子一權字便要他援天下孟子將權字歸到一道字見權與道非二物頃刻相離不得

### 教子章

聖賢論教子而曰易子而教論中才而曰養皆曲成

人材苦心處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為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材則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邪父亦未嘗不教疑此亦有感之言

### 事親章

章首雖四句平起重守身以事親上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故下文舉其事以證之事孰為大守孰為大是文章叫起語不必以君長相形孰不為事孰不為守亦然有說必以守頂事親者過泥或問曾子守身得力見於臨終臨深履薄數語何以不言而舉飲食細事曰此亦不細鄒東廓云只看數必字

### 問章

卷十四

非曾子不能曾子直以已心親心聯貫為一無一念不在親無一時不在親就是一頓飯一餒一飽亦看做親意所在纔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詞也非一時口頭偶勉強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不匱之孝豈不守身者能得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養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我通於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

錢受之云自古豪傑親老家貧失身祿養多有毛義捧檄色喜亦此意也但人子必不失其身而後可論

孝。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如曾子敝裘耕魯。豈有富貴口體之養。而孟子獨稱養志。正以其未嘗失身於魯衛間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可見不能守身如曾子。便是不能養志。以之事親。斷不可也。○聖門唯曾閔二子不仕。夫子皆稱其孝。受之此論。從此覷破。但人子失身不獨在仕。守身亦不獨在不仕。理亦有可商者。耿子庸云。古人論孝。獨舉曾子養曾皙一段。往以爲沒緊要話。今尋思難矣。難矣。曾子嘗云。瓜作業。故窶人子也。乃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辦之。殫竭心力矣。且人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恂謹守約人也。遐想曾皙之意。與襟度高邁恢濶。與曾子迥然不同。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聯類。以爲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爲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蓋曾子惟父意之承而已。無意也。無意則無已矣。卽此而推之。凡所以守身崇德以承親志者。何弗用耶。管云。養志養體。學者亦毋太泥其評。先儒有言。曾子父子相反。蓋曾皙之學濶略。曾子之學謹嚴。曾元亦有所受於曾子也。曾子敝裘而耕。其貧可知。徹請應餘。正委曲以承

父志耳。非力有餘也。其平日以忠恕體一貫。能忠於父。必能恕其子。故曾元之不請。必先有所受而然。其間有無曰亡。則見平日之不問者常。而問者暫也。曾子以直道刑家。亦不與子之飾。無曰有。而元遂直遂以應之耳。曾子誠養志之孝子。元亦非養口體而不養志之子也。孟子欲標養志爲萬世法。不得不抑曾元。○二條卽非正解。亦不可不知。

格心章

疑問云。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補云。君仁三句。緊頂格。君心之非來。君心原自有仁義。原無不正。只緣有非。斯失其故。今非既格。便自無不仁。無不義。無不正。而國定矣。又云。仁便是仁。莫有不仁。義便是義。莫有不義。正便是正。莫有不正。如一色紋銀。略無毫忽銅鉛夾雜的一般。人不足三句。一氣讀下。首二句。便覷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耳。若無大人手段。人適政間。自不可少。亦不可不知。

中玄云。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顯叩聞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消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喻諸德。

而歸諸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寇於蒙。牯牛於童。皆是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爲多。但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罔覺。潛順而不知爲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安能無。然又自有納約自牖之道。孔子曰吾從其諷者。記曰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翹之。又不急爲也。此亦大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爲主。不恃此耳。曰既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子子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己已心上做。

#### 人師章

病在一好字。焚書云。孔子以前。豈無聖人。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爲人師也。東西遊遊。既無好與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正偶然也。亦以逼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

不肯放出。不得已而授以五千文耳。

#### 不虞章

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耳。疑問云。見人須是自有主意。本註脩已觀人二意並重。更周匝。

一說。惟不虞所以有譽。惟求全所以召毀。可見名之所在。可以無心得。而不可以有心取。此說却好。

#### 易言章

此必有爲言之耳。矣字亦有感歎氣。

一說。責任責也。不當任責。所以易言。所謂錢不出家言與之病不着身言忍之也。

#### 樂正子二章

饒氏云。樂正子以因便作帶來。是沒緊要事。不知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倘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宋儒一事。動輒說到薦用。此極可笑處。看來孟子無此意。只君子小人自不同。類觀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則與之同來。便自可責。不必別有有意必也。謂正子有因驩以干進之意。非也。謂不干進而真有意藉其資糧與馬之便。亦非所以論正子。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

亦儘諒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餽啜耳此戒責而兼提醒之辭想正子聞之亦必爽然自失

### 不孝章

此章與上孟獨夫章皆天理人欲之最精析處儻父未至於必不可告君未至於必不可容而稍有一毫私意與其間便是不忠不孝之尤者姚承菴云舜之不告而娶也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禹之傳子爲可安天下也君子以爲猶讓也湯武之征誅爲救民也君子以爲猶揖遜也伊尹之放太甲爲祗承湯命也君子以爲猶輔台德也周公之負扆臨諸侯爲待之長而授之政也君子以爲猶輔也若竊其似而實非其心則爲篡爲逆而已矣

### 仁之實章

此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仁義智禮樂性也人驟語人以仁義智禮樂鮮不驚駭不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卽此便是仁之實卽此便是義之實由此而弗去之便是智之實節文之便是禮樂之而生便是樂故各下是也二字指點之詞也實者木根之謂也有實必有華而華非所以語實也性不可見而見於情與才情與

才之切實易見而無疑者無如孝弟故孟子拈出這之當合不學而能章看答問云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會去也久又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采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兄而兄亦友其弟和美一團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不容於不生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之極也已知新日錄云樂斯二者一句總包下文樂則生以下皆是樂之妙處非樂之後纔以漸而生也初問云樂則生者天性中有真機吾到心安意肯處自然私意潛消真機萌動孝弟有個端緒隨事生長出來蓋孝弟是真性其伏也無盡既得個端緒則已開了門路動了機括真愛真敬漸漸流出漸漸滋長所謂生也生也者減一分人欲增一分天理之謂也朱子云只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若只恁地把握安排纔忘記又斷了如何得樂如何得生東遊會紀云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樂至於忘



始爲真樂。故曰至樂無樂。管登之云。味此章當知古人論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分明以孝弟爲性中之故。物而仁統之也。此章論仁義之實。則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而知禮樂亦皆以孝弟實之道。何定名之有。亦從其不可解於心者實之而已。程叔子泥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便說得太煞。性中亦安得有仁義禮智四物也。一有則百有。孟子所謂禮樂之實。正記中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說到有體有聲上。便不可以孝弟囿矣。章內形

四書說義

卷十四

十七

容樂斯二者之生機。真有活潑無窮之趣。非身有之。安能形容親切至此。故吾謂孟子之悟機。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其深造自得。見於樂之實。樂斯二者一段。愚按仁義禮智理也。卽是性也。非性自爲一物。而中含四德也。但仁義禮智之名。亦因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始見。假令未落於情。四者亦安從而名之。只可謂之性而已。孝弟則雖出於性而已。入於情。卽孩提少長。亦不可不謂之情也。但是情之最初者耳。叔子謂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固說得太煞。而管先生謂一有則百有。亦似以情初混性體。

不無幾微之辨。

天下大悅章

疑問云。得親順親。是大舜一生心事。觀書詞祇載見替。瞽瞍齊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想他當時只知自盡其敬。自治其身。以爲感動之地。竝不曾責善於親。此方是事親之道。至替瞽底豫。舜方遂却心事。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舜皆不之知也。自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耳。此之謂大孝。句不重化。天下上要於其忘化處見之。如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不重在與善上。要於其忘與處見之。

四書說義

卷十四

十八

天下非當草芥者。舜亦非草芥。天下者。推原其心。有如此耳。順非徒不拂親心而已也。必親之心皆順乎理。如下底豫方是順。所以尤難。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非替瞽頑而天下疑慈。歷山號而天下疑孝之謂。人至此人人各反其天。事至此事事各歸其極。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定以理之至極處言。非前疑而今定之說也。

舜生章

獨言舜文者。特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所以同妙處。舉一二以例其餘耳。舜文得志。時位各不同。行

乎中國各行其心之所是而合者自在。先聖二句是言所以合之故。揆字屬先聖後聖。揆卽道也。曰揆者指其心之運量處言也。先聖後聖只寬寬就舜文上結。而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在其中矣。

### 子產章

子產乘輿濟人出於一念之不忍亦偶一爲之後世相傳以爲美譚將有竊伯之驩虞而失王政之大體者故借以立誡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是書法曰聽政見舉國之事在手何必以乘輿

四書說義卷十四

十九

濟人此句是案惠而不知爲政句是斷下三節是解惠而不知爲政。子產治鄭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何獨遺於橋梁或曰漆洧合流平時水及膝春夏暴漲奔騰十餘仞不可作橋理或然也孟子亦非就此爲王政特就濟涉一事言之見亦自有當舉之政不必藉此乘輿耳

### 手足章

輔氏云此說特爲齊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陳氏云此是大都說報應如此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

不是的君父。真西山云孟子爲齊王說則然而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費猶幸王之悟而追已也曷嘗冠簪其君哉。有故而去趙岐註云爲臣之時諫納言聽德加於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已非與君不合也。

### 無罪章

輔氏云曰可以者言此時爲可也過此將有欲去而不得去者矣。孔子之臨河迴車穆生之去楚元王梅福之挂冠上東門張升之解外黃皆是此意。

### 君仁章

四書說義卷十四

二十

上章莫不仁義就君身說此莫不仁義較說得寬。

### 非禮章

初問云此亦是禮義但是精微處欠分明便失禮義之中正而反有害於禮義耳蓋禮義隨時事爲轉移有今日爲禮義而明日不可爲禮義者孔子去齊去魯是也在此爲禮義而在彼不可爲禮義者柳下惠魯男子是也非平日辨析極清而臨事又有化裁者不能此全從學問中來此大人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大人正對曲謹之小人說。

### 中才章

此責成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原旨云樂字從養字來。養則悠閒而樂。若急迫求之。但見其苦而越矣。

### 不爲章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爲的力量全養在不爲裏。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勇爲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爲能靜。此意深可體會。王弼州云。荆卿傳云。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 言人章

四書說義卷十四

二十二

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拈定報復說。一說因人之易言。故以利害懼之。

### 仲尼章

張南軒云。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汎應曲當而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不脫冕而行。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沐浴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

竊語之。近似以交好。此賊仁義之尤者也。朱公遷云。仲尼不爲已甚。君子依乎中庸。二語互發。李衷一云。不爲已甚。猶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爲平易的聖人也。注云。非孟子不能以是稱之。

### 大人者章

信果自是好的。但必之則傷義。大人惟義所在。則不必於信而自常信矣。不必於果而自常果矣。

### 赤子章

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未必其看之能辨也。然有是明者。不患無是能辨者。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未必其聽之能別也。然有是聰者。不患無是能別者。赤子之心。止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未必其知某事善能某事善也。然有是不慮不學者。不患無是無不知無不能者。人唯不肯認赤子之知能。即是大人之無不知無不能。故知識日增。天真日減。不知大人者。亦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非贊歎大人之

驚奇。正指大人之平易也。湛甘泉云：若說便以赤赤子之心爲大人，更不須學問，便是生成的聖人。此卽是卽心卽佛之說。緊要只在不失二字。不失必須學問。此論未嘗不是。但聖賢立言，有論本體者，有論工夫者。論工夫則聖人亦無歇手。論本體則庸人亦是現成。此是以現成大人論耳。不失必須學問，是先一層意。語氣中卽不言而其理未嘗不在。

### 養生章

管云：此言必有所爲，或破木若以美之疑，或解後喪踰前喪之謗，俱未可知。

由書說義卷十四

### 深造章

朱註云：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語自實地人多有恃其志意堅猛、精神壯強，而不以道者亦不可以自得。如顏之由博文約禮而進，末由曾之由三省戰兢而悟一貫，方是深造之以道。居安六句，是自得中一時並現之妙，皆出於自然，非漸進之謂也。

一說：管云，深造之以道，見非造之以識，見造之以藝術。而所造者在道也。道卽孔子時中之道，其源在於性善，自得達原卽達性善之本源也。又云：當以後章

楊墨子莫之所造反之。楊子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可謂深造於義。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可謂深造於仁。子墨合於仁義以執中，可謂深造仁義相須之學。而孟子皆不與深造之以道無他，只爲其入門悟頭不清了，手結果無地也。皆於性善一源欠透露，而從見地念根上充拓耳。故入狂入僞而難於成章。

### 博學章

朱子云：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個約某嘗不喜。楊子雲多問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個約去守他。饒氏云：未融時一個是一個，纔融了便合做一個。約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之類。疑問云：欲其自得之也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將以反說約也。是博學而詳說的主意。反說說字，根上說字來之詞。若曰詳說之者，非說詳也，乃說約也，不必以近於口耳疑之。

### 以善章

此章稱王伯心術之精微處。服人之善，養人之善，善未嘗不同，而一則未能服人，一則可以使天下心服。無他有，心無心故也。以善養人，如湯事葛，舜善與人同方是。

言無實章

一言僨事。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見。

水哉章

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只雨集二字。便是立涸之象。管云。學不務本。只是名心重而道心輕。

幾希章

幾希是所爭不多。然已實有所指。卽人與物同是生。而人性與犬牛之性不同處是也。正所謂善也。管登之指爲仁義之良心。總是一樣。君子舜以下諸人。皆是雖舜如下節。亦只可謂存之。非不止存之之說。但反之之聖。操存之賢。亦不可不謂存之之君子耳。

西書說義卷十四

二十五

淮海近語云。幾希之理。在事則爲物理。在身則爲人倫。在道則爲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卽以其所明察者。由而行之。非有二事。不得分知行說。張南軒云。行仁義猶是二物。由仁義行。則如日視耳聽手持足行。身與理一。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

禹惡章

曰惡。曰好。曰執。曰立。曰視。曰望。曰不泄。曰不忘。曰思。

皆是指其心之精神處。其精神能爲憂勤惕厲。而不能爲放便是幾希之存也。禹好惡二字。從微危之訓生來。曰惡旨酒而好善言。舉其一二以見其心耳。

非謂盡於此也。餘倣此。顧朗仲云中。卽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也。舊作行政用人者非是。楊升菴云。立賢無方。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皆高陽高辛之才。子至湯始廣其塗。故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再則曰旁招俊乂。伊尹

西書說義卷十四

二十六

萊朱巫賢傳說。皆以賢非以親舊也。自後周以親親爲重。異姓爲輕。至其末年。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景。屈子孫盤據。苗裔禪祚。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武蠢。皆據顯位。并詔侯景皆憤族姓之下。以釀大亂。立賢無方。真萬世不易之良法矣。不泄邇不忘遠。是卽人情之易忽者。以見其用心之周密處。武王非必專用意於遠邇也。老蘇云。聖人之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激。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朱子稱之。有不合之合。卽若合符節之合。是千聖會合的真源頭。於此有不合。行事必不能合。所

以要思。非時異勢殊之說。曰有不合。則其不合處亦甚微。

### 王者章

剛正云。周制六年天子一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跡不行於天下。故曰跡熄。非汎指政教號令也。天子不巡狩。則太史無復陳詩之事。而列國之風亡。諸侯不述職。則天子無宴饗之事。而王家之雅頌亦亡。故曰詩亡。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之謂也。若謂平王之時。降雅爲風。則正月之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於雅何哉。○此說本王鳥傷。高新鄭說。而小異之。似有理。又一說。詩亡於陳靈。故春秋作於魯哀十四年。則又以無詩之日爲詩亡。非指平王也。併記之。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盡屬於桓文。正見王跡降爲伯功。然春秋之名能尊王者。實桓文也。故孔子不能外桓文之事以取之。○管云。據胡傳之解。春秋以日月爲義例。以一字爲褒貶。若謂筆者筆仲尼之新文。削者削魯史之舊文也。何以云其文則史。曰孔子雖筆削春秋。而未嘗動魯史一字也。不削曰筆。不筆曰削。其文皆仍舊耳。蓋褒貶原史中之大義。而去取則

出自仲尼耳。試考春秋中之特筆。莫大於天王狩於河陽。晉文實召王。而孔子爲之解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莫凜於趙盾弑其君夷臯。夷臯實趙穿所弑。而晉乘誅意以歸盾。魯史從原告之文。而直書之。孔子爲之印曰。惜也。越境乃免。此非史文一字不動之明徵乎。是皆述而不作者也。曰作。固孟子之權詞也。又曰竊取者何也。曰此見聖人守爲下不倍之篤也。非夫子不考文。春秋雖不考天子之文。亦嫌於考一國之文也。雖曰義從魯史中取。而取出卽成世訓。苟非無忌憚之小人。孰敢倍諸。苟非不踰距之聖人。孰能援諸。此知我罪我者之所以並存此書也。安得不謙曰竊。一史官所書桓文之事耳。才經宣尼之取。是非顯白於天下。如讀詩而了然於美刺之際也。謂春秋爲逸詩也。可謂桓文之事。卽王者之跡也。亦可。春秋其可以不作乎。

### 五世章

剛正云。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小人安得有澤澤。澤亦不是。流風餘韻。卽口澤手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子得以私淑諸人也。若論孔氏之流風餘韻。百世猶

新。况五世乎。此亦本高說。趙岐云。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太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亦自說得好。管云。味五世而斬。是將斬未斬時語。蓋以去孔子未及五世。自幸也。孔子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知孟子之沾孔澤。不在三世。必在四世矣。又云。孔子沒。子思已二十六歲。距孟子生時。亦近百年。然則史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或係門人之門人。未可知。若親受子思之門。而乃曰私淑諸人。則孟子乃倍師之尤者。何以責陳相哉。私淑中須隱然負得極大。

四書說義卷十四

王九

可以取章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爲知有四端而擴充者言也。常人則不能也。可以取。可以無取者。爲常人之理。欲交戰者言也。賢人則不必也。一說。事有判然不可者。辨別何難。乃有理正在渺忽之間。須合下詳審。個至當。稍不審而冒然行之。則傷矣。此是教人精義之學。在事上說。非自疑自許之謂。疑問云。禮記黔敖爲粥。以待餓者。節云。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卽可以取。可以無取等句之義。其說亦妙。

逢蒙章

通章只重取友上。是亦昇有罪焉。已提出逢蒙在外。下節亦只重孺子邊。孺子庾斯之事。孟子只就取友取之耳。未可謂合於義也。歸熙甫云。自孺子言之。則爲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爲欺君矣。時則爲庾公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敵於下。殺其爲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闕可也。

西子章

非則全掩其是。是則全掩其非。一念之間。何等危惕。

四書說義卷十四

三十一

曰。蒙曰。齊戒沐浴。下字俱有意。須知是說個影子與人看。

言性章

程子云。此章專爲智發。今且從之。首節是欲人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也。以故言性。由利言。故是孟子道性善宗旨。如指孩提之愛親。少長之敬兄。所謂故也。然本之不學不慮來。所謂利也。利與故合下相離不得。若舍利而言故。則過額在山。象頑受惡。亦故矣。豈可以言性乎。利字當不得善。所以利處則善也。下二節總見用智者。苟能順性而動。卽莫難治如。

水而循其利，便可以故莫難測如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得其故，自可以見其利，所以者何？故與利不容分故也。安用鑒爲哉？苟求其故，只言故不言利者，天道之自然，不必言也。便見故與利不是兩件。○舊說如此，愚謂此章爲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智是四端之一，非性之外，別有智也。以故證性，本利言故，自然而然，性無事也。識性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而乃鑒之以杞柳，鑒之以湍水，鑒之以仁肉義外，性之所以日晦也。不知順性之自然，雖以庸人而可同神禹之智，雖星官曆家而可以坐測千歲，老遠性之以利而真，智之以不鑒而大如此，紛紛亦何爲哉？

公行子章

初問云：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個大題目壓倒他，其實遠小人之意。

存心章

直到下三自反，只是一個存心。自反不在存心之後。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卽發以驗其存。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卽應以驗其施。陽明云：二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覺得未精，橫逆之來自謗。

訕怒罵，以至不道之甚，無非我實受用得力處，可以之爲禽獸乎？君子曰：此亦妄人句，是代君子說的話。如說君子到此而說他是個妄人，如此則等之禽獸矣。若是禽獸又何難焉？惟其非禽獸是故。君子云：近溪云：先輩說此章難字不讀去聲，直接至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愚謂卽如舊說妄人三句，非真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意，原不住手，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無一朝之患，卽在有終身之憂內。有憂則自然無患矣。若夫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正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獨言舜者，千古之遭橫逆而能格者，無如舜，故特舉之。管云：孟子言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最妙。然論到憂不如舜處，不過曰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亦就希賢希聖之君子論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今傳後，猶屬名根，使從中庸遯世一脉上起，因名根終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在一朝之患亦在。猶爲一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然學者必先有鄉人之耻，而後可與論遯世不悔之學。○此論亦



不可不知。

### 禹稷章

夏雲渠云。平世似可無汲汲。禹稷却如彼而賢之。亂世似。坐視。顏子却如此而亦賢之。兩段是設疑。面議論。聖賢能爲道而不能爲地。道者千古之所同。亦一人之可得而自主。地則隨所遇以寘之。唐虞寘禹稷於饑溺之地。禹稷卽欲不饑溺不得。春秋不寘顏子於饑溺之地。顏子卽欲饑溺亦不得。此全在責任上。非順時而出順時而處之謂。敘禹稷而曰。是以如是其急也。繼之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意不重禹稷之能爲顏子而重顏子之能爲禹稷也。孟子隱然以戰國之顏子自負。二可也。最爲圓妙。便見易地則皆然。

### 匡章章

訂測云。章中言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先子而後父。蓋責善起於子也。然則匡章之過亦大矣。而孟子

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其無世俗之五不孝。有出妻并子之深悔而已。尚有可原之實在。據史秦假道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僞與秦交和而卽擊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啓得罪於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及章子全軍而還。勸以更葬。則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諒其心。曰。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燕。

四書說義

卷十四

三十四

### 武城章

一說。此章亦宜重子思邊。似無謂。余謂孟子以賓師居齊。於齊國之事。未屑屑然也。景丑氏之徒。嘗以君命召。不俟駕責之。不知爲賓爲臣。道同地異。孔門自有家法。故借此章發之。

### 儲子章

只重講何以異於人哉一句。堯舜句輕輕帶說。此語原自是口頭話。

齊人章

由君子觀之。一氣直下語。由君子體出。求而見。妻妾之可羞。泣直以齊人觀齊人方。不工也。何羞且泣之有。孟子指出所以二字。真醜態畢備。矣。講錄云。朱履之客。何施施也。而所以求者。函谷之雞。工部之郎。何施施也。而所以求者。山莊之犬。又不止齊人也。能不羞且泣乎。

四書說義卷之十四終

四書說義卷之十四終

三十一

四書說義卷之十五

孟子五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怨慕章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怨出於慕。如不慕則不怨矣。孟子逐段形容。雖是解怨字之惑。却重重照顧慕字。非是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前是說怨。人少節是說慕也。管云。怨者戚戚然若有所歎。慕者皇皇然若有所求。蓋舜之不得乎親。其心必反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若但說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終疑於怨天怨親矣。正合父母之

四書說義卷之十五

一

不我愛意。但須渾融說。我竭力耕田四句。言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欠處甚多。不識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徘徊自問。引咎負慝。此大舜一生怨慕的真心事。此處正對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形容之高。中玄云。四句正所謂恕也。孝子意補在虛處。此於而已矣。何哉。字面非不有會。但怨慕正意。無歸實處。今定從舊說。觀竭力耕田句。則知舜往于田。是暇逐之也。暇亦國君應有田祿。而辱于遠耕。入囂妻傲子之讒耳。舜所以號泣也。原旨云。帝使其子節是敘事。是舜之述。天

下之士悅之。是從上節中抽出議論。是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二節。體製略同。說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談。故拈憂以替怨字。憂正自慕生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富貴。遷遷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耳。人少則慕父母。而舜經歷了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個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曰五十而慕。見他已前可動的境界。都歷過了。此時不動。更無可動。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或以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爲疑。曰此未知大道爲公之世也。三代以前。天子

四書說義卷十五

二

娶妻章  
按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鴻汭。嬪于虞。則舜尚二女之時。瞽瞍亦允若。而象亦化其傲矣。微獨焚廩浚井之事無之。卽不告而娶。亦未必非後人臆度之譚也。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耳。真西山云。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講錄云。堯不難於制瞽瞍。而難於處舜。告之瞽瞍。定有違言。瞽一有違言。舜決不敢就。而堯亦難於強舜矣。故但治之以君法。不論舜之告與不告。瞽之知與不知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亦可見矣。舜唯見得廢人倫。以對父母大。故告爲輕。使無堯之君命臨之。則舜亦不敢聽之不告。堯知瞽之必不從告。又知舜之必不忍違瞽。故不明言其所以只以君法行之。使瞽與舜皆若非舜之所得主。而不得不然者。二聖真所謂人倫之至。正唯未嘗不知其殺而憂喜一聽之。弟。憂喜一聽之。弟。而又非偽。所以爲聖人之用情。使其間稍有一念之萌。卽術也。卽欲不入於僞不能矣。或問象曰鬱陶思君。舜曰惟茲臣庶

四書說義卷十五

三

汝其于予治。只此轉非聖人不能。洪覺山云。舜未嘗動心。更何用轉。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而他日封之有庠。使吏治其國。使不得暴民。聖人之順應曲當如此。故曰察於人倫。

### 殺舜章

王元美云。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於已。雖疎無誅也。况親其弟乎。書曰。啓聰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脩匹夫之怯於弟也。疑問補云。舜雖友于之極。然於做弟未嘗無怒無怨也。但不藏不宿耳。不藏不宿。而唯知

四書說義 卷十五

四

親愛此聖人之所謂友于也。彼外假怡怡之名。而小嫌介意。仇結而不可解者。不知獨何心也。又云。論放象說到豈得暴彼民哉。可謂兩全無害矣。又雖然一轉。說舜欲常常而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是謂獨得聖人之心。疑問云。天子使吏治其國。固是使象不得暴虐其民。亦是愛親之深。而慮之遠。使得保全終享其茅土也。陽明象祠記亦有是論。初問云。常來朝者。不但是欲展親親之情。使之常見政事禮法。忠孝誠敬。則自有熏陶轉移處耳。聖人即是親之愛之中。自有許多節文如此。

此章亦有二疑焉。或疑瞽瞍卽惑後妻。愛少子。何至有聖子而欲殺之。金履祥曰。史記虞氏自慕以上皆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虞固有土之君也。瞽或老悖。欲廢嫡立幼。而象亦思以弟奪宗。故造殺謀。理或然也。又疑舜都蒲坂。有庠。今隸湖廣。又廣西有象祠。皆非中土也。欲常常而見之者。固如此乎。金仁山曰。古者萬國。各世其地。舜欲封弟。必不忍奪以與之。亦視九州閒田以封之耳。雜書載舜葬蒼梧。象爲之耕。今舜陵亦在道州九疑。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有庠之事乎。

四書說義 卷十五

五

### 咸丘蒙章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古語本是形容臣子之盛德。當世遂倡說臣堯臣父。卽人心敢於萌此一段意思。人口敢於述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人心之夷狄猛獸矣。孟子辨臣堯。說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辨臣父。說到爲天子父。以天下養。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義正詞嚴。顯是爲戰國人心重閭一字宙故曰。孟子之功不在三聖下。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依舊說孟子亦非正解古語。有說作因其誤引之意。而反詰之。似好。蓋大段意重子雖盛德。無不得于上。不重

感化上卽引書亦重首二句不重末句正破其容有感之謬耳

堯以天下章

小心齋劄記云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沈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其他人博個名兒世間

四書說義

卷十五

六

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喻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

能二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

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却許多痴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疑問補云以天下與歸之天而天與終歸之民與是議論有根據處彼無德及民而暗奸天位者自不得以堯舜藉口矣

四書說義

卷十五

七

南河陽城之避有意欺無意欺何異莽丕之讓九錫哉楊用脩王元美駁之矣箕山更無謂蘇子由譏其不度德何辭也焦弱侯云舜禹之避嫌於逼堯之子而俟其遷也非輕天下而惟恐其不去已也益非避天下也三年喪畢政歸於啓滿盛而不可居也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宜王賢而共和去類也非不可聽而不快然也或謂三聖皆以避卜人心屬則歸而君之不屬則歸而相之大道爲公之世不必有末世之嫌也理或然欺抑孟子形容與賢與子之天不嫌鋪張其說耶南河陽城箕山何太確然也

安得不缺疑也。

傳子章

原旨云。通章以天與賢二句爲主。自此說起。而結之以天也。命也。其辨禹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四節。又歷舉以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實出於天。而於禹無與也。凡不是人爲處。便是天。不必紛紛於氣數主宰之說。高中玄云。天下與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

南書記卷十五

以爲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爲天下也。王弼云。與子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禹之道。卽堯舜之道。啓能繼禹之道。便是堯舜之淵源。不亡。故可以有天下。敬字亦重。禹繼堯舜之道。全在敬。講錄云。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其運於天者。謂之天。自其命於人者。謂之命。與舜禹而不與朱均。是天也。亦舜禹朱均之命也。與啓而不與益。是天也。亦啓益之命也。匹夫四條連絡說。見得匹夫而有天下。必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又須繼世之君。如桀紂之不肖。有舜禹之德。而無天子之薦。不免爲仲尼。卽

有其薦矣。而繼世不如桀紂。亦不免爲伊尹周公。三人俱不重。特借以發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斷以趙岐說爲正。林隨泉有辨。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固矣。亦當論其世焉。三代以前。大道爲公。田野間有一人德堪爲帝者。卽挈天下而歸之。非以爲尊崇逸樂之具也。故許由善卷之徒。去之若將浼焉。以天下之不足慕也。降至有夏。風氣日開。卽非若後世之天下。而已非復唐虞矣。觀夫子贊禹曰。卑宮室。惡衣服。若天下已向於華。而禹以儉維之。亦異乎茅茨土階。相忘於無言之日矣。

南書記卷十五

人情無欲不爭。有欲則必爭。雖聖人亦無如世變何也。故官天下。必衆聖斯舉。家天下。則中材可由善乎。子由之言曰。使有臣如禹者。吾知禹必不以天下授之矣。以啓足以有天下。故也。故傳賢之不得不變。而傳子也。非聖人意也。勢也。孟子論繼世之君。而推至於桀紂。見及此矣。獨其從天下起念。而非從一家起念。則所以善承天。而非如後世之私天下者耳。然則謂繼天下爲德衰。則不可。謂非世衰。亦不可。

割烹章

伊尹聖之任者也。只一任字。伊尹精神已足。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一句最重。從前是聖之任學問。從後是聖之任事功。在猷畝則道在猷畝。在君民則道在君民。若加一毫意念。便不是樂。便不是易地。則皆然的學問。疑問云。非其義也。兩段敘得極妙。樂堯舜之道。認得如此明白。決不肯一毫苟且。而肯以割烹進身乎。非其義也。卽非堯舜之道也。是一直說話。由天下千駟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故由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是一樁事。一說此節是有道而不爲。伐夏救民是大有爲。如此又是兩截。非義非道而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則是義是道者當如何。伐

四書說義

卷十五

十

夏救民。不過是義是道中之一事耳。伊尹原不曾驚天動地。始器器既幡然。謂試湯之誠意非也。又謂涵養既大。出處自不可輕。此亦非也。又一說尹在莘野。既度世。又度湯。又度已。度數已明。知一出便須做出放君易姓的事來。故亦徘徊顧惜而不遽忍。既而審其責之不容諉也。故幡然就之。極爲可聽。然有一說嘗考尹五就湯五就桀。初意原欲以忠湯者忠桀。追聞醉人去不善而就善之歌。乃輪誠告桀曰。亡有日矣。桀拒之曰。日亡吾亡。尹乃復歸於亳。桀是時尚能起九夷之師。尹猶勸湯貢桀。九夷之師不起。始從

湯伐桀放之南巢。由此言之。謂尹莘野中。卽有放君

之意。無是理也。觀孟子於自任天下之重如此下。方

接敘就湯而說之。語自分曉。然則如何。夏雲渠云。豈

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皆孟子推伊尹之意。而云

非實有是語也。蓋總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抑揚

其詞耳。較諸說長。輔氏云。非予覺之而誰也。蓋既

明明德。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任不得正使不得

時與位。亦須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

不容已者。自耕莘至救民。敘述伊尹心事已盡。枉

已二節。又抽出議論以證要君之誣。要湯句。是借他

語反掉之詞。未引書見他正天下如此。豈辱身要湯

如彼。

戰國處士橫議。其敢於誣聖賢。不待言。然史載伊尹

爲有莘氏媵臣。趙良曰。穆公舉奚牛口之下。要湯自

爲。或出好事之口。割烹食牛。似果有之。孟子一切抹

殺。以大節目辨其誣。其義何居。蓋戰國之士節賤極

矣。鑽穴踰牆。無不可爲。復藉口迂身行道之案。若曰

古之聖賢豪傑猶然。何況末世。章之述人言。未必無

諷心焉。孟子則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爲辱人

賤行。而始進不以正者。未有能建奇績於天下者也。

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能維持人心世道處學者不可不察其微旨所在而併以史傳爲不足信也

### 孔子章

癰疽瘡環權要不及彌子。在衛在齊安常無事倉卒不比過宋於衛不主彌子於宋必主貞子則好事者之誣不辨自明。聖人之所知者禮義而已然進禮退義而得不得正未可知則命也於此萌一毫衛命之念而增損吾之禮義以從之便是無義無命也可見聖人禮義之未盡必先言安命也禮義之已盡又不妄言造命也此是義命合一

四書說義卷十五

十二

南子可見公山佛肸可應召則不主癰疽瘡環似不足爲孔子深辨孟子自言孟子不與王驪言的學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下惠之可也推其旨亦與辨伊尹百里奚同意

### 百里奚章

虞人也節是敘事下節是議論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他知幾之智來卽此知幾說他知衰知興決知食牛干王之汗又自此智推說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無自鬻成君之事議論都從虛處起却說得的然有據

### 伯夷章

上四節是敘五節是斷觀加一孟子曰自見仕止久速是孔子之時處所以時不在焉照三子看自見得初問云此處若不見得聖心至精至融毋意必固我之妙便是絕無張主與世浮沈的人但常人不由事勢上迫而後動是心有所陷溺而然意念迥別耳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得盡其一德之中否朱子云既云偏則不得爲中矣問既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集大成二節是一直意總是聖之時直恁

四書說義卷十五

十三

難說故儀之樂譬之樂不足故又譬之射非上是比與之全下是比聖之所以全也疑問云二節只是一意上文只有個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要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之也就重在金聲二字看本文先下金聲二字下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因承說金聲也者四句見得有始方有終遂承說始條理者四句事只是一事然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已七八分了而較未爽快因復舉聖智二字譬之射者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將一個正鵠完



全在胸中。然後可用挽強破的之力。是巧居其先。力居其後。巧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故說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非有始條理者。則無終條理者可見。聖由於智。非有巧以運於先。即力能至之。亦不足以中。可見至聖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之所以爲聖之時也。二節總說得聖由於智。○此說論理。未嘗不是。但孟子語氣。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逗出聖知。由聖知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旨。則末節不得力耳。口義云。有音可名。故曰小成。

四書說義

卷十五

十四

無音可名。故曰大成。初問云。始條理。終條理。只是一個條理之始終。非兩個條理也。知行原在一處。原是合一。要識得此意。朱子云。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到乎。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東西高下。不能設中在紅心。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那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不過

如此。陽明云。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鄒東廓云。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所以可爲小成而不可爲大成。可以得至而不可得中耳。

管登之云。人有聖於乾元者。此孔子所謂吾不得而見之聖人。孟子則以爲聖而不可知之神人也。聖不可知。非聖於乾元。而何人有聖於坤元者。此孔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之仁人。孟子即以爲大而化

四書說義

卷十五

十五

之之聖人也。大而能化。非聖於坤元。而何以至。譬力以中。譬巧見得時中之至聖。與天相通。全從智體。巧妙中來也。蓋亦窺到神境。即是智境。聖而不可知之處。即是智仁合體。天下一人之歸元處。而竊疑孟子之學未到此。又云。巧力二譬。暗合於乾九三之傳文。傳文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幾非巧乎。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義非力乎。然而至之終之之間。尚有幾微在。夫子其中乾元之的。而力亦至者乎。孟子與夷尹惠三子。其中坤元之的。而力各至者乎。曰。然則孔子發皆中的乎。曰。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寧

有不中之的。倘亦有未至時否。曰：小子不知也。乾元之的。易中而難至。爲其立於先天之上。不落識田故。坤元之的。難中而易至。爲其立於後天之中。不離方寸。故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時命中之的。寧有一矢不向乾元中心者。而猶望有窮神知化之聖的在。故曰：聖則我不能。以是知孔子上達乾元之力。猶未敢自信其已至也。的皆至乾元必也。從心以往乎。學至坤元之的。則與至乾元思過半矣。又云：然則夫子上達乾元堂室在何年。曰：難言哉。孔子聖由天縱。故曰：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而智似遜於堯之如神。則生知之量猶未滿。故曰：好古敏以求之。亦可譬善射者之優於力。而微憾於巧也。當十五志學時。則巧機動而力亦隨之。是時已全具聖體。胸中無分毫染汙。天下一人。萬古一息。是其本來性天也。特聖力未充耳。一進而立。再進而不可感。力漸充矣。聖力充則智巧愈充。至於五十而知天命。則運巧而力不運之始也。漸到耳順從心。上達乾元。而巧力俱泯於無用。則可以再造坤元矣。先生屢伸乾元坤元之說。以乾元無首。坤元有首也。用九之極。是曰知化育之至誠。用六之極。是曰贊化育之至誠。故以中庸至

誠至聖二案。爲孔子從心以後境界。其文甚多。不能載。

北宮錡章

通章。天子重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已而去籍。唯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凜然不可奸也。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卽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周制之內外相取。大小相維。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也。講錄

云：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略。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節。通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又云：天子一位。君一位。提起看一位字俱重。見得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也。君一位。君字兼天子大國次國小國之君言。又云：天子之卿節。亦見有尊天子而重王畿意。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者。卿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

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內方千里。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分地。中士下士不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又云。卿以上三國等不同者。以上之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寢薄。苟又爲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未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又云。耕者之所獲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

四書說義

卷十五

十八

明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

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封建自上制下者也。爵祿之籍廢。而百里五十里七十里之制不遵。有諸侯而擬天子者矣。井田下奉上也。經界之籍廢。而上中下之農之田不給。有履畝而稅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剝乎民。以文武強幹弱枝之良法。而漸成脰大於股之陋風。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雖然。使天子無失其柄。諸侯即欲去其籍而不能。故論世者亦交譏焉。按孟子所言。果是略耳。周禮雖後出。而其制獨詳。儒者又以傳自劉歆。且引孟子其詳不可

得聞之語以攻之。遂不得等於漢儒之王制。不亦固乎。

### 問友章

不挾至晉平公。亦可以止矣。孟子何以猶少之。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友其德必真有貴德之實而後可。非僅忘已之勢而已也。故由三人之不挾。推而進之。必如堯之友舜。乃爲真友德者耳。友德從不挾生來。而不挾便當不得友德。然終於此而已矣。是總一章轉頭話。不專少平公也。迭爲賓主。只是略上下而交際往來便是。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之說。此初降鴻汎未納百揆時事也。

四書說義

卷十五

十九

### 交際章

萬章見孟子不辭宋薛。七十五十之餽。於齊雖不受祿。而頻受其賜。竊疑其不當如是。不知孟子全爲事道計。故引孔子以證之。或疑孟子之遊齊梁。的是孔子以有道易無道心事。但辭受取予處。未免稍寬一針。論至事道獵較。亦精析矣。猶疑孔所委蛇者。一時之風俗。孟所委蛇者。一身之藩籬。將無說欺。曰。時不同也。孟子之時。竊國之諸侯。爭以下士相高。其下士之意非也。而風則可尚也。孟子急乘其折節之虛。

意以顯賓。臣師臣之節而寬論其餽問之所自來。以爲揆言通情之階。孔以獵較爲兆。孟以交際爲兆。同一事道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無處而辭百鎰。將行而辭萬鍾。其介未嘗稍貶。則事道之意愈明矣。章亦知孟子是事道者。尚疑事道中多此一段委曲耳。觀其問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仕道歟。意可想見。孟子則以欲事道。則交際自不可却。孔子便是左證。管云。章問諸侯之取民猶禦。而孟子言比今諸侯或誅或教爲詰。詞義俱重。何爲其然也。蓋問者答者皆不指加賦之小苛上。爲戰國諸侯之猶禦。如晉楚二大國。則併人國而田之。如齊梁韓趙四中國。則壞君土而國之。此王法之所當詠者。而士君子居其國。未免受其餽。故充類而有此辭也。舊說先傳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爲之兆也。五句只重示可行而不爲倖倖意。不重決去意。愚謂卽說不行而後決去。亦正事道本旨。不必拘拘。見行可亦只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舊說際可於衛靈公。養於衛孝。正是孔子當日之交際。挽足前意。愚意只閉閑說。孔子委曲事道如此。則交際之不當却明矣。蓋此章原借交際以發事道之深情。非以仕止明辭受也。融

會大意自得之。

一說商受十四字非衍也。夏云言三代一法並無異說。至今猶爲嚴憲。如之何其受之。管云殷受夏周受殷亦以戰伐得之。近於殺越。唯其當於道義所不辭也。故於今爲烈。若貨從禦得則傷義甚矣。如之何其受之。

仕非爲貧章

此章專重行道。首說仕非爲貧也。便見仕以行道也。卽爲貧仕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抱關擊柝極矣。然亦未嘗無道可行也。如孔子爲委吏則會計當。便

是道爲乘田則牛羊牖壯長。便是道。可見道與仕俱卽卑貧猶然。况高位乎。彼位卑而不免於罪者。正以不行道而高言於位外耳。若夫立人本朝。夫孰得而罪之。而乃尸曠而道不行。可耻孰甚焉。正應仕非爲貧句。兩曰字與言高言字相照。其不言高處正是行道處。

士之不託章

客卿可爲而祿不可受。祿不可受而餽常不却。此其義之精析在毫釐間。故不得不問。士不敢比於托國之諸侯。而又不安於爲臣顯。是以身夷於編民。

而亢其道於賓師之列。故君而氓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賓師我也。函餽則標之。孟子將朝王。以召而止。卽是此理。孟子說悅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養。又直說到堯之尊養舜。意殊凄婉。可想久於齊。非我志也的心事。管云。余始讀子思之言。而疑其無是事。既以老萊諷諫事君一事參之。而信其有是理也。觴一濫遂爲子夏之徒。田子方途遇子擊。不爲禮。而曰。貧賤者驕人。○按老萊問子思。何以事君。曰。順吾性情。順也。又以齒剛。舌柔。規之。子思曰。吾不能舌。故不能事君。卽其爲臣之不肯爲舌。則未爲臣之不能憚爲齒可知。講錄云。卒之一字。亦見子思發之不暴處。古

四書章句 卷十五

三

者受則延使於內。不受則出於外。標使非逐去之謂也。此訓詁調停之說。還以前論爲正。孟子舉堯之養舜。畝畝爲王公尊賢之準。亦就戰國之諸侯論也。蓋是時七雄之僞節招士。氣亦日養而高。子思孟子乃得抗賓師體面於其間。使其道尊而展布易。亦不得已救一時之策也。若非竊國之諸侯。自當別論。後舉而加諸上位。卽徹五典納百揆之位也。若說禪位之位。則士以天下爲覬矣。

不見諸侯章

前面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後面云夫義

路也。禮門也。通章以二字作骨。卽子思之不以友滿繆公。虞人之不以皮冠應景公。亦只是守此禮義耳。講錄云。多聞以下五節。總是反覆以明不往召見之意。非是上二節言君不以召士。虞人三節言士不可以召見也。繆公以友得子思。尚加於召一等。景公以皮冠招虞人。比其本分尚高二級。而二子不受。况士而可往召乎。此文善挑翻處。原旨云。君子非是自高。定要國君來求我。只原平日認得一個禮義。事事皆在上面行耳。夫是不往見而往役之義。不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行。

四書章句 卷十五

三

不去是不敢見之禮。亦不是別的。由吾身而檢之。便與門一般。舍此便出入無所措。人人共由共出入。却認曲徑邪實作門路者多。唯君子能由是而不舍。出入是而不離耳。而肯應非禮非義之召乎。由字出入字。從路字。門字生來。亦却有意。禮義之細微曲折。最多。曰由曰出入。有盤旋回蕩於此。而不出其腔子。意如下文孔子應召。亦是由義出入禮處。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是禮義。孔子當事有官職。則以其官召之。是禮義。禮義是活動的。

一鄉章

疑問補云首段語氣雖平。照下段看來。似本如是其為志。故如其為友耳。倘不以一鄉自足。則必進之一國矣。倘不以一國自足。則必進之天下矣。此以友天下之善為未足。又進而論之。古人也。須如此看。一說。孟子教人見善便取友。如貪賈入市見物便收。看斯字最妙。一鄉之善士等句。泛就人之有善者說。非我做一鄉之善士。方去友。一鄉之善士云云也。善一而已。豈有鄉國天下之分乎。知人論世。不在誦讀外。然不論世不可謂知人。不可謂誦讀。論世而我之世。即古人之世矣。故曰尚友。

問書說叢

卷十五

二十四

問卿章

疑問云。段中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懇懇惻惻。直到無可用情處。此方是反覆有毫髮自欺未盡。不可質諸鬼神。是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便說易位。便要去看微箕比干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此是樣子。又云。貴戚之卿。必待大過方諫者。亦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之意。管東溟云。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驗其善。養浩然之氣。王色定然後敢問異姓之卿。此可驗其足用為善。

卷十五 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六

孟子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杞柳章

管子測義云。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杞柳之喻。本於此。湍水之喻。本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朱子以荀子性惡之說。論杞柳。以楊子善惡混之說。論湍水。此亦充類至義之盡。而非告子之性宗也。告子之性宗。千變萬化。不出生之謂性一句。不獨告子逃此句不得。即孟子以性善標宗。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何嘗離得此句。但告子之認生處。與孟子之認生處。別耳。又云。朱註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天理訓性。亦未確。理即義也。告子既外義。豈不無理。直以人心之不資於見聞。不鑒於思慮者。為性耳。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為杞柳。而仁義則同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惟梧桮初但以義屬梧桮。繼亦兼仁說。而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梧桮。何也。告子見得仁上。唯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為性。生至於親親而仁。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孟浪之言。

而世附會於朱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視告子太淺矣。

### 湍水章

杞柳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湍水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不能自主。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說者須知告子總理前說亦與。或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自不相濫。孟子就東西中指出上下二字。告子便動不得。

### 生之章

生之謂生。告子亦未嘗不是。只是見得統體了。不能拆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牛

四書說義

卷十六

二

之性折之便無可解。

南軒云。告子曰。生之謂性。程

子亦云。生之謂性。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亦曰。口之於味性也。蓋其言未嘗不是也。所以言非也。淮海

近語云。生之謂氣。生之理爲性。生則人物之所同。理

則人物之所異。若知人物之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

生之謂性亦無不可。管云。孟子兩詰而兩然之。孟

子非不知告子之不肯求諸心也。欲引之辨入人獸

性之幾希處耳。故直指而詰之曰。然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可謂中告子食色是性一

語之頂門針矣。

四書說義

卷十六

三

有生之後而印會於兩儀未判之先。觀其言曰。乃若

其情云云可見。卽告子所謂生亦指人生之後而言。

故曰食色性也。亦初未嘗說到犬牛與人同有是本

來之生性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西來以後語。告

子時尚未有也。又云周元公大程夫子而降。罕透此

宗亦未必然。朱子嘗言之矣。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

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大不同。

### 食色章

從先維俗議云。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乳則啼。仁義豈能勝甘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

義豈能勝悅色之性。性介善惡之間。似是確論。何必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測義云。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脩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夫子性相近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

四書章句卷十六

四

其本旨也。既聞孟子犬牛人性之鑄。故就其所謂生者。而體味之。覺食而甘之色。而悅之。此甘之悅之情。亦是愛之根。於中而不可已者。故曰仁內也。非外也。若義則斷是外也。非內也。其所謂仁不獨非仁。民愛物。統體之仁。即所謂親親之愛。與食色一揆者。亦非告子立言之旨。但言食色。則親親亦自不能外耳。第其發論。似不在是。管云。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即仁中許多條件。不從孩提之性生來者。便屬義。此論極是。告子所謂仁亦只說得愛耳。愛是情。不是性。若窮到何以不得不愛處。便是中庸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仁既內矣。即欲以義為外。不能矣。告子認食色是性者。故白馬白人。即以色折之。嗜炙即以食通之。

四書章句卷十六

五

### 行吾敬章

仁義所謂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因告子分了內外。故孟子歷歷辨義之非外。然內外之名立而議論愈多矣。公都子行吾敬三字。儘說得內外合。

### 性有善章

三說總是疑性未必善。孟子所謂善。直遯之天命之性。如何開口。故不得不以情與才驗之。曰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曰則可以爲善。則不可以爲不善矣。曰乃所謂善。乃所謂無不善也。質言云。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俱是就源頭處說來。總是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宗旨。其實理落於氣。亦有品倫不同。夫子所謂相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但其源頭處。只有個善。無不可爲善耳。性。情。才。俱就一時言。若稍分漸次。便不能不轉展於三說之窠臼矣。疑問云。惻隱之心一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意。語意一氣不斷。不可破裂分碎。以照上文。朱子云。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

四書說義 卷十六 六

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急地滔滔做去。正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略發動後。便遏折了。疑問云。物則則字妙極。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秉以爲常也。故下一彝字。此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三字總一樣。又云。孟子初只以情與才驗性。引詩見惟皇降衷。厥有恒性。併性善源頭亦說明了。孟子真得天命率性嫡傳。乃有此

論。陽明云。性無定體。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性。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不善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羣盲之模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全體。不能會通。不若孟子從源頭上說。爲無弊耳。從先維俗議云。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爲染污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故也。孟子之性善。但可以論上智。而難以論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以論下愚。而難以論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論齊已發。或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論齊已發。而不可以論齊未發。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但可以論中人上下之性。而不可以論上智下愚之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其正者。性善之論也。測義云。性善固自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若只據孟子惻隱羞惡辭議。是非之情。與孩提知能之良。而隨聲附和曰性善。性善云爾。荀楊必掩耳而笑之。唯推極本根。而窮性情

四書說義 卷十六 七

之變態。則不但孔孟周程諸大聖賢。其言有互發處。卽公都子所引告子或人之言。亦各有個根據在。雖各有根據。而不能不勾銷於孟子性善之一言。則爲人物之性。皆從乾元始耳。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由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分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匪程伯子不能洞照及此。此從識仁定性之學體驗出來。見得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卽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卽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爲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濫真性。言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爲性。尚未透人生

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強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爲善而已。蓋孔子正爲性體難說。故微言相近。以露乾元之端倪。而未嘗析爲四德。析性體爲四德。自孟子始也。亦於其不可分者而強分之也。程叔子亦泥四德之言。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是一個無極之真而已。易嘗有仁義禮智四者來。故仁義禮智亦人性之假言而不可執也。何者。性中既含有仁義禮智之德。豈不含。有食色之欲。德自內生。欲豈自外動乎。伯子是以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善惡皆可謂之性。則皆不可執之以言性。然而言性者。不曰善必曰惡。不曰無善無惡。必曰有善有惡。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也。豈但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亦掃孟子以情言性之案。而究竟其性善之案。故曰孟子之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則渾是。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宗旨也。噫微矣。或

疑陽明日。無善無惡。心之體。此雖對意之有善有惡者言。然心之體。卽性也。不幾與告子之無善無不善。濫乎管子曰。告子認識神爲性。陽明無善無惡。則真如也。非識神也。謂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不但惡無所容。而善亦無所容。正是性善之本也。今爲添一蛇足。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者萬善之母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卽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善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卽菩提之義。在儒書則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旨與矣。

一說。崑山夏雲渠云。乃若其情。解者率謂性隱而情顯。故觀情可以驗性。不思公都子是歷歷舉個顯迹。以相質難。非疑性之杳微而難明也。孟子安得如此答他。且入之情。若籠統許他必善。則自堯舜文武而外。皆有所說不通矣。况欲以桀紂幽厲乎。世皆惑於朱子。莫有覺其非者。不可以不辨。此情字不是。

泛指人情。謂只就不善人觀。而其情致所向。必有可以爲善者在。卽此幾微之天。可以窺性之本善也。觀下文緊承之曰。若夫爲不善。云云。意自明白。若夫節緊覆上意。一正一反之辭。非兩項語也。但上節以人之意向言。故曰情。此以人之作爲言。自應博而曰才。俗說因此便謂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才善證性之善。謬甚。四句人皆有之。皆就分數少的一邊說。好是懿德。到底是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蓋公都子所問三說。皆舉古人之不善。人以證性之有不善。孟子豈容籠統答他。亦豈容以強詞壓他。其曰可以爲善。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云云者。皆就不善而窺其幾微之善端。以驗其天也。若漫應之曰。人之情無有不善。人之才無有不善。則世皆堯舜文武微子比干乃可。其如瞽象桀紂幽厲何。欲以折三說而服其心難矣。朱子既欠剖明。而後來說者。展轉加謬。殊失孟子本意。

當歲章  
疑問云。通章根上論性來。總是發才之不殊。便了。楚麥節。不是明性之同。楚麥宜於地。宜於時。自然能生。能熟者。皆才也。其才同而其致異。異於地有肥磽。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則多暴之特異於多賴者。亦由於陷溺其心。而然。只明得上一節之意。因說人同此類。則同此才。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降才之殊。聖人與我同類者。正說其才同。其根於心亦無不同。就舍下必悅理義之意。故龍子以下。挑剔出個心之同來。見得聖人亦與我同。只爭得一個先字耳。故理義之悅我心。不是說其悅之同。是形容個同然的不期然而然之妙。見人心本無不同。而有不同者。誠陷溺使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前說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後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應極喫緊。首節說降才之殊。下文同嗜同聽同美同然。俱在作用上說。重重打照此一句。細玩此章。明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二句的注疏。管云。孟子形容心害最警切。前曰外鑠。鑠者以火銷金之名。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今日陷溺。陷溺者以水沒人之名。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玩之。原旨云。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句與故凡同類者相應。說易牙師曠。是影出個聖人來。徐巖泉云。心遇理義自然悅。不待使心到理義上方悅也。口

遇芻豢自然悅。不待使心到芻豢上方悅也。天機之妙。不待安排。故不曰心之悅理義。而曰理義之悅我心。

牛山章

陳潛室云。孟子說平旦一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通章須識此意。牛羊不又從而牧之。萌蘖之生日充。日長矣。枯之。不反覆平旦之氣。日清日明矣。二節俱重下半段。陽明云。夜氣是說常人。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朱子云。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的。隨手耗散了。夜間的聚在那裡。所以平旦有些子可見。又云。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羅近溪云。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禽獸正照上與人相近之人字看。苟得其養節。只空空說。此是文章軟處。若拘拘以山木人心入講。則末節不得力矣。講錄云。引孔子之言。只是言心得失易而保守難。見不可不養。非是贊心之妙。朱子云。操則存。四句。狀人心是個難把捉的事物。

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存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又云。心是個活物。須要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又云。人心緣境。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這便是出入無時。所謂入者。非是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因知記云。操舍之爲言。猶俗言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無令放失。卽此是操。操卽敬也。居業錄云。孟子求放心。操則存者。只是約束收斂不放。縱使內有主而已。與禪家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者。相似而實不同。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着一個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陽明云。出入無時二句。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自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

動靜無端。豈有鄉耶。○此說從程子心本無出入句生來。說非不精。但常人之心。豈能日應萬事而原無出入。須是操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與孟子引來警戒。凡人意不合。故斷以朱說爲長。又考大全中有一條云。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不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自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的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觀此條。則朱子非不知此說。但此處論心不當如是。精言故不用耳。

不智章

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况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兩句總是說王之疎君子而親小人。是一意。萌卽上章非無萌蘖之生之萌字。

魚我所欲章

通章總是反覆挑出人人必有之良心。以示人所謂性善也。層層翻弄。真一捆一條痕。一掌一把血。首節生亦我所欲半段。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

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觀也者，二字可見。徐云：生死在義內，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全是義做主張。舍生取義，較重輕不得。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三節，是反覆發明良心之必然取義，却埋過義字說，愈覺警醒。孟子說是心人皆有之，恐人不信，故又指出箠豆一節與人看，與以孺子入井，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意。不受噤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則擾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人看。孟子亦就陷溺的人說，若賢者則時時是禮義，豈待噤蹴之時方見得。萬鍾於我何加焉，語氣至此一頓。前言爲噤蹴而不受得生失死之箠豆，則今日之萬鍾，非爲生死可知。意者求之吾身之外，爲宮室之美，與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如此方於鄉爲六句有情，亦見其受萬鍾真不可解處。此之謂失其本心，正與賢者能勿喪耳相應。

仁人心章

此章專是教人求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個心。朱子云：求放心，也不是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了。又云：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時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放非專馳騫之謂，求非專操存之謂。若不識本來面目，求即是放，若識得時，寧獨操存是收，即放下亦是收矣。張子厚猶有定性不能不動之疑，而況後學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意圓妙，任後人說學問，所以求放心說求放心，即是學問，理未嘗不在。

無名之指章

管云：此章通戲言，而孟子發之有深意。蓋發人一點好勝之我心，易而爲羞惡之真心也。下章同旨。疑問云：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爲喻。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

桐梓章

所以二字極有味。所以養身，即在養桐梓見出。日夜之所息，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且而伐之，非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不必作兩層說。

兼所愛章

通章是教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其緊要在所

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爲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末二節反覆甚言養小之必欲善大。以見小之必不可養。

鈞是人也章

姚承菴云。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是兩開問。孟子一邊就耳目之官。說到則引之而已矣。一邊就心之官。則思。說到此爲大人而已矣。是兩開答。心被耳目引去。豈不是從其小體。耳目聽令於心。豈不是從其大體。觀起語耳目之官。心之官。結語二而已矣。自見。

西書說義

卷十六

十八

物交物。先立乎其大者。下各接一個則字。俱極有力。困知記云。心之官則思。皆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書曰。思曰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有省。終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士翼云。先

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氏之悟空。朱子云。謂之立者。卓然堅起。所謂敬以直內是也。管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百世心學之源也。三教聖人立教之關鍵。盡在此矣。孟子沒後。覷破此真消息者甚鮮。儒重有思之思。禪玄俱重不思之思。而思與不思之間。實有竅妙。悟則得不悟則不得也。總不逃於孔子咸九四之文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周子洞明斯旨。故曰。思者聖功之本。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聖人雖無不通。不過充滿此心。無思之量耳。究竟只是當人本來之心。故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近儒又染空宗之見。曰。三界惟心。此心天亦不能無。我乃生天生地之本。此亦不錯。但在佛口則爲妙覺真詮。在宗徒則爲合頭狂說。何者。天下未有不入坤元之乾元。亦未有了坤學之乾學也。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嚴戒於憧憧之思者。心官雖正。吾恐資非絕四。亟懲孔子不食不寢之思。而早從事於忘食忘憂之學。學雖成章後達。其達乾元未穩也。已悟性善源頭者。猶然而況今之儒。或沈於義學。或染於禪學。心猶未得其職。而浪言先

西書說義

卷十六

十九

大乎其大得乎。

天爵章

三代盛時。士濡太學之教。鄉舉里選。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分。戰國之世。太學雖廢。而鄉里之選舉猶存。故尚有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降此則唯知人爵而求其要之者。亦不可得矣。今人之脩天爵。已非古人之脩矣。然天爵脩而人爵得。天爵棄而人爵亡。卽爲要人爵者。計亦不當一日不脩天爵。此孟子不得已喚醒人之詞。講錄云。人有要之心。卽有棄之心。方其要人爵之時。則天爵之本固已亡。及其棄天爵之時。則人爵之本又已亡。故曰亦終必亡。一說。亦終必亡。亦指天爵說。若說人爵必亡。則後世之不脩天爵而人爵不亡者亦多矣。不知此章是孟子委曲爲要人爵一流人計畫之詞。正見天爵不可不脩耳。

欲貴章

疑問云。通章提醒人在弗思耳。三字。不願人之膏梁文繡上。加所以二字。大有意味。又云。吾儒優游仁義中。不知其他。而亦不以聞譽爲榮。云云者。就世之慕膏梁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

仁之勝不仁章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二句一趕說。亦終必亡。言一杯之仁亦併亡。管云。此章若從人心體上說極細。然味孟子語意。不爲梁惠王移民移粟上發。則爲齊宣王一暴十寒上說。○大全陳氏蔡虛齋俱主此說。

五穀章

刪正云。此不是取美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徒恃其種之美。甘爲他道之有成。注非本旨。夏雲渠云。孟子只說爲仁不熟。歸於無用。不必添出個他道。

四書說義

卷十六

二十一

以比美稗也。且出於仁。便是不仁。孰爲他道。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獨舉五穀。蓋於美種中有獨見其真正者在也。學者亦必須先辨種。而後可以論熟。管子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方是穀種。若子襄之傳大勇於曾子。雖從弘毅任穀種來。而一失便成養勇之士。去黜舍不遠矣。孟子研幾及此。精矣哉。

羿之章

此章見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管云。亦可想見孟學全守孔矩。

任人章



愚謂此章亦是論性何以明之。孟子以禮爲四德之一。正指人心。中天然之規矩言之。卽性也。告子有食色性也之論。任人蓋習聞而得其粗者。曰不以禮食不親迎。則人欲是性。而天理非性矣。孟子亦不與深論。只就其言析之。見論物者當從平處察情。不當從偏處起論。然何以欲食而不敢。紛兄之臂。何以欲色而不敢。摟其處。子已直說到民之秉彝。有物有則。去處。告子之所謂食色。直指墮地思乳。開眼見光。時言此正與親親仁也。同時並現者。故曰性也。曰仁內也。或人則以事應之。緩急言之。落於後天矣。告子之

四書說義

卷十六

三十三

曹交章

夏雲渠云。此章集註大舛。曹交蓋一時有志者。故孟子盡言以勸勉之。朱子都認作罪過他的說話。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藹然一段歆慕聖人。悔吝自家意思。又說他以形體求聖人。假館受業。又謂求道不篤。則要他如何。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便看做不容他受業。不知在曹交則宜請留。在孟子則宜少遜避。道理自合如此。如朱子解。不特看壞了曹交。併孟子亦非以道理誨人。只發得一場嘔氣耳。原旨人皆可以

以爲堯舜。重在一爲字。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下亦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與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二求字。俱是此爲字。陸象山云。聖人教人。只是日用上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捷是如此。尹和靖云。孝弟之道。非堯舜不能盡。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大聖人不能盡。鄒東廓云。子歸而求有餘師。此正指點他爲堯

四書說義

卷十六

三十三

舜之精處。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啼蹴而知羞惡。豈待詔告而後知哉。心之靈明爲嚴師。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之可爲堯舜。背之不免爲桀跖。自欺自慊。由已而由人乎哉。○以上諸說。俱是論理如此耳。其實當日引誘曹交語氣。大是直捷輕省。蓋人果有爲堯舜之心。自然有許多精察。許多力行。如魚入水。冷煖自知。終不然說我是堯舜。便就是堯舜了。道雖一以貫之。聖賢論當體與論工夫。自是兩樣。

小弁

人子處親之變。自有必不可怨的。然固不是。有必不  
可不怨的。不怨亦不是。孟子論到愈疏。不可磯處。真  
非致曲盡性者不能。疑問云。愈疏言親方疏我。而  
我復不以爲意。故曰愈疏。刪註云。孟子前言舜怨  
慕。而此單言慕。正見小弁之怨從慕生也。註中增出  
怨字。非是。舜至五十已無怨矣。

宋經章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也。又曰。以一服八。則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未嘗不言  
利也。但其言自有主腦耳。故曰請無問其詳。願聞其

即書說義

卷十六

二十五

指孟子以仁義爲指者也。宋經以利爲指者也。所指  
如此。功效隨之。所謂王伯之分公私之路也。疑問  
云。懷字極重。懷是懷抱之懷。奉奉於此而不失之意。  
懷字正是論心術。人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久  
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義。終字下得極妙。

居鄒章

疑問云。孟子引書詞。專重惟不役志於享一句。爲其  
不成享也。非釋書詞。書詞只好如此明白了。此句正  
答爲其爲相與一句。觀兩爲其字自見。或問屋廬子  
在不成享三字。屋廬子以不得之鄒。得之平陸。解儲

子之不成享。極善發明。○此說亦當。第從舊說。於末  
節氣似不破耳。

先名實章

此章分三段看。一段以進不成爲人。退不成自爲。譏  
孟子之去齊。孟子說君子惟其心之無愧。不必其跡  
之同。二段以賢之無益於人國。譏孟子卽不去齊。名  
實未必有加於上下。孟子說賢者有益。只是其國不  
能用。三段譏當世無賢。故無名實之可見。孟子說賢  
者常有。只是非庸人所能識耳。前說君子亦仁而已  
矣。何必同。後說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俱看上

即書說義

卷十六

二十五

推開說。不必粘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講。講錄云。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  
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  
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也。初問云。膳肉不  
至。便行。孔子似無含蓄矣。此之謂微罪。以膳肉不至  
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此皆孔子委婉深意存  
焉。孔子本旨。則以道之通塞爲去就也。孟子之仕齊  
去齊亦然。舊說以不致膳爲君相之微罪。亦不妨。  
微對顯言。夏雲渠云。孟子之去齊。亦必有微意。其  
事蓋有類於孔子之去魯者。而不可明言。故但於孔

子而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然但以強詞勝人。以口勝而不以道勝。何足爲孟子。終不顯出以解髡之三譏。亦宛然孔氏家法。

### 五霸章

疑問云。此章之旨。却爲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又云。首節先立罪案。而下文發其罪。詳講錄云。詳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至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至得。王法自是如此。而五伯犯之。故曰三王之罪人也。疑問云。王者重民。故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

### 四書說義卷十六

五十六

講錄云。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看。顛倒重天子上。蔡虎齋云。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樓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樓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士翼云。諸侯亡王而有王。桓文尊王而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原旨云。初命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政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

行乎天討也。五命皆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非桓公自制也。長君之惡。罪亦不輕。特較之逢君之惡者曰小耳。語意與善戰者服上刑節同。疑問云。犯五禁處。卽是惡。輔氏云。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 慎子章

疑問云。此章專重一仁字。仁卽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爲道。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我明告子以下。

### 四書說義卷十六

五十七

至况殺人而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之意。而又掉應轉殃民來。此文章之關鎖照應處也。末以君子事君之則言之。而說至志於仁而後已。又文章之結殺處也。講錄云。天下事論個利害。尤須論個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刪正云。言周公之封於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於齊。見齊之不可損。藏緊意於慢語中。此文字妙處。質言云。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處內裏無富強之念。外面自無興兵殃民之事。所謂當

道志於仁也。

今之爲臣者章

通章專罪人臣看。我能爲君等語。是此輩逞技能口中說話。自以爲取天下之秘密。全在於此。不知如此富強是毒藥猛獸。卽與天下不能一朝居。秦始皇二世可鑒已。說由今之道一節。極痛快。言外見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得耳。不然未有能一朝居者也。

二十章

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不知其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子。與關許行章同意。

四書說義

卷十六

二十八

治水章

水之道也。一句極妙。水原以海爲歸。禹惟循其道。而以四海爲壑耳。若不循其道。而以鄰國爲壑。則與逆行之。泮水無異矣。泮水禹之所治。而白圭以治水成之。又自詭以爲愈於禹。不亦陋乎。

不亮章

此章有四說。朱子以亮與諒同。作好字面看。卽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疑問云。亮與諒不同。此亮字是明亮之亮。心體上見得明白。然後可固執而不渝。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若作亮字解。則匹夫匹婦之

爲諒。君子貞而不諒。非好字面矣。張橫渠云。惡字

去聲讀。言君子之爲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

李湘洲云。君子不爲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之意。漢疏云。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按此說兼有朱子疑問之意。解亮字殊精。

好善章

袁七澤云。好善與強知。慮多聞識。正相達。強知多聞。必沾沾自喜。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講錄云。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俱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疑問云。距字下得極妙。非是我去距人。人自遠去而不就也。

四書說義

卷十六

二十九

去就章

陳子云。古之君子如何則仕。亦傷當時之不可仕而言也。故孟子以君子不得已之仕告之。袁了凡云。此是泛論君子之去就。朱子因與孔子之事相類。故引以爲證。不可紐定孔子身上說。末節不言去者。因饑餓不能去耳。稍能免死。便卽去矣。玩亦字而已矣。字自見。

舜發章

原旨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判也。發者奮

自己舉者拔自人。疑問云：天將節必先與所以二字相應。天之意只在增益其所不能，而不能之增益全由動心忍性來，而忍性又始於動心。試以身驗之自見。羅念菴云：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爲聖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縝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關頭，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四書說義卷十六

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獲，諸俗於員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剛正云：孟子嘗言不動心，而此言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睿智愈通也。貢受軒云：昔不能堪者，今能堪之，昔不能耐者，今能耐之，昔不能不動者，今能不動，皆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二節，只是反復申明增益出於困窮之意，與上節自是一意，似不必指中人說。末節生死是論道理如此，其實憂患不皆生，惟知憂患者能生耳，安樂亦不皆

死。惟耽安樂者，乃死耳。若泥定說，則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死哉。

### 多術章

原旨云：言術字，便有個經畫區處在內。如我欲教人直從而教之可也，乃不屑教而使之自悟，亦術矣。故曰教亦多術，不屑是多術中之一術。

四書說義卷之十六終

四書說義卷十六

三十一

四書說叢卷之十七

孟子七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盡心章

高中玄云。盡如中庸盡其性之盡。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即心之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即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之長裕。則心量可充。是即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

四書說叢卷之十七

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命而不憂。是故殀壽不貳。惟脩身以俟命。而凡世之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爲順。吾自爲之順。於死爲安。吾自爲之安。造化在我。天且弗違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心也。天即性也。命即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疑問云。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即自知天。此盡字知字是徹上徹下語。初間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

四書說叢卷之十七

只是盡心知性。故愚說首節是泛論而着實下手處。在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可歇手。故後二節喫緊俱下。個所以二字。要知此三節總是一節。若說盡之方去存。知之方去養。知行既分爲二事。而不貳本於知。脩身本於行。益支離破碎。此合一之理。恐非孟子立言之意也。答問云。一章只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得到心思既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爲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歲久浹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不可更覓天入之間。天人已是兩忘。壽殀又復何有。輔氏云。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識盡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

管子測義云。章內心性天命四字。滾作一處。學者強

分先後之形猶可。強分大小之量斷不可。又云。子思盡性而孟子則言盡心者何也。曰。盡心者。盡其渾淪無外之量。向大莫能載之道體說。盡性者。盡其精微無內之量。向小莫能破之道用說。心若盡到極處。便是浩浩其天。知化育之至誠以之。盡心必起於性學。而其弊也。爲豁達空之頑禪。性若盡到極處。便是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贊化育之至聖以之。盡性必精於理學。而其弊也。爲廉纖路之名儒。及其歸元則一也。然則功有二乎。曰。功雖無二。而盡處則各有所指。孟子認得性是至善之物。有不善皆起於操存舍亡之心。心常操而不舍。務使一疵不存。便是盡。盡性必從悟性善之本源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子思則以天命爲性。天命又從何來。天卽無極太極之本心也。厥初寧有善惡。性從心生。雖以善繼。而惡亦從此起矣。故有剛柔善惡中之別。必易惡以至中而性乃盡。要之亦至於心無一疵而止矣。先正格言。每有殊塗而同歸者。此類是也。盡心盡性之幾微判於此。又云。此章古今略有三說。朱子主於先知後行。故其訓存心養性也。在盡心知性之上。其訓立命也在事天之上。似乎輕視盡心知天境界矣。姚江以盡心

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脩身立命爲困知勉行之事。其照顧在盡心二字。而於立命似輕。姚江以盡心知性。當頓悟門中事。存心養性。當漸脩門中事。脩身立命。當圓悟圓脩門中事。其照顧在立命二字。而於知天事天似混。亦各言其自得也已矣。○先知後行。亦後儒推敲朱子之言。今照中玄疑問諸說通融之。朱說自長。

莫非命章

疑問補云。此承上文正說。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事。曰。殀曰壽。莫非命也。而有正命在。是宜脩身以順。有故緊承說。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之下。必死之地也。立乎其下。可謂順受其正乎。蓋死一也。盡道而死者。是爲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間辨得明白。則終其身。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曾不得以貳其心。是所謂脩身以俟之者。也是所以立命也。朱子謂發末句未盡之旨。極當。疑問云。盡其道而死者。是何物。率性之謂道。卽存心養性。脩身以俟之是也。所謂順受。所謂立命也。補云。看得壽殀二字明。吉凶禍福。自可例見矣。

求則得之章

一說求之有道二句。一串說言求之縱有道矣。而得自有命在。

### 萬物章

宋儒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萬物皆備之我。渾然天理。卽仁體也。但人落後天中。多不識我與仁之原。無二體。便是不能實有之。故曰反身曰反。亦後天之權詞也。若到誠處。仁也我也。卽欲分之而不得矣。人苟知仁與我之不容分。無論反身而樂者求一合相不得。卽強恕而行者。謂求仁莫近焉可也。求我莫近焉可也。卽謂之求誠莫近焉亦可也。對我而

言謂之物。其實我與物不是兩件。當其有我而萬物

已備矣。徐仲誠對陸子靜曰。如鏡中觀花得之矣。

我字與克已由己之已相似。私則格萬物之我。不可有也。誠則備萬物之我。不能無也。然果露萬物皆備面目時。是仁也不復名之爲我矣。故聖賢皆曰無我。

反身而誠。如以水注冰盤中。任其凝爲冰。化爲水。

總是一物。反身而誠。猶曰觀我而備。非着一毫力

語。洞學啓蒙云。程子云。孟子言萬物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以此言之。須是此理。實有諸

已。已不與理爲對方樂。既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

外別尋個樂來。今人言樂。却先有個興趣。引自己身

心。安頓在樂裏。便覺有快活意。如此却只是一時意

氣。瀟灑到臨境。依舊發惱。瀟灑不已。增入豪邁。豪邁

不已。增入放曠。流弊到無忌憚去。王心齋云。樂是

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七情之樂。

自心自解。不可以言語傳也。答問云。反求諸已。卽

謂之恕。恕得快便。卽謂之仁。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者也。心未能公。則於恕必須強。故強之

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洪覺山云。知

恕之體。則所強卽恕之流行。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強

耳。恕無強也。

管云。孟子止言萬物皆備。猶指坤元承天之身說。若

從乾元統天之大身論。可曰萬物皆生於我。亦可曰

萬物皆統於我。而孟子不敢言也。亦帶着孔子望道

未見之懷在。

行之章

何人不行而暗如故也。若明而行之。卽著矣。何日不

習而理不解也。若習而解之。卽察矣。故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民同其日用。行習卽是由



是不能不由。非是他能由也。若能由。卽此是知了。  
尤西川云。可見知之篤實處。方謂之行。行之的確處。  
方謂之知。知行自是合一。

### 無耻章

耻者人羞惡之真心。人常常存養此心。不使夾裂。又  
之自然耻無可耻。故人不可以無耻。

### 耻之章

人生只此不爲不欲之心。可以無不可爲。可以無不  
可至。故曰耻之於人大矣。不會說耻之係於人大矣。  
亦不必如注以失之。則人於禽獸來配說爲機變之

四書章句

卷十七

七一

巧者。說一爲字。便是有意反真心而出之。說一巧字。  
正見與有所不爲之心相反。無所用三字。下得極妙。  
人一失脚機械。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爲天理人情之  
宜。然卽有耻心。亦無處用得他。着了人之耻。不如人。  
正是人用耻處。無所用耻。則不耻不若人矣。何能若  
人之有。注中前一說以不耻爲無耻。似不如後說直  
捷。

### 賢王章

觀何獨不然四字。意思倒在賢士邊。孟子蓋爲戰國  
妾婦之徒發也。語氣至此一頓。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只作逆語以發下文。言賢士果能如此。則人君且不  
可得而臣。而況得而賤之乎。言外便見今之人君  
不能好善而忘勢者。亦由今之士不能樂道而忘人  
之勢耳。所謂周士之貴。士自貴也。秦士之賤。士自賤  
也。此與藐大人章同意。言兩古者亦見今之不然  
耳。

### 宋句踐章

德義本是一物。而別名。在窮則爲義。在達則爲道。猶  
論語以志屬隱居。以道屬行義耳。疑問云。古之人  
節正古人之所以爲器處。引此見古來自得無欲者

四書章句

卷十七

八一

類如此。非是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也。困學紀  
聞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  
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  
而吾國未嘗不治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  
吾家未嘗不治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  
身未嘗不治平者。舜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  
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見於世。如入孝  
出弟。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之類皆是。鄒東  
廓云。獨善兼善。人當識取善字本體。獨時善不會減。  
兼時善不曾增。故陋巷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穡同道。

待文王章

待文王。無文王。不必以時言。即使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必師文王。何也。從人問渡者。便是凡民。不是豪傑。顏淵曰。回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如此方是豪傑。

附之以章

曰附。亦有原非其有。而驟來益上之意。自視歆然。只是猶大平日便是。若知有韓魏之家而視歆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艷之。究竟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有。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俠道章

使民殺民。出於自爲。皆人欲也。出於不得已。皆天理也。上下相與往來於天理之中。安得有怨。疑問云。播穀乘屋。是民事。不可云使。使民者。脩城池。葺武備之類是也。

伯者章

朱子云。自王者之民以下。至天地同流。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殺之以下。總是寫其景象。有說以過化節深一層看者。非是。大全朱子云。過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

九

四書說義 卷十七

十

之過。又云。纔需着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又云。所存者神。是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故謂之神。疑問云。此神化是虛字。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所過者化之說也。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所存者神之說也。然過化處。卽是神。神存處。卽是化。又非二物。不可作德業分解。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到此田地。剛柔健順。風雨露雷。莫非是個王者。所謂天地山河。都成金色世界。直是渾作一片。故曰同流。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一說。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也。論理果是如此。但本旨鋪敘之旨不然。管云。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固其所矣。殺則黃帝斬蚩尤以後事也。上古神武不殺。卽堯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易貴焉。曰王者原無一毫殺心。特因生民之殺運。至而後起殺。猶不殺也。上帝豈有殺心哉。然雷霆擊物之威。不必義皇之前無有也。唯後王殺人而致人怨。則以未達天德故耳。故語皇風之皞皞者。但言生人而人忘其所以生。未爲神化。必言殺

人而人忘其所以殺方見其神化耳。

### 仁言章

仁言句不重如詩之興體與善政句耳如作文要綰結止可曰仁聲之所從出者安在政在善政善教耳而政教故自有淺深也如此說方不犯手善政不可說壞但以善教形之而覺其淺耳。

### 人之所以不學章

仁義性也愛親敬長則性之見於情者所謂則可以為善矣是也今人語之以仁義輒驚天動地而不敢當不知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人人有不慮而知

四書說義

卷十七

十二

之良知孩提稍長無不然者即此孩提無不知愛之親親稍長無不知敬之敬長即是驚天動地所不敢當之仁義也無他以孩提之愛達之天下即是合愛以稍長之敬達之天下即是合敬愛敬未嘗減分毫仁義亦未得增毫末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見天下無一人不仁義者而又何疑於性善乎此達字與達之於所愛達之於所為達字不同只是充滿其分量便是達舊說作達之天下無不同則二無不意已盡故從今說。

### 深山章

纔是狀舜之心境字面不得過泥疑問補云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疑問云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 無為章

四書說義

卷十七

十二

人不當為不當欲者初念最明白其姑為之欲之者第二念耳若當下掃除不落第二念心體上光潔精明即有克治工夫亦無處用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自信得過故決然言之不必以義強填入內當知此亦是知善端而能擴充者言若常人之心起念多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

### 德慧章

漢疏云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如孤臣不得於其君孽子不得於其親是疾疾也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疑

問云。德慧者。德性之靈慧。術知者。心術之智巧。皆人所自有者。但不磨練則不出耳。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智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又小慧而非大慧。離術之智。又私智而非正智。惟德慧術智。乃爲聖賢豪傑作用。

### 事君人章

訂釋云。大臣之格。大約有此四等。容悅亦非邪佞小人。乃具臣中之急於得君者。但不能循大臣以道事君之度耳。安社稷。正子產。竊武之屬。天民則伊呂是也。大人二字。從乾元二五利見中來。與天地合其德。

西書說義

卷十七

十三

者也。然曰正已物正。猶從現在事業上見。及其至也。尚可以正萬世之不正。而功用自成於不見不動無爲中。原旨云。天民可行而行。有所不爲。大人已正物正。無所不可。一菴語錄云。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兀守。不能施轉移之功。只是獨了漢大人正其所大之已。滿宇宙都擔在自己身上。彌綸輔相。不論時勢必爲之。輔氏云。天民猶有意。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的意思。在是也。大人如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方足以當之。初問云。正已如何。便能物正。其道。

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發揚。能使天下聞見之者。動則變。變則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張南軒云。大人正已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

### 三樂章

尤西川云。王天下不是有天下。有天下不過是有位。王天下者是位。在而道亦在也。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君子亦樂之者。但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此等書。

西書說義

卷十七

十四

須識孟子內重則外自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爲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巢許矣。開口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未復結此一句。慨然體味。口角間真有翱翔千仞之意。

### 廣土章

牛春宇云。此章緊要。只在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又云。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何也。以王天下之樂。無與於性分故也。故由廣土衆民。推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便是王天下也。樂之猶言豈不樂之也。所性不存。則真樂不存。

矣。總是一意。非上言不樂。而此復言樂之也。卽說樂之。亦不礙文勢如此耳。袁七澤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大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不見大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也。此莊生謂之井蛙與。又云。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二節。總是一節。性卽分也。分卽仁義禮智也。朱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睍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彘雙江云。根字極有力。心卽性。性卽心。渾成一片。不須更離。故曰。根於心。袁七澤云。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曰分。卽前章有物有則之則也。以此章合孟子之言。性善的是通極於天命之性之原者。

### 養老章

五畝三段。是量言養老之政。非實謂文王之政也。下

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不過如此。此之謂善養老也。所謂二字。卽指伯夷太公所稱來。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曰。教曰導。曰使。正其善養處。大意見王道因民而易行。

### 田疇章

戰國之民。狙詐殘忍。不仁甚矣。世主但知歸咎於民。而不知上之有以使之。此章精神。重在使字上。民焉有不仁者乎。仁字不由教化來。生養既足。人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自然之理也。教化又後一層。

### 東山章

首二句形容孔子造詣之高。正以起下游於聖門者難爲言句耳。次節卽承之曰。聖道之高妙如此。聖者欲驟而窺其淵源之自。朗徹之神難矣。觀其波瀾。可以知其源頭之不可竭。觀其容光。可以知其照體之不可窮。此於不可測中。設爲可測。由其可見以探其不可見。此權示方便之門。亦自述願學之實也。末節復體味而言之曰。雖然未易言也。學者必到一境。而後見一境。亦必成章於此境。而後可望達於彼境。若在我未能成章。而妄思上達於孔境。縱有觀瀾之

術容光之窺亦自見其見而非能見孔子耳始終形  
容至聖之高妙而隱自露其私淑之意非有見於集  
大成之所以然者不能精切如此聖人之道顯微  
一貫大小一致濶與容光便是全體所在不是由濶  
以見水由容光以見日月也但學聖者不得不由此  
以體悟之耳管云章卽斐然成章之意達卽下學  
上達之達狂有狂之章狷有狷之章中行有中之  
章皆須斐然有成而後可進一步士一達則賢賢再  
達則聖聖又上達則天共有向上一步而必各因其  
章愚謂顏子喟然章孟子東山章俱是贊歎聖道  
四書說義卷十七

十七

雞鳴章

朱子云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  
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鄒東廓云間字要體  
認親切莫作尋常看過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間更  
無駐足處譬如居庸關進此則爲中華悖此則夷貊  
矣疑問云幾與間字少別幾是念頭初發而所發  
念分作兩開處則間字之說也要認得分曉

楊子章

孟子之闢楊墨者屢矣此獨兼言子墨者楊墨之害

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闢子莫意  
居多袁七澤云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  
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  
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爲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  
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  
一者而訶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  
卽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以佛家有我執法執之說  
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  
術乃復爲中所繫縛蓋信乎執之爲害大也疑問  
云楊子不會說是爲我墨子不會說是兼愛子莫不  
會說是執中此等字面皆孟子各就其立意名之板  
一毛利天下不爲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  
要如此孟子亦就其所執推之必至於此耳刪正  
云古之學爲己仁者無所不愛爲我兼愛俱是聖人  
之道取着便差矣洞學啓蒙云諸家亦俱是聖人  
學問裏抽出一條做來但提得一邊太重所以有弊  
朱子云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  
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  
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  
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曰三

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又曰。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至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何狀而可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已。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子莫執中。不是執爲我。又加些愛人。執愛人又難。西書說義 卷十七 十九

訂釋云。學者當知道術除孔子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此外便是功利詞章之學。楊子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弊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捐軀殉國者。故無君。墨子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弊也必至於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謬。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至。命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其徒之觴一盞。則必至於無父無君耳。又云。子莫之學如何。曰。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註謂執爲我兼愛之中。亦無是處。人心固各有中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宰萬化而立極。此極亦不出於爲己爲人之間。而方所則惡乎執。子莫蓋有所窺於一致百慮之地。隨所見而起一心宗。與吾夫子立已立人之作用亦相近。惟精義入神之至詣。未得端的。故無權耳。西書說義 卷十七 二十

甘食章

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饑渴。自饑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貧賤富貴其大者也。凡境之所缺。情之所不能忍。皆是。人能將心之甘。處盡情。洗滌便。

是境不能轉的人。寧不過人。

柳下惠章

不念舊惡。所以爲清之聖。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爲和之聖。

有爲章

玩此章人須是有銳然的志意。強壯的力量。耐久的精神。方是真有爲漢。棄井猶云廢井。無用之井也。不是棄其井之說。

一說。學貴逢源。水貴得源。泉者水之源也。掘井不及泉。終是無頭學問。究竟何益。

四書說義卷十七

堯舜性之章

朱子云。性之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云。反之是先失差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又云。聖人之心。不會有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個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初問云。堯舜以冰盤盛水也。水卽冰。冰卽水。無殼者也。湯武以水晶盛水也。雖內外一色。尚有殼存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渣滓。湯武有渣滓。堯舜無包戾。湯武有包戾。性之身之。此可爲喻。三之字不可指定一件方妙。性則渾身是性。身則

渾身是身。假則渾身是假矣。舊說指作仁義有何趣味。

伊尹章

疑問云。要認志字明白。伊尹一生之志。只欲堯舜其君。注公天下而不私。是心也。非志也。說不着。味則可二字正見處變不得已之意。而非正法也。孟子此二語真足寒奸雄之心。

素餐章

管云。古人不仕卽耕。故孔門除周流之弟子外。多躬耕者。戰國之多傳食遊士。非古也。公孫丑之問意良古。用之是用其道。非用其身也。其子弟之孝弟忠信。亦當歸其福於君上。

士何事章

管云。此問與上章相通。而意各有在。丑正問君子何以異於素餐之遊士。塾直認遊說之士爲士。而疑其何所事事也。孟子則反遊士之所尚而答之。殺無辜。取非其有。正遊士之常習。孟子反之。言遊說中原。無士士所尚自有在也。疑問云。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不是說士志於仁義。仁義正士之志也。殺一無罪四何是汎說。居惡在四句正說其尚志處。大人之事備



矣。不是備他日大人之事。備具備也。卽萬物皆備於我之備。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士今日日懷抱。卽今日之大人。他日經綸。卽他日之大人。原無增減。此正孟子自占地步處。又云。一士耳。何以云殺無罪。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皆能殺人。孟子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言。殺無罪。非有而取之。都在志上說。

### 仲子章

盧未人云。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食。不居推之。而知其必能爲此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不重矯名。四書說義卷十七  
意讓國誠非小事。但以下文大倫對之。卽爲小耳。使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祿以天下弗顧。何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一句讀。焉字只當一於字。注中多一罪字。

### 桃應章

此章譏駁孟子者紛紛。不知此特論聖人處變之心。耳。其事之有無。所不論也。衛輒惟無此心。所以做得錯。朱子云。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有個變通出來。此方是天理人情之至。若合下無如此的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

不可

### 自范章

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卽在衆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國君無自呼門之理。呼聲未詳。或曰怒也。又未必然。

### 食而弗愛章

疑問云。上節恭敬。是下節實字。下節恭敬。是上節幣字。蔡虛齋云。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非謂君子不可拘於此也。旣是君子。自能去矣。四書說義卷十七

### 形色章

疑問云。不是形色。有天性在。形色就是天性。無能。子云。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之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體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朱子云。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若只以聽視等爲色。則與告子生之謂性無異矣。筆乘云。李彥平云。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

行而謂之踐行。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而不遏其味。鼻欲臭而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答問集云。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陳氏云。聖人盡性地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二十五

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曰然後可以聖人。非能有加也。只不欠耳。測義云。踐形亦與盡性相通。固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然至於造化乾元之聖人。則六根可以互用。能目聽而耳視。又能視聽不用耳目。方是至聖踐形之極致。孔子能之而能不爲。幾於是矣。孟子智不及此。

### 短喪章

齊王無故而欲短天下之通喪。真不可解。或曰。蓋母

喪也。古者父在爲母服。某年。歷於父也。齊王無所歷而欲短。故孟子非之。其說似近。但古禮之廢久矣。觀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百官父兄爭之力。則當日果有是事。未可知也。

### 五教章

君子之必以五者教人者何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君子一身。天下萬世之責歸焉。不如何以開成範圍而不遺。故曰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玩所以二字。則因材而施。其機權全在教者。朱子云。艾蒿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此不必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二十六

同時隔世亦是

### 高美章

高美登天之疑。似偏指上達。孟子言上達不在下學之外。學者須知以下學爲下學。不是能者若認下學之外。別有上達。亦不是能者。引而不發。非君子不欲發也。教有可授者。有欲授而不可得者。但能引之。豈能發之。雖欲發之。而躍如者已現前矣。○妙不容說。固是正解。但教者教者。亦有以是爲機權處。如康節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微露其端。母竟其說。香巖拜

齊王無故而欲短天下之通喪。真不可解。或曰。蓋母

之也。中道而立。是躍如中。現出光景。猶曰宛然在前。非非難非易之說也。能者從之。言無一人不可從也。正與丑問意相反。

### 以道章

說一殉字。見道與身生死相離不得。曰以道殉人。則失身可知。管云。道權統於天子。曰有道之天下。身之用舍聽於君。故曰以道殉身。道紀裂於諸侯。曰無道之天下。道之行藏決諸身。故曰以身殉道。

### 滕更章

疑問云。故非故舊之故。是故家故國之故。有二。只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二十七

空說。五挾中他有兩件。最爲圓妙。注太億逆矣。

### 不可已章

疑問云。人該做的。決已不得。該厚的。決薄不得。該從容做的。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說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 於物章

舊說精當。有言一正一反者。非也。

### 知者章

淮海近語云。無不知無不愛。仁智之全體也。急先務。急親賢。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 梁惠王章

仁者發源是愛。自然能及其所不愛。不仁者發源是不愛。自然不暇顧其所愛。張南軒云。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疑問云。所不愛所愛。只以土地對子弟說。注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便不痛切。自此以下四章。大抵爲時君好戰而發。

### 春秋章

疑問云。一部春秋。孟子只以無義戰三字斷之。征者上伐下也。一句是斷案的律令。纔說戰。便是敵國相征。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二十八

### 盡信書章

戰國殺機方熾。恐人主不察其本。而執古人之書。以爲左券。禍益不小。故執以爲無以破之。此救時之言也。其實綏厥士女。與血流漂杵。俱是實錄。大全問血流漂杵。乃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之者皆商人也。非周人也。而孟不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旨。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 善陳章

陳法起於軒轅之七十二戰。戰法起於太公之三略六韜。卽湯武之行師。何嘗廢五步六步。五伐六伐。乃止齊焉之法哉。第所恃在仁。不在此耳。戰國全不行仁。而君臣徒日講於戰陳。故孟子揭其本以曉之。若云立國於七雄之世。而可以棄戰陳於不事。孟子必不如是之迂。

### 梓匠章

巧不在於規矩之外。而規矩非巧也。能者是巧。不能止是規矩而已矣。

### 飯糗章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二十九

自旁人見他。由極窮至極達。故說他如此。舜不知也。始終一舜而已。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最善形容大舜心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孟子一生學力。自負處。此章與論禹稷顏子章俱隱隱欲露。

### 殺人章

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與言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詞氣俱已事之詞。

### 爲關章

世之敵也。往往借古人之美意。而行今人之厲政。衰

世之法。莫不如此。不獨一關也。

戰國七雄並列。此疆彼場。闕吏借口好究之往來。以肆其虐。其暴當不止征其貨已也。故其時以爲厲政而思去之。若後世四海一家之天下。利不在農而在商。不征商何以輕農稅。不重農何以固邦本。迂儒無泥其言。爲後傑笑。

### 不行道章

朱子語類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

### 周於利章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三十

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邪世不能亂。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方是。

### 好名章

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須知此人是貪利之尤。連好名亦未曾真。所以檢點不到處。便露出來。若一味好名的人。亦未必如此。觀陳仲子可見。

### 仁賢章

三段文雖平。而以仁賢爲本。信字又仁賢之本。有而不信。猶之乎無耳。

不仁得國章

七國之君如齊之田氏。晉之韓魏趙。皆以不仁得國。而又欲以不仁得天下者。孟子因其有欲取天下之志。而進之以仁。因爲之說曰。國或可以不仁得也。天下不可以不仁得也。此一時之言耳。要而論之。不仁可以得國。亦可以得天下。如秦魏晉五代之君是也。但以不仁得者。亦以不仁失之耳。

民爲貴章

大學衍義云。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疑問云。丘民三節。是總發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意。非各爲分釋。若作各一節。各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之意矣。

百世師章

朱子云。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此乃以百世之師歸夷惠。而孔子反不與焉。何耶。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述。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述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胡氏云。四時之風。

仁也者章

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混然無矣。○愚謂二說皆有意。然不得孟子言外之旨。孟子贊在夷惠意在仲尼也。聖之偏者。猶爲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爲萬世師無疑矣。復曰。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猶自恨私淑於五世之內。而不得與三千七十之列。感歎之旨深且長矣。

厄於陳蔡章

疑問云。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貉稽章

疑問云。有分辨曰理。好歹無分辨。妄加訾議。是謂不理於口。士憎茲多口。士爲世所憎。茲不免多口耳。孔子之慍於群小。文王之不殄厥慍。正見士之爲世憎。

處理作賴字解。憎作增字解。不敢謂是。

### 昭昭章

昭昭使昭昭。本躬行也。昏昏使昭昭。徒有格套而已。

### 山徑章

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字字有意。須說得極危。保方是。只在山徑上翻出精神。末句一點便破。方是題神。管云。玩茅塞句。則知高子之心。亦曾識過仁體。知有日月至之光景者。特緝熙之功不繼。近於齊王之一暴十寒耳。今學者習於口耳。尚未知茅塞之所。若之何。

圖書說義卷十七

### 禹之聲章

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於一器之末乎。高子之問。至爲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筆乘云。追蠡謂禹之樂。用之者多。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蠹之形。非如注旋蟲之說。亦非獨指鐘也。有辨甚詳。文多不錄。疑問云。城門之軌。只應以追蠡一句。見禹之追蠡以時久。非用多也。此章終有疑義。

### 齊饒章

君子視人餓由已。豈恤一笑而不言。第言之有益。則爲善救。言之無益。則非善息。馮婦後番之攘臂。不知果能搏虎否。孟子之意正如此。此必將去齊時事。蓋久而禮衰矣。陳臻詞氣亦未嘗要孟子必請。

### 口味章

從先維俗議云。子思卽以天命爲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爲正。但其提點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以及四肢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撓越。卽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食色旣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錕下愚不能無道心也。人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

一毫不待安排。卽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以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心也。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小心齋劄記云。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

西書說書

卷十七

三

來脉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嗚呼微哉。○二條唯命字較注稍精言之。理則一也。大全朱子亦有其說。

### 善信章

原旨云。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

理也。終而爲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刪正云。善卽性善之善。自此至聖神皆不離此。故張子曰。可欲之謂善。聖人之事備焉。以此起頭。卽以此結果。袁七澤云。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化在也。至於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惟人不能知。卽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

西書說書

卷十七

三

一樣。方謂之神。大全或問有諸已。是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欲。他說恐未安。朱子曰。此便是他有之謂美。謂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有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也。程子云。以瓦鑠積之。雖如丘山。無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卽有小光輝。大積卽有大光輝。今善則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又云。大而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

便是仲尼也。高中玄云：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亦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自有一等神人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矣。尤西川云：聖如明珠，神如明珠却又走盤。如夷惠清和，便可知孔子聖之時，便不可知。又孔子亦言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神果是兩等。管云：此見孟子之卑以自牧處，亦其入孔室之未深處。孔子之望窮神知化也，但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曰未曰或，則但隱示欲從末由之意，而非謂全不可知也。今直以聖而不可知之爲言，豈非全退處於可望不可及之地哉？此見孟子充無穿窬之心，一毫不自欺處，亦皆自道語耳。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三十七

### 逃墨章

孟子曰：逃墨二句，一申說到歸儒上。曰：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得不受？曰：斯者有來，卽受也。曰：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末節正是不能歸斯受而已矣者。測義云：宋儒每以墨氏近仁，楊氏近義爲攻具，皆影響之說耳。孟子特以無父無君，究楊墨之必至，非謂墨偏於仁，楊偏於義也。楊墨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是宗禹之胼手胝足以利

天下，非教人不孝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之用而荒其體者也。何以起歸楊之心？蓋自反有不安處，彼其從利天下求仁，豈淵泉時出之仁哉？故逃則必歸楊。楊朱宗老氏之無爲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忠於君而未免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疎其用者也。何以起歸儒之念？蓋自反有未至處，彼其從自檢上務仁，亦豈克已復禮之仁哉？故逃則必歸儒。儒者之體用何在？曰：天下一人仁者之體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用也。大而化之則爲聖，聖而不可知則爲神。此孟子之願學孔子以立儒極者。

四書說義

卷十七

三十八

### 布縷章

可見惠民不必罷征，而殃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之間，而生死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 寶三章

此皆有感之言。

### 盆成括章

才不害事也，有之則爲害矣。況所有者又小才乎？故足以殺身。講錄云：才不論大小，都不可使，如東坡亦是個大才的，却每每露才取忌，非神宗優容則怨。



望諸詩亦幾不免矣。郭公甫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筆乘云：虞君亦嘗規益，成括云：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括不悟以小有才見殺，色衰而愛弛矣。

### 業校章

或人竊履之疑，到底未釋。注言自悟其失非也。往來只當去來二字看。七篇皆孟子所自作，何爲記此？疑當時門人中，或有中畔而去，雖孟子不能保其往者，故存館人之言以寓意乎。

### 言近章

四書說義

卷十七

孟子

原旨云：如告子、公孫龍輩，則言近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列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失之荒虛，皆非善言也。楊朱之爲我，則守約而施不，爲無用。墨子之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爲無體，皆非善道也。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詞文，其守約，其施博，則非異端所能及矣。牛春宇云：脩其身而天下平，卽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功夫只在脩身萬事萬化，皆由此出，俱便都理了，故天下自平，不是脩身了，方可去平天下也。

### 堯舜章

四書說義

卷十七

孟子

講錄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汎論性反之善，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爲堯舜，湯武所以爲湯武，亦不外是矣。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脩而復之，修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卽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備

### 說大人章

今人非是畏大人，直是畏其官室等之巍巍耳。孟子

非是藐大人。亦是藐其宮室等之巍巍耳。牛春字云。古之制制字。卽如行法。法字。古來道理。便有個當然之則。不可踰越。妄爲處。所謂制也。在我者古之制也。孟子之所挾以藐大人者也。若使中無抱負。而故作偃蹇於王公之前者。此又孟子之所羞也。

### 養心章

尚友軒臆言云。從自性上流便是理。不從自性上流出便是欲。孟子所謂寡欲。非是不能盡之而姑少之。當好則好。當惡則惡。日用流行。莫非天命之性。能此便是無欲。便是聖人。不明寡欲之說。若爲多欲者。

讀書說義

卷十七

聖二

停目。中固著一塵不得。寡不是去了七分。尚留三分之謂。凡欲念有起則覺。有覺卽除。件件攝情歸性。是之謂寡。但不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心做得主是存。做不得主是不存。疑問云。孟子說寡欲。周子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將無同乎。曰。此先要辨一欲字。孟子所謂欲。聲色臭味之欲。聖賢所不能無也。故只說個寡字。周子所謂欲。私欲之欲。人心之所不可有也。故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究竟來寡得聲色臭味之欲。道心常主於內。不失靈明之本體。卽謂之無欲可也。

### 羊棗章

通章重不忍二字。

### 不忍章

人才說仁義。便以爲難事。不知不忍不爲。人皆有之。患不能達耳。由所不忍。達之於所忍。非仁而何。由所不爲。達之於所爲。非義而何。此是指出體段以示人。下是教人實下手去做耳。達與充何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達方可充。不充亦不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無欲害人穿窬。是不忍不爲之最明白者。但微而至於受爾女之實。又忍而至於言不言。與之實非兩體。不窮至此。則穿窬之心。終是未盡。豈曰能充。人爾女所加而報然其不欲受者。猶爾女之名也。就此不欲受之一念。而直搜去其爾女之根。使人終不得以爾女加我。所謂充無受爾女之實也。若止是一現卽過。豈是充義之學乎。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此亦尋常易犯之事耳。非有意以誣人也。然雖不與誣人者同其精神而已。與誣人者同其象貌。此亦機械之未盡。默種於八識田中。而不自知者。不搜剔至此。亦何以爲充類至義之盡。故各下是以二字。亦非直指其誣人也。舊

說作直指。則敘在無受爾女之後。似反粗矣。曰。是皆亦舉此以槩其凡耳。

測義云。凡害人者多根於利。凡穿窬者多根於名。雖有好仁之士。利根未盡。難保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事也。雖有好義之士。名根未盡。難保無素隱行怪而速後世之事也。人心惟危。可畏哉。

### 在陳章

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卽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真也。惡鄉愿惡其似也。孟子拈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嫡派。剛正

則書說義卷十七

四三

云。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鑿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嚶嚶然處也。所謂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狂者。剛正云。夷考其行。夷字從嚶。嚶生來言其志何等高大。而平平稽考其行。終不能踐其言也。焚書云。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揜言之謂也。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狂狷流俗污世之所不滿也。鄉愿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拈出。龍谿云。鄉愿一生幹當分

則書說義卷十七

四三

明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僞。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便得以非而刺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汚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必惡之。鄉愿之爲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疑問云。善斯可矣。是鄉愿的肺肝。闢然媚於世。是鄉愿的影子。從先議云。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以誅亂賊以定萬古之綱常也。然亦不聞顯言誅之。獨於鄉愿有顯誅曰。德之賊也。何故誅鄉愿。正。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則必有爲鄉愿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至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愿始。至於亂賊已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愿。則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

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二鄉稱愿之人。不足動國君大夫。此條鄉愿之流所以盛也。又云孟子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足塞言官之口乎。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古聞有鄉愿。不聞有國愿。天下愿也。以鄉黨中閤然媚世之夫。授之以天下之大任。手足必露矣。測義云。人品惟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閤然媚世之潤色。所謂鄉愿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愿孰賢。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畫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假時中又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愿之閤然媚世者。鄉愿但曰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之。無忌憚之小人。被以中庸之名。其曰反中庸云者。謂其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庸相反也。則亦賊德之別稱也。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鄉愿之病根。在二似字。則反經者何。反其爲真忠信真廉

四書說義

卷十七

孟子

潔而已矣。管云。反經不發於無父無君之楊墨。而發於鄉愿者何也。曰孟子之爲世教慮遠矣。一則爲楊墨之反經淺。而鄉愿之反經深。一爲楊墨之歸儒易。而鄉愿之歸儒難也。此處須用三思。

由堯舜章

通章之字指何物。卽上章所謂中道也。經也。此孟子終七篇繼往聖開來學之意。此是孟子自任見知話。然所望於聞知者。實深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此章可見。前三節六若字。俱有情。所以起末節以自況也。孟子直以其身上接於禹皋伊萊望體。而推倒聖門高賢。如顏會輩。皆不得與於見知之列。是何曾懷。是何眼界。但其意任而詞謙。講然而無有平爾。勿露自負意於言外見之。一說。此非論道統也。統敘聖道之有人知。而憂後世之無人知也。通章重一知字。此知。知天地而不濫。無其人。觀面不解也。有其人。千古猶知也。是以禹皋伊萊望散。更數千百年而知。湯文孔子。更數千百年而知。其知也。知堯舜之道也。而非起知於堯舜諸人也。自見自性。卽堯舜以來之道也。如謂知在見聞。是豈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又謂聞知必由於見知。則堯舜



ZW 21181800542193

諸人之遺經具在。何不師數聖人而師見知哉。摩  
諸人又何以不能傳朱均桀紂而必待五百年後之  
聞知哉。彼堯舜以前見聞所不得至者。益難通矣。曰  
如是。孟子既以見知自任矣。何以又曰然而無有乎  
哉。曰此孟子謙詞也。若曰居與世如此其近也。而知  
之者無有也。則五百年後其知之者益未可知也。慨  
然歎息。屬望後世有能知之者。堯舜孔子至今在也。  
後儒創爲道統之說謬矣。

四書說叢卷之十七 終



四書說叢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詩經說通已著錄是書彙萃  
諸家之說分章條列同異兼收每案而不斷以待  
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已說一二所採書凡二百二  
十六種雖釋道家言亦頗兼取其中如解子游問  
孝章則用古說解士而懷居章則用管志道說以  
爲卽懷土解不動心則用郝敬說以爲非比枯木  
槁灰解心之官則思則用羅欽順困知記皆頗有  
所見然所引明人諸說榛楷錯陳不免傷於蕪雜